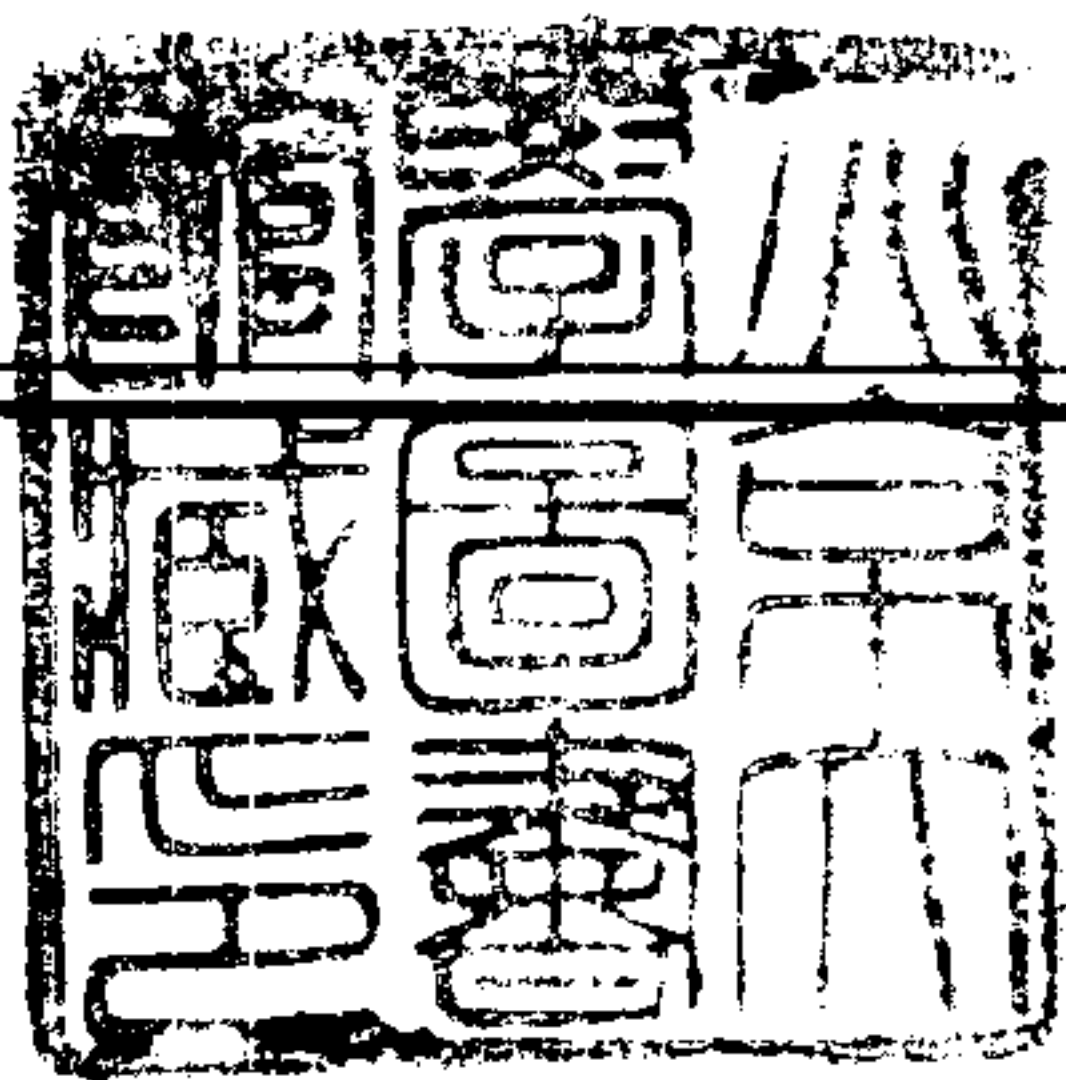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六・經部・易類

十翼後錄二十四卷〔上〕卷一至卷十〔清〕黃以周撰……

126

十翼後錄

十翼後錄



州

序
 天生孔聖，不以治周季之亂，使之言而已矣。孔聖刪詩書，定禮樂，筆削春秋，能
 為之傳者，左氏、卜氏最著。其學之慮有大過，而遂自作傳者，易而已矣。管文王
 周公衍羲農之緒，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意既淡而難測，術家用之，其辭見諸春
 秋傳，或已漫衍而不尋其宗。孔聖息之，乃作彖傳、象傳、諸篇，以救讀易之過。讀
 者沈潛反覆於孔聖之所已言，而所未言者，將俟三隅反，否則不知。蓋闕易不
 失為完書也。自後儒注易，略于孔聖之諸傳，肆加辨駁，于卦畫象文之下，問其
 故，則曰：此將急明文王周公之意也。此將急明伏羲先天之旨也。此將補孔聖
 之所未備也。噫！過矣。大過矣。以愚幼承師人訓，以繫辭說卦傳定諸卦之凡例，以
 彖傳提諸爻之綱領，以象傳索各爻之訓解，數者互相參攷，一有不合，反復尋
 思不已也。今歲元月課讀本第經纂，采拾舊說，編成十翼後錄，由孔

聖之傳以上溯文王周公之經庶幾不航於斷港絕潢而望至海也雖然至海
豈易言哉亦惟隨時校讀以終厥業无失弓冶之傳焉則幸爾道光戊申冬黃
以恭誤

縣

序
易之得免於秦火也。當時以為卜筮之書。故不廢。則易為完書。亦幸矣。顧自漢魏迄今。為之注者。不一家。卒未有會通經傳。實事求是。如諸日月而不疑者。蓋解經若此之難也。漢書儒林傳。言孔子以聖德遭李季。知言不用。於是序書論詩。綴周禮。成春秋。至晚而讀易。夫學易在晚年。知其道之深邃而不易測也。既自通其義。又欲廣文王周公之訓。以覺後人。作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及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先儒稱之為十翼。謂是文王周公之旨。所藉以明乎固宜。先釋聖傳。而後可以解聖經也。獨怪注家各凭凡見。周識指歸。甚者又援釋氏之說。以入經注。而易道之愈晦。伯父傲居子。教恭等讀易之門。作易釋四卷。既糾正先儒之謬誤。而提其細義。從弟元同。自幼以解經明道為己任。於漢魏以來諸家之易注。無不讀。取其說之切

恭

恭 恭

合事情與可別存一通以翼經傳者分時代之先後以錄之其有顯悖經情貽誤後人者亦必錄其說而辨之可謂博攷精密有得於文王周孔之意者乙卯之秋恭赴省試道經鎮邑之柴橋入問伯父起居得悉元同所著述讀是書昭然若發惓焉元同猶以卷帙繁多為病謀謂空言無用多為若是書之有功於經訓有裨於後學譬江河匯眾流灌溉無窮也易道之明有日矣後之欲質疑者信者其必有取於是夫咸豐丁巳春從兄以恭

自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四者備而易始明漢魏儒京君明主占王輔嗣主辭虞仲翔主變及象荀慈明鄭康成二君主象而辭變占備焉下逮宋儒程子伊川主辭朱子發主變及象朱子晦庵論變論象雜見於文集語錄而本義則主占也家君做居子學易不分漢宋門戶而病先儒注易於卦畫象爻之下自馳私說於孔聖諸傳則略之一若駕輕車就熟路不必問漁父而自入桃源者是以生平論易取先儒說之合于程傳而或有不合則斷斷辨之易釋四卷釋觀變釋觀象釋觀占諸篇既攷正舊說之是非而研求訓詁聲音數十年於茲矣以周幼先習禮次讀書次誦書詩三經既畢然後受易季既長已能彙萃諸說而問所疑矣及研討既久略有會悟乃承家君命廣搜十翼之注不拘時代擇其醇者而錄之名之曰十翼後錄其有先儒象爻之注未悖於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傳可以兼錄之而明其義者亦必移置於睪傳之下宗睪也先儒各說必臚列
姓字不叙掠美尊師說也舊注之同異或四五異者於理无悖必兼錄之廣異
聞也格經注疏及史文史注諸子文選之有易義者亦兼采之補殘闕也疑義
之當析者條列而辨之不辨其失則是者不見也疑之不叙質者詳錄先儒舊
說備稽攷也自漢魏以及元明諸儒以時之弁後分次後或本於弁者止錄其
弁非叙薄今而志古也由孔睪之大象傳以尋畫卦之旨由孔睪之彖文傳以
尋彖文之旨辭變象占不叙偏主傳家學也管虞仲翔奏上易注自溯五世之
學而宋蘇氏東坡易傳郭氏傳家易說趙氏輯聞皆父子相繼注易成書其說
之精者足以翼弁睪而開後學以周學識固陋斤斤焉自慮析薪弗克負荷而
已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公明氏以此言為不欺而末學致希其萬一哉道充成
申七月黃以周印敘

十翼後錄目錄

卷一	上經象象傳	乾 坤
卷二	上經象象傳	屯 蒙 需 訟
卷三	上經象象傳	師 比 小畜 履
卷四	上經象象傳	泰 否 同人 大有
卷五	上經象象傳	謙 豫 隨 蠱
卷六	上經象象傳	臨 觀 噬嗑 賁
卷七	上經象象傳	剝 復 无妄 大畜
卷八	上經象象傳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九	下經象象傳	咸 恆 遯 大壯
卷十	下經象象傳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卷十一	下經象象傳	損 益 夬 姤
卷十二	下經象象傳	萃 升 困 井
卷十三	下經象象傳	革 鼎 震 艮
卷十四	下經象象傳	漸 歸妹 豐 旅
卷十五	下經象象傳	巽 允 渙 節

卷十六	下經象象傳	中孚	遯	既濟	未濟
卷十七	繫辭傳上之一				
卷十八	繫辭傳上之二				
卷十九	繫辭傳下之一				
卷二十	繫辭傳下之二				
卷二十一	文言傳				
卷二十二	說卦傳				
卷二十三	序卦傳				
卷二十四	雜卦傳				

十翼後錄卷一

上經彖象傳一之十一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三三 乾上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卦象
曰休一休与
高有成曰
是也詳焉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鄭康成曰資取也統本也

以周案鄭君嘗表紹曹操官渡相拒之時為袁譚逼令隨軍不日已我

病到元城縣注周易事見以澤善本傳及唐會要七十七引却尹自敘
並則注易在惠班之中其踏駁可原也注在七十四爻將卒之時其精
者不可及也

九家易曰陽稱大六爻純易故曰大乾者純易取卦所生天之象也觀孔之
始以知天位惟天為大惟孔則之故曰大哉元其秉之始也孔之為惠乃統
繼天道與天合化也

以周藥釋文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其序稱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
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為九家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澤作荀王所聘明易
九人荀爽宜為之真解陳說與釋文迥異不可從元其生生之始孔元
氣化之始坤元形生之始九家云然

劉子珪曰象者卦也。卦一卦之才也。

以周藥劉子珪名璠。南齊人。作孔坤義。蔡詒義疏。周易四例。蔡詒係
悉者材也。材即裁。裁之義。劉說是。

孔仲達曰。夫子所作象。始統論一卦。或說其卦之位。或說其卦之義。或說其
卦之名。莊氏褚氏。註云。象。卦也。此象。古解四位。莊氏曰。易氣是大。又以元大
招生。易物。以其至健。能總統有形。是孔之之位也。

以周藥褚氏名仲都。梁天監間錢唐人也。見南史。莊氏莫致。孔氏名穎達。
字仲達。一字冲遠。一字仲遠。

程正叔曰。四位之元。猶五常之仁。偽言則一事。言則包四者。易物之資。始
乃後天言之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于天也。

以周榮程子名頤撰易傳序作于元符二年己卯迨大觀元年丁亥卒
書猶未成門人楊時曰其藁乃始校定去其重複六十四卦之序始定
詳見楊氏跋

朱晦庵曰大哉歎稱元本也始也孔元天位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
為始也又為四位之首而貫乎天位之始終故曰統天

以周榮朱子名熹撰周易本義於象傳文傳甚略按注疏朱子改於改
本義畧于象文注而詳于象文傳注惜未果

趙氏汝霖曰此夫子釋象之詞渾儒題為象曰此文王作象辭嚴莊賤故字
未之融明故夫子好以釋之元比生之理若物資之以兆始者也豈惟物哉
惟天二並蒼之上者形也形烏能始萬物始之其元氣也

以周孝趙氏名汝楙撰周易輯聞輯其父清臣之遺聞也清臣名善相
宋宗室仕至大學士有周易約說朱竹垞稱其身歷戎馬乃能注素經
者六易稱而授之子汝楙不以世祿自矜惟遺編是輯又博見善于視
皆難得也汝楙理宗寶慶二年進士失字故某氏某以仿此

俞玉吾曰物有氣斯有形形非資坤而生氣則資乾而始

以周柔文王卦初名彖孔子作彖傳及儒於者讀其兩曉之力先經以
休二文聯接以彖曰友例者謂彖之彖若曰乾以付名彖也統即其訓
本九家訓繼正義引莊氏說訓德義皆通俞氏撰大易其說氣物札而
物本九家此注及坤彖傳正義凡以位指長者物曰元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荀慈明曰。孔起坎而終于離。坤起離而終于坎。坎非也。孔坤之家。而今易之府。故曰大明終始。

以周乘荀氏名爽。一名譖。汝譖書有傳。雲仲翔曰。荀譖注有愈。作儒馬。融有俊才。後不及譖。

鄭康成曰。時乘六龍。謂金易六爻上下。

虞仲翔曰。上坎為雲。下坎為雨。故雲行雨施。孔以雲雨流坤之形。事物化成。故曰品物流形。

以周乘虞氏名翻。吳志有傳。

王輔嗣曰。大明字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升降无常。隨時而用。以周乘王氏名弼。年止二十四。所注易未全。見魏志。

侯氏果曰大明日也六位天地四時也六爻故彼而作也大以晝夜為陰
物六位以相揭為時成言孔乘六氣而陶冶變化運之時而統御天也

孔仲達曰莊氏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二句釋亨之位也孔能用天之位
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依布成形者以亨通是其實也大以統
物六位時成此二句總括孔卦之位也大以曉乎事物終始之道括則潛伏
終則飛躍故六爻之位依時而成也時乘六氣以御天此二句中的孔之乃
統天之義言孔之為位依時來駕六爻之易氣以拱御于天体六氣而六位
之統也以前居上下言之謂之六位也易氣升降謂之六氣也

以周乘六句皆釋亨位見下所錄說

朱子發曰六爻天地相函坎離錯居坎離共天地之用也雲行雨施坎之升

降也。大明終始，維之往來也。所謂亨也。萬物殊品，流動分形，舍易異位，以時而成。

以周藥朱氏名震，撰滂上易傳。荀氏說大明終始，達上二句解之。滂上侍以坎兩，雜日對言。參侯氏說。

楊廷秀曰：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形之亨也。

以周藥楊氏名萬里，撰易傳。

項平甫曰：雲雨皆生于天一之水，故自之而亨。坎象之天道，大明于元氣既行之後，始于子午，終于巳亥，各以六辰而成。易象大明于奇畫既生，之必始于陰垢，終于孔坤，各以六位而成。此以易象釋亨也。

以周藥項氏名安世，撰周易玩辭。

趙氏汝楙曰：孔之之亨，必託世有跡而後可見。雲雨其跡也。雲，地氣之積，雨者氣之化，雲行于天，雨施于地，而後萬物之形流衍，无窮，卦之示人，有終有始，六位之成，各隨其時，終始以貫其全体，六位以解其交通，此後揆賾索隱，以窮易之理，移往泰來，以趨時之變，不龍六爻也。龍，位之人，乘潛見惕躍飛亢之時，以御天，乘就乘車以有行，御就御馬之有節，此以律象。

惠天牧曰：晉象，以出地上，順而風乎大，以孔為大，以繫初，係初，初擬之，卒成之，終終在上，始在初，華終始，至包六位，故曰大，以終始六位時成，孔六位純而不雜，故象二龍時乘，在初潛二見三行，四躍五飛，至上而窮，窮復反是，謂時乘，言各以其時也。

以周栗惠氏名士奇撰易說

傲居子曰。雲行雨施。坎也。大明。推日也。晉。彖。得大明。六。指。推日。禮。大明。生于
東。是也。日有昏必有旦。終而後始。昏且多行。六。辰。六。辰。由大明而成。孔。象。乘
六。龍。以行。天之氣。坎。推。通。亨。之道也。天之亨。必。順。其。時。坎。而。以。時。施。推。日。以
時行。

以周象坎兩行施。推日終始。是孔坤氣通之時。所以釋亨也。凡以時會
通。若物曰亨。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孔仲達曰。莊氏云。去。消。反。來。改。稱。以。謝。移。改。化。謂。一。有。一。无。名。並。而。改。言。孔
之。為。道。使。物。變。使。物。粹。化。多。能。正。定。物。之。性。命。性。也。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
之。別。命。也。人。所。稟。受。若。貴。賤。壽。夭。之。屬。保。合。安。全。合。大。和。之。道。乃。能。利。而。貞。

言者物利而貞也。

張子厚曰。孔道變化。多正性命。此謂二文。言天道變化。二文各隨時自正其性命。

以周秦張子名載。二程子之父表弟也。生于天禧庚申。卒于熙寧丁巳。撰撰樂易說。行世。程子伊川。咸十三年而生。咸三十年而卒。易傳括出。別撰樂易說。皆能校正舊說。皆其自以之學。尤取于伊川也。故張程並列。皆張先程後。

程正叔曰。孔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多正性命也。天以賦為命。物以受為性。保而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量以利且貞也。

朱子發曰。孔坤相反。是生變化。萬物散化。殊各正性命。性源同而分異。命稟

异而歸同。

以周柔擊剛。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虞注：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變化見矣。虞注：在天為變，在地為化。知變化之道，在虞稱變，孔二之坤，在金稱化。坤五之孔，朱澤上云：孔坤相交，是生變化，本於震也。朱晦庵曰：變化之漸，化也。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全易會合冲和之氣也。者正也。乃于有生之初，保合也。全于已生之後，此言孔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以其性命以自全，以裨利貞之義也。

以周柔本義，變化裨利，各正裨貞。

吳幼清曰：孔道以漸變物，而至于化成，各具一性命。正也。全而无偏也。保，犹完也。合，犹聚也。所受所賦之性命，完聚于一日中，在天位之大時，无乖戾故。

曰大和者正謂利保合謂貞

以周柔吳氏名澄撰易纂言吳氏以易之言大皆指易言故只說大此
惠定宇曰孔支坤化成既濟定剛柔位當故者正性命全者合位故保合大
和

以周柔惠氏名棟撰周易述本義稱澄

張皋文曰以孔通坤曰爻以坤凝孔曰化

以周柔張氏名惠言撰周易震氏義

做居子曰孔道變化謂天地變化爻則通利也。人為人之性物為物之性。是
謂各正性命。人物之性命各正貞也。保合大和保二貞。和二利。常保其正育
理行之氣。乃是和貞也。以爻象言。孔支坤而全者。相應則利。全易者。當其位。

則貞易道者應當位。

以周柔變而和曰利。正而固曰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劉子珪曰：易氣為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立君而天下皆寧，故曰萬國咸寧也。

程正叔曰：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孔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等。

臨天位而四海從，王比体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趙氏汝楙曰：孔為洪朴之首，天為庶物之首，聖人為民物之首。聖人運孔之。

元体天之位，所以萬國咸寧，此聖人之極功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宋仲子曰晝夜不懈以健詳其名始卦當名不恊于詳矣

宋東隋志

唐志作宋志

以周柔宋氏名衰

于今升曰言君子通之於賢也凡勉強以進位不必須在位也故堯舜一日
美哉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終夜不寢顏子於罷不能自止以下莫能淫心
舍力故曰自強不息

以周柔于氏名實晉人

何棲鳳曰天体不息健能行之位健也犹地体不順柔弱之勢順也此以孔
卦巧爻名為健者

以周柔北史何氏名安隋文帝時進爵公本周人也

孔仲達曰此大象也十爻之中第三爻係象一卦故謂之大象惟天運動日

道一度。蓋運材混漫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天是体名。孔是用名。健是共訓。言君子者。謂君臨上位。君子志下民。通天子。諸侯。士。卿。大夫。有地也。若卦体之義。惟施于天子。不必包在下者。則言先王也。稱后也。亞諸侯也。

以周車正。義以此為十。爻之三者。古本。上象。付一。下象。付二。上象。付三。下象。付四。上繫。辭。付五。下繫。辭。付六。文言。付七。說。卦。付八。序。卦。付九。禘。卦。付十也。雲。仲。翔。以。君子。謂。三。近。儒。中。其。說。好。異。之。道。正。義。不。知。以。干。說。為。好。

胡翼之曰。天。其。孔。之。形。孔。中。天。之。用。天。体。蒼。蒼。有。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則。一。晝。一。夜。凡。行。九。十。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一。息。之。間。天。行。

已八十餘里。則天之健行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西宮問居
審權撰義

以周棗胡氏名瓊。晁子止曰。安定易解甚詳。門人倪天隱纂書。已佚。義

海集胡氏
康成以下
王介甫也說

海撮要引此語。朱子語錄亦取之。撮要有脫字。今依語錄補定。胡云一

凡百家至
結其末李

息行八十餘里。積一萬三千六百餘息。約天行一百八萬八千里。有奇。

衡州云。又益
以程伊川蘇

今云九十餘里。有付字之誤。按靈樞五十營篇。人一晝一夜計萬三

千五百息。亦与胡說異。讀者思其大意而已。

朱坡朱律
上為新海
撮要

張子厚曰。行道也。所行即是道。天行健。天道也。

朱晦庵曰。凡事卦皆取重義。此獨不如此。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

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九五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於害其

天位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趙氏世標曰。世卦皆舉卦名。惟孔言健。彖集韻孔或作健。當是健。誤為健。君子通君臣窮達為名。

胡庭芳曰。六十四卦大象皆云以也。所以体易而用之也。示易世學共用易之方。

以周彖以用也。君子觀凶象而用之也。胡說是。胡氏名一桂。撰本義附錄纂注。

王伯申曰。爾雅行道也。天行謂天道也。晉語豈在大梁。將某天行。注曰。行道也。天行健。与地勢坤。相对為文。傳言純卦之象。文皆相对。帝利後傳。皆曰天行也。皆謂天道。

以周彖行即道也。气化流行。生之不息。是謂道。王說与張子說合是也。

王氏名引之。拱廷、程述、閔述、其祖、父懷、祖之遺、閔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子夏侍曰：龍所以象易也。

鄭彭祖字
子夏見序
書係林侍
釋文作長
夏疑因下
長賓年
語

以周柔子夏侍，相侍以為空門卜子夏拱，或以為斯臂子弓拱，又或以
為拂子嬰，或以為丁寬，或以為杜子夏，鄭杜子夏欽，或以為孔子夏光，
或以為鄧子夏彭祖，侍梁邱之易學者，此所引不題其姓，疑也。通志書
經解中有子夏侍，是後人贗本。今所錄依釋文。李氏集解，此引與贗本
異。

荀慈明曰：氣微位卑，惟有易位，潛龍在下，故曰勿用也。
馬季長曰：物莫大于龍，故借龍以喻天之易氣也。初九建子之月，易氣始動。

于黃泉既未萌，猶是潛伏，故曰潛龍也。

以周棗馬氏名融撰周易傳。

孔仲達曰：自此以下至盈，不可久，是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以初九易潛地中，故云易在下。經言龍而象言易，以經之傳龍則易氣也。程正叔曰：易氣在下，君子委微未可用也。

王君儀曰：初爻是震為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為潛。

以周棗王氏名昇撰易說。

朱晦庵曰：易謂九下潛。

吳幼清曰：六畫之卦，初二為地，二地之上，初地之下也。易畫在初，猶龍之潛伏于地下而未出見也。用謂用之以作事，凡事皆不可作為，故曰勿用。

張元祐曰。經言。龍。付言。易。以。經。之。稱。龍。即。易。氣。也。夫。子。恐。人。泥。于。此。象。以。于。奇。怪。而。昧。立。言。之。旨。故。詮。解。如。此。

以周棗張氏名次仲拱玩辭困學記

何元子陽謂九二下謂初。惟陽也。故稱龍。惟下也。故稱潛。此示人以玩辭于象之外。

以周棗何氏名楷拱周易訂詁。

傲居子曰。以天氣言。如雷伏地中。以人事言。如舜之耕漁。与世子之居潛。即皆是。龍。不。以。稱。潛。非。潛。无。損。于。龍。在。下。釋。潛。之。義。

以周棗蔡文未言會易。孔望于乾初曰。易在下也。坤初曰。會指疑也。初言九。六。會。易。之。道。

見德龍在田，德施晉也。

荀慈明曰：見者，見居其位，田謂坤也。二當升坤五，故曰見於左田，見於右位。臨長存金，位施于下，故曰位施晉也。

鄭康成曰：二于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故傳田也。

以周柔荀氏以乾坤為通言，孔二升坤五為田，惠氏周易述依荀，鄭氏以二爻為田象，王輔嗣同。

陸遊叟曰：潛龍見于田，則生植利于民，聖人見于世，則教化行于物，故曰位施晉也。

以周柔陸氏名希聲，作易傳。

程正叔曰：見于地上，位化及物，其施已晉也。

何元子曰龍允淵則天惡居田采龍出于潛輒興雲雨是田乃其普德施之所也

以周彙易例初二地象初在地下為潛二在地上為田龍見于田春氣發生之象以人事言則平秩东作之類也文言侍言時舍亦出舍于郊之義也項氏玩辭云九二方時舍于田未以時行之位孔子何嘗有位而天下化之故位施替項氏誤解時舍遂以二為數位之爻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干合升曰易在九三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焉故君子以之思遠朝夕匪懈仰息嘉會之不序俯思義和之不逮反復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

程正叔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項平甫曰自上而下為復自下而上為反三之上下皆以純易故曰反復道也。乾乾即重剛論位則重剛故危論位則反復合道故无咎。

俞玉吾曰反復道也。反而後復道也。道貴中三居下乳之終于時為夕已過中矣君子因時而惕反求其身故曰反復道也。反復道即擇夕惕若厲无咎之義。

任翼聖曰日而夜則反夜而旦則復。舍易迷運而天行之健者常。其危用舍有殊而君子之自強不息道固一也。

以周柔任氏名啟運撰周易洗心。

惠定宇曰卦有反復。如反泰為否。否為泰之類是也。惟孔坤坎雜反復不

襄故干云反後天道謀始及終

以周柔孔孔健之至也健則不息反後皆道也俞氏以反後為夕惕之義爻傳不引全經固有此例存參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荀慈以曰易道樂進故進无咎也

王輔嗣曰去下体之極居上体之下孔道革之時也近乎尊位於進其道迫乎在下允躍不可及於靜其居居允所安打疑枕孫未叙決志

石守道曰爻移但云或躍无咎夫子乃加進字以對其疑以進為无咎不進則有咎矣以進釋躍字

以周柔石氏名介撰周易解義

郭子初曰。四為有侯之臣。義在有为。聖人愆其近五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
遷而失時。故曰進无咎。

以周棗郭氏名雍。辨冲晦。撰付家易說。

林黃中曰。躍也。下孔之上也。淵也。上孔之下也。不言飛而言躍。別于五也。不
言潛而言淵。別于初也。見其將升。則疑其躍。見其无跡。則疑其在淵。故或之
也。

以周棗林氏名栗。撰經傳集解。

項平甫曰。剝收謂在淵為藏。兌經言也。小象曰。進无咎。明躍而在淵。為進而
及時也。文言曰。孔道乃革。卦玉四則下革而為上。時玉非則寒。而革而為暄。
皆進而及時者也。

李季辨曰躍也。未死而習死也。

以周棗李氏名過拱西溪易說。

吳幼清曰。淵者地之下。龍所潛處。謂初也。龍潛在此。或其時可以飛而上天。則躍而出也。既躍則不復在此。而猶言在此。謂在此中。度其可躍而以躍也。未可躍則在此。既可躍則自淵出躍出。如是而進。是能審其可。故其進无咎也。

張元祐曰。聖人言進。以決其疑。曰進无咎。則還有咎矣。凡言无咎。本皆有咎。爻以正道則无咎。

做居子曰。二五伏坎。初四伏震。震就在坎下。有洞象。四在三之上。有躍象。如舜之由畎畝而納百揆也。

以周葉此言進无咎。与文言付欲及时也。義同。謂可進則進。進就邪也。于令升福。以此為武王舉兵伐觀釁而退之象。以儒因有疑而仍退。爻淵之說。此不尋律象。付及文言付之義也。畧孔聖之言。以求文王周公之首。其謬類如此。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荀慈明曰。飛者。喻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至人作而為物觀。是其義也。

鄭康成曰。五于三才為天道。天也。清明无形。而能在乎飛之象也。造為也。

王輔嗣曰。龍位在天。大人之居亨也。位以位興。位以位敘。以玉位而受盛位。為物之觀。不亦宜乎。

陸德明曰造節祖早反為也王肅七到反就也至也劉歆父子作聚

以周彙陸氏名元朗撰經典釋文序書劉子政詩疏云聖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于於故曰大人聚也顏注言聖王正位臨馭四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按劉文顏曰大人聚也是釋和見大人之義交付不引全經固有此例序書王褒傳曰世必有聖知之君而有賢明之臣故曰利見大人占到說正同

孔仲達曰造為也惟大人能為之而成就也姚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為造至之造今案象好皆上下為韻則姚信之義死也

以周彙造古有二音詩思齋韻士閑予小子韻子夜皆哈部之音兔履緇衣占孚頁覺好韻皆幽部之音此造久与道首韻皆出部音久六哈

幽二部俱有之音也。造又作聚，聚造同部音，幽侯古音不台也。正義云：造玉之玉，造上下不韻，未識古人異音不異義也。慮以儒或為正義所蒙，故稱之見訛說也。通也。

程正叔曰：大人之學，聖人之事也。

朱晦庵曰：造猶作也。

以周榮程傳本義于爻注以利見大人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于傳注，則以大人造即聖人作而為物觀之，聖人是大人而九五也。爻傳注岐異。

李晉卿曰：坤象言君子牝馬之貞，有東北西南以應地之方，孔文則言聖人之龍，以有潛見躍飛以應天之時，此文象周爻之自相補備也。

以周彙李氏名究地拱周易觀彖周易通論

任翼聖曰造物也作而在上律死之義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蔡氏澤曰亢龍有悔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往而不能自反也

以周彙蔡氏語見史記本傳

賈氏註曰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曰有悔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能占細細能占巨巨能占高高能占下下

以周彙賈氏語見新書容經

京君明曰建子起潛龍建巳至極主亢位

以周彙京氏名房世傳京氏術上建戌此云上建巳并儒取象此一例

鄭康成曰。堯之末年。四凶在野。是以有悔。未大凶也。

九家易曰。易當居五。今乃居上。故曰盈也。亢極失位。若太上皇也。郭子和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

何元子曰。亢。人頸也。高也。又旱也。吳幼清以人之喉骨剛而居高。故謂之亢。又上至天際之極。乃龍之居。杳冥而不能為雨也。故曰亢。龍二說皆通。悔也。爻也。凡爻言悔者。皆從變。亢而能悔。所以為龍。盈。釋亢。不可久。釋有悔。

微居子曰。以天道言。以亢易為旱。以人事言。以昏耄倦教而又未還。皆亢之象也。堯之末年。洪水泛濫。四岳四凶。禪用。未嘗无悔。而卒舉舜以禪位。示此知進退之至。人有悔。終无凶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即雅光曰唐堯在上羣龍為用

以周柔即氏名類語見內傳書本傳

鄭康成曰爻皆体孔居正之象舜既變禪禹占稷契咎繇之屬註在于躬
宋仲子曰用九六爻皆九故曰見居於純易則天位也若物之物莫能先之
不可為首先之也凶隨之也吉故曰无首吉

李蕭遠曰羣龍見則而聖人用

以周柔李氏名康語見文選運命篇

劉子珪曰總六爻純陽之義故曰用九

孔仲達曰六爻皆九乃共成天位九一爻之九則為天位也

以周柔筮法以過揲之數定九六七八過揲九四為老陽過揲六四為

老舍通撰七四為少易。通撰八四為少舍。易以老易老舍之九六言者。凡爻以變而占。故取九六之變數言也。其家孔未必皆九或九七相間。六爻皆七亦孔也。坤未必皆六或六八相間。六爻皆八亦坤也。此言用九用六。則以孔六爻皆九。坤六爻皆六言。劉孔說同。

傲居子曰。見羣龍也。上下以剛陰相見也。剛為天位。羣龍見天位之盛。无以尚之。不可為首。言无有駕其上者也。孔謂孔剛不可為物首也。不可為物首。則孔天位矣。文言傳曰。孔元用九。天下治也。以用九為元。則為物首矣。以周柔孔為首。則首出庶物。剛位宜也。用九也。用孔六爻之九。上下共成天位。坤及六子莫日出其上。故曰不可為首也。傳書王莽侍張竦曰。位无首也。褒不檢。顏注。无首。謂无出其上也。正合易義。自己補嗣有。

剛健居首物所不與之說于是天位晦治術亦不明矣知其謬也或以
无首為不見其始或以无首為不見其終亦晉人之清談耳或謂孔六
爻皆九則變坤坤不可以為首詎知易例凶者貴其變而吉者貴其不
其變坤用六之用永貞義取承孔孔用九何取變坤之无首乎且乾變
坤何以言天位乎或謂无首吉對无首悔言之曷不思存始者見以六
畫皆九言左侍蔡玉以用九為孔之坤是也詎以上九一爻而反言之
乎凡此眾謬種也。不復錄其說也。為其顯其謬也。

三三坤下
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楊伯起曰。問師言地。其含精。當安靜承陽。

以周案楊氏名震。語見後漢書本傳。

九家曰。易曰。謂孔氣之坤。系物資受而以生也。坤其純含配孔生物。亦善之物。地之象也。故又歎言至美。

孔仲達曰。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稟其氣。謂之物。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初。故云資物。坤據成形。故云資生。

朱晦庵曰。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物。其氣之物。生。其形之物。順天施地之道也。

黃幼元曰。含之道。一順焉。蓋之矣。

以周案黃氏名道周。疏石齋。

坤孚載物，惠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荀慈明曰：天地交，柔物生，故咸亨。

蜀才曰：坤以廣孚之位，載含柔物，无有穷是也。天有无疆之位，而坤合之，故云位合无疆也。

以周棗釋文，蜀才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蜀李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

孔仲達曰：坤比孔元，即不曰大名，若比眾物，其實大也。此釋亨也。

崔氏憬曰：含育柔物為宏，充華柔物為大，勅植各遂其性，故言品物咸亨也。以周棗崔氏說，見李氏集解，經義攷云：崔憬時代莫攷。

程正叔曰：坤之厚位，持載柔物，合于孔之无疆也。含，包容也。宏，寬裕也。充，昭

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位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曰亨。遂。
朱晦庵曰。言亨也。惠合无疆。謂配孔也。

何元子曰。乾道之宏。以坤含之。故其体蓄藏而積盛。此坤之靜翕也。孔道之
大。以坤章之。故其用盡明而化光。此坤之動闢也。含而有光。所以各品之物。
嘉美會聚。坤之亨。即孔之亨也。

傲居子曰。含。猶含章之含。光。廣通。謂地之廣。據文言。付曰。含。系物而化光。含
廣。皆坤之位也。坤以含配孔之宏。而无所不有。以廣配孔之大。而无所不至。
孔坤氣通。萬物暢遂。是為嘉會之亨也。

以周易繫好。付廣大志。備荀注。以含。易謂之廣。以易。易會謂之大。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九家易曰：坤爻本在柔順之位，則利貞之。孔則易爻來接之，故曰：君子攸行，干金升曰：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孔以龍繇坤以馬象坤，金類，故稱牝馬。

侯氏果曰：地之所以含宏物者，以其順而承天也。馬之所以行地遠者，以其柔而伏人也。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誠臣子當至順，而作易者取象于

程正叔曰：取牝馬為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心。孔健坤順，坤六健字曰：孔健何以配孔，未有孔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

郭子和曰：孔為馬，坤有取于牝馬也。於合孔位无疆也。合孔而孔，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位至柔而動剛，故能合孔之位而行地无疆也。

朱晦庵曰言利貞也。馬孔之象而以為地類也。牝牛舍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勿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位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位也。

項平甫曰：四明樓尚書鑰為安世言。北方巽馬蕃庶，當牝牛之時，每一牡將十牝以出，雖千百為群，各從其牡，此所謂牝馬之貞也。安世言：越中時見，仍謂蕃畜言，以此合蓋物之牝也。皆能順易而行，求其從一而不变也。莫若牝馬若也。故聖人取之以象坤也。

以周棗樓氏名鑰，字大防，此語又見玫瑰集。荅楊敬仲論易。蔡介南曰：若牡馬則健，若牝牛則順。牝馬順而健也，其健亦是順之健也。不順則才而無成，不健則不能配，此順而健，坤之貞也。

以周彙蔡氏名清拱周易蒙引經君子有做往侍云君子做行行即往也。謂交札也。世家或以君子做行達下。讀于聖侍未念。以謂聖經當為是。聖經二未必如是也。

先迷失道後順尋常

何棲鳳曰。舍道惡先。故先致迷失。以順於主。則保其常慶也。

虞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後而不先。先則迷失。道矣。故曰先迷。舍以易為主。當以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

以周彙虞氏失名。詳見李氏集解。

孔仲達曰。舍有所為。若在易之先。即迷或。若在物之後。即得主利。以舍不可先。唱。犹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也。

蘇子瞻曰先則迷或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所以為利

以周柔蘇氏名軾拱東坡易傳亦名毗陵易傳

鄭舜舉曰易初而舍靜易明而舍晦靜晦而居先則必迷後而得主則利

以周柔鄭氏名汝諧拱東谷巽傳柔在補程傳之不足故名巽傳也

楊致仲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先為迷迷則為失道君為朝之主夫為妻之主後而曰主利莫大乎

以周柔楊氏名簡拱慈湖易傳

項平甫曰先則失牝馬之道故迷後則得牝馬之常故利此推明上利者也

吳幼清曰日常謂得主也金柔不宜倡而宜隨也

何元子曰初六孤金物生背易而行將迷失其道路所謂先迷也凡卦名有

一爻為主坤主爻在上六會者易生所謂得得主也

以周乘象辭以得主利以句利句象付以常即文言付所謂以主而有常也注其讀主利為句于聖付未細釋矣不依孔聖付旨以注經其弊如此坤以二為主爻舊讀如此象言以主指孔為主上有得主之象也何說者是有孔讀也節取之

西南見朋東北覿乃與類行東北覿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馬季長曰孟秋之月會氣壯茲而坤之位同類相以故西南曰朋孟春之月易氣壯茲會氣從易失其黨類故東北覿朋

荀慈明曰會起于午至申三會以坤一體故西南曰朋易起于子至寅三易表坤一體故東北覿朋

一第 冊 頁 反 頁

虞仲翔曰。此指說易道舍易消息之大要也。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曰朋。謂二易為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咸。藏于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謂以坤。咸。孔。坤。為喪故也。

孔仲達曰。以舍詣舍。乃曰朋。俱是類。舍類。不獲吉也。以柔順之。道。往。詣。于。易。是喪失舍朋。故曰安靜。貞。正。之。吉。以。人。事。言。之。象。人。臣。雜。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雜。其。家。而。入。夫。之。室。

崔氏悛曰。西方坤兌。南方艮離。二方皆舍。與坤同類。故曰西南曰朋。東方艮震。北方坎。二方皆易。與坤死類。故曰東北喪朋。以喻在室曰朋。就迷于失。道士嫁喪朋。乃順而日常。

史氏微曰。西南坤位。舍也。東北艮位。易也。

以周棗史氏撰周易口訣義崇文總目曰史徵不詳何代人書鍾解題曰允唐則五代人也。

程正叔曰西南含方從其類曰朋也東北易方雜其類卷朋也雜其類而從易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從易則有貞而吉。應地道之無疆也。象有三無疆。應命無疆天之不已也。應地無疆地之無窮也。行地無疆馬之健行也。張棟遠曰自午而進。舍日以長。曰曰朋。自子而進。舍日以消。曰卷朋。

以周棗張氏名浚撰紫巖易傳。

項平甫曰西南曰朋。從其類。允從牡也。惟曰而無終。東北喪朋。則牝馬之從牡也。非喪而首終。終則有貞也。有慶則吉也。此推明上貞字也。象辭但言曰喪。孔子恐以人誤。以曰為吉。以喪為凶。故釋之曰。乃終有慶。

邛行可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道。後孔而動。則順而得常。西南為後。于坤為得地。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為先。于坤為不得地。故往東北則必喪朋。

以周桑邛氏名寓國。撰周易輯解。

俞玉吾曰。朋。坤類也。西南。坤之本方。免推兵皆坤類。是謂曰朋。出而後孔。則北震艮坎。孔坤類。是謂喪朋。

金汝白曰。喪朋。猶秦之朋亡。舍其朋而從易。則有曰王之度。

以周桑金氏名賁亨。撰學易記。

王伯中曰。荀馬注以吞秦言。引之桑十二月。无以方位言之也。虞注月。係納甲。見于參同契。乃丹家附會之說。就易之本義。唐史徵謂東北為艮。得之。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惠載物。

宋仲子曰地有上下九疇之差故以形勢言其性也。

虞仲翔曰勢力也。

俞玉吾曰天行以氣言地勢以形言載物謂任事也其自任以天下之事以坤之博厚而无不持載也。

以周彖大象傳以地之厚言取事坤之教注家必至順言之尤大象傳之善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魯仲康曰五月中氣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以周彖魯氏名恭語見後漢書本傳五月以乾變振言。

姤

九家易曰。霜也。孔之命也。堅冰也。金功成也。此卦本孔。金指消易。起于此爻。故履霜也。馴。枕順也。言易順金之性。成堅冰矣。初六。指振振。為七月寒。夏而
言堅冰。五月金氣始生地中。言始於履霜。終至堅冰。以明漸至也。

孔仲達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皮。以自昇還。不叙于亂。先聖正
經之辭。補嗣以為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附其下。元凱注左傳。分經之
年。与侍相附。馴。猛狎馴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金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
堅冰也。

郭氏京曰。金指凝也。上誤增堅冰字。

以周柔郭氏唐人拱周易舉正。聖侍金指凝也。合下二句連讀。郭說非
也。魏志文帝紀注引許芝語云。初六履霜。忠定字。謂是易傳文。孔聖侍。

程正叔曰、金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于堅冰、小人惟樂長則漸至于寒、故戒于初、馴習習而至于盛。

都聖與曰、此坤之復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爻曰履霜、以坤為十月卦、堅冰至者、變體為復、乃十一月卦也。

以周棗都氏名契、據易爻義。

朱晦庵曰、霜、金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金始生于下、其端甚嚴、微而其勢不盛、故其象為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金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者常、亦非人所能揆蓋也。並易主生、金主殺、則其類有辨、隱之分、子、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辨隱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易抑金之意焉。

何元子曰、道布小人道長之道、若以會易言、則氣化也、上六曰、其道習也、兩其道亦相應、

李晉卿曰、會易不可偽无、會尤惡也、並惡自會而起、不稱于早而慎于晚、則積而不可掩、故有履霜、堅冰之戒、以天地言之、天統神、地統形、則有易以會濁之分焉、在人則神也、心也、形也、體也、通也、極于性而體變引乎物、心為主、則形為神役、而美善以生、體為主、則神反為形役、而眾惡以起、推之人類、則君子小人之內外消長、自此分、君臣父子之否泰、順逆、自此分、蓋自其不可偽无之中、而必謹其主役、君臣之分、參其向背、離會之情、其親遠自孔、坤也、未也、

傲居子曰、此言以會凝聚、易自馴成之、而初於變後之難也、坤亥月卦、以會

凝軟時不甚寒或无霜无冰或有冰不堅至五月一陽生金与易敵激為甚寒堅冰乃至坤初於爻後後其金持為易之爻正金於敵易之候聖人望其變而戒其變之易激也。

以周象孔初位當象去初以變振羸亦何以潛然躑躅何如勿用聖人所不於其變也坤初位不當而象凶重則為後聖人望其後之不遠又恐其復之已遠而祇悔也堅冰地氣之寒金易相激而成當羣金聚之時一正人立於眾奸必起而相敵敵則乱此其象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京君明曰六二內卦金爻中臣道正也。

鄭康成曰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日中气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

動直且方

干命升曰女子位光于夫士位光于國也

王介甫曰六二之動也直方之位動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女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女方也。

以周柔王氏名書石。拱易解釋方義。確詳見文言傳下。

程正叔曰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美。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充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沈守約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位方。方也。含柔物而化光大也。爻師以容民畜眾為位。是以大光也。

以周柔沈氏名。拱易小傳。

項平甫曰。金主靜。易主動。小象于六二之直。以動稱之。示不習金也。孔以九五為主爻。坤以六二為主爻。孔子恐人不知六二何由直。有孔直。故解之曰。六二之直。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恐人不知六二何由无不利。故解之曰。地道充。言地道主六二。猶孔之九五。言位乎天位也。

俞玉吾曰。易以易為大。金為小。六二舍小而偁大。從孔而行。則大也。習与書。習与性成之習同。不習。謂不相習為不善也。易初舍靜。六二舍交而言動。從孔易而動也。非在群小之中。惟知從孔易之大。而不為群小所移。是以其道充明。

吳幼清曰。以直計之地之厚三千里。以方計之地之廣。輪六三千里。其大无可与比。故曰不習。事也。言不再有如此大也。

胡仲昂曰。欲知其直。方當於動交觀之。地之生物也。藏于中。其畢達于外。而无所回隱。直也。其成物也。洪纖高下。死潛動直。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方也。

以周柔胡氏名炳文。撰本義通釋。

何元子曰。直言其內。承天之氣。不可屈撓。方言其外。賦物之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天大無際。坤六五之無際。所以大也。

任翼聖曰。孔不言大。動不待言也。若坤則以靜為體矣。故特言之。其于二。二為坤主也。坤之體能闢不能直。坤之元能至不能大。而六二既動。則其動也。闢而孔之直已行其中。不怍方而且直。以方矣。夫是以受孔之氣。而含其宏。而所含其宏。而大不待言。而無不利。其大正以孔之大光之也。

以周柔論語教忠。以初。非以易之。以与通。直以方。謂直与方也。作說也。

惠定宇曰習重也不習不煩再筮也

傲居子曰究廣通象傳曰含宏光大文言傳含宏物而化光義皆相同文言傳敬新立而惠不孤不孤即廣大也坤道之廣即孔道之大也道未有直方而不大也內直外方而所行必大道非孔習行而可不疑乃无不利也先儒以二之直方与履霜含手括囊黃裳元黃為韵象傳文言傳不釋大字疑大字為衍不知象傳地道廣文言傳位不孤皆釋大義吳氏讀大不習句釋不習為不彘習言大莫与比也失坤順之義矣惠氏習訓彘以不習為不煩再筮亦非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
大也

陸公紀曰。會臣易君。臣不殺為物。猶易唱金和。君命臣終其事也。

以周柔陸氏名績。三國吳志有傳。

王輔嗣曰。三要下卦之極。而不疑于易。應斯殺也。不為事物。須唱乃成。付命乃成。舍美而可正也。有事則送。不殺為首。故曰或送王事。不為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

崔氏慄曰。易命則成。死時則舍也。

程正叔曰。為臣之道。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死舍藏終不為也。或送王事。象祇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送王事而无成。有終也。是其知之充大也。惟其知之充大。故能舍晦。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舍章。沈守約曰。坤而為艮。順而知止也。卦變為極。身以自牧也。惟順止。故舍章。惟

卑位故不居其功。誦等而究卑不可踰。故知光大也。

項平甫曰：或者不定之辭，而貞謂六，而以此犯決辭。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此以漢梅可孝之義言。而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為當貞也。爻辭于可貞下用或字接之，見時發之義。

吳幼清曰：含乃口之含，含易相間，禠而成文曰章。坤含含藏易氣于內，易內舍外有衣錦尚絅，闕然日章之美。僕或從王事，非元成完而可以終。終者人唱之，己无全功。故曰无成人唱之于先，己畢之于後。故曰有終。蓋柔爻為剛，故曰大。

李晉卿曰：言含章者，終終不發，乃以時而發耳。或從王事，即其時發也。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于今升曰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窮以現時譽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
不建故无譽也。

盧氏曰慎言則无咎也。

以周柔慎言當作言慎括囊謂隱也非仕而默也抑攷以序書崔寔政
論云見信之位括囊守祿李注括囊不言是律唐之沿誤久矣盧注豈
沿此歟。

孔仲達曰括結也囊所貯物以譬心藏知也功不顯物故无譽不与物忤故
无咎。

蘇子瞻曰咎与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手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
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

朱晦庵曰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

項平甫曰四與二皆純金而二日中故為坤之大用四以純金居爻際之地故為天地閉塞上下不通之象上不近名下不近禍故有无咎无譽之象三有金有易故以時發四金而又金故為閉者括而已。

趙氏汝楫曰囊足以自容括之則足以自保囊而加括謹之至也至謹則時不秋害。

梁孟敬曰於无咎必先无譽。苟有共譽不免于咎矣。以東漢黨錮之人是也。

以周柔梁氏名寅。拱周易參系。爻辰坤之厲。且京鄭說同。是四為堅冰之候也。值坤金閉塞之時。藏智以囊。非富必括。慎于隱而已。否則有譽即有害也。坤為布帛。為吝嗇。其象如此。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子服氏椒曰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以其色下不
其不以其飾事不喜不以其極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

以周榮子服氏惠伯語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按此黃裳臣道元吉者有
元德而吉也

王子雝曰坤為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也

以周榮王氏名肅

于令升曰柔居柔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當總己之任委疑憚之間而
能終元吉之福也由文位在中也

蘇子瞻曰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尤黃則臣耳非賢臣也六五含之嗔而有

易位焉故併裳以明其位併黃以明其位。

程正叔曰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為元吉。

吳德遠曰一卦之內有二中焉五位正易天之中也二位正金地之中也六十四卦在二言者九孔極巽大畜恆大壯晉家人損在五言者六坤隨復震艮坤妹二五俱言者三泰豫夫在彖言者十有四蒙現噬嗑无妄大過睽益升漸旅兌渙中字小過彖二俱言者九小畜履大有雜解萃中孚既濟未濟彖五俱言者九訟比同人臨蹇姤井鼎節彖二五俱言者五需師坎困其其不言中者卦否剝屯頤咸革貴賤明夷九卦而已。法言云就之潛元不獲其中英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踈是孔以中為貴也。文彖付曰黃中通理曰美在其中是坤以中為貴也。

以周藥吳氏名沆拱易璇璣。

李子思曰。孔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皋夔之臣也。坤之六五之臣在孔九五。孔之九五之君在皋夔。堯舜舉夔之通合也。孔為君。六五為臣。坤為臣。六五為君。道先儒指五君位。以舍居之。為新莽武氏之執。此賦者之大也。不可无稱。

以周藥李氏名舜臣。

朱晦庵曰。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以周藥本義以中對外言。与說異。

俞玉吾曰。坤之從孔。猶裳之承衣也。六五其位非君。其道則臣。故不言黃裳。而黃裳。

王與卿曰六柔也五剛也剛柔稜為文而又以中居中故曰文在中

以周榮王氏名申于拱大易緝說

吳幼清曰五位在中其色為黃坤畫轉象裳之兩開不屬初為足二為脛三為股四則身也裳裳之腰坤為布帛六可以黃色之布帛為裳掩蔽下四畫。 犹裳之掩蔽人下体也。

來英鮮曰坤為文居五之中在中也文在中言居坤之中也所以黃裳元吉

以周榮來氏名知德拱易經集注

任翼聖曰坤為文惟有中位故於下之節而不表其文此所以為元而吉。 張皋文曰獨全不能為文坤含易故坤象文。

以周榮隋書李德林傳引鄒君此注云以舜試天子周公攝政觀象傳

云文在中也。文言付云黃中通理。允講聖人之盛位。似以當此。坤臣道也。而柔日中。臣道之純也。南蒯不臣。違坤獲咎。左傳言之矣。臣道妻道相同。以上而為后妃象。无不可也。程付云掃居等位。女弱武氏。允常之妻。朱子已駁之。以為文无此義。或又謂伊川不滿意宣仁。故有此言。以周禮凡文稱吉。失其位則凶。凶者妻其失則吉。程付亦可反觀之。而不可以為正義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許叔重曰。壬位北方。金樞易生。故曰龍戰于野。戰女接也。

以周榮許氏名慎。撰說文解字。語見壬字下。

荀慈明曰。消息之位。坤在于柔。下有伏孔。為其嫌于易。故侮也。

陸公紀曰。戊亥是孔之位。孔伏本位。在西北積金之地。金盛故戰。孔坤併處。天地之氣。襍備元黃也。

九家易曰。血以喻金也。元黃。天地之襍。言孔坤合居也。

易彖章曰。上六。坤金之極。夏之。不十月。八卦合屬。十二月。每日。四十五日。有奇。孔西北之卦。乃戊亥之爻。以卦位言之。則十月為孔。以卦氣言之。則十月為坤。是十月之初。金易相。以孔為主。為乾。孫坤土在外象。血傷也。元黃也。黃金也。

以周秦易氏名被拱。周易總義。易學舉隅。此說極瞭。惟訓血為傷。仍沿俗解。

熊任重曰。孔說文多言乾。坤上六言乾。其金既極。而易來之時也。曰戰。金易

相交之義。其血元黃。言其色之如是也。天地之間。舍易不能相无。故十月謂之易月。述坤上六言不可以无易。孔上九不言舍其。六聖人崇易抑舍之。新

以周秦莊氏名良輔。拱本新集成附錄。

惠天牧曰。孔為野。易為龍。舍為血。舍易為天地。故曰其血元黃。言其純也。乾接也。舍易交接。卦无傷新。

惠定宇曰。消息坤主亥。亥。孔之位。為其兼于易也。故傳經。乾其接也。說卦傳曰。乾字孔。孔西北之卦。傳野。舍易相存。故有是象。血以喻舍也。元黃。天地之禠。孔坤舍居也。卦无傷象。王弼謂与易戰而相傷失之。

傲居子曰。戰。交也。窮。極也。坤舍盛極与孔交也。說文。戰。鬪也。鬪。遇也。又于壬字下引易云。戰其接也。遇。接交同。新。鄭尹于說卦傳。乾字孔。注云。戰。言舍易。

相存也西北會也而孔以純易臨之猶君臣對合也于雷風相薄注云陰入也鄭君許氏入括二義相足鄭君言君臣對合也彼承帝出言之故言君臣而文義則以夫婦之構言也坤六會成于夫孔為西北正會易必構之義坤血黃既至孔則必有元色故有曰其血元黃曰血也初爻未成胎也其後震為壯為元黃本于孔坤之氣血也

以周柔此文鄭許二君之說沈震晦塞久矣熊氏集成可謂闔合未能
持引也惠丰農據許氏說以駁王輔嗣可謂能述古矣惠松崖于爻注
用其父說而于象付疏引沈澤書朱穆奏記易道勝而金道負之說抑
何自背其說乎豫初曰志寤本新寤謂極上曰上寤本新寤極也
此言道寤正同允困阨之窮也謂金盛位後能為主也比以上為臣夫

坤以上為日主。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孔仲達曰永貞即坤卦下之六貞吉是也。

侯氏果曰用六利在長區不長區則不能大終易事也。

以周秦大終易事當作終易大事。

朱子發曰易終之舍終之未始離易故曰以大終也。

朱晦庵曰初舍後易故曰大終。

何元子曰孔道主元故言孔元用九坤道主貞故言用六永貞孔以元為本所以資於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

惠定宇曰易稱大地道代終故以大終。

傲居子曰操者有七八九六之數。孔六爻皆七，或九七相間，易未審也。五六爻皆九，曰用九，而孔易之盛乃極，是備元亨利貞之天位矣。坤六爻皆八，或二八相間，會未盛也。五六爻皆六，曰用六，而坤會之盛乃極，是必永守此貞之位，長朋安貞之位，而必吉。會能逆易，乃有終。故曰以大終。自王輔嗣誤以无首為用柔，及儒中之世，不以用六為承易，而以用九為用剛，而孔坤之大義，靈晦久矣。

十翼後錄卷二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上經象象傳

三三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荀慈明曰：物難在始生，此本坎卦也。

許叔重曰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中貫一屈曲之也一地也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

孔仲達曰剛柔二氣將相交未能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

楊中立曰孔一索而以震金易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金易始交而未成律坎之所以為難也

朱子發以周彙楊氏名時拱易說

朱子發曰屯臨之變自震四之五震中孔交于坤一索得之剛柔始交也四之五成坎坎險難剛柔始交而難生也此以震坎釋屯之義也

以周彙荀注六子主變之例屯自坎變律上付十解卦之變之例屯自臨變以重卦圖攷之屯自震變謂震四之五是者是也

朱晦庵曰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氣。故其為卦。象中穿地。格出而未申也。始交難生。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張舜元曰。物生向上。其象震也。為坎。冬寒氣所難。盤屈地下。而未達。此其為屯之難生也。

以周柔張氏名汝弼。撰周易解義。

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形。

荀慈明曰。震雷震雨。潤則美。物滿形而生也。

虞仲翔曰。震雷次雨。坤為形也。三已反正。成既信。坎水流坤。故有形。謂雷動雨施。品物流形也。

王輔嗣曰。始於險難。至于大亨。而以全正。故曰元亨利貞。雷雨之動。乃曰時。



盈皆剛柔始交之所為。

以周棗王氏本形作盈。荀虞本作形。

孔仲達曰。剛柔已交之後。物皆通泰。然後非也。震在坎下。是動乎險中。初動險中。故屯難。動而不已。將出于險。故曰大亨貞。大亨即元亨也。不言利。其利屬于貞。故直言大亨貞。屯有二難。一非也。一盈也。雷雨二氣初相交。動以生養萬物。故曰滿盈。

以周棗濟屯屯。動乎險中。備元亨貞之位。乃有雲蒸雨化之利。不言利。滿形即利也。彖言元。傳言大。大即元也。謂善之長也。隨言元亨利貞。无咎。有四位。則无咎。否則有咎也。屯之四位。要其終而言也。

程正叔曰。金易始交。未能通達。及於和洽。則成雷雨。尚盈于天地之間。生物



乃遂

楊中^注曰。止于險則蹇。動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止則終于陷而已矣。

以周柔能止險為蹇。止于險為蒙。險而動為解。動于險為屯。屯之動必大亨。貞而後利。

朱子出曰。坎乎險而不動。占動乎險中不以正。皆允濟屯之道。初九正也。四之有得位。大亨以正而利也。以天地之現之。剛柔物交。鬱而未暢。雷升而降。坎動以正。則萬物尚盈乎天地之間。有不亨乎。此以初九九互。釋元亨利貞也。

朱晦庵曰。動乎險中。以二體之位。釋卦氣。震動。震為之為也。險坎之地也。雷兩之動。以二體之象。釋卦氣。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以周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八象。健順初入險，明止，故為八位。孔聖于象象傳，申言文王周公設卦現象之大旨，以此故本義每卦云此。

張元祐曰：萬物始生，必冒險難而出。艸木之生，有甲有核，胎卵之生，有包有殼，甲核包殼皆險中也。拆甲穿核，破包蛻殼，皆動乎險中也。

荀慈明曰：言易動在下，造生萬物于冥昧之中也。天地初開，世為屯難，震位承孔，故宜建侯，動而遇險，故不甯也。

鄭康成曰：造，成也。草，草昧也。昧，爽也。而讀為能，能猶安也。

以周象，即君意安不甯，謂其所不安也。初盤桓二四上，皆不安也。而象所謂勿用有往也，初建侯則安矣。

虞仲翔曰造造生也。草草物也。坤冥為昧。故天造草昧。震為侯。初剛。故利以建侯。不甯言甯也。

以周柔虞氏。不甯言甯也。不訓。語助詞。玉篇云。不。詞也。近王伯申釋詞論。此是詳。

王輔嗣曰。屯。體不甯。故利建侯。屯。卦。天地造始之時。造物之物。始於冥昧。故曰草昧。爻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也。

程正叔曰。天造。指時運也。草。草。亂。无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正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息。勸。兢。畏。不遑甯。安。聖人之深戒也。郭主之曰。建侯而不甯。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利。則必求其群。而比于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而比于。此。居王

君云之所由主也。故世有天下也，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甯，則知所以為治矣。

以周柔郭氏名忠孝，撰易解。

郭子和曰：屯之時，交陰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其也。而天下萃時，至人不以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

朱晦庵曰：天造猶言天運，革，謀亂時冥晦也。金方交而雷雨作，謀亂冥晦，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主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為甯之時也。

胡仲弔曰：易言建侯，比二，豫上震也。屯，下震也。震長子，震發百里，皆有侯象。微居子曰：動乎陰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形，言屯能變動，不屯其膏，要其終而言，建侯而利也。宜建侯而不甯，甯，願也。謂未交動，則屯其膏，不願建侯也。

初盤桓居矣。因五不願建侯而勿往五也。付釋義之勿用者。假往如此。象付无不釋之文。震不喪匕鬯。不述其文而釋其義。順文則然。此付不述勿用假往之文。而釋其義。與震同。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荀慈明曰：屯，難之代。易事失正，經其常也。綸，其理也。君子以經綸，不失常道也。

姚德祐曰：綸，律也。时在屯，難是天地經綸之日，故君子法之，經綸，跟非也。

以周事姚氏名信。

陸怡明曰：論音倫，鄭本亦。謂綸，撰書禮樂施政也。黃欵曰：經，編匡悟也。本亦作倫。

孔仲達曰。經謂經緯。綸謂繩綸。君子法此。以經緯天下。約束于物。姚信云。綸。緯也。以微綜經緯。刻表節元。以綸為論。

劉先之曰。雨則屯解矣。彖言雷雲雨。要終而言也。解。豈禁也。綸之經之。經而。又綸。終則有始。

以周彖劉氏各收。稱長氏。拱形注周易。易教鈞隱。周遠論九。可。代仲顏曰。若撰微之有經緯。綸繩之有約束也。

以周彖代氏名。淵。拱周易旨要。

程正叔曰。坎不言雨而言雲。坎雲為雨而未成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屯。非經緯綸緝。謂經者也。

楊中立曰。雷雨之動。尚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雨。卦之所以為屯也。屯非未。

亨君子經綸之時也。

郭子和以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天下之事，建侯不甯之謂也。

項平甫曰：經中互其規模，綸中糾合而成之。大象倒互兩卦之象，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也。

吳知清曰：屯中鬱結未解之時，經綸皆治且之。治世猶治且也。治且於解其紛亂，屯之時於解其鬱結。

張元岵曰：君子方屯之時，多方經營，其心如雲雷之摩盪，此經綸之象也。

夏雪亭曰：經綸織作之。震為足為動，此乃足蹠和果，振撼響之象。互坤為布帛，互艮為手，坎為輪，為杼柚，此乃手打杼柚，織成布帛之象也。織作所經

綸也。絲麻君之所經綸也。政教其一經一緯。條理不紊。者相似也。故體其象。

以周柔夏氏名。應銓。撰周易詮疑。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昇民也。

左氏邱明曰。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曰。震為土。是居之眾。悔之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孔成子筮三繫。與元。遇屯之比。史公曰。利建侯。副吉何建。建死嗣也。

以周柔左氏邱明名。或以為左邱氏明名。死也。詳見春秋閔公元年傳。及昭公七年傳。

虞仲翔曰。震起艮止。動乎陰中。故盤桓。身正身民。故利居貞。謂君子居室慎密不出也。

王輔嗣曰：不可以進故盤桓，尤為宴喜棄成務也。以貴下賤，易貴而金賤也。
陸德明曰：盤本二作盤，又作槃。馬云：槃，桓旋也。

孔仲達曰：初九之易，在三舍之下，是以貴下賤。屯，非之世，民思其主之時，既能以貴下賤，是以大得民心也。

張子厚曰：盤，磐石，桓，桓桓也。謂利建侯，六桓石在下，不可以動。

程正叔曰：初乃剛明之才，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貞而固其志，並有歸屯之志，志在行其正也。以易而來居舍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時，舍柔不能自存者，一剛以之才，眾所恃也。更能自變昇下，所以大得民心也。郭立之曰：時有不行，是宜待也。易上舍下，上貴下賤，理之常也。其或以易下舍，以貴下賤，是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于以民，以民之道，在于下。

下。

鄭舜舉曰。易貴金賤居三舍之下。位雖未貴。位則貴矣。民舍此安陶乎。

朱子發曰。子夏傳。盤桓。猶桓桓也。盤桓不進。利于守正。允必于還也。志在行。其心也。初九不忘上行。謂之志。

呂伯恭曰。盤。晁氏曰。古文作般。

以周黎呂氏名祖謙撰音訓易說。

項平甫曰。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位。如九九五具孔位。故為天位之爻。坤六二具坤位。故為地道之爻。屯以初九為主。故爻辭全類卦辭。其曰盤桓。利居貞。則勿用有攸往也。他卦仿此。

楊廷秀曰。盤桓不進。豈真不為哉。居正有待。而其志未嘗不於行其正也。故

周公言居貞孔子言行正

趙氏汝楙曰二三四上皆金柔初孤立無與君非同位建邑已為建侯而位在外服不與君處也日不磐旋於憲審而行交言居貞侍言行正也正而不行屯何賴乎故以行正釋之付因爻之所已言逆爻之所未言以足其辭旨於屯發其例

吳幼清曰磐石也桓杙也磐石桓杙在地而不可動也居也靜也既未可動但利于居春秋付曰弱足也居志行正因爻好居貞而廣其義居則不行行則不居初以易剝之才惟磐桓未進其志固在于日行而貞也居而貞就其志也大日民粹文稱建侯大謂易也民謂二金初以易之費下于二金之賤大也為君而日二民之歸嚮也

楊用修曰：卦言利建侯，外事也。爻言利建侯，其人也。

以周柔楊氏名慎，辨升庵。

惠天牧曰：初九得民而居卑賤之位，盤桓棲遲，歷世无悶，說也。謂五為初通，蓋以象侍大得民而為之說。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初九以賢以道得民于下，而以魯季孫魏司馬比之，豈其然乎？禹貢西傾因桓是棗，鄭康成曰：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出而上，故名桓是。然則初九盤桓，險中之象，盤桓不往，允隱而何。夏雪亭曰：凡易中言侯，多言建侯，舊說指侯為天子，指建侯為私相擁戴之君，遂有以初九為興王，九五為弱主，銓謂如此說，初九不建自九五，則不必僭侯，二不必僭建，今既已僭侯，則上有天子可知，既已云建，則受自王躬可。

知

張舉文曰。易貴金。爻坤為民。初正居下。四金灼之。建侯之義。身居下則曰民。金乘易則班躐。各自為義。

段若膺曰。盤當作般。桓當作巨。般女辟也。巨女回也。馬融云。般桓旋也。是二字皆假借也。

以周柔段氏名。玉裁注說文。

以周柔易中言居也。皆謂靜居。勿躁動也。左傳曰。弱是也。居不依恃。文未語于易例也。易貴金。爻見于此。爻謂易无崇易。抑金之義。亦未淡于易例也。初為侯。五為天子。二爻本一卦之主。天子必賴賢侯為輔。則以初為成卦之主。其說皆通。治天下也。莫先用賢。孔坤云。後。次以屯之。

建侯蒙之求師。聖人以示人道之物。其甚深矣。注家說二爻。則以初為
寇。說五爻。則以初為僭竊之臣。此未能全通一卦之義也。志行正。明
所以身民之教。坤二。初上。咸四。鼎五。二。震初。旅の。其上。小過の。象。付。占
此。付。文。法。相。同。以。象。付。之。一。例。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
剛也十李乃字反貞常也

虞仲翔曰。震為馬。作足。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也。字。妊。娠也。
陸位明曰。遭。如。馬。云。難。行。不。進。之。兒。乘。馬。四。馬。曰。乘。鄭。云。馬。北。牡。曰。乘。子。夏。
侍。音。絕。班。如。子。夏。侍。云。相。牽。不。進。兒。鄭。本。作。般。媾。馬。云。重。婚。本。作。毒。鄭。云。犹。
會。本。或。作。構。非。

孔仲達曰、女子謂六二也、女子以守貞正、不受初九之志、守訓志也、乘剛者、乘陵初剛、不肯從之、所以班也、反常也、十年之反屯、屯難止息、以反常道、二道于五、是日常也、此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不可與他人、不可背法、此亦惟男女而已、故文仿此、

陸遊叟曰、初班班二、在於此、以二近己、於為婚媾、康屯之情、可以見矣、女子此、明未有所從、字、孕育也、此未可以適、文、猶亂世之正臣、不從拔亂之君也、

呂與叔曰、左侍有班馬之聲、則班、分別也、班、女、別而相遠也、六二近初、而處五、六之近初、而近五、皆與近、其遠、別而求正、故曰乘馬班如、上六无應、班比于五、不可自親、故六曰班如、

以周粟呂氏名大臨撰易學句

楊中玄曰初雜是亨屯為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女不字矣至君臣分定所謂常也若待里之後晚從太子游反常故也

呂伯恭曰王子雍云班如槃桓不進也馬季長曰班不進也

朱晦庵曰班分布不進兒字許將也六二乘初加還回不進也初九為殺乃求與己為婚構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許至十年數窮理極安求其去正為其合而可許矣

李晉卿曰凡易言乘剛皆有老班之象也易性靈動以舍乘之功不月自安尤指兩爻有相害之情也此卦說爻皆屯而二又乘剛其理又甚故安屯守正至十年然反其常也

惠天牧曰。寂指坎。坎為盜難。二指坎。難生于懸也。二五正。全易之象。象婚媾。故曰匪寂婚媾。九五屯膏。男不下女。故不字。然維始維屯膏。終必通。而二五月中且正。卒成交泰。故曰十年乃字。

王伯申曰。女子貞句。六二居中且正。故曰女子貞不字句。猶言掃三歲不孕也。不字。女。屯。道之象。就以不字為貞也。說文字。乳也。廣雅。乳。生也。中山經。郭注。字。生也。虞翻。刊字為妊。娠是也。宋耿南仲乃解之曰。貞不字。未許嫁也。桑。礼許嫁而後字。字。礼許嫁。以矣。

傲居子曰。二之般。以五屯膏。於乘初馬以進。而不叙。遠進。允寂視初之婚媾也。字。乳化也。屯為物之始生。二有婚媾乳化之象。貞。位之女子。既為婚媾。久而不字。屯之難也。十年乃字。屯之亨也。屯字之取象。其融貫如此。

以周柔六二之班，謂二進五之遲緩，五屯膏二未能遠乘初以進五也。自五輔嗣者，二允初，初與五婚，之說。程侍中曰：初通二是福，寇不計初之何如，而或以為寇指五言，豈有五之卦主初成卦之主，而可

以穀目之哉。周謂匪寇婚構，亦推原遲緩之故。允初視婚構也。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劉氏安曰：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况其所懼，知各殊矣。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以周柔澤書，淮南王長之子名安，諱見淮南子，繆稱訓。

虞仲初曰：即就也。虞，謂雲人掌禽獸也。艮為山，山足稱麓，麓林也。坎為藪木。

山下故稱林中。坤為牝，震為麋，鹿又為羆，走艮為狐，狼三爻會走入林中。故曰惟入于林中。

陸氏明曰：鹿王肅作麓，云山足，麓，徐音祈，辭也。注同。又音楫，近也。速也。鄭作楫，云弩牙也。從水，子，鄭黃子用反。

孔仲達曰：即就也。震，雷，震，雷，即鹿无震，以從逐于禽，亦不可也。若二舍而不往，若往則有悔吝，窮苦也。

李氏鼎祚曰：禽，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奔禽，是其義也。

以周書李氏撰周易集解。

劉定之曰：屯難之世，二以有應而往，猶不為字，況其無五乎。三當茲有求乎。

何异于无虞之舍也

程正叔曰事不可妄動以從也。无虞而即鹿以舍舍也。君子則見我而舍之。

郭主之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于有獲肆於從舍往益屯也六三五体有艮鹿我者知止之心故曰我不以舍也。虞翻爻文為麓鉅鹿以鹿皆當同義。

朱子出曰六三柔不位不安于屯妄動以求五五君位艮為黔喙震為決躁鹿也言者求于君也若上六爻而為三艮變其剛者結繩為網罟之象艮為手震人指罟而後網罟也上六在君側而不應犹即鹿无虞人以導其奔往而陷于林莽之中矣艮為山震為木林也三四為中林中也君子初九

也。見卦而舍，不若六三往而窮，自取病吝。

以周柔上六變而為三，是舍本爻以求別爻之變象也。初至五，大體為
推三變六成雜，不必言上六之變。

胡仁仲曰：隗囂起于隴西，有偽霸之志，是即鹿也。立國以尚賢為本，若馬援
申屠剛、杜林、鄭興、世賢，皆莫之占，是元實也。器終不悟，舉兵背叛，不知卦也。
實融則不然，其係西河也，豈甘專據方面之志哉。此用光武起，舍五郡之
權，一心淨室，可謂君子矣。

以周柔胡氏名宏，拱易外傳。胡氏此說，占萃昧建侯之象相合。

趙氏汝楙曰：上六道窮，三往即之，不惟致吝，且与上俱窮矣。

吳幼清曰：鹿，雲王作麓，山足也。三五艮，下畫山之足也。平地有竹木曰林，互

坤為平地。互艮木也。震竹也。震坤艮之爻故曰林。
熊任重曰屯六三。福解之上六。彼曰射隼而獲。曰當震動之極。難解之時。藏
器于身。出而有獲。宜也。此曰即鹿无虞者。居下震之終。屯難方深。動則遇險。
以即鹿无虞。不可以有為之時也。

惠天牧曰。討云一爻五。貳呼嗟乎。駟雲。其駟也。天子之園。雲也。司獸之臣。雲
人。要五。貳以待之。故一爻中五。六三言林麓。孔圖也。无虞則司獸失其官矣。
往吝也。上宗凡象言宗也。皆指上也。

傲居子曰。淮南繆稱。刊九師之遺說也。鹿喻民。豕喻也。豕居是。雲雲。豕掌山
澤之禁令也。從即從。古通用。即鹿无虞。禁之雲官。從師入林。故曰惟入于林
中。左太冲魏都賦。即鹿從而匪禁。李注引易即鹿无虞。惟從禽也。是易之舊

義以此。君子以時未變。既信守仁義之大防。終不以失鹿不取。往取鹿則吝也。

以周柔虞。夏也。易例。三柔危。剛勝屯三。占上兩金无實。如爻九。乃既濟。九。非之。佃。漁。網。罟。初。有。捨。鹿。之。象。未。變。既。濟。則。為。舍。鹿。勿。取。之。象。五。屯。女。膏。有。秦。失。其。鹿。之。象。三。收。其。民。何。息。之。者。而。入。林。則。有。越。畔。之。愆。終。不。必。舍。也。郭。京。易。舉。正。作。何。以。從。舍。也。不。可。信。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來而往明也。

虞仲翔曰。之外。傳。往。休。非。故。明。也。

程正叔曰。初。易。剛。之。賢。乃。是。正。處。己。之。婚。媾。也。知。己。不。足。求。賢。是。捕。而。以。往。可。謂。明。矣。居。以。致。之。地。己。不。能。而。遂。已。正。時。也。

郭子和曰。六四資剛之才。與其居難。此所以班女有待于初九也。初九正
應。以易下舍。曰婚媾之義。下行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時。

胡仁仲曰。桓公入齊。鮑叔不執其政。班女也。管仲女。己之交遊。有賢才而勝
己。讓之以政。求婚媾往女也。孔昭女。其能知己之短。而皆進人之長乎。

黃幼元曰。屯豈易誘哉。必也女初之曰民乎。其四之求士乎。當瘡痍塗炭之
日。猶惕。必有匹夫匹婦之懇。皆智勇角逐之際。而与天下豪傑共成大功。
此大亂之所以平也。

張元祐曰。初九曰民。當伏而左下。四從羊昧中。求而曰之。孔昭女。能如是乎。
惠天牧曰。異姓之侯。備婚媾。初當建為侯。建之女五。求之。女四。故曰求婚媾。
四才柔暗。而象曰。坎水內明。重天下至明。女莫如水。必離而

以稱明固哉。

以周彙程付四求初本義同。胡氏庭芳云。求是初求四。豈有易不唱一
舍反唱。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吉。无不利乎。胡說蒼同。郭氏三言
此易例。男求女。上求下。實與此二例。以乘馬之象言之。二四皆乘初。且
皆以四求初為合。之外傳往。郭氏謂四往初。二失易例。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虞仲翔曰。坎雨傳膏。易陷金中。故未光也。

孟公休曰。膏。共。所以潤人肌膚。將祿亦可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屯
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吉。論語曰。出納之
謂之有司。

以周粟區氏名康見三國志杜恕傳注律書谷永傳注引此語

陸遜曰五居等位难于膏腴膏腴象爵祿屯于膏腴而獨居二是私也用
于小事則去用于大事則凶居等位而不能持施于民眾位不稱也

蘇子瞻曰五居上而去于居則其澤施于二而已夫大者惠不廣博小者惠
不貞一故于居為二則去為五則凶

郭立之曰九五等位慶賞而行而時則屯也坎雜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
貞則吉也方屯之未甯上无蓍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說魏
晉之初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

李子思曰小者貞固則吉大者貞固則凶猶恆其恆婦人吉夫子凶也

項平甫曰五當屯之時限于施澤必有司之事此為凶之体也况傍屯未故

曰小貞吉大貞凶言小人事守此則吉大人大事守此則凶也

魏萼甫曰周禮有大貞謂大卜以遷國立君之事五爻陰中不利于作為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

以周柔魏氏名了翁撰周易集義

俞玉吾曰委屯之時能以謹小自守則吉以守大自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吳幼清曰凡易言小者皆謂金言大者皆謂易此小指六二大指九五也筮以此爻者在下卑小之人主事則吉在上等大之人主事則凶也

惠定宇曰屯者固也坎兩偶膏二五貞也而皆屯二之屯女子之貞也故小貞吉五易也易主施五之屯膏降不下于民故大貞凶

傲居子曰屯膏也以爵祿不宥濫而有重難之憂膏賜金小常守此重難之

意允不言也。有易大之宜建侯。貞屯之則凶也。付曰施未究。究廣通。

以周彙易例。凡言貞凶。貞吝。厲者。皆固守之義。本義云。惟正亦凶。失之項氏云。守此則吉。守此則凶。以之矣。程付以初為僭竊之臣。五為衰主。以小貞為樹正之。以貞為驟收其威。項氏學程子之學。而此与程付异。可謂不阿所好矣。而于小舍大易之義。當未明也。小貞吉。大貞凶。小大字絕句。小謂存金。大謂初九。貞謂固守。此爻之義始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如何可長也。

劉氏安曰。言小人委非其位。不可長也。

以周彙語見淮南子繆稱訓。

九家易曰。上六乘易。故班如也。二四非六乘易。故更曰承也。息解班係。今上

无所凌承，真難不能，故注血，健為體，坎為血，伏雜為目，互艮為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

王輔嗣曰：五屯共膏，不與相以，居不獲安，行无所適。

楊敬仲曰：何可長也，言何可長如此也，非惟淡惘之亦觀其變也，變則度乎通矣。

朱子發曰：上石乎君以語屯，泣者繼之以血，並屯相矣，相則必變，何可長也。

以周柔何可長，言屯不可長也，上乘五馬而泣血，望其康屯也，淮南子亦可備一義。

三
艮上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吉利貞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王輔嗣曰退則困險進則闕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

侯氏果曰艮山坎險險被山止止則未通蒙昧之象也

程正叔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入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

楊中立曰險在首往則陷矣見險而能止塞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則出

險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

朱晦庵曰以卦象卦位釋卦名

李晉卿曰此釋卦名不出泉之象也象付已具也凡兩象象付已具故亦付
有舉其有不舉者

敬居子曰侯云險被山下。是水山蹇之象也。以其遇險而止。不能登山之象乎。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荀慈明曰。此本艮卦也。柔二進居三。三降居二。剛柔得中。故能通。爻蒙時。令曰時中也。

鄭康成曰。亨者易也。互体震而得中。嘉會礼通。易有初。只中。居于地道之上。若物應之。而於身生。發授之師取象也。

虞仲翔曰。艮三之二。亨謂二。震剛柔接。故亨。

王輔嗣曰。時之所願。惟願亨也。以亨行之。曰時中也。

劉先之曰。行時中。謂訓不失時也。過辨則性未成。過長則扞格不入。必時中。

乃能通大學。

蘇子瞻曰：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能使之四通而不復塞者，豈非時其中之於達而一發之乎？

程正叔曰：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以君之應，中謂爻以其中，以中則時也。

呂与叔曰：蒙卦物有所蔽而未發也。卦主爻蒙言，故曰蒙通。以爻為亨也。君子之於五，所謂以亨行，時中也。

朱子出曰：蒙有可亨之理，當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使不失其中也。時中者，禁于未發，發而後禁，則過時而弗勝，此以九二言亨也。

朱晦庵曰：九二，內外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相應，故有亨

道也。

吳幼清曰：以陰而止，蒙未亨之時也。以亨而行，蒙既亨之時也。所以致此者，以九二當其時而曰中也。

何元子曰：凡二五在上下卦之中，其爻位不正，而于時義有取也，則曰時中。曰其中時之中，故曰亨。

夏雪亭曰：舊說以亨行絕句，今按以亨行時中也。六字句，爻貴曰中，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也。尤貴曰時，所謂不陵節而施，以時而化之也。

以周彙劉說行時中，連讀，詮疑同，从舊說為好。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苟慈明曰。二與五志相應也。再三謂三與四也。皆乘易不致。故曰濟。濟不能
亨。易。蒙氣不除。故曰濟蒙也。

以周葉濟蒙與童蒙對言。童蒙順以兵。其心善入。再三濟者。為濟蒙。不
善入之蒙也。程傳求其告其皆濟。不如荀氏之為憐。

鄭康成曰。修道藝于其室。而童蒙求為之弟子。就己求之也。筮問濟。蒙也。
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陽相況。以反解。而筮告。此勸師而功寡。
學者之災也。濟筮則不復告。於令思而行之。亦可以相義而幹事也。

虞仲翔曰。童蒙謂五。艮為童蒙。初謂二也。休頤故養。

王輔嗣曰。初九童蒙也。九童蒙也。即易也。來求初。志五故也。剛中謂二。二
為眾會之主也。无剛決中。何繇以初筮之告乎。

以周柔釋文重蒙求我一作柔求我據王注有柔字

崔氏悻曰初筮初六五求決于九二則告之再三瀆謂^三應于上四融于三与二為瀆故二不告也瀆古黷字

程正叔曰二以剛明之賢委于下五以重蒙居上九二求五也賢者在下豈可自匿以來于君者自來之必无信用之理古之人必必待人尹致教者礼而後往者尤欲自為等大蓋其等位與道不如此不足以有為也初筮謂神一而來再三煩教也煩教則告之必不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來也告也皆煩瀆矣未出之謂蒙以純一未出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

楊中主曰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朱子出曰二為覆盆之玉而志應也應有也震為華艮為手以手扞草筮也

筮占決也。五動二應，初筮告也。三四不與二應，瀆則不告也。蒙自二至上，體頤者也。養之于成位，則聖功成矣。

呂伯恭曰：發蒙不可自屈，或亢然不與學，不相接。學，不致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曰志，應，生于感也。不立，學，其志，何自而應乎？

何元子曰：養正者，養其本，正之貞也。蒙以能正，故真心當存。王瑤舟曰：蒙以初筮為貞，再三謂卦艮。

以周梁王氏名，顧眈，隴人。王氏以比原筮，指外卦，此初筮指內卦，再三指外卦，與荀氏合。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王輔嗣曰：山下出泉，未知所適，蒙之象也。果行，其初筮之辭也。育位，其養正。

之功也。

周茂叔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以周棗周氏名敦頤。詳見通書。

程正叔曰。現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行。現其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位也。

朱晦庵曰。泉水之流出也。必行而有漸也。

項平甫曰。果行象泉之出。育位象山之深。

徐子與曰。蒙未有所通。坎之剛中。以果其行而達之。蒙未有所害。休山之靜止。以育其位而成之。

以周棗徐氏名幾。撰易輯。

吳幼清曰。君子之動也。勇于義。以果其行。象內泉之涓滴。而決導其流于外也。君子之靜也。主于敬。以養育其位。象外山之包藏。而滄涵其源于內也。李晉卿曰。果決其行。養育其位。皆主爻蒙其言也。果行以水。育位以山。凡言君子之事。有兩義。占兩象。託其皆宅內而以外也。

夏雪亭曰。現坎之象。以果行。以泉出于山。曲折必達。趨險不憚也。現山之象。以育位。以山出其泉。藏蓄不測。流溢不窮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虞仲翔曰。坎為法。初爻之正。故正法也。

陸位明曰。在足為桎。在手曰梏。廣雅云。桎謂之梏。械謂之桎。孔仲達曰。此經刑人說人二事。象傳直云利人。但牽重故也。

蘇子瞻曰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則脫

程正叔曰治蒙之初立其防限以杜罪罰正其法也或疑蒙之初遽用刑人毋乃不哀而誅乎不知立制法制刑乃所以哀也

郭五之曰利用刑人乃所以為說桎梏之道也。不從彼之于初至于道而後擊之不亦晚乎。謂以往也過也。

朱子友曰艮手震足坎為律法也。初六動而正正法也。

項平甫曰刑之所以說之聖人用刑之本心也。蒙之初道此以往其習已淺。非於止之亦吝而難說其勢必至于桎梏也。故刑之于初也。正法以示之而有悔。止之于後者。于爻以禦之而不足。坎為法律。互卦之牝。艮為守禦。在卦之終。象之示人以美。

黃宗友曰。程傳謂去昏蒙之桎梏。固未安。黃山以說桎梏。遂下文云。說桎梏。而能之往。則吝矣。是於囚之終身乎。蔡節齋曰。刑人治之也。說桎梏。改而止也。甚明切。

以周柔黃氏名震語見日鈔。

何元子曰。以往吝。指四也。凡之外。備往。初与四為應。不發其吝于初。恐其所往。則其必為困蒙之吝。而桎梏不可說已。二吝亦相應。

以周柔屯三往吝。蒙初往吝。皆四金无實。不取相應之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于克家。象曰。于克家。剛柔接也。

虞仲翔曰。坤為包。應五接初。初与三四同体。包養四金。故包蒙吉。震剛為夫。伏兵為婦。二以剛接柔。故納婦吉。二解家。震長子主器也。納婦成家。故有子。

克家也。

以周柔納掃克家是一事。虞說是也。蘇頌從之。

王輔嗣曰。以剛居中。童蒙所懼。包而不距。對遠近咸玉。故包蒙吉。掃女配己。而成位也。剛而能中。故納掃吉。柔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日中。能餘其德。施之于子。克家之義。

陸澄曰。苞如子。鄭云苞當作彪。彪文也。

蘇子瞻曰。童蒙若無能為也。然而求之則足以相助明之。不可甘蒙。犹子之不可无婦。子而无婦不能家矣。

程正叔曰。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家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父之信任也。二与五剛柔之情相接。故日行其剛中之

一八五 天 卷之二 五 五

道成發蒙之功。苟能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亦能尸其事乎。

郭子和曰。包蒙也。包眾蒙而為之主。以舍易言之。九夫道也。六掃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掃。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剛柔接也。謂

二之剛中。上接于五。五之其順。下接于剛也。

下接于剛也
疑尚作下
接于二也

項平甫曰。蒙則包之初三四是也。掃則納之六五是也。子稱剛為蒙長。則能有家矣。謂其可婚也。爻辭曰。納掃吉。象傳曰。剛柔接。其義甚明。

王巽卿曰。包蒙也。包眾蒙而為之主也。納掃也。受眾舍而為之物也。此通一卦而言也。五柔也。父也。二剛也。子也。妻與而任事也。子克家之象也。此以五而言也。

李晉卿曰。易上下貴賤之分甚嚴。五推亦二。而曰子克家。以伊周推為師保。

而其實則臣子之分而已。自五言之曰童，自二言之曰子，各居其道也。

王懷祖曰：音訓引晁說之曰：京房却陸贄一行，包皆作鬼，文也。顏文叔聚引
泮胡廣徵士高卿碑曰：鬼童蒙，作世師。蔡邕與士園叔別碑曰：童蒙來求，鬼
之用文。又司徒袁公夫人馬氏靈表曰：蒙昧以鬼，皆用蒙卦之辭。

以周梁王氏名念孫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虞仲翔曰：謂三誠上也。金夫，謂二、三為二所淫，失位乘剛，故行不順也。

孔仲達曰：上九以剛易，故偁金夫。六三之女，往見金夫，不能自保其躬，故云
不有躬。

呂伯恭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所以戒姦也。困蒙之吝，招遠害也。所以戒學

者

朱晦庵曰金夫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妻也順當作慎慎與古通用以周柔六五曰順以巽順乎二之剛也上九曰上下順易擊金為順也三曰行不順非特不順于二亦不順于上矣金夫指上上九易剛之夫為金夫三位在艮艮行不順上將擊之是不能保有其艮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王輔嗣曰易僻實也獨遠于易委兩舍之中闇莫之友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賢以友其志亦已鄙矣故曰吝

程正叔曰蒙之時易剛為友蒙也四舍柔而最遠于剛乃蒙昧之人而不比近賢也无由以明矣可吝之甚也實謂易剛也

朱晦庵曰既遠于易又甘正應為困于蒙之象占其力是。可羞吝也。能求剛以之信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以周彖九上文文言侍本義。占此皆友。明占外之義。

李季辨曰以舍居舍。又上下皆舍。從二則隔三。從上則隔五。故困。

項平甫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三五皆占易。應惟六四所比。所應皆舍。六爻中獨為无易之人。

做居子曰三之貪。不來師也。不賤貨。不能貴位也。四之困。瀆師也。不祿。師所不屑教也。故曰遠矣。

以周彖初之往吝。兩舍无實之例也。四遠矣之吝。舍无應无比之例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荀慈明曰順于上，巽于二，有似成王任用周公也。

虞仲翔曰，艮為童蒙，貴承上，有应于二，動而成巽，故吉。

王輔嗣曰，以金質居柔位，不自任柔，而委于二，付物以能，不若聰明，功斯充矣。

張子厚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也，故蒙正以童吉。

程正叔曰，五以柔中之位，任剛明之才，故吉也。童取未成而資于人，也。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

郭立之曰，順女，順于理也。巽女，入于道也。

朱子友曰，艮少男，童也。五求于二，成坤，坤順也。二往資五成巽，順則易從，巽則易入。

項平甫曰童蒙言心犹童子他无所之乎心向二既順且巽所以吉也順而不巽則從而不改悅而不肆五本互坤為順動而安二則成巽又二在下入之象故曰順以巽也。

熊叔仁曰巽者巽卦也五變則上体巽一爻論變之例也。

以周柔德氏名過拱象旨決錄童蒙之義項說為以周謂古也太子入學在十五成童之時象傳云時中五指二五也過時則扞格不入故童而養之為吉。

寇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虞仲翔曰体艮為手故擊自上禦下故順也。

王輔嗣曰童蒙願發而已能擊去之合上下之願故順也為之扞禦則物咸

附之。君於取之。則物咸叛矣。

程正叔曰。上不為過暴。下以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郭立之曰。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不得已而至于擊也。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孔有時而利為寇也。

郭子和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之不利明矣。夫不戒之于蚤。終至于過而擊之。死於後。比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形。移之賈也。郭在呂後。

呂與叔曰。寇在彼。禦之。在彼。彼蒙不友。必來為寇。不利為寇。彼周而物莫之助也。利禦寇。我明而上下順也。

呂伯恭曰。擊。晁氏云。馬融。却荀爽。一行。作擊。

吳幼清曰。六三。蒙。為寇也。上九。浴蒙。禦寇也。為寇。不利。而禦寇。

與下集
互易

利。

李晉卿曰。以剛居上。擊蒙之象。與刑人之義相終始也。

惠定宇曰。擊三也。休艮為手。故擊上。三三。三體坎。行不順。故利禦寇。月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秋。始。

以周系程傳云。上之過暴。則為寇。沿王輔嗣之誤也。郭呂皆程子門人。能校正程傳也。

三三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元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奔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何棟鳳曰。坎為險。有險在奔。不可妄涉。故須待時。此爻動也。

侯氏果曰。乾體剛健。遇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窮也。

程正叔曰。以孔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于險。其義不至于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至之至善也。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名義。

錢塞庵曰。需。造物自述之候也。舍易寒暑。以需而移人物。少壯以需而進。道位功業。以需而成。浮躁不可以致遠。急促不可以令終。聖人所以貴需也。以周乘錢氏名士升。揲易投坎上。故曰險在需。需。就上也。比之上。為比。夫。以卦畫究以言。占此異。

需有孚。允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虞仲翔曰。大壯四之五。字謂五。排日為允。四之五。以位正中。故允亨貞吉。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也、柔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陸位明曰、亨信也、又作專。

程正叔曰、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曰其所需、六為有孚之義、以孔剛而至誠、故其位光明而能亨通、曰貞而吉、以居天位、而曰正中也、居天位指有言、正中言二言、有孚而貞正、非防險阻、往則有功、需道之至善也。

朱子安曰、需自大壯爻、大壯四易同位、剛健有孚、及其自の進也、則位乎天位、乃先亨也、坎、坤之象、光亨也、以貞吉也、九五正中、待物之用而不匱、故曰貞吉、坎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孔剛須時而往、何難不濡、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朱晦庵曰以卦体及兩象釋卦。

俞玉吾曰需之時剛明之君與剛明之臣同位相孚往有功謂需極當往往則有濟難之功无不往而坐待險平之理也。

熊任重曰君子之于險有遇險而動以求免如屯是也有見險而止以戒其犯如蹇是也有不即動亦不遂止也需是也坎險在毒未可即動孔健在下亦不終止也。

李晉卿曰九五一文易實為有孚中位為充亨居正為貞以是而位天位則能致治功而成大化需道之極善也故子舉此爻以釋象義。

夏雪亭曰下体之孔易位充積所謂至誠之位之實也故曰有孚外体坎為通積于中其厚流于外其自光故曰有孚光坎離之光不同離之光露火日

之光也。是坎之光。藏金水之光也。是兌在內。乃為享實之光。

以周彖荀九易家。易有孚光句亨貞吉句。見釋文。夏氏論疑同。以正中。與五爻。付以中正相應。因協韻而顛倒。其文耳。程付云。以正中。與二言。失之。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宋仲子曰。雲上于天。須時而降也。

孔仲達曰。坎為雨。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氣。故不云雨也。不言天上有雲也。天上有雲。無以見於雨之氣。故云雲上于天。是天之於雨。待時而降。程正叔曰。雲氣蒸而上升于天。必待金湯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于天。未成雨也。君子懷此道。尚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

易以俟命也

呂伯恭曰、君子于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無施不可、死口體之養而已也。

朱晦庵曰、雲上于天、无所後為、待其雲易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也、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孔需也。

吳幼清曰、飲食也、如夫子飲水、疏飢顏子一簞一瓢是也、宴也、身安而无所營作、樂也、心愉而无所謀慮也、飲食坎象、宴樂艮象、坎為恬飲也、艮者舒為樂。

李晉卿曰、雲上于天、金易嗔吸以盈其氣、飲食宴樂之象。

以周樂飲食宴樂、貴乎能養也、養其血氣之和、平而後可以除險也、不

進兌需，不需矣。進泰曰：利涉大川，言其終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王輔嗣曰：居需之時，取遠于郊，能抑其進，不犯難行，雖不居莽，可以保常，故无咎。

薛氏溫其曰：郊，遠郊而待，沙近郊，泥涉郊。

以周彙薛氏撰易教，語見教悔撮要。

程正叔曰：易之為物，剛健上進也。初能需待于曠遠之地，不犯險阻而進，復空矣，委不失其常也。雖不進而志動也，不能如其常也。君子安靜自守，志惟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乃能用常也。

楊中立曰：孔道以上行為常，方需之時，空需而後進，非久于其所，未為失常。

也。

王景孟曰。需允无。难之世。以初九刚明之才。岂无救世之志。坎曰。常需之时。位卑而时未可。患难未切于己。不可轻试于难。若以越常犯难为行。君子所。谓乡鄰有鬥。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

以周柔王氏名宗侍。拱章漢易侍。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其以吉終也。

荀慈明曰。二五于五。水中之剛。故曰沙。知岸有沙漠而不進也。体孔委和美。位優位在中而不進也。二与四同功。而三據之。故小有言。孔非在下。終當升。上。故終吉也。

虞仲翔曰。沙。謂石。水中之易。傳沙衍流也。中。謂五也。

陸位明曰沙鄭作汜

以周柔沙說文作汜与汜相似

孔仲達曰沙水傍之地衍謂寬衍在難難近猶未通于難而寬衍在其中也程正叔曰衍寬綽也二難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難小有言語及之終以吉善柔也

朱晦庵曰衍寬義以寬居中不急迫也

趙氏汝楙曰大司徒注下平曰衍水濱之象以二在中故也故難小有言能以吉細中之所貴也

李蒙齋曰有沙之地多寬衍而平易

以周柔李氏名簡撰學易記

何元子曰：小舍小也，指四上二爻有言，謂以口語相傷也。

以周柔二，艮吉，上終吉，二爻皆相傷，小有言，不當位也。身已近險，不免為舍小所警也。象行在中也。與災在外也。向相對，行災二字皆空略。謙初在內，遠非而待，故曰不犯。三在外，匪近險，故曰災。二在中，有中位，非近災，而有悔，優游之美，故曰行。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孔仲達曰：需非在泥，泥犹居水之外，災在身旁，未陷其剛，故可用需，以自免。崔氏悛曰：泥，近于外者也。三適于坎，坎為陰盜，故致寇至，是災在外也。蘇子瞻曰：於沙則有言，於泥則致寇，坎之為害也如此。並於其言也，告之以終吉，於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慎不敗，則進以見險而不虞其匪，為吉矣。

程正叔曰三切道上体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迫之故云自我致寇自己致若能教慎事空而進則无咎敗也需之時頽而後進也其義在相對而執我戒其不日進也直使教慎无失其宜耶

朱晦庵曰外謂外卦教慎不敗爻以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素切矣

王景孟曰寇自外至九三爻內外之爻而与之鄰六二勢出也而謂之自我致寇警之辭也夫禍非之至苟以為時勢之出然而或坐視其禍而不救其有矣或知救之而不知教戒之術以致敗也六有矣此聖人所以警也

趙氏汝楫曰致寇猶環人致師致其來也三与四有內外卦之分故曰災在外謂迫于險而幸未入也解六三亦曰致寇致解有吝而需无凶者解之險在身需之險在外也敬慎乃可不敗我既不敗寇斯敗我不敗也需之亨也

知此義者可以臨敵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家易曰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莫不由穴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雲於升天須時當降順以聽五五為天也

王輔嗣曰凡備血者金易相傷也易於進而金塞之則相害也爻坎之始居穴也見侵則辟順以聽命也

以周彙唐石經原本作順以聽命改刻順以聽按注云順以聽命也疏云順以聽命而自免咎又云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命也初經文聽字下有命字王氏說訓血為傷義以儒多從之而張氏謂之是也

李氏鼎祚曰坎為雲又為血卦血以喻金金体卑弱宜順從易故曰需于血

張元祐曰坎為血卦血者食之厲也需于血也引分以自安也出穴出險也順以體謂順于九五以諫三易之進也凡解爻辭必以小象為主若謂血為食易相傷則昧需之義且失順聽之旨知

傲居子曰血需者之勝實也坎為血卦禮少間曰血也猶血酒也猶酒四柔順者食血也血五剛中養氣酒也酒象付曰順以體血不遠和順之六也之需之象也

以周柔五言需于酒食則四言需于血是勝實之類物可知坎兩陰畫中虛有穴象即大川象上言入于穴是涉川險則四言出穴是出以避險可知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孔仲達曰。五為需之主。已居天位。无所復需。但需于酒食。以適相宴樂。需道已通。上下无事也。

王會之曰。酒食。陰澤之謂也。九五當天。中正以降于民。

以周梁王氏名達。拱易傳。

蘇子瞻曰。以酒食為需。去備以相待也。九五以此待。孔必心服而為之用。此所以獲正而獲吉也。

程正叔曰。五位乎天位。宴酒飲食以俟之。所須必遂。以五居中。正而居其道也。

郭立之曰。九五。醉酒飽乎。有士君子之行。詩所謂太平。需可謂貞吉也。呂伯恭曰。九五。坎險之中也。常人委至險之中。必惶慙。適無適。無適。睥視。五道。

宋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別閑之地也此卦下体阻于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犹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入險中而不害其為亦閑人之所不可能也

張希獻曰孔之三易遇險能需也坎之一易遇險能需也遇險能需則不害犯險要險能需則將出險矣

以周孝張氏名清子拱本義附錄集注

梁孟敬曰言以中正見其宴飲耽樂也

傲居子曰四者食食不遠和者待胙肉五者易易不遠充若待酒食

以周孝需郊需沙需泥需血需飲酒食皆靜養以待出險也五日酒食取養易之義食後以食居人左之食居左亦養易義

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荀慈明曰：雲上升，極降而為雨，則還入地，故曰入于穴。三人，謂下三易也。須時當外，孔有召也，故曰不速之客。孔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故敬之終吉。上降居三，雖不當位，承易无實，故无大失也。

王輔嗣曰：三易所以不敬進也，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委无位之地，不當位也。

陸澄明曰：速，馬云召也。釋詁云：疾也。釋言云：徵也。召也。

程正叔曰：穴，所處也。三人，謂下三易。三易，孔在下之物，需時而進也。不速，不從之使來也。不當位，以舍而在上也。以舍空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

郭子和曰天道上行。理之常柔而教之。終无凶也。

朱子出曰。三易乾居西北之位。者也。自外而入。主人未應。不速之客也。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位而不應。而三易同類也。教其一不教其二。所失大矣。上五。應之。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三人言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卦四易。君子二舍小人。于六四戒之以順。于上六戒之以敬。君子得位。小人必得其所。故為小人謀也。如是。吳澄遠曰。初上有舍易定位。繫辭付分。舍分易。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初上无定位。則舍易不得言分。剛柔不得言迭用。而所以成章者。乃四位而已。何者。之有卦。必既濟而曰剛柔正。而位當。則初上无定位矣。需之飲食。宴樂。在五而已。過五而上。是不當位。所謂位也。指九五而言。

以周彖九上貴而无位。趙氏輯聞謂上无九五之天位。吳氏以需上不
當五需養之位。正同。並未確。

沈守約曰。孔之三易。九在下之物。待時而進也。需極而險。險則不召而至
矣。坎為穴。變為兵。入也。入于穴之象也。卦變小畜。需極而險。險則不召而至
也。

李子思曰。三易君子也。其進也。四以順而出。上以敬而吉。小人不叙于君子
君子亦不許小人也。孔知險而需。所以為君子。謀舍知敬而避。所以為小人
謀。

吳幼清曰。上卦三爻皆當位。下卦初三皆當位。唯九二不當位。並剛而日中
不以居舍位而失易剛之道也。大謂易剛也。未大失者。于易剛之道。未為失。

也。故下之三易皆上六所當敬。

以周柔需之所以不能為既濟者，以九二之不當位也。九二小有言，小指上之舍言。上六未大失，大指二之易言。上見三易，豈進以九二之不當位而起侮慢之心，戒之曰敬之終吉。見二之易剛不可失也。失易則需險莫濟矣。有言則失，敬則无言，敬未大失，上終吉。上六終吉，易為君子謀，亦為小人謀也。吳氏說是。朱澤上其所本歟。

陸庸成曰：孔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孔，順之則出，凶敬之則終却。是惟孔能不陷于險，險還須孔以救。

以周柔陸氏名拯奇拱易芥。

徐位山曰：上九三三，三与下二易，需極而進，為不速之客，不速也。唯進易邊。

不肯驟進也。

以周棗徐氏名文靖拱管城碩記經言拾遺

惠定宇曰坎當降。坎當升。升降有時。因名曰需。需須也。須通已終。易當上升。是須時當升也。坎升坎降。一卦五爻皆失位。並坎升在上。君位以定。坎降在下。當循臣職。合于天乎地卑之義。故曰非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周棗自初至五皆言需。上不言需。需極而通。入于六。即涉大川也。下三易有險險之木。以其需而不進。正以不所召之臣。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易例在內曰來。言三易在內。宜教而升之也。胡越人同舟。救助如一。日三容則多助。故須教之也。

三三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訟健訟

程正叔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又健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至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

晁子曰上以剛陵下下未險則未必訟下以險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故曰上剛下險訟之事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未必能訟故曰險而健訟之人也。

以周季晁氏名公武撰易故訓付。

朱晦庵曰以卦臨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辱中也

王輔嗣曰凡不和而訟，无施而可，涉難特甚，惟有信而見塞，懇共乃可以
得吉也。犹後不可終，中乃吉也。

蜀才曰此本遯卦也。柔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剛柔而得中也。

陸位明曰窒馬作啞，云讀為躓，犹止也。鄭云啞，覺悔兒。

劉先之曰剛來謂二也。性本剛，好勝而訟也。柔居柔，純居女性也。喪中位不
失中道也。

程正叔曰按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柔
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柔訟之時，惟有孚信，亦必限阻窒塞而有惕懇，不窒
則不成訟矣。二以易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柔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
朱子安曰訟自遯來，九三之二，二有孚于五，剛柔揜于二舍之中，剛實有孚

辨

信而見窒于人，不窒則无事于訟矣。雖有孚也，然剛失位，見窒于二，舍邪正是九，上未悔也。能惕愆，柔訟而不過乎中，則免矣。此以遊三之二，言九二之才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釋卦辭。

微居于曰：象之言孚也。七卦，需訟坎夫二五皆九，觀革五九，損二九，孚皆指中文之九，以八卦之象言之。坎為水為信，凡爻二五之九，皆伏坎，孚其象也。此言二之孚于五也。窒當依鄭君本作啞，覺悔見也。訟必孚，啞惕中四者具而吉，猶需之孚光亨貞而吉也。

終凶訟不可成也。

王輔嗣曰：不閉其源，使訟不至。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此凶矣。

程正叔曰。訟死善事。不得已也。亦可終極其事。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其
事也。

朱子安曰。訟剛過而不反。終成其訟。必凶。此以成卦上九言訟之終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荀慈明曰。二与四訟。利見于五。五以中正之道。解其訟也。

王輔嗣曰。有信塞愆也。以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乎。其在五乎。以剛而來。正

羣。夫群小斷不失中。為其任矣。

程正叔曰。訟死。求術其是死也。籍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為其中

正也。聽其其人。則不日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朱子安曰。九五大人。聽訟也。中正在上。无所偽繫。故九二利見之。訟有善

聽也。此以孚信。愬而曰中。吉故曰利見大人。者中正也。此以九五言訟之主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荀慈明曰。陽來居二。坎在下為淵。

王介甫曰。象言孚其才也。訟有孚窒惕中吉。言九二之才也。終凶。言上九之才也。利見大人。言九五之才也。不利涉大川。言一卦之才也。

蘇子瞻曰。使川為淵者。訟之過也。難未有不起于爭。今又欲以爭。語之。是使相激者深而已。

程正叔曰。與人訟者。必委其身于不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淺淵也。

鄭辭舉曰。需訟皆因坎而生。故皆曰涉川。需利涉而訟不利涉也。孔可上不
可下也。險可出不可入也。需之險在舟。健進功出險。故曰光亨。貞吉。訟之險
在下。健未則陷險。故曰入于淵也。

朱子安曰。天下之難。未有不起于爭。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安。難將作
矣。聖人見其訟也。戒之中正。戒之不可成。若歸之以爭。是以亂益亂。相激而
為深矣。故曰入于淵也。此終言一卦之義也。

吳幼清曰。以卦變言。淵謂初也。初地下之地位。故曰淵。九四在淵。亦謂初
也。九二自三降二。若舟行退後。又自二降初。是入于淵也。

黃幼元曰。易之涉大川者。需同人。蠱大畜。益。渙。中孚。七者皆險也。頤之後。
未濟之鼎。猶不足以語此也。需塞而樂。同人亦而辯。蠱治而知戒。大畜寬而

通益擾而溫，漁而取，而緩中孚信而不信，此七位也。訟皆无首，而以之終事，難矣。詩曰：水臨下國。書曰：若將隕于深淵，持此以為戒。虞乎？有字室惕也矣。否則其有不入于淵也哉？何。

傲居子曰：訟之不利涉大川也。險而健，不必需之善行，大畜之善止，同人之善于時行，述天而下行，入于淵而已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荀慈明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訟之象也。

虞仲翔曰：坎為謀，九知大壯，故作事謀始。

游氏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

以周彙游氏言，見後魏書陳喜傳，傳云：非贊扶馬，鄭則游氏之言，本于

馬鄭也。而陳奇駁之。云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以公言。自葱嶺以西。豈
東向望天哉。陳說泥矣。

程正叔曰。天上水下。相遠而行。二体遠戾。訟之由也。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
訟之道。凡作事必謀其始。能訟端于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君慎交結。
明契券之類。是也。

都聖与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

項平甫曰。孔易生于坎子。坎水生于天一。孔坎本同气而生也。一動之成。
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
而不敬也。禍患之端。夫豈在大。

張仲純曰。孔居亥位。坎起子方。亥子皆北。皆屬于水。始无所爭也。一雜于形。

天西傾水東注天上暢水下潤于是而訟。

以周系張氏名理拱象數鈎深圖。

胡仲虎曰凡事有始有中終訟中志終凶能謀始則訟端既終中與終不必言矣。

何元子曰天一生水本自一氣一麗于形天上浮水下注是相背而行也人我本是一體祇因彼此相遠而訟端起起謀始也。不為形區類別之助。如天水同氣原不遠悖則訟端自泯訟事自息。

惠天牧曰水流溼火就燥。乾為燥坤為溼。故水與地為比。天與火為同人。同與比皆順從也。天水遠行遠功遠也。卦名訟何哉。水遠天。猶子遠父。

阮芸臺曰。觀中國之地。執洛陽為地之中。不可也。中國大勢偏于東矣。故必

以河源之西水自東西流也。方許以為當北極。經線之中為地之脊。古聖人居中國而攷其像。孔居西北。坤居西南。聯此之故。以孔當北極。倚乎西北。下臨西南之坤。以定地脊。置坎艮震其卦。五卦于偽東。則太極之實象乃顯。魏書游雅之言。閩合河洛之旨。足發天水之秘。陳奇之駁。強辭也。

以周榮阮氏名元。說見研經室集。西天西赫。水東流。天与水逆行。中國聖人論易。自揆蕞嶺以來言之耳。茲嶺為地脊。地脊之水。西流也。与天順行。而東流也。与天逆行矣。舉其逆行也。以五象无不可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盧氏曰。初於應の。而二揆之。暫爭。事不至永。非小有訟。訟必辯。故終吉。陸遊叟曰。初与の俱失位。而相應。故小有言。

劉先之曰初那五四而体相連故訟四以剛柔柔能受其志而不成訟故曰終吉

程正叔曰六以柔弱而訟于下其義不可長永也上有剛易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以吉也

毛伯玉曰所事爭辯之事也者訟訟訴之言也不永謂柔小亦柔也

以周柔毛氏名璞撰易傳

何元子曰事訟事也有言乃初有言即訟也變兌為口舌舍本小也故為小有言之象

以周柔卦象上无位受服以剛馭下初二四皆訟上奮解初四訟二五訟三上訟疑犯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荀慈明曰下与上争即取惠害以掇拾小物而不失也坤有三爻故云三百无眚也二下体之君君不爭則小民无害也

虞仲翔曰坎為隱伏故逋皆災也坎為眚

王輔嗣曰以剛爻訟不能下物自下訟上空其不克君能以恩恂竄其邑乃可免災邑道三百竄而掇強災未免也

以周棗注疏以歸而逋其邑為句非

陸位明曰掇徐都活反說文云拾取也鄭本作掇陟劣反憂也

以周棗鄭君本作掇是患至而息所以能保全邑人也

王氏昭素曰。邑小人少。取遯避之義。不並即擬惠于己。

以周柔王氏撰易論。

郭彛之曰。三百戶之邑。不為少矣。或謂下之數。訟上者。以附己之眾。為得之矣。附己之眾。上之所不察。故置女邑而通。乃可无咎。

以周柔郭說置女邑而通。占荀且義相足。

朱子發曰。古者世侯。下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戶舉全數也。

項平甫曰。遯之九三。柔居二而成訟。二復仇遯。則訟息矣。逋即遯也。一家好訟。則百家受害。言三百戶无咎。言有者之眾也。此即卦辭所謂有孚窒惕中吉也。

何元子曰。不克訟。歸逋。乃。竄。隸。逋。義。自下訟上二句。反言以明所以竄伏之故。上謂上卦。下謂下卦。就君臣之謂。

以周柔舊說。二與五訟。以二剛中之臣。五元吉在上之君。豈有君臣相訟哉。則自下訟上。與上九訟。明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許叔重曰。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食舊位。謂食父叔祿也。

以周柔許氏法。見詩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

虞仲翔曰。道无成。而代有終。與坤五同義也。

侯氏果曰。非失其位。守心處上。故能保全舊恩。食舊位也。柔兩剛之間。近不相比。乘二負四。正之危也。剛不能侵。故終吉也。

孔仲達曰六三以含柔順從上九不為上九侵奪故保全己之所有食其舊日之德謂祿位也從上吉也釋所以食舊位以順從上九

程正叔曰食舊位謂柔其素分從上所為尤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吉也

游定夫曰食舊位世其祿也

以周秦游氏名酢撰易說

朱子安曰孔為剛從上九易極而老舊也三之上成兌為口食舊位也食舊其食其素分猶言不失舊物也古其分田制祿公卿而下必有圭田以從而食其素舊矣三從上而四間之宜有訟此三柔明不可訟而止是以不訟四而從上也或從王事以成功物之已終其事不以无事而食是以食舊位也項平甫曰六三為上所訟上終訟之人也不可與辯三貞守舊位而不數

動。猶懼其見危也。或不辛而與爭王事。則以其事。而讓其成功。以存從上之禮。庶乎其可吉也。

徐子與曰。王事即訟事。無成。即豕付之訟。不可成也。

李蒙齋曰。訟生于行之相違。而又起于矜功。以下從上有功。而不自居。故能不失舊物。而終獲吉也。

張元崧曰。凡聽訟。先論名分。次論親疎。次論事之曲直。故二以訟上而竄。三以從上而吉。

以周柔從王事。謂五之事也。從上。謂不訟上九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吉。不失也。

虞仲翔曰。渝。變也。不克訟。故復位。變而成吳。吳為命令。故復即命。渝。動而得

位故安貞吉。

侯氏果曰。初既辯明。四妄訟也。訟既不克。當反就丹理。變其訟命。則安靜貞吉。而不失初也。

程正叔曰。四易剛而不中正。本為訟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柔而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四雖剛健。不克訟也。能克其剛。念於訟之心。後即就于命。變而為安貞。則无失矣。

以周彙朱子云。程傳以渝安貞作一句讀。不自然。

傲居子曰。春秋鄭人來渝平。傳曰更成。更成渝平。渝亦一義也。後句。而命渝亦。亦二三爻皆成韻。四五爻安元韻。

以周彙易例。凡言復也。指初言也。一易卦名復也。易在初也。小畜之初

曰復自道復初之道也。二曰牽復。二為初所牽也。睽之初曰自復。復于初也。此云復命。占初易位為中孚。成其天命也。即就也。就成也。凡言渝也。皆指變也。言也。豫言成有渝。豫妻晉則瞑。豫也。醒也。隨言皆有渝。泰變隨。則主其正也。此言渝也。變。隨則正而吉。故曰貞吉不失也。交易而為中孚。或變。隨則位正而吉。故曰貞吉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王子雍曰。以中正之位。而乘爭之位。元吉也。

王輔嗣曰。妻以爭位。為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則无所溺。公則无所偏。故元吉。

蘇子瞻曰。妻中位。而无私于庭。故訟也。莫不取曲直。所以為元吉也。

程正叔曰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郭子和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位。聽天下之訟。人所利見也。

任翼聖曰元善之長也。体仁足以長人。乃所謂利見之人也。故吉。

夏雪亭曰以訟言則為元。以占言則為吉。並占之吉必由于訟之全。則凡與訟。治訟者必以此占。必以訟之全善為本也。

王瑤舟曰乾元在五。故言元九五剛健中正。以尊居尊位。是為莊訟之大人。不用乾之剛而用元。則勿喜而哀矜象。

傲居子曰五能禡上。而終伸初三四之直。訟其利見此元位之人而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鄭康成曰。鞶帶。佩鞶之帶。

以周柔鄉注見周禮巾車疏內。男鞶革。注云鞶。小囊盛院中。易注。與郭禮注同。新注。儒訓鞶為大帶。不若郭說為確。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則鞶。孔大帶。明矣。

虞仲翔曰。錫。謂王之錫命。鞶帶。大帶。服。謂鞶革。終。於見。挖。孔。象毀壞。故不足。敬也。

程子元曰。上以六三。錫。下二。易。群剛。交爭。以。不。以。讓。故。終。一。於。之。間。各。一。奪。之。為。三。挖。

以周柔鄉氏名。元。撰易義。

陸氏明曰。鞶。馬云大也。徐云。王肅作鞶。終。於。馬云。旦。至。食。時。為。終。於。褫。本。又。

作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拖。

孔仲達曰。因訟以勝。受此錫服。允位而受。亦不足教。

蘇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也。然且終于无肯。與上九。訟而勝也。然且

有三禴之象。此止訟之道也。使勝其日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其自取其不

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不知所止矣。

程正叔曰。穿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教。而可殘惡。况又禍患隨至乎。

楊中玄曰。或錫。允謀與也。三褌。言疾之也。眾也。

朱子曰。三限于上下之際。腰之象也。上九之三。或錫之。允变为金。腰以金飾。擊帶也。三排日。之上為陰。允為毀折。伏艮為手。為受服。三後位。擊帶毀。

有禘之象自五之三歷三爻三禘也上九成訟而受服知不足取教于人內自愧恥不安其服是以終於三禘之

項平甫曰禘鄆康成作控言三加之也因侍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控為禘今案不足敬也謂其受服為可鄙也見其禘服而後慢之也

以周柔為誘臣惟南子控奪也控占禘一卦項氏以為三加也

李微之曰訟而見抑也必懲創而无他害訟而獲勝也將滿何而有反惠故曰逋三百戶是因訟而有失也然而无害也禍止此也或錫擊帶是因訟而有口也然而三禘也惠未已也

以周柔李氏名心侍拱丙子學易極以物逋三百戶連讀

李晉卿曰訟以柔為善初三皆柔故終吉之占同二有惕中之位四爻多愆

之位故其不克之詞二用。惟上剛質健。以柔訟終。終訟而凶。其也。唯榮必
辱。况未必日爭。
傲居子曰。錫予也。三予之抑。尤特三予之故。言或錫。其禘也。五禘之抑。初二
四禘之故。曰三禘。

壬午夏五月二十三日讀畢的



十翼後錄卷三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上經彖象傳一之六

三三
坤上 坎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京明君明曰爻下卦之中為會之主利于行師師者眾也眾會而始于一

易曰其位也

荀慈明曰二有中和之德而據厚陰上居五位可以王矣

服子慎曰坎為水坤為眾互体震為雷雷鼓類又為号子号子帥眾鳴鼓巡水而行師之象也

以周乘服氏名度。說見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疏。

鄭康成曰：丈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惠，以法度為人之長，謂天子洪度之
輔者。

虞仲翔曰：坤為眾，謂二失位，變之五為比，故能以眾正，乃可以王矣。

以周案前虞說，王指二言，以朱康流說疏明之，乃通朱說見下。鄭君說
二為丈人，非王矣。

崔氏憬曰：丈人，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帥也。

以周案崔說，蓋本鄭君。王指五言。今集解本引崔注，作竝王者之師也。
有字謄。

李氏鼎祚曰：彖云能以眾正，可以王矣。王者必大人也。豈以正丈人而為王

哉。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嚴莊之傳。

以周案李氏從荀虞。以五指二。故云然。

程正叔曰。能使眾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于是也。

郭子和曰。師道必正而後動。眾正于九二也。能用眾正之九二。則可以五六五是也。

以周案郭說。以剛用謂五用二。

朱晦庵曰。以此卦體釋師。貞之驗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易在下之中。而五五會皆為所以也。能以眾正。則王者之師矣。

以周案眾指四會。五為王者本義。以五會皆眾。誤。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曰輔嗣曰毒役也

懼

坤為陰，坤為順，兵革刑殺，所以陰民也。毒，氏于陰中而得順道者，聖王之所難也。毒，荼苦也。五刑之用，斬刺肌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荼毒奸凶之人，使服王法也。毒以治民，明不得已而用之，故于爻象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

陸德明曰：毒，役也。馬云：治也。

孔仲達曰：剛中謂九二，而直指六五，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無直，或有直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身吉也。崔氏慄曰：剛能正義，中能正眾，既順且直，行險勘暴，亭毒天下，人皆歸往，而以為王，吉又何咎矣。

司馬君實曰。治眾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得中。則暴而無親。上无在
亏君。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亏順。則眾怒而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
也。吉而无咎。則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乎。

以周索司馬氏名光撰易說。

程正叔曰。二以剛處中。五為正應。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
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

游定夫曰。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真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
以于時。俯順乎人。无違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
死矣。

朱晦庵曰。以卦悖卦德。釋去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

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雷西仲曰剛而不中。哲子玉所以敗兵也。不見應乎上。燕栗毅所以出奔也。

以周象雷氏名思。拱易解。

吳幼清曰毒天下謂內坎。民淫之謂外坤。

朱康流曰。師之无咎。在剛中而應而已。五套聽于一易。二如自王。誰能禁之。即不自王。如光弼之于唐。肅。緩急之際。名之不至。君臣遂成生怨。盜。二惟盡忠以應上。所以上順而下從也。

以周象朱氏名朝瑛。撰讀易略記。其釋所以王由剛中而應。參用荀虞。說而較通。二有。二王之勢。剛中而應。不自備王。如采薇。出車。諸詩。皆文王為西伯時。奉商王之命。以伐叛也。

王伯申曰廣雅毒也毒天下者安天下也老子曰亭之毒之亦謂平之安
之也

以周粟毒舊訓殺女裁自順廣雅毒也亦一義王季老子亭之毒之
河上公李作成之熟之毒熟同却苑可通用說文毒厚也是毒之李義
或按以澆此經刻未安

象曰地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孔仲達曰象標地中有水以見地能有水也水又眾大是容民畜眾之象若其
不然或謂天地左水上或云上地下水或云水上有地今天地中有水取容
畜之義也

蘇子瞻曰兵不為十日无然不可觀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親惠不現兵地中

有水師言兵者如水行地中而人不知也。

朱子發曰。金交為民所為容民。內卦也。坤為眾。所謂畜眾。外卦也。或曰。德出險于大順。伏師旅于民眾。井田之法也。

朱晦庵曰。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所以阜眾矣。

項平甫曰。地之所以能固者。以其中有水也。水所以畜地。君子之于民也。浸潤之道。深入乎其中。所以能涵畜眾而不分也。容畜屬坎。民眾屬坤。

以周禮中庸。今夫地。振河海而不洩。是水附地而流。地收之而不洩。非水載地。乃水附地也。則地中有水。是地容水矣。項氏言水所以畜地者。凡地。振之皆可得水。地重濁。畜之以水。則靈也。地容水。象汲險。水畜地。象運動。兩義並備。坤為眾。見說卦傳。坎為眾。見晉語及左傳。宣公二十

一第 2

年注年注。

何元名曰。兵衆合一。无事則為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平旅之衆。平日容保其民者。所以蓄聚其兵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荀氏首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濟。有律以如此。已也。替律。否臧。且律竭也。不行之謂臨。

以周索語見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荀首即知莊子也。引為淪事。以言者。當形不必筮而知也。聖傳以失律。何否臧。知莊子以否臧為律竭。其義同。正義沿王注。云。惟臧亦凶。後儒多从之。非也不行之謂臨者。不行之即不臧。此師初變臨之象。凡爻有兩歧之好。多以爻象言。坎水行。爻克。

澤剝不行，是謂師之臨，有此令不行之象也。

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也。

張子厚曰：師出以始，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

程正叔曰：在與師而言，以律謂以禁亂誅暴而動。在行師而言，律謂辨令節制。

朱子發曰：坎坤為律，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于黃鐘之九寸。黃鐘坎位也。命足曰坎，律鈴也。否臧，失律也。劉遵曰：否，古之不字也。

朱晦庵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背禮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背禮始而守法也。楊叔敬仲曰：齊晉之節制，不足以宣陽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兵，為无節制，亦

不能取勝。

李晉卿曰：初上二爻以師之始終而論，其理每蒙之初上同。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王輔嗣曰：以剛居中而推乎上，承五之寵，為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行師得吉，莫善懷邦，懷邦服，錫莫重焉。

胡翼之曰：王三錫命者，一命受淶，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

程正叔曰：九二一爻為眾舍所歸，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主師則可。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曰中為吉，既處之為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命，必于三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寇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制其

事。故發此義。

以周柔一為之外。比五雷位。為天子象。復師。謹豫。一為五初二三四皆
有行師之象者。一為在下。為眾會所歸。可以專命。无恤。惟行師為宜也。
然師二必侮五。五之寵。其分微矣。

沈守約曰。奉天之伐。得中而吉。當天意矣。是以承天寵也。師以安民。賞當其
功。合人心矣。是以懷柔邦也。

楊如仲曰。王者所以三錫命于將。臣者志不在殺也。所以懷柔美邦也。虜戎
者。終其志于殺也。故特明之。

趙氏汝楙曰。二之得吉。由于五之天寵。裴度得君。乃克平蔡。中人陸軍而僂
師者。德也。神哉。聖言。已揭鑒于二十有餘歲之上。錫夫人所以懷柔邦。懷

美却則元有極吾治者可以獲兵不用是丈人豈故吉于一時大君能流吉于後世。

六三師或與尸凶象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

虞仲翔曰坤為尸坎為車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失位乘剛无在尸在車上故與尸凶矣。

以周柔實氏以尸在車上為與尸折義也。按春秋宣公十二年左傳引此初爻下云彖曰尸之必有大咎尸訓之則古義矣。虞氏又云同人離為戈兵為折首以師同人窮通言也。王伯申曰駁之曰同人師剛柔相反師不可取象于同人也。如相反而不可取象剛爻而位柔象義消卦而以貞解不適以濟夫下之惑乎。以周謂虞氏以窮通說易近儒多宗

之。而王氏獨不以為是。所以求其也。故虞注多不錄者類此。

王介甫曰。與眾也。尸主也。師之命。貞夫一也。不一則師惑矣。

程正叔曰。二以剛中之才。為上所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與尸眾主也。指三也。

都聖甫曰。古語與論。與人之誦。皆眾也。詩維其尸之尸主也。

吳幼清曰。大謂陽。指九二也。與尸之敗。惟在六三。然九二為主帥。偏裨喪師。即主帥之无功。故曰大无功也。

何元子曰。與尸眾主也。三副二。裨將象。三乘二而陷二者。故特著與尸之戒。以伸將權。非師徒撓敗。以車載屍之謂也。觀五爻曰長。帥師。徒之曰弟子。與尸。以文爭致之。二為長子。長子帥師。正象所謂丈人吉者。不為有車屍之

慘以是取眾之為最見辨今節制當一歸長子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荀爽曰左謂二也陽偏左次舍也二與四同功四承五五无陽故呼二舍于五四得承之故无咎

崔氏悛曰偏將軍居左左次常備師也四順用柔與陰无咎進取不可次舍无咎

程正叔曰左次退舍也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錢國瑞曰四與三皆五所使副二之帥次師行止舍震東方為左二剛中四柔正與長子一俸同功二居中為帥四從左為援俸在左帥而四无數自為

之尸者故曰未失常

以周祭錢氏名一卒拱像象管見等書

與定字曰管子春生于左社殺于右董曰木居左金居右二傳震震為春為木故為左

以周祭易例陰俯右陽俯左四左次隨二也非若與尸者之不主于二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荀慈明曰長子謂九二也五虛中應二二受任帥師當上升五故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孔仲達曰。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故執言往問。而无咎也。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于人。弟子。謂六三。德劣于物。

以周棄弟。次也。小也。弟子。謂之次。而小者也。弟子。與長子對。文。昔者對師。不叙。自許。猶傳。而亦稱弟子。論語。稱爲小子。其義正同。礼少儀。鄭注云。小子。弟子也。

房氏審樞曰。以柔居尊。尚文德。不任剛暴。下之叛。遂失信。之以文治。不服。則命征。將征討。弟子。謂懦弱。素无威名。以豹。魏豹之任。柏直。漢祖。謂之乳臭。是也。

以周棄房氏。拱周易義海。後李衡。冊之名曰義海。撮要。其序曰。房氏義海。于諸家。沒有同異。理相疑。惑者。復接。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

附之篇末。今撮要中載房說者。即審樛之言也。馮厚齋於為房之辭說。非也。

蘇子瞻曰。以金柔為師之主。患其弱而多矜。故告之曰。禽累爾。田執之有訟矣。何咎之有。沈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眾主之。此多矜之故也。凶。

程正叔曰。師之兵。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之。執言奉好也。以兵罪而討之也。長子帥師。謂二以中正之德。合于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眾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

朱子發曰。五應二。二為田。震為稼。坎為豕。田豕害稼。四附之田。皆為害。執言者。奉好伐罪也。以五柔于用人。不可不戒。

李子思曰。以恆田无禽。例之。此為動而有獲之象。

胡仲虎曰：長子，即象所謂丈人也。自眾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為長子。皆長老之稱。

蔡介夫曰：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長子帥師，是丈人。

以周柔弟子眾主，五爻使之，傳曰：使不當，見五之不可終咎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鄭康成曰：命，所受天命也。

于今升曰：上六為宗廟，故正開國之祿于宗廟之爻，開國封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以正功，湯武之事，必禮却，禁靈奇，凶窮兵之福也。

以周柔京氏易傳：上為宗廟爻，是于氏所牽，後漢書：明類傳注云：凡卦

法一為文士二為大夫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王位六為宗廟皆奉
京傳干次以三為諸侯四為王公此其異耳

蘇子瞻曰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
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申居於我
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此始矣聖人之始師

其始不苟求勝故其勝終可以正功
程正書曰師旅之兵成功非一途不必皆君也故小人者此貴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
朱子發曰上師之成宗廟之位古者賞人必于祖廟示不私專故于上六併

言之

項平甫曰此與沈濟九三小人勿用同皆言小人得此爻不可用也

吳幼清曰大君有同國承家之命者以此恩賞正軍旅之功也受此賞者必

有位之君子非小人所曰也。小人曰此爻之占則勿用。

李晉卿曰：凡上交有以君道言者，皆以卦終取義，非以爻為君位也。用師之時，錫命于丈人，而不使弟子眾王之成敗之機也。及師既終，有命以正功賞，而小人不用焉，治亂之幸也。

傲居子曰：大君有命，先世之君能積德以感天也。開國承家能取能守也。小人用師未必能取，取之未必能守，徒亂邦而已。

以周繫大君，猶言先帝言先世有積德上感天心，用師以開國承家也。商周以征誅曰天下子孫世承之也。小人用師或不足以開國，或開國而不能承之。古今騎武之禍皆如此矣。安得謂能用此哉。沈潛九三言小人勿用，二爻同義。

三三坤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子夏傳曰地曰水而柔水曰地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坎敵比故曰比吉也

鄭氏京曰吉下誤增也字

以周彙朱子語類占郭說同本義以比吉也三字為衍文

朱晦庵曰此以卦傳釋卦名義

王懷祖曰比吉也字涉下文比輔而衍其比吉二字當在下文原筮之上凡彖傳必先釋卦名而後及卦辭一也凡傳釋卦辭必列卦名于其上二也

九五以剛爻中，所以比而曰吉三也。祭統身比焉，順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擇善而從，曰比。下順從也。仍是擇比之義四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王輔嗣曰：爻比之時，將原筮以求无咎，其惟元永貞乎。夫原筮相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也。若不遇其主，則雖永貞而犹未足免于咎也。使永貞而无咎者，其唯九五乎。

于今升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

蘇子瞻曰：比未有不吉者也。然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也。

程正叔曰：筮為占決卜度，非謂以著龜也。推原筮決相比之道，曰元永貞而

後所以无咎。所謂元永貞。九五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

游定夫曰。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朱子發曰。原再也。如原筮。原畜之原。原筮則其慎之矣。

馮儀之曰。萃之申比。下傳坤順則同。上傳水澤之象。亦不相遠。萃以九四一爻。有分權之勢。故之永貞。于五言之。若比下无分其權者。故之永貞。于言之于姦。義各有在也。

以周象馮氏名。稽拱齋易學。

來矣。鮮曰。原者再也。与礼末有原之原同。蒙之剛中在下卦。故曰初筮。比之剛中在上卦。故曰再筮。蒙剛中在下。故能發人之蒙。比剛中在上。故有三德。

而人未執輔之也

王璠旬曰原再也再筮謂外卦指九五也故曰乾五為元永貞者坤位比五
何乾五爻乃死乾在天之大人而下應六二何坤正位文言傳所謂與天地
合其德者故曰元永貞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荀慈明曰後夫謂上下六逆禮乘陽不比聖王其義當誅故其道窮凶也

虞仲翔曰水性流動故不寧坤舍為方上下應之故方來也後謂上夫謂五
也坎為後艮為背上位在背後无應乘陽故後夫凶也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受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執且安安
則不安者託焉故不甯方所以來上下應故也

程正叔曰夫剛立之儔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人之生不能保其
安窮方且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窮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
安不窮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
凶矣

徐子與曰夫五剛也後夫謂後乎夫上也上居卦終比五弱後也比道貴先
比而獨後則失所當比而凶矣如美國相與而仿風後也天下歸漢而田橫
不來自取凶者也

梁孟莊曰下四舍皆比于五而上六獨居後有後夫之象其道窮者以非附
之塞也聖明在上而已獨不比之乃自取困窮之道耳

徐位山曰大射儀注天子祝侯曰惟君窮侯无或若女不窮侯不屬于五所

故抗而射女。楚我師。再筮自審。果有元永貞之凶。則不甯之侯。方未浚夫。凶。如豕陸。馬致。厚臣于塗山。仿風氏浚。豕戮之。浚。史記封禪志。長宏。浚射。殺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因取以况諸侯之不來。即所云浚夫凶也。

傲居子曰。不甯方未。謂不甯侯並未也。也。考梓材。庶却亨。作兄弟。方未。謂並未也。傳言上下。正釋經方未。並之。裁上。謂不甯侯。見下。比五。亦並比五。以浚而凶。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親建萬國。建建諸侯。

京君曰。曰。水在地上。九五居尊。比親于物。物亦附焉。諸侯列土。君上崇之。奉于宗祧。豈契无差。却必昌矣。

王輔嗣曰。美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歐陽永叔曰。王者之于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為萬國。君以諸侯。出民為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于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以周秦歐陽氏名修。撰易童子問。

程正叔曰。物相親比。而元間者。莫如水在地上。先王觀比之象。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接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呂與叔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斟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苟及。可以交四鄰而脩好。

郭立之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勅法而有之。皆出于自然之勢也。若上下之分未定。強弱之勢不齊。于是天可以陵小。眾可以暴寡。日執于亂。止而生。之理息矣。必有疆_疆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合。眾寡之情一。于

身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教率歸于大定身先王封建之率也梁襄
王問曰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地上有水非降之
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教諸侯王道之率也方比
之五金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僭亂分民之臣是以王矣

吳真遠曰比之九五而下加一易焉謂之萃除戎器戒不虞不若建萬國教
諸侯之勢有餘也萃有四以分其權皆而比九五日以專也

馮時行曰地上有水異源同流有合比之象默澮相比以比于川九川相比
以比于海為萬國諸侯小大相比而方伯連率率之以比于天子也萬國狀
地也諸侯之曰國狀水居地也建之親之比之道也

以周宗馮氏名皆可拱易論

王景孟曰。事物之所以比者地也。近求其勢之相比。而无間。此也。則莫水若也。子夏付地曰水。而柔水曰地。而流是也。先王于是建邦。親諸侯。使上下遠近。脈絡相通。則君民之勢。交相比矣。後世罷諸侯。置守令。慮諸侯之難制也。守令有過。則賜之一札。奪命服。臯之不暇。此易制之法也。近變史。紛二。復史民情。愈不相親矣。

項平甫曰。天与水同起于北方。而其行相遠。而不相親。水与土同生于中。而表旺。表生。无不同之。是故先王象之以立封建之法。亦所以同其盛衰。而為至親。不可解之策也。事物同象地。諸侯布其上。象水。

以周葉項。說水土同生于中。今術土火同生于寅。淮南子土生于午。壯于戌。火于寅。与火之生寅。壯于戌。逆行。諸說不同。

潘公華曰元永貞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視侯比天下之大機顯比无私比天下之大道象言五金比一易象言一易比五金

以周榮潘氏名士諫撰讀易述

李晉卿曰建邦國則天下名比其君矣親諸侯則天下比于一君矣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魯仲康曰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它而吉矣

以周榮魯語見以傳書本傳李注云坎為水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謀信則它人未附而吉也

荀慈明曰初五在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の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咎也缶在內以喻中國象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九在故曰它也象云

有它吉者，謂信及九五，正以吉也。

蘇仲翔曰：孚，謂五，坤器為缶，初動成屯，屯，也，盈也，故盈缶，在內稱來。

程正叔曰：缶，質素之器，它，允此也，外也，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物也，始能

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于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沈守約曰：比之，貴於心，有孚，盈缶，貴誠也，終來有它吉，不專於也。

項平甫曰：九五之孚，既盈于六四之缶，必且自四而來及初矣，初与五本允正，而得其吉，故曰有它吉，坎卦，五有孚，四為用缶，坎水盈則下流，故初六取以為象。

惠定宇曰：穀，梁，休，來者，接內也，五來初，故曰終來。

王孫甫曰：諸爻比之，皆謂比五，盈缶，應坎象。

微居子曰有孚比之。擇元永貞而比之也。易實者孚。五孚初。初比有也。有孚
盈缶。終未有利。吉者。初遠于五。不以四之近承。後不以二之遠。而五之所
孚也。既盈于二。二乘初。初比二。以比五。故吉。有它指二。五為卦主。則二備已
也。凡曰它。此卦主。二允正。應。

以周柔大過九。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吝。有它未必吉也。比取順
從之象。不極有它。初六遠于九五。允比二。則不能遠五。故曰比之初六。
有它吉也。見此卦。此爻有此象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程正叔曰。自內。謂由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來。乃不自失也。

呂與叔曰。比之時。主比而不主應。此爻皆比。二得應五。守貞性于內。而不失。

也。

郭子和曰。比以九五為主。而六二正應為主于內。率天下而比五。二之比初。允於親初也。於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于五。是不失己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內之辭。可明其義。

朱晦庵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正。得正則不自失矣。

李季辨曰。二與四皆比于五。二應五。在卦之內。故言比之自內。四承五。在卦之外。故言外比之。內外雖異。而得其所比。其義一也。故皆言貞吉。

卓宏病曰。自內有三義。一其本其自居之心。二其由其在卦之內。三其由其在中之位。合而成義。凡爻取義。類多如此。

以周卓卓氏名爾康撰易學全書。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子夏侍曰委死其位死人道也

王輔嗣曰四自外比二為五應近不相見遠又无應所与比者皆死己親故曰比之匪人

郭子和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于上上死正應而有凶比死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可傷也

胡仁仲曰水齊王建所比之存臣賓客反為秦用卒誤王建死于松柏之間不亦傷乎

王景孟曰三以不正間于二四之間聖人以匪人目之亦愆夫二四之或比之也不亦傷乎所以示戒于二四也

楊廷秀曰。上六无首而凶。六三與之相反。是相比也。死其人也。能甘傷己矣。仲尼南鮑。荀卿蓬麻。皆戒于親死其人也。

王璠舟曰。比之。謂比五。匪人即三。凡易五少之卦。以遠實為凶。六三乘承皆會。而與日夫為應。以是比五。必不能孚。為死其人也。

以周彙匪人指上。三比上為匪人。郭說楊說亦是。彼儒多從之。童溪侍以三為匪人。王璠舟說亦同。別備一解。其以二四為匪人者。謬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虞仲翔曰。在外體。故稱外。以位比賢。故貞吉。

王輔嗣曰。外比于五。履得其位。比不失賢。委不失位。故貞吉也。

于令升曰。四為三公。在比之家。而日其位。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

能外親九服賢位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

孔仲達曰凡下体為內上体為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九五居中得位故稱賢也五在四上之往比之是從上也

程正叔曰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項平甫曰六四捨內比外割所愛以從賢允有貞固之位不且以守之

易彥章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內而二体二者有內外四与五同体而言外比也亦所以比五也

以用柔賢以位言上以位言皆謂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奔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

失奔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鄭康成曰：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毆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奔禽也，謂禽在奔來也。不逐而射之，傷去又不射，惟背走也。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佚之用兵之法，亦以之降也。不殺奔也，不禁背也，乃殺加以仁恩，養威之道。

虞仲翔曰：坎五侮王，背上六，故舍逐，據三會，故取順，不及初，故失奔禽。

王輔嗣曰：三驅之禮，禽逐來趣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患于來而惡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奔禽也。用其中正，征伐有常，伐不加邑，勅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誠也。

陸臣明曰：驅，郭作毆。馬云：三驅也。一曰孔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

程正叔曰先王以四時之田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待誠于居亡也禮取不用命也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公也皆去矣比以向背為言謂去也為逆未也為順也故所失也奔去之禽也言來也拉之去也去不追也

以周彙程付不合圍之說本義從之而云開一面之網為是以誠為期約朱子非之于本義云不誠也相驚備于語類云如有聞無聲舍逆取順本義亦從程付

朱子發曰顯比之道譬之從禽王共之于田也三面驅之開其一面逆而向我則舍之背而順我射則取之舍之也其以比也取之也其不比也所謂中比也施于征伐叛也伐之服也舍之故曰舍逆取順失奔禽也或曰安知舍

背而順我
舍其也

逆之為向秋。取順之為射。取之曰。觀其所殺而知也。田有三殺。自左臑達于右臑。為上殺。射左目。本為中殺。射左髀。達于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翦毛不獻。

項平甫曰。古田獵之法。逆己而來。其舍之。故无面傷。順己而去。其射之。故自臑達肩。為上。失其禽。即舍逆也。其禽之不射。与邑人之不誠。同。意禽既來。則不必取。人既視。則不必誠矣。

邱行可曰。舍逆。謂舍上一舍。舍以乘。易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舍。舍以承。易為順也。失上一舍。故曰失其禽。

劉元炳曰。象之占。主文位柔遠。而以收夫。示不庭之誅。爻之占。主武功誅殘。而以供其禽。示不殺之仁。不侵邑。不犯未稼。講武而歸。有司无。皆謂之也。

人不誠

以周葉劉氏名口

何元子曰。三驅。二為五。所不必驅。初三四爻。正。應。皆來比己。有三驅象。舟禽。指上六也。上爻在五。故爻曰。舟禽。畫卦在五。故彖曰。後夫。逆順。以向背言。上六。舍乘。易為逆。初三四。舍承。易為順。舍舟禽之順。而不取。故失之。

王璠角曰。凡言王用也。文王嘗用此爻。新也。

傲居子曰。射。舟。未為逆。宜。赦。舍。不射也。射。背。去。為順。宜。取。射。而。取。之。也。

以周柔師。六五。使。不。當。舍。三。柔。暗。也。比。九。五。上。使。中。易。之。剛。明。也。事。之。成。敗。亦。視。君。之。所。使。何。如。耳。舍。逆。取。順。說。不。同。鄭。君。以。射。舟。未。為。逆。

射背去為快。王注孔疏。奔來為逆。背去為快。素已異。程付以去。其為逆。乘此為順。與鄭王反。周謂按。鄭君說。失奔禽。即舍逆。初二三四。此又在五。奔。謂之奔禽。伏之不射。故不誠。若上六為改夫。何以侮。奔。此說中。鄭此是。悔皆強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荀慈明曰。易於无首。舍以大終。舍而无首。不以大終。故凶也。

王輔嗣曰。无首。後也。爻卦之終。是改夫也。无所占終。為時所棄也。王介甫曰。舍之為物。以易為首。而比之。其也。乘九五而不承。于比之无首。其也。以易為

首。則舍有所終。先易以迷而失道也。况无首乎。

郭子和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无君与无元首。何异哉。是

以凶而无所终也。

朱晦庵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也。

徐子與曰。首。先也。无首。不先也。眾皆比五。上獨反之比。不先也。故有无首凶之象。

吳幼清曰。下四會。五之所比。而上獨居以。九无。上六。獨人之无首。下畫皆順。臣。惟上畫在卦終。而逆命。卦之无所終也。

龔幼文曰。上六以柔居上。既无以比于人。而為首。又不能比人。而以之為首。故為无首之象。

以周象龔氏名煥撰易說。

惠定宇曰。上為終。坤承孔而代終。以孔為首故也。今比之无首。是无所終也。王瑤甸曰。比為一易居等之卦。而坎水润下。故浸夫凶。大有一會居等之卦。而離火炎上。故自天祐。此卦象之自然。而孔可強為也。无首。犹无君。會以大終。无君故无終也。

以周柔上比五為首。上不比五。是无首之象。比之句。无首句。凶。連无首。漢侍曰。无所終也。見上无首。則比之道為未終也。象侍曰。上下應。見上必比五。為王道之成也。此侍与爻義相足成也。

三三 乾下 兵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王輔嗣曰。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體无二應。舍以分其應。故上下應之也。既得其位。而上下應之。三不能陵。小畜之義。

陸澄曰。畜本又作蓄。同。敕六反。積也。聚也。鄭許六反。養也。

吳幼清曰。以卦體釋卦名。柔曰位。謂六四。上下謂五。易五。易皆應之。而一舍。以以藏畜于其間也。

王瑤舟曰。凡言曰位。女曰卦正位。孔坎五。坤雜二。震初。艮上。艮三。巽四也。此柔曰位。謂巽四。

以周彙曰位。而上下應之。謂上下之易。應于四之舍也。存易畜舍。女象。新矣。易例。易傳大。舍解小。六四以一舍曰位。受五易之養。故曰小畜。畜。女養也。釋文引鄭君。義是也。大畜有艮止象。于小畜无取。子。正義云。小。

畜惟能畜止九三所畜狹小既時舍小之義後乖畜養之道沿王注之誤也且卦義以五易畜一舍而一舍為成卦之主遂能志行于五易說易如言舍之畜易顛倒甚矣此卦注說之誤者不詳錄錄其始而辨之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孔仲達曰內既剛而健而外逢柔順剛出于中不被推抑而志素日行以此言之剛健之志乃曰釋亨道此釋亨也

郭子和曰剛中五之天位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位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

吳幼清曰以卦位卦體釋彖文辭之占以一卦言則內剛健以立心外柔巽以應事以二爻言則九五剛日中六四與之合而志日行所以能致亨也

以用柔剛中謂五五以剛中券四初二三因五而五四則四之志行矣
正義謂剛不被抑以儒遂謂易性上進志在于行謬矣此志行下言雨
施未行皆謂金之行也孔謂易之行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荀慈明曰体兌位秋故曰西郊

王輔嗣曰小畜之勢足作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以爲雨也何由知未能爲
雨夫能爲雨者易上薄金金能固之此以蒸而爲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後自
道固九二之牽後九三更以不能後爲劣也下方當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
不能雨何以明之乎金能固之此以乃雨乎上九獨能固九三之終也九三不
可以進而與脫鞲能固其終而安于上故行既雨既東

以周系王性氏爻注。誤以初之後為孔始升巽四二之後為孔中升巽五。遂謂上九能固九三之路。謬矣。且不尚止在西郊。東南有兩上言既雨。与彖言不雨。其義原通。孔正義中多注。謬謂彖爻異義。此非類然。讀其辨焉。

李氏鼎祚曰。雲雨。金之氣也。今小畜五易而一舍。既微小。纔作密雲。未能成雨。四互居兌。西郊之象也。

傲居子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也。雲之密布弥天也。自我西郊。西郊不雨也。雲所同也。不雨所獨也。小畜小上巽下孔巽東南。孔西北。雨上行于東南之巽。而西不雨也。付曰。密雲不雨。尚往也。尚上通。其氣上往。日積而滿。上九有既雨之象也。又曰。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言天已施雨。而

未行于西也。小過上震下艮，震東艮東北，雷震于東，密雲從之，東必雨，象付曰已上，謂雨氣往于東也，而艮以止之，止于東北之山，不行于西之郊也。小畜二五伏坎，小過大卦為坎，坎為雲，小畜二三四互兌，小過三四五互兌，故言西郊，謂三同人之象，郊指三，野指二，其徵也。

以周彙虞氏逸象，九為郊，爻象例，需以初為郊，同人以三為郊，此西郊，謂下三易也。密雲，謂畜舍也。不雨，謂畜之未亨也。上往五，初施雨，畜極而通也。

象曰：風行地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輔嗣曰：未能行其施也，故可以懿文德而已。

以周彙大象注，多沿王氏之誤，不知施未行，允全卦象。

秦子勅曰。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位。

以周柔秦氏名密。詳見蜀志。此以著述文浩言也。與巽申命。始誥四方同。

李蒙齋曰。風也。天之鼓舞柔物也。風行天上。有潤物與入之道。君子體之以懿文位。大舜之格有苗。孝文之懷尉佗。文位之懿也。

吳幼清曰。懿美也。以仲山甫之懿位。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柔之也。文以柔柔又剛。剛上文柔之文。懿象巽之一舍。位象孔之三易。

鄧孝孺曰。懿讀為抑。古通。國語衛武公懿戒自傲。韋昭注。大雅抑之箴也。抑抑威儀。威儀即文位。抑遏也。密也。攝其威儀。不使放逸。畜之義也。

以周柔鄧氏名伯羔。風也。地之氣。地氣行于天上。舍易文錯之象。文位

此剛柔交錯之位也。繫辭曰：付曰：物相禡故曰：文。許氏說文曰：文，錯畫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高氏誘曰：孔為天，天道特運為孔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後物故曰復自道也。動而无咎，故吉也。

以周柔為氏語，見呂覽務本篇注。孔為圓，圓特而後于下，天道然也。荀子大略篇引此經，与咸柔上剛下，連類而及，可知。呂覽高注：師付有自矣。付曰：其義吉也。言小畜之時，義以易之下，後為吉也。

虞仲翔曰：謂從豫四之初成後卦，故復自道，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何其咎吉，孔傳道也。

以周彙焦氏理書易說以翁通之互易言本此也。

趙子欽曰往而反為復易於上行遇金而止故復于下以畜其德。

以周彙趙氏名彥肅撰復需易說。

俞孟吾曰復消返于本位也返而以正道自正故能特答為吉。

龔幼文曰復自道与无往不復不遠復之義同謂復于在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位居最下知終不進而自復其道亦何咎之有九二牽復亦謂与初九牽連而內復也。

錢塞庵曰復自道待新皆謂進復于五上則不成畜養矣当与復卦之復同。何元子曰復反也与復卦同義天地之氣反復升降未嘗少息故初二互以復言道即升降不已之道。

以周彙易例復指初言反在下位也。初往畜四而未亨。反而後于下以俟之。不失初之道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趙子欽曰。二牽于初而復。資泄人也。所以牽復也。以在中。有泄己也。惟有泄己。故能資泄人。

王弼卿曰。初既以剛正而自道。二亦以剛中而不自失也。

俞玉吾曰。與初九相牽而後。則亦不自失也。其所以不自失也。委中而不至于過也。

以周彙二與初相牽而後。俟其畜之亨也。九三道剛而亢。於速亨則不達。故有反目之象。與二之不自失异。

九三與說輓。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鄭康成曰。輓。伏兔與下縛木。輿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

虞仲翔曰。與多白眼。夫妻反目。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妻乘夫而出。在外不能正室。

九家易曰。四互。互推。互推。互不正。互引而上。三引而下。故反目。輿以輪成車。夫以妻成室。今以妻乘夫。其道逆。故不能正室。

陸德明曰。輓。本二作。輓。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兔。

程正叔曰。三自。妻不以道。故四日。制之。使不進。猶夫不能正室家。故致反目也。

鄭亨仲曰。脫輓。則輓无所憑。車不可行。脫輓。則縛之。可以復進。

以周榮鄭氏名剛中撰周易窺餘

項平甫曰輻无脱理必輪破輦裂而後脱也輿下之輻乃有脱時車不行則脱之今畜道止于不行非有破裂之象与大壯大畜同作輻字為長

以周榮輻輪中直指之木在牙与輦之間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輻謂伏菟車不行則脱之也項氏說是九家易輿以輪成車則以輪指言也申之共謂大畜之輻可脱而脱之故吉小畜之輻不可脱而脱之故凶別一釋

何元子曰就正应而於為夫妻故曰不能正室犹云就其正室也云爾反目宜矣此亦以三之過剛而无故与四反目如初与二亦何反目之有

以周榮九三畜六四有夫畜妻之象惟以妻乘夫是為不能正室爻象

喜只既頤不進而後戒之舊說誤以為四舍畜易以係因有謂四有上承下孕子上承天子下制權臣之象非也

六四有孚血公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荀慈明曰血以喻舍也舍臣象有信順五惕疾也四當公初疾出從五故曰上合志

以周藥荀氏以四為臣象順五合志虞以孚指五皆是也中字二五字四小畜二五畜四只象正同舊說以中字為の字五小畜為の畜五皆非也

虞仲翔曰字消五惕息也震為出故血去惕出以位承五故无咎孔仲達曰其血去除其惕出散乃无咎所以惕出也由己与上九同合其

志其惡于三也。

程正叔曰：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与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元咎也。惕出則血吝可知，舉女姤也。

以周彙注疏：血吝句，惕出句，依荀說，有字句，血亦連讀，去句，惕出句，連讀，去句，惕出句，連讀，去句，惕出句，連讀。血出韻易例，二五中實為字，此有字指五言，五之字四，以氣之畜血也。去惕出，謂四能去初而捷出，從五也。正義云：四上同惡三，于象无取，沿王注而誤。程付以孚指四，未合易例，以出為出散，沿正義之誤。

卓泰痛曰：四之比三而反目，比五而有字，九三在下，四委其上，原有相持之勢，况卦分兩体，情不相親，故其象反目，不能和也。九五存上，与四一体，四委其下，樂于附從，故相孚也。

何元子曰。孚指五。中實故曰孚。有孚也。有人來孚信于己。言五與四相孚也。上指五一。舍柔弱。以五之孚。與之合志。象所謂剛中而志行也。

以周系大畜。畜孔之三。易。易為大。而取艮止象。以畜之。小畜。畜與之四。舍。舍為小。而取巽入之象。與之四舍。入五之剛中。由是上下皆應。而畜之。故爻付曰。上合志。與彖付剛中。而志行。皆本相應。謂之舍之志。上行于五也。舟儒以為小畜。是舍畜易。又不以大小指舍易言。于是謂小畜所畜之事小。且疑與之四舍。畜孔易。畜之不同。是經怪貽謬。之不可不辨者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虞仲翔曰。孚。五字二也。攣。引也。與。為繩。故攣。必以及也。五。實。傅家。鄰。謂三。

九家易曰有字下三爻也。休兵故學以學以謂連接。且鄰鄰謂四也。陸氏以曰學馬云連也。子夏付作戀云思也。

朱子友曰。易言交如也。異体交也。言學如也。同体合也。四五同異体。君臣合志。學以也。易實為富。四五實而五与之。其位食祿。四得者其心。能以百用其鄰也。能左右之曰以。相比為鄰。不相富。謂富善人也。

林黃中曰。易以遠而配為交。如近而合為學。如言調絃固結也。

王璠曰。凡言富比。易交也。同体比之謂鄰。九五剛中。且正。故能孚乎四。而用其富厚之力。偕其鄰以助之。所以上要其成。而有既兩既夏之占也。

傲居子曰。四受孚于五。如氣之畜血。五字四富。以其鄰使下三易其字四以實心也。

以用柔四受享于五而綢繆連接也。五能以富畜四且用九二之可以畜之也。以用也。易實為富。凡異位同功者。備鄰。相應也。二備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虞仲翔曰。其消承坎。故曰積載。坎習為積也。

以周柔晁氏曰。京房虞翻子夏付德皆作得。

程正叔曰。既雨和也。既柔止也。載積滿也。婦謂會。卦中言其盛而將敵易也。君子謂易。會既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會敵易則必消易。小人亢。君子則必害君子。安日不疑。震平。若前知疑。震而驚。思求所以制之。則不至于凶矣。晁以道曰。昔不雨者。今既雨矣。昔為往也。今既來矣。昔脫納也。今日載矣。畜

道之大成也

以周柔兆氏名說之。拱古周易易規。

項平甫曰。既兩既交。尚德載此二句。言畜道三成。故曰德積載也。婦貞厲。月幾律。君子征凶。此三句。戒畜道之過。故曰有所疑也。付于首尾各取一句。包之。

王伯厚曰。履霜戒于未至。月幾律戒于將至。易貴未至之際。至于幾則危矣。

以周紫王氏名應麟撰因學紀聞。

王瑤舟曰。變坎互離。日月相對望象。上為畜極之成。始之不兩共。則既兩矣。始之尚往者。則既交矣。此由六四蘊畜既保。故能承載此事也。此以舍畜易。貞則有厲。其時位隆望重。盛滿難居。如月望。此以表後解。所不宥。緩故終。

之以君子征凶之戒也。

以周案婦謂四之舍四与三以畜之未亨夫妻反目貞之則危也君子
謂三之易征速行也速往求亨則不遠有所疑也卦終而言全卦之
象以此。

三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周案咥又遯西征賦注云鄭注本作噬嗑齧也李氏集解
本亨下有有利貞字象傳下引苟注釋利貞義是苟本有利貞

象曰履柔履剛也

二字也

苟慈則曰三履二也

虞仲翔曰：語坤為帛，艮為尾，依儒以兌為帛，孔履兌也。坤柔孔剛，語坤藉

孔故柔履剛。

以周案虞氏以禮履荀通言以坤為席惠天牧已誤其允王伯中力駁之。

孔仲達曰六三舍爻在九二易文之上故云柔履剛履謂履踐也。

以周案正毅本荀以兌為席。

程正叔曰兌以舍柔履藉孔之易剛柔履剛也。

以周案程子以履為承藉之義朱子非之。

呂与叔曰履踐而行也兌有所進居孔之位六三以一舍進遁于孔柔履剛也。孔席也六三進遁于孔履席尾也。

游定夫曰以一柔進退履眾剛故有履席尾之象。

以周案游說別一義王弼卿李晉卿从之。

朱晦庵曰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柔履剛以二体釋卦名義。

以周案朱子語類云：上乾下兌，以含躡易是隨隨以躡也。

趙氏汝林曰：虎剛健之獸，故以孔象。四為尾，三有履之之象。易例：乘承臨皆以上下言。履則以再言，為再進履踐之義。謂始一含自初進三履孔之也。

俞玉吾曰：兌六三之柔履孔九四之剛，以二体釋卦名義。孔謂六居三也。

以周案項氏玩辭以六履三言，俞氏駁之。

夏雪亭曰：履以兌柔履躡孔剛，柔女下居，其必有不淑上干之象。与礼之別姪以漸，凜並難犯也，相似故名履。

以周案柔履剛，說不同。作呂与并及朱子說為通。趙氏俞氏夏氏皆

从之說亦憚。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九家易曰。兌應上。故曰說而應乎孔也。以喻一國之君。應天子命。以臨下。承上以兵。據下以說。其正應天。故虎為之不噬人也。履虎尾。謂三也。能以兵說之道。順應于五。故雖踐尾。不見噬。噬也。太平之代。虎不食人。亨。謂于五也。

以周案彖。不噬人。亨。謂不噬人。乃亨也。反言之。即三之噬人。凶也。從而應乎孔。即三之武人為于大君也。彖文一義。

王輔嗣曰。孔。剛正之位也。不以說行。于佞邪。而以說乎孔。空其履。虎尾不見噬。而亨。

孔仲達曰。六三在兌體。上九在孔體。兌為和說。應于上九。以說應剛。无所見。

害是以履帛尾不啞害于人而日亨通也。

楊中玄曰：上天下降，等界之定矣。卦之所以為履也，履禮也。六三柔兌而承九，說而應乎九也。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和之至也。唯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象辭。

王伯厚曰：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帛尾，在書謂之朽索，深淵。

俞玉吾曰：禮之用，和為貴。人有剛暴，難制也。宜以和柔之道制之。若以剛制剛，則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况居下者乎。此履道所以貴乎和說而及乎上也。吳幼清曰：二三四互雜為帛。二与初在後，帛之尾也。上九為帛之首，所履之尾在後，而帛首趨前，上口不開，為不啞人之象。三為人。莊子云：帛与人异類。

而媚者己者順也。其殺也逆也。六三柔居兌體。能和說以馴順。柔帛也。應
孔之上九。是能應帛之所求。上畫實。有以實其口也。乃是則虎亦媚之矣。

以周案吳氏所引莊子見人間世篇。本于列子黃帝篇。

劉元炳曰。孔坤合六子之卦。其義皆取此六子。六子之三爻。其義皆取此一
會一易。履之時。取此兌。而兌當取此三爻。此作易之大法。垂卦之宗旨
也。

以周案兌三爻。孔四為履帛尾。兌與孔上相應為亨。亨則不哇。彖傳言
應孔。指上文言也。帛之取象不一。兌為帛。見雲注所駁。坤為帛。見雲注。
雜為帛。見吳纂言。並坤雜皆金柔之卦。孔虎象。兌以西方白帛。七宿取
象。可通。亦不合于三四相攝。三上相應之象。呂氏趙氏孔為帛。以履革

合言雅合而于頤不可通苟九家逸象艮為牝虞氏逸象艮為豹鄭君注說卦侍黔喙之屬指帛豹艮為山帛山獸以十二辰言艮寅位寅為帛頤四言帛視實取艮象革與蒙為通蒙艮所爻曰帛變履上九伏艮艮在上為帛口四為帛尾于象正合爻例初為尾而此以四為尾也初為全卦之尾四為上卦之尾也猶困初為臀夫四亦為臀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虞仲翔曰剛中正謂五五帝位九為大明

郭子和曰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並以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位常過過則不疚剛而不疚斯不疚矣

朱晦庵曰又以卦体時之指九五也

梁孟敬曰此又以九五推言亨道也和說以事上比下之所以亨也剛中以臨下者上之所以亨也

焦弱侯曰易以孔居上比不獨一卦于履折言帝位履稱名分之卦也

以周案焦氏名竝拱易筌上為帛口四為帛尾則五為帛之身也五不剛不中正安能不啞三故以又言五象以明不啞之由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虞仲翔曰辨別也適時坤在孔上變而為履故稱上下定民志

以周案為通卦以相反成象即以相反見卦實氏此以履語相反言猶可節取也

孔仲達曰天尊在上澤卑在下君子法之以分辨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

意使尊卑有序也。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于上。此象取上下卦卑承尊之義。程正叔曰。天在上。澤在下。上下之正理也。君子視履之象。以擬上下。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後世自士庶至于公卿。日志于尊祭。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修。億兆之心。交騖乎利。天下紛然。此之何其可一也。於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楊中立曰。禮莫大于明分。天降定位。上下之分。明矣。六三說而五乎。孔則為下而安于下。其也。此履之所以成象也。

項平甫曰。天上地下者。其分自絕。不必符也。天上水下。其志自乖。不必定也。惟上天下降。則澤之氣上行于天。而天之分自嚴于上。此其所以合于禮也。禮為人之交通而設。此禮行而分愈明。是以君子履之。辨上下。屬禮之辭。

定民志。厲兌之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荀慈以曰。初九潛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素履也。謂布衣之士。未以居位。獨行。禮教不失其正。故无咎也。

孔仲達曰。獨行願者。它人尚華。己獨質素。則物无犯也。

陸遊叟曰。礼以文為主。在礼之初。未離于質。非礼之隆。

程伯淳曰。素履也。雅素之履也。初九剛易。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以周案程伯子名顯

程正叔曰。安履也。素而往也。礼苟利也。獨行其志。厥尔獨志也。若於貴之心。

与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朱子友曰：初在履之下，而正安于下，不援乎上也。四勅而求之，斯可往矣。往以正，不失其素履，往成莛莛，為白亦素也。四不正，初九獨正，往四也。將以正其不正，獨行願也。孔厭貧賤也，非利富貴也，是以往无咎。

郭子和曰：素有定定于內之義，素定于內，則隨事之素履而往之，又何咎矣。呂伯恭曰：素履，言人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

項平甫曰：素履也，安于平素，而反謂之往，謂之行，願何也。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初心之素，則无咎矣。學也，初心皆在于行志，孔必皆逐祿也，及其既仕，始逐失之耳。

蔡伯靜曰素者无文之謂履初言素禮以質為本也貴上言白文之根于質也。

以周案蔡氏名淵撰經傳訓詁易象言言。

何元子曰絲帛未加采色曰素言不改其舊也兌居西方為白應其中文為繩為白初爻至下素在下也。

惠定宇曰初為履始故云素素二物也初階謂之行索為行。

以周案往謂初往四朱子說說是也先儒不指所往何爻非易例矣素或以為牝素之素或以為素位之素或以為素樸之素于辭皆通。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虞仲翔曰非幽訟獄中終日稱正故不乱自亂。

以周案易林剝卦曰。執囚束縛。拘制于吏。幽人有喜。以幽人為幽囚之人。律師說以此。王律學也。多申是說。並未必是也。

孔仲達曰。以其居中。能遠幽居。何有危險自亂之事。

劉先之曰。礼行中道。今二履中。是共道行而坦夷也。幽人之志。守靜而不過。越履茲中道不可過也。

程正叔曰。履道在于安靜。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

呂與叔曰。二体易居舍。以中自守。履道之所尚也。履斯以進。坦正易行。守斯以委。保于終吉。隱顯同致。无所不空也。

楊中立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曳尾也。坦三者。所履夷易而无难也。居中而委說而上无吝。故曰幽人。顏子不改其樂是也。

梁孟敬曰行于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右則崎險九二以剛居中是履道而曰其平坦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京君明曰易多金少宗少爲貴曰其所履則貴失其所履則賤眇能視跛能履吉凶取此爻爲準

侯氏果曰六三兌也互有睽睽爲目睽爲股體俱兌正非能視眇目也非能履跛足也

李氏鼎祚曰六三爲履卦之主以金居易武人爻也三五睽睽爲嚮以爲于大君南面之象與孔上五故曰志剛

取希道曰。視於正視而不正則眇也。行於中行而不中則跛也。故歸妹。初九不中則為跛。九二不正則為眇。履六三不中不正。故跛眇為子姁。履皆兌下也。

游定夫曰。三以一會獨立于羣易之中。而又委九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犹之舍而无匹也。明不足而行不全。故有武人之象。武人用此以聽命于大君。則交易而志剛。可以有為矣。大君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為。可以无虞而有功矣。

朱子出曰。孔五為君。上九大君。六三往之上九。武人有為于大君。志剛則決。不慮其才知不足。而決于有為。

郭子和曰。六三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象。蘇文舒于噬

人凶之凶，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則不言其凶吉也。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以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恆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徐立大曰：卦有兌互，體有巽，離為目，巽為多白眼，故眇能視。巽為股，兌為毀折，故跛能履。

以周柔徐氏名直示拱易解。

俞玉吾曰：位非不肖，其志以剛，而於見用于君上，而有為，故曰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吳幼清曰：眇，一目少也。跛，一足廢也。為，枕虞書汝為之為，謂以膂力之剛而效使令也。大君，謂上九也。六三五上九，以力而效用于大君之象，剛謂上九。

六三為大君效力。志在從上。九之剛也。志剛也。咸卦象傳言志末。

何元子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眇能視。跛能履乎。囚于牖里。仇啞人凶乎。厥後賜鉞鉞弓矢。日未征伐。所謂武人為于大君也。致啞之凶。以此爻六三不當位。故不啞之亨。以此爻卦兌乘在內。故武人為于大君。正所謂從而應乎乾者。女終不見啞也。空矣。志剛謂六三。為大君效力。志在從九五之剛也。

硤亭林曰。武人為于大君。非武人為大君也。如書于於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六三才弱志剛。非於有為而不克濟。以之履席。有啞人之凶也。惟武人效力于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為之而不可避耳。

以周案顧氏名炎武。語見日知錄。

做居子曰履帛尾往相眇扶跛也。可應者吉。凶則凶。四想想則三之剛志以行。凶終吉也。五剛中正。馴帛之不安。怒也。上為帛口。為大君。大君也。以今備大上皇。備先帝。三與上應。上視三履。則上不唾。三象付說而應乎孔。文武人為于大君。為犹也。三為成卦之主。曰應乎孔。則凶變吉也。昔顧命大臣。破狐。批。批。批。即履帛尾也。或唾或不唾。所遇各殊。以其象與。以周案歸妹。跛能履。眇能視。是贊也。此亦許其能也。不足由于位不當。憫辭也。眇使視。跛使履。六三能之。而眇也。跛也。未足以相扶。則害隨之。犹履帛尾也。本於逐之使進。而帛反唾之。位不當故也。只位不當。可憫其志剛而應上。則可取也。其初付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剛柔利不利。反復言之。與此文同。武人是剛卦之美稱。志剛志治。皆贊。

辭允炆稱其素六同。詩曰：剋剋武夫，溫公剛強直理曰：武。晉語曰：武人不亂，皆可澄。舊說眇不能視，跛不能履，武人狂躁之人，為大君僭受君位，以于字為衍文，皆失之。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高氏諱曰：愬，懼也。居之以礼，行之以恭，恐懼戒慎，如履虎尾，終必吉。以二虜見于武王，有履虎尾之危，以言見知，武王拜之，故終吉。

以周紫高氏語見呂覽慎大覽注

王輔嗣曰：逼近至柔，以易承易，柔多愬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

趙氏汝楫曰：四為虎尾，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履虎尾，謂三來見履。

錢國瑞曰：四以愬愬履三五之間，以說和孔之志，于斯行矣，故曰志行。

一書... 丹... 四... 二〇... 〇... 〇...

李晉卿曰卦取履帛尾為象在爻初于三四爻之共以象言之三則顯乎虎尾而四正虎之尾也四以剛居柔多而多愬故其義與卦同志行也以不獨畏懼以自全

傲居子曰六三九四爻辭爻付一氣連讀古經付分行故也終吉與三凶對志行與志相剛接四愬愬則三之剛志日行於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干令升曰夬決也居中履正為履貴主萬方所履一決于肯恐決失正恆愬危厲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何元子曰人謂己虎可也而自虎不可也六三和禮以應上出力以奉上其志非與五敵也今必以夬為履是九五於自為虎耳惟剛中而能无厲乎

此與彖付所謂履帝位而不疚也。互相發彼望之。此戒之也。任翼聖曰。此正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帝位正矣。而所以不疚。正以有危厲之心。而所行皆當也。朱子謂傷于所恃。則疚甚矣。

以周案聖傳于三之凶。曰位不當于五之貞厲。曰位正當。可以知夫履之決于正。非剛愎自用以致危也。履與夬三上易。三上不通。則啞。三上相通。則不啞。此彖所謂不啞人亨。彖付所謂說而應乎乾也。三上所以相通者。由五之剛中正。有以決之位正當。即彖付所謂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貞厲也。夫彖付所謂其危乃光也。不律聖傳。安知聖經。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鄭康成曰。履道之終。考正詳備。

虞仲翔曰。應在三三先視上。上亦視三。故曰視履考稽。祥善也。孔為稽善。故考祥。三上易位。故其旋元吉。

盧氏曰。王者履礼于上。則下方有慶于下。

陸位明曰。祥本亦作詳。

以周案晁氏曰。祥。郭荀皆作詳。

陸遜更曰。祥。吉凶之兆。未定。旋。犹速也。

張子厚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

程正叔曰。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吉。至于終。周旋无虧。乃有大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郭立之曰。視履者。犹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犹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犹

嚮用五福也。

朱子安曰。天下之邪。未有出而不反也。上九所履不邪。其旋反也必元吉也。易為大為慶。初以正。乃致大有吉慶之道。

俞玉吾曰。視履句。考祥也。旋句。祥當依荀爽作詳。初居履之始。故言往。上居履之終。故言旋。昔往而今旋也。能自視所履而考察詳審。其旋不失其素。而始終如一。則元吉。

來矣。鮮曰。視履句。與素履。素履同例。視也。回視而詳審也。

以周案上為宗廟文。上九視六三之所履。而考之詳。其報效以元吉。而吉也。大有慶。大謂易。易大有慶。余自吉矣。古忠臣冒險犯難。仰賴宗廟之靈。克成厥事者。其象如此。

十翼後錄卷四

上經象象傳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三三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虞仲翔曰易息坤反吉也坤含屈外為小往孔易伸外內為大來天地交萬物通故吉亨

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謂金也大謂易也天氣下地氣上含易交萬物通故吉亨

何棲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此以天道泰也夫泰之為道本以通生萬物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自閉塞不能相交則萬物无由自生以萬物生由天地交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以人事泰也上之与下犹君之与臣君臣相交感

乃可以濟養民也。天地以氣通，君臣以志同也。

楊中玄曰：往自內出也，來自外至也。易大而舍小，小者未往，則舍為內至，易无時而至，故小往而後大來。

郭立之曰：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易來而變，舍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易進而舍順，故上下交。朱子友曰：小者自內而往，大者自外而來，舍易之氣，往來相交，故亨，交以正，故吉。

項平甫曰：否則有所不利，泰則物无不通，君子小人皆曰其亨，故泰于吉，下言亨，以泰之福所及也。物无不遂也。

邱行曰：三舍三易三卦凡二十，而言卦變者十有一，泰否隨蠱噬嗑賁咸恆

損益渙是也。聖人首以往來言于泰否也。所以出卦變之凡例。蓋否泰也。孔
坤二體之往來。而他卦也。孔坤之一爻。由泰否而往來也。

以周案節彖傳剛柔分二以卦變言。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劉子政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也。閉而亂也。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熙熙。見艮車消。占易同義。

以周案劉氏語。見滂書本傳。

何棲鳳曰。舍易之名。就爻為語。健順之稱。指卦而言。順而舍居外。故曰小往。
健而易在內。故曰大來。

孔仲達曰。內易外舍。按艮象。內健外順。明艮性。此說泰卦之証也。

崔氏懔曰。易為君子。在內。健于行事。舍為小人。在外。順以酢命。

李晉卿曰。上下交。是釋卦名。內外消長。是釋卦辭。

傲居子曰。五爻二。四上能升。初三。必是。則三舍之道。化為君子矣。故曰小人道消。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荀慈明曰。坤氣上升。以成天道。孔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氣。若時不交。則為閉塞。今既相交。乃通泰。

鄭康成曰。財。幣也。輔相。左右助也。以者。取貞順。舍易之節。為出納之政。春崇寬仁。夏以長壽。秋殺收斂。冬救益藏。皆所以成物助民也。

陸位明曰。財。荀作裁。

孔仲達曰。天地之道。謂冬寒夏暑。春生秋殺之道。君當時節成就。使寒暑得其常。生殺依其節。此天地自然之氣。故云道也。天地之宜。謂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宜。若大司徒云。其動物植物。職方云。青州宜稻麥。雍州其榮宜黍稷。按物言之。故備宜也。此言后也。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兼通諸侯。故不曰直言先王。於見天子諸侯。俱是南面之君。故特言后也。

蘇子瞻曰。否未有不自已甚也。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朱晦庵曰。裁成以制。女過。輔相以補。只不及。

以用案孔坤。天地開闢之物也。屯蒙。人物稊生之物也。需。茹毛飲血之物。訟。師。比。刑。蚩尤。作五刑。五兵。黃帝。禽蚩尤。置左右監。以監邦國之象乎。小畜。懿文。曰。則作書契。制冕服之象乎。履。折天。則懷典。庸。禮之

象乎。泰裁相成。捕相是詢。岳咨牧。天功時亮之象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虞仲翔曰。茅茹。茅根。彙。類也。震為征。居_任四。征吉。謂四也。

王輔嗣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爻同志在外。初為類首。已牽則從。若茅茹也。

陸臣明曰。茹。汝後反。牽引也。鄒湛同。王肅音如。彙音胃。類也。李于鬼反。侍氏注云。彙古偉也。美也。古文作曹。董作黃。出也。鄭云。勅也。

以周案音訓云。彙。鄭作黃。勅也。与釋文同。序書劉向侍注。引鄭注彙類也。與釋文异。按說文。彙。艸木彙字之兒。彙或作蝟。似豪豬而小。今作彙。訓類。借為彙字。

孔仲達曰。三易志。皆在于外。已行則從。征行而日吉。
程正叔曰。時將泰。則羣賢皆於上進。三易之志。於進同也。故取茅茹彙進之
象。志在外上進也。

趙氏汝楙曰。初爲下。所拔者在下。拔之者在。上。他草稊生。惟茅叢不稊。有純
卦之象。茹。茅根也。茅根牽聯糾結。拔其一。則菊本連出。三易聯進之象。
焦理堂曰。說文。挈。牽引也。公羊傳。獲苜蓿。釋文。一本作茹。以茹爲
挈之段。借故爲牽引。字書到向侍。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
在下。則推其類。注引鄭氏云。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位。臣下引其類而
仕之。王注義與相近。

以周案焦氏名循。拱易圖說。易字向。易通釋。易補疏。此說見補疏。

做居子曰。征者。進之速也。小畜上。君子征凶。女畜。會既盛。易有所疑。而速進則凶也。泰初。拔茅。征吉。比。泰上下交。初志在四。速進為吉也。

以周案茹。茅根初在下象。以及也。彙。類也。拔茅。及其類。以茅根之牽。聃也。謂三易同志于進也。故曰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荀慈明曰。河出于孔。行于地中。易性於外。金性於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遠。遠。三体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中謂五。坤謂朋。朋亡而下。則二上居五。而行中和矣。

虞仲翔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以正。體坎。坎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孔為遠。故不遐遺。兌為明。坤虛无君。於使二

上故朋凶二与五易位故曰尚平中行

王輔嗣曰尚犹記也中行謂五

翟子元曰亢虛也二五相克五虛无易二上包之

以周案翟氏名元撰易義

陸应明曰荒本亦作亢音同鄭注礼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為康虛也

以周案釋文云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為康虛也音訓引晁氏云鄭讀為康大也二書歧異攷之說文亢水廣也易曰包荒用馮何甘大也之訓蓋又大也三字宜在虛心之下鄭讀亢為康訓虛亦訓大故晁氏云鄭讀為康大也晉卦釋文云康鄭云亨也廣也亦此例

唐與政曰復於朋來。震其无助也。泰於朋亡。震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為朋。泰朋亡所以係泰。

以周案唐氏名仲友。以不遐遺節朋亡。朋能亡則遐不遺也。亦備一義。項平甫曰。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倚倚。能包在外之三舍。与之相逐。以徒步涉河。无所疑忌。舍雖遠而不之遺。若雖近而不之比。雖獨雖與朋上。合于六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變泰。不二光大乎。互交二成。推故有光大之象。二致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

惠天牧曰。廣大為荒。包荒也。包亦廣大。廣大也。聖人主泰之心。故曰包荒。曰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正大光明。包荒之義。若矣。大元曰。淵廣洋包无方。馮河也。包荒之象。允暴虎馮河之謂也。

王瑤舟曰荒蕪也初為艸莽故曰荒包也若已有其心好而實能害之也變互坎河象用馮河者用初九以馮河也遐世四上之居朋謂初三四易尚以尚主之尚中行謂五也九中剛中應五乃開泰之大臣任大責重為室休休有求用其力以濟時而且不遐遠不立朋黨乃是尚合乎中行之君而泰道成

做居子曰二通五之志如渡河不見舟楫不棄舍之遠不黨易之近而以上五之通衢是由于廣大也

以周紫馮河言舍易氣通之象用六用九之易也所包世大用其氣可以越河而无所阻也二句聯文遐世而不遠而不黨相近故曰上字五之中行三句聯文故象付以包荒曰尚乎中行故言之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宋仲子曰。位在乾極。或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遷後。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

程正叔曰。无位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易降于下。必復于上。舍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

項平甫曰。无平不陂。為三易言之。无往不復。為三舍言之。艱則不叙。易也。貞則不叙。弛也。撫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必以此。

黃幼元曰。世之有泰否也。犹暑之必寒。寒暑。暑之必寒也。天也。然所以待泰而不使至于否也。是犹未暑而思葛。未寒而求桑也。人也。平陂相乘。往復相

彙而取貞之戒。且有加而无已焉。所以維持世道也。

以周崇泰三易。趨進小人道消之時。无往不復。言三會當後于下。此易
升降會降之大義也。无平不陂。特言言之耳。取貞也。保泰之道也。勿恤
其孚于食。有祐二字。三升五三。勿恤二不能升。惟食于所孚而有福也。
象付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際即交泰之謂也。以儒用王輔嗣說。以此爻
為泰極將否之戒。象付无往不復。遂改為无平不陂。既昧天地際之義。
知戒又謂无往不復。謂會將反而為否。以際為否泰之會。尤失之。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宋仲子曰。四互体震。翩之象也。會。在易實。坤今居上。故言失實也。

王輔嗣曰。坤樂下伏。後四爻坤首。不固所居。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己正則從。莫不與己同其志願。

以周案焦理堂云。王氏本侍中心願之義。以翩翩。為自喜自樂。故用數樂字以明之。焦說是也。

九家易曰。孔升坤降。各得其正。舍曰承易。皆舍心之所願也。

陸位明曰。篇篇六字。子夏侍作翩翩。向本同。云莊舉見古。父作偏偏。

陸遯史曰。以舍居舍。故曰不固。三舍皆於下。而四能道之。是能得其鄰也。

程正叔曰。翩翩。下往之疾。舍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戒。妾相与也。蓋其中心所願故也。

郭子和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易。蓋見於之君子也。易道常饒而

為實舍道常乏而為虛乏而後饒。虛而後實。理之必然也。皆者三舍同志之辭。鄰也。五上也。不寫主坤言。與謙同。

趙氏汝楙曰。易實而舍虛。易實而舍虛。三舍在外。皆失實也。人情不齊。必三令五申。而後信。今不待告戒而自孚也。以三舍來實。出于由中之願。不然。信不由中。質猶無益。而況能孚乎。

李蒙齋曰。舍氣上升。易氣下降。天地之交泰也。上以陰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君臣之交泰也。四當二卦之交。故爻此辭。鄰類也。謂五與上也。在下卦之初。則明以柔交于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于下。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何元子曰。翩。羣飛而下。見舍虛易實。凡言不寫也。皆舍也。鄰指五上。失實

而富之謂。

李晉卿曰。傳皆釋翩翩。失實。釋不富。舍虛為失實。凡不自有。其才能不自有。其勢位皆是也。

以周案程。付以三舍。於下降為否。申之也。遂謂泰。極必否。四有合。爻小人以害正道之象。非也。三舍在下。於消易為否。三舍在上。能息易為泰。否泰之四爻。舍易消息之界。否四拒舍而不消。泰四升易而能息也。不富以其鄰。謂舍虛失實。必升用有字之二也。四與二同功。异位為鄰。以用也。二中實為字。四用二。以升五。舍不戒而字于易。出其中心之願也。四傳曰。中心願。五付曰。中以行願。二爻同象。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左氏邱明曰宋伐鄭晉道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焉曰吉。

以周案語見左傳哀公九年

京君明曰湯嫁妹之辭云无以天子之尊而乘此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此侯余之從男女之順夫天地之大義也往事今夫必以禮義帝乙湯也

荀慈明曰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此侯也

荀仲豫曰帝乙之訓以舍乘易連天以婦陵夫連人連天不祥連人不祥

以周案荀慈明語見後漢本傳仲豫名悅慈明兄之子語見申鑒

王輔嗣曰泰卦舍易交通之時也爻象尊位降身之二感以相與不失其禮

帝乙歸妹。誠合斯義。履順居中。行願以祉。若夫金易交配之宜。故元吉也。

九家易曰。五帝位。震象偶乙。五應于二。當下嫁二。以中和相承。故元吉。下于二。而口中正。故中以行願也。

陸遯叟曰。歸妹。嫁者少女也。五以柔在上。帝女之象。下配于二。下嫁之象。天降于下。往男下于女。天復于上。地復于下。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之大義者。地以順而承天也。今五志于順。故獲祉福。天地助順。故必元吉。居中降志。故中以行願。

程正叔曰。五以柔居君位。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如帝乙歸妹。述有中位。所以能任剛中之賢。以所聽注其皆其志願也。就其所就。能從之乎。項平甫曰。九二之中行。而指九五之中。以行願也。九二之易。上交于五。以辭

之尚見于帝故曰尚乎中行六五之會下交于二以帝女之下嫁于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同心以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交辭言事多而不言其福六五之交辭言福而不及事

趙氏汝棟曰史謂湯為帝乙陽甲謂帝乙為湯之父子夏曰歸妹湯之

妹也京房載湯初妹之辭繫書怪誥多士皆言自成湯至于帝乙蓋率始終以包之則帝乙乃紂父也子夏傳非卜商書未可濫按尺祇五為君位以六居之者必托之后妃帝子帝女以默寓君位之象坤之黃裳初妹其君之袂后夫人也剝之宮人妃御也明夷之箕子帝子也泰占初妹之妹帝女也卦因象以明交泰交極位以正會湯

吳幼清曰他書載湯初妹之辭其辭非善要是後世好事者假託為之或乃

因是遂指帝乙為湯者感矣。

熊叔仁曰。萃六三上巽三五互一卦之例也。泰六五歸妹中四爻互兩體之例也。稊物撰位。允中文不備之謂也。

來矣鮮曰。四中心願。五中以行願。願共。舍易和協之謂也。二曰尚。五曰歸。一往一來之義也。二曰中行。五曰中行。上下交而志同也。

王瑤舟曰。凡爻引古卦。以辨事合此爻義也。兩互合成物。妹。祉。共。允。象。坤。爻。中。應。允。故。言。元。易。例。以。六。五。互。九。二。為。互。中。下。賢。无。不。吉。共。在。此。卦。允。坤。交。而。成。泰。尤。允。祉。卦。之。可。比。故。有。此。象。人。能。為。六。五。之。泰。交。以。得。允。元。則。吉。也。

以周案帝乙五也。妹四也。四妹不富。均于易。則有日實之祉。五上以四之祉。而日允元之吉。其所願也。五君位為帝乙。四互兌為少女。故曰妹。

翩翩下來故曰悅。先儒以五為妹，則帝乙既无所處，而悅妹卦之蘇六，遂不吐矣。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虞仲翔曰：否艮為城，坤為積土。隍，城下溝。无水，偁隍；有水，偁池。今泰反否，孔壤為土，民城不見。

以用業復，覆敗也。隍，城下无水之地也。有水，則為二之河。无水，則為上之隍。城復于隍，謂城不覆于有水之河，而覆于无水之河也。二升五成坎，為既濟，有河象。二不升，則坎象不見，有隍象。城復于隍，障塞水道，如平地，艮坤土象。

九家易曰：城復于隍，國政崩也。坤為亂，否其為命。

陸位明曰。隍。城塹也。子夏作隍。姚作隍。

孔仲達曰。發命不亂。臣當輔君。猶土當扶埤。由其命錯亂。下不奉上。猶土不培城。使復于隍。

程正叔曰。泰終反吉。如城土頽圯。後反于隍也。勿用師。民心離散。不從其上。用之則亂。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朱晦庵曰。命。亂故後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趙氏汝棟曰。城後于隍。三舍後降之象。命令乖亂。則城不為。地死不深。委而空之。是城後之類也。

胡仲虎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于不可為也。

顧亭林曰。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書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惟

臣附于大邑周，作新大邑于东國洛，肆予敵求尔于天邑商，白帛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秦之上六，政姦陵夷之臣，一人僅二守府，而號令不出于國門，于是而用師，則不可。

李晉卿曰：秦桓公來以城圯而陵于隍也，不可力爭于遠，但當修位于近，自邑告命也，勤于內治之象也。若固守其常，以為可以力爭，羞辱難免矣。

以周柔上六，亂君位，以城復于隍，乃臣上陵，君下替之象。失之，昔人以棄賢為自壞，長城城陵于隍，君子遺也。天下之治亂，視乎用人之得失。秦本君子道長，不用君子，其命亂矣。自邑告命，所以治其命之亂也。而告命有不行者，不能用師以正之，所以長守此而吝也。

三三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京君明曰內象會長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二象分排萬物不交也

蜀才曰此本孔卦大往易往而消小來會來而息也

何棲鳳曰萬物不通此明天道否也天下无邦此明人事否也

崔氏慄曰否不通也于不通之時小人道長故云匪人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貞也

張子厚曰有邦而与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至天下皆无邦而之則止有隱耳子於居九夷未叙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

道于今海上之國有仁厚之治也。

程正叔曰。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

王景孟曰。君子之道。否塞而不行。者。皆否之匪人。不利乎貞。是也。使小人而利。君子之貞。則天下不否矣。蓋小人之心。同乎己也。則利之。异乎己也。則不利也。

來矣。鮮曰。否之匪人。句。與履同人。艮同例。不利也。即事物不通。天下无邦。道長。道消也。君子貞者。即儉。位。避。難。不可榮以祿也。

微居子曰。天地不交。事物不通。時之不可交。不能通也。四五上皆易剛之大。人不能禁小人之不浸長。而止于不与之交。時為之也。時之有泰否。犹春之

有冬。晝之有夜。雖聖人不能為時。所貴乎聖人者。為其終能傾否也。

以周案小人。能懷君子之上升也。泰也。小人邪僻之甚也。為匪人。必不利君子。能閉絕此匪人之不利君子。以正道乎。故云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否。閉絕也。之此也。貞。謂正道也。三為祿侯。天下无邦。指三言。三為金消之主。小人道長。可謂无邦。羊而三易之君子。不与交焉耳。是列邦肇亂。王畿犹治之象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朱子安曰。泰多君子。否多小人。豈天降之才有殊哉。否時君子消。小人長。自中人以下。化之為不正。一舍自姤長。而為遯。為否。其禍至于空國而无君乎。以周案道消。非謂君子消。化為小人也。所消其道耳。然君子道長。則君

子多小人道長。則小人多。朱氏謂中人化為不正。亦必茲之勢也。
趙氏汝楫曰。泰否反復。舍易消長。皆自然之理。聖人為是。蚤訂豫圖。必於長
泰而不否。豈故違天而拂自然哉。安時委運。聖人出處之義。制治保邦者。
聖人經世之法。

張耒曰。惟君子道長。故以時用時者皆君子。凡富貴壽考。多自君子以之。
而凶折刑戮之類。每及于小人。惟小人道長。故以時用事。恆小人。凡富貴
壽考之類。多自小人以之。而凶折刑戮。亦及于君子。此氣數之自然也。

以周案張氏名履祥語見文集

傲居子曰。否之三易在上。非无君子之進升也。君子見侮于小人。不能不用
絕乎小人。小人知君子之困絕之也。而益鼓其強壯之勢。險賊之謀。以拒絕

予君子。是猶天地之閉塞而成冬也。彖傳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見君子必
空閑絕，小人也。立君子，非閉絕之而已。成否，隔之形，其終不能閉絕。由否而
觀而剝，而坤。君子之道消必危矣。世運之盛衰，視乎道之消長。苟當小人道
長之日，為君子者不行否閉小人之道，而思調停小人之計，以宋元祐之時
為紹聖，君子於黜而國遂亂，是可鑒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宋伊子曰：天地不交，猶君臣不接。天氣上升，地氣沈下，二氣特隔，故曰否。
孔仲達曰：君子于此否時，以節儉為德，辟世危難，不可榮華其身，以居祿位。
若按祿侯公卿而言，是辟時羣小之難，不可重受官爵也。若按王公言之，謂
節儉為德，辟世危難，不可重自榮華而驕也。

以周紫此通在下在上之君子言也。儉位，還藏于密之位也。小人道長之時，在下者為明哲保身之計，固儉位也。易剛在上之君子，否隔小人，力持衰運，當此危難之時，免禍為幸矣。豈曰自衛也，亦以祿為榮乎，亦儉位也。

朱晦庵曰：收斂其位，不形于外，小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項平甫曰：儉位，避非，不與害交也。不與榮以祿，不占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體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祿之名，以保榮祿也。故聖人必亟言之。儉位，厲地之畜，不可祿厲天之高。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

王輔嗣曰：居否之時，動則入邪。三舍同道，皆不可進。故拔茅茹，以類，貞而不

諂則吉亨志在于君故不苟進

朱晦庵曰初之惡未形故戒其貞則吉而亨以是則變而為君子矣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惡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項平甫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為邪故戒之以貞

趙氏汝楫曰三舍在內聖人愆其進而不已浸迫于易故乘其將至而戒之泰初言志在外否初言志在內君當小人道長之時使知大君在上不索引類妄進所以正而為吉也合泰否兩初爻知聖人之待君子何其厚抑小人何其嚴

吳幼清曰君子之有小人猶夫之有婦易之有舍豈能絕其類哉小人治

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自古治世為君子分憂任勞也。固亦有亂世之姦雄。世治黨衰不能為惡耳。方否之初。舍以類進。聖人不遠能之。誘之使善。俾天下无棄人。此聖人之仁也。

錢國瑞曰。泰上下志同。初征。征于外。坤之邑國。故曰志在外。否天下无邦。初貞。貞于內。孔以為主。故為曰志在君。

蔡伊佐曰。君子小人之相連。竝進各從其類。一則幸其征。惟恐其不征也。廢之也。一則勸其貞。難乎其為貞。危之也。

以周筆。蔡氏名調元。語見文集。

王瑤舟曰。貞吉亨者。小人莖仕之初。未必皆惡。秦檜以名士侮嚴嵩。以清節著。果能以志君為貞。則世道可常泰而不否。

以周案否下三舍取象小人而初為物進之士未可為辟為小人也曰
拔茅茹以其彙見三舍之同進也曰貞吉亨亨也亨于四也亦見不貞
也。不能亨也。曰貞吉志在君也亦見不貞也私于身不飲于君也當天
下无邦之運此後所貢之士已賢良少而舍賦多而易為君子謀故以
貞也言之也王注孔疏以拔茅茹為與類同俱選與泰之拔茅茹俱進
異融已失三舍同進之象知李晉卿遂謂舍易消愆因其時而論其義
不必定以爻為人然則拔茅茹死人也邪于卦為小人于爻必去厲之
君如兩歧言之而不能融貫則誤甚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荀慈明曰二與四同功為四所包故曰包承小人二也相承曰繫于易故吉

也。大人謂五。乾坤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二五相應。否難以通。故曰否亨。

孔仲達曰。大人否亨。良由否閉。小人防之以得其道。小人非盡不致亂。存也。以周案。否是閉絕。小人之難。與泰通。反對。荀氏孔氏。解否難略。同以儒否泰。治亂。解難多謬。下文同。

程正叔曰。大人于否之時。守其正節。不謀亂于小人之存類。身非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

以周案。大人否也。否絕小人。允否絕君子也。程付以否為亂世之通儻。故云也。

朱子熹曰。五包二。二承之。順以承上。小人之正也。三舍。小人存也。包則和。不

乱存則不流。此大人安而亨。坎天地相函。會易相包。否六二六三。姤九二。皆以易包會。大也。宜包小也。

朱晦庵曰。會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守道亨言不亂于小人之羣也。

項平甫曰。易中稱包也。皆謂易包會也。泰之九二。君子自內而包外。故曰包荒。荒也。遠外之名也。否之六二。君子自上而包下。小人在下承之。故曰包承。承也。下載上之名也。

蔣仁叔曰。二居二會之中。上居九五易剛之君。終不陷于小人之黨。

以周案蔣氏名悌生。撰五經義例。

錢國瑞曰。泰五歸妹。二尚五歸。否二包承。五包二承。五當大人之位。以天上

覆象包。二曰小人之中。拱止下順象。承承則能順乎君子。拒於小人之吉。二既上承。五空下交。五以君子正道行之。允其時。甯否无交。君子自全。其君子夫何不亨。否上下不交。君子小人分羣而交。故曰不亂。何元子曰。包也。五包二也。承也。二承五也。无道之世。更張不空太驟。故有包容小人之法。小人因此而承順乎上。未始允彼之福也。故曰吉。非也。當其承時。最易眩人。故戒之曰。大人否亨。否也。閉塞之象。即所謂君子難說也。君子以同道為朋。倘以小人之承順于我。遂從之。是謂亂存。桑伊佐曰。小人而順承乎君子。亦小人之有善向也。而君子之氣類固殊焉。進以礼退以義。不惡而嚴。固獄。懷方以要之。不立。何足以云亨。而存未必不終亂也。

以周案天上地下。天包乎地。易包含象。地承乎天。含承易象。小人以包順承君子為吉。君子以否用小人而亨于五。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荀慈明曰。卦性為否。其義否隔。今以不正。與易相承。為四所包。違義失正。而可羞也。

朱子發曰。六二六三。小人之致否也。君子必包窮之。使下也。知所承。上者知所羞。愧庶幾有泰之漸也。

何元子曰。六三成卦之主。即象所謂匪人也。三上正。應上体孔。以包涵禍履為位。且合其同類。二易以包三。而三甘自以匪人。廁于眾君子之下。恬不思變計。猶進於通易而未已。亦足羞已。不言凶咎也。凶咎總在羞中也。

以周案三自遊而進，去五消易位，不肯而可，蓋包三亦謂易包三也。春秋宣公十五年左傳，寫下在心，川津納污，山藪藏疾，墮穢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能以包之者，存絕之，則曰維打亂世之道矣。

九四有命，无咎，時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荀慈明曰：謂志行于存會也。

九家易曰：巽為命，謂受五之命，以按三會，故无咎。无命而按，則有咎也。時，時類也。謂四應初，按三，与二同功，故會類皆離祉也。離附，祉福也。會，時附之，故有福。謂下三會離受五四之福也。

石守道曰：九四居上卦之首，体又剛健，足以遏止三會，小人不進，則君子志行。

程正叔曰。四者清平之才。動必出于君命。其時款皆附離。其福祉也。

沈守約曰。九四以君子之位。據眾金之上。休否之君在止。有命任己。而能承其命以拒三金之進。故其同類皆曰附離。蒙其祉福。而乃行其志也。

郭子和曰。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商周之民。允伊呂則无休否之祉。伊呂允湯武之命。將老死于莘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

朱晦庵曰。命謂天命。

項平甫曰。泰否之初。皆僨象。以其主下三爻之進退也。泰之四僨鄰。否之四僨時。以其主上三爻之進退也。

錢國端曰。五申命。四以致于三。象其命。三近爻。如界列之畔。為時。金易兩相。鼠為雜。易剛有命。金柔承之。易剛為主。金柔亂之。使存金。默消彙。征之邪氣。

而成亂易之福祉君子閉塞之志此以行故曰志行

傲居子曰有猶係也命謂時否為泰之天命也當羣金競進之時能保守天命則无易消之咎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王弼傳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服永也

以周案王氏名符語見潛夫論國家之治亂視乎用人之得失以苞桑為喻用賢古義也

荀慈明曰金於消易由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謂坤包也孔坤相包也桑也上元下黃以象孔坤也

以周案苞苴本作包李鼎祚集解同

鄭康成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曰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人乃自繫于植桑不亡也猶付囚文王于羑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于難繫于苞桑之福

九家易曰否也消卦金於消易故五爻和居正以否絕之孔坤異體并降殊隔界不犯等故大人吉

孔仲達曰九五居柔以位正當所以過絕小人以其吉

李昉允曰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愆乃是繫于苞桑也苞本也繫于桑本言其固也

以周案李氏名賢語見後降書列傳八論注

張子厚曰：苞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曰：厥州惟苞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也。

程正叔曰：有大人之位，而以至柔之正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

來矣。鮮曰：人依木，息曰休。中爻巽木，五居木之上，休之象也。巽為柔木，二居巽之下，舍木乘柔之象也。九五能休時之否，勿恃其否之可休，惟恐其凶。若國家繫于苞桑之柔小，常畏其凶，而不自安之象。

錢國瑞曰：四巽有命，君子已自无消。五下有止，小人遂不復長。四命及三五，休上二，全乾未旋。全坤未射，一則曰凶，再則曰凶，能保其存。柔木堅而多節，以艮堅木叢生坤土而已固，繫以巽繩而益固，繫于苞桑之象。

黃幼元曰：致否，小人而生，小人也。天也。否，樞泰來，而回天命，人也。天

時不能皆治而无亂而聖人之心則皆惓惓於治之心也在下世憲其亂于
小人之存在上憲其忽于其凶之戒所以為世道計至深遠也

以周棠休善也休否善于否絕小人也九家正義說休否為否絕小
人是也苞桑互疑木象喻賢人也潛夫論是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虞仲翔曰否終則傾盈不可久故定否下反于初成益民說无疆故反喜以
金剝易故不可久

程正叔曰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此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易剛之
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趙氏汝樸曰否未極則休之已極則傾之取亂侮凶之義也方未傾時否猶

故在既傾之後斯有喜矣。夫言傾否有傾之之義。待言否終則傾有自傾之
義。爻以示君子反否之功。付以示小人為否之戒。

何元子曰：不言否傾而言傾否，人力勝也。問即氏所曰：泰終言城後于隍以
戒。否終言先否後喜以勸。否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易不必作。知

以周案傾否，傾其所否，用之小人也。否閉不可長，終則傾出之，所以先
否後喜也。

三三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鄭康成曰：孔為天，離為火，卦体有異，其為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女性

同于天也。火曰風，出曰炎，上曰熾。猶人君在上，施政及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故曰同人。

程正叔曰：柔曰位，謂二以金居柔，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曰中而應乎中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位同也。

以周案凡言曰位者，曰卦之正位。如震初、離二、艮三、巽四、坎五、兌上，此言二曰離之正位也。

朱子發曰：垢會自初進至二成卦，以金居會，曰位也。二曰中也。孔九者，位正位當，二以柔順應之，各得其正，而其位同，故曰同人。

朱晦庵曰：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二，孔謂九五。

項平甫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同乎人也。必以天位行之，故惟曰位。

月中而必應乎孔，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孔行也，明允柔之所旌，辨也。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必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應乎孔，是以履帛尾不啞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為卦主，而其濟也必偁孔子。此孔之所以為大坎。

以周案二五相應，同人之正道也。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人位，五為人君，二為人臣，是同人之象也。觀此則知二于宗之吝，允謂二五之應矣。若李氏晉卿，謂此應字，義與比小畜同，不必泥于二五之應。此因二爻辭之誤解，而纏臆此繆矣。下中正而應，後作何解。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程正叔曰同人曰三字義文。

朱子發曰二自下至上皆成兌澤決為大川險阻難危之象。孔健也。能與天下同之。其行健矣。則險阻艱危何往不濟。

李晉卿曰加同人曰三字也。既同人于野。厲而成文。故於別同人之為卦名也。履否艮誥卦亦當立。因同人疊字為名。故特別之耳。

王伯申曰。孔行。謂孔道。公足行道也。

以周案同人于野。野指二。五同于二。是謂孔行。九五下交。是謂于野。上同三為同于郊。國外為郊。三為五之郊也。五同二為野。同于野。二為

五郊外之野也。卦象甚明。舊說五野二同。非。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王輔嗣曰。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

崔氏憬曰。君子。謂。九。五。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

程正叔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理。剛。健。則。能。克。己。故。能。承。大。同。之。道。五。爻。能。中。正。合。乎。孔。行。也。

朱晦曰。庵曰。以。卦。位。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王景孟曰。此。又。合。雜。與。孔。二。與。五。而。贊。六。二。為。乎。孔。之。新。也。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六。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相。應。而。然。也。

俞王吾曰。文以以健德論二體之位。中正而應則又指二五而言。同人之道。必以正。否則小人之苟用耳。小人之情。同于己。是之。異于己。死之。惟求同己。不求同理。此小人之私也。君子則不然。同于理則謂之是。異于理則謂之非。唯求同理。不求同己。此所謂君子正也。

以周案五易同類之同也。五中正。應于二之中。則君子之異類而同也。細繹聖傳。重應之義。自明矣。二爻言吝。為不應而言也。王輔嗣于二爻注云。應在于五。用心偏狹。鄙吝之道。于五爻注云。不能使物自物。而用其強直。說甚多。為王氏所誤。繫辭傳曰。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謂文王之象辭也。今有象傳之明題。以此而解。其何可自立。膝說邪。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輔嗣曰天体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類也。

蘇子瞻曰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比以甘不比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故曰類族辨物。

程正叔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与火也天在上炎性炎上天与火同故為同人之類君子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辨物之同异也。

朱子發曰離氣也一氣氣于二易易本乎天炎上也類也故君子以類族辨物也。離食物也。離食物也。其物名异故君子以辨物類族也。合异為同辨物也。散同為异。

呂伯恭曰謂之同矣而又謂之離也。常人以同為同不知剛柔相立乃為同。馮可遷曰類族象天之兼覆。括物象火之鑿形。

以周案馮氏名可遷去非撰易象通義

趙氏汝楙曰離遇孔坤也象非云火義則為日在天上也日出地入地也日而何猶在天下乃不可言日其曰天與火也與有同之義也天非高而火親上遠而同也五在上二在下中隔三四亦遠而同也類也類也族之同者猶其物之異能辨三四之異猶不問二五之同

吳幼清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孔象之无私也于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雖明之有別也于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族言人物言動植之屬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崔氏憬曰剛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于人出門之象

沈守約曰。同人于門。門之先也。一舍主同。近其先。比于二。不係所處。比之于先。无所係。出門則同。誰其咎之。爻變為艮。艮為門闕。出門同人。之象也。

邱行可曰。兩戶為門。舍畫耦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耦。故謂之門。一扇為戶。易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夬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

俞孟吾曰。門指六二。初出門。而與二遇。是乃不約而同。允私妻也。故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各象曰。同人于宗。各道也。

荀慈明曰。宗。共親也。三接二舍。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眾易皆於。與二者同。故曰同人于宗也。舍道貞靜。從一而終。今眾同之。故各也。

許叔重曰。同人于宗。言同性相娶。各道也。

以周紫許說見五經異義。惠氏定宇詳申之。周謂許氏蓋以初二有同言。

王輔嗣曰。應在于五。惟同于主。用心偏狹。鄙吝之道也。

蘇子瞻曰。凡言媾者。其外應也。凡言宗比。其同體也。九五為媾。九三為宗。從媾。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於從。比媾也。而宗於比之。正比遠而不相及。不正比近而足以固。苟不能自至于難。而安于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

林黃中曰。異體為配。同體為宗。二于五為配。于初三為宗。同體離也。

俞孟吾曰。易以同體居先。比為宗。與睽六五之宗同。同人之道。外同于野。則亨。今不同于五。而惟內同于初。吝道也。睽之五。与同人之二。皆離體。離以柔。

翻爻為主。而二卦皆以剛爻為宗。何也。曰崇易而抑金。易之義也。

惠天牧曰。舊說以應在于五。因而宗訓黨。獨不思二五交字。君臣一位。何吝之有。易之取象。各以其類。曰野。曰門。曰宗。曰陵。曰壙。曰郊。則宗孔黨。明甚。按禮檀弓鄭注。宗在廟門內之西牆。並則宗猶壙也。三與四與二。僅隔一壙。四與三。同于二。而三為壙。以隔之。故曰乘其壙。三在內卦之上。有門內西牆之象。二不同于五。而同于三。則吞之道也。

微居子曰。二以位。中居乎孔。本孔在田之大人。變為于野之同人。而吞于宗。其宗謂初。不遠。應孔五。而近。比初。則吞。反覆言之。以明吉凶无常。由于人也。

以周案爻。自姤初進二。宗指初。謂本卦本位也。睽由中。字四五易。厥宗

噬膚宗指四亦謂本卦本位也。王注以宗指五程侍等從之。此二五異卦異位非宗也。且二五君臣正應同之何吝。蘇氏洪說以宗指三三有伏莽之志二與之同不特吝矣。故宗指初為是。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虞仲翔曰兵為伏震為草莽推為戎兵為高震為陵爻在三孔為歲。

劉子珪曰三居下卦之上故謂之陵有渠上之志故謂之外。

孔仲達曰敵九五之剛不與敵亢故伏戎于莽安語詞也。猶言何也。既三歲不興五道二已成矣何可行也。

崔氏憬曰與二相比於同人示盜憎其主而忌于五所以隱兵于野將以襲之故曰伏戎于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為一年自三五五頻遇剛

敵故三爻不興，安可行也。

李氏鼎祚曰：三互離兵，巽為艸木，離為戈兵，伏戎于莽之象。

陸遜復曰：三與五爭二，故曰敵剛，五升高以乘上。

蘇子瞻曰：四近于五，五乘其壘，勢逼而不可動，是以非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跡，故猶可以知困而不攻，反則獲吉也。九三之于五也，稍遠而肆于五在其陵，不在其壘，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非於反則，自乎於與不能，反不可，至于三爻，行將入。

程正叔曰：卦惟一舍，說易皆於同之，三欲同二，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伏藏兵戎于艸莽，升高陵以觀望也。所敵也，五既剛且正，其有奪乎，故畏憚伏藏也。以周案程傳，升高陵者，升高觀望之義。朱子云：此說雅巧，恐非本義。此

是伏于高陵之艸莽中三爻不敵出。

朱晦庵曰：於同于二而允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項平甫曰：三爻不與，終不与五爭也。安行也，安分而行也，故不言凶。

李晉卿曰：剛指九五也。安行也，言不獨勢不可與，亦理不可行也。

傲居子曰：三伏艮，居下體之上，為高陵。五升高，游眈下之伏姦，使之不發，以

專天白日，鬼魅不行也。天火之象如此。

以周案三伏艮，變亦互艮，曰高陵，曰安行，皆取艮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胡周甫曰：二與五，應則協同，二為卦主，五為君位，君臣相協，戮力同心，三既升陵而敵，五、四又乘墉而攻三，三則積爻不與，四則不克而為吉。

鮮于子駿曰三既不能攻五四亦以之不能是因三不興而已獲吉據指三也

以周案胡氏名旦撰周易演聖通論鮮于氏名侁撰周易聖斷按胡氏說三升陵以敵五四乘其壘以禦之弗相攻克而曰其吉也以因三之困而反乎則也三終不興四亦弗克之矣其說極通存參

程正叔曰四切近于五以隔壘乘壘乘五之壘也二其履易所於同也得三四者爭奪之義也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郭子和曰說卦謂九四乘其壘而於攻五或謂於攻三夫三可攻也弗克攻反非吉矣謂攻五其理尤悖且乘壘之過過于伏戎于莽之過遠也弗克之攻過于升高陵之不興也是以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君臣大分一有

犯于困而反則何言之有而曰弗克攻吉也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必在只壩間勢可攻也若于萃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也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是以吉也四爻言此淡罪之伏轉也

朱晦庵曰乘其壩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新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新而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

項平甫曰付恐人以弗克攻為力之弱故釋之曰新弗克也又曰困而反則也言能顧新知困復循孔則

以周紫三四不言同人定有不同之心也乘壩五乘四之壩也弗克攻四无克之攻之之義也困謂窮于新之所不為也舊說克訓能誤當

與五爻師克同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虞仲翔曰同人反師故曰大師二至五体姤遇也故相遇

侯氏果曰孔位中直不私于物於天下大同方拓同二美三四失義而近接之未獲同心故先號咷也時須同好寇阻于途以言相克並後拓相遇故笑也

朱晦庵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也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並義理所同物不得同之故有此象

王景孟曰萃初六若弼一推為笑以言乃亂乃萃之无常也亦就中字之三

或泣或歌之謂也。旅之上九身要乎外，下无应援，故曰先笑後涕。咷，同人之
五，則异乎此矣。五雖居勢利勢，而三四二剛腹心之患不挂也。烏能无涕咷
之思耶？先涕咷也。大師相克也。後笑也。占二相遇也。而程河南乃曰五以私
睚為二，失大同之體，于君道无取，豈亦未之思耶？

趙氏汝楨曰：人之所同，有以間之鬱，不樂，蓋可知矣。苟以適乎，未語先泣。
涕咷固宜。及夫幽抑者，舒借以笑語，以此情態，亦二五遠同之人，劃然胥適。
詎能若是之真且至。

傲居子曰：五同二，所謂同于野也。思未同之苦，則先涕。離五之出涕也，以已
同之樂，故則後笑。孔五之利見也，亦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大師相克，
所謂利銜金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侯氏果曰獨委于外同人于郊也不占內爭无悔吝也同人之時唯同于郊志未得也

程正叔曰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也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以遂雜无悔尤善委也

蔡伯靜曰未及于野未考乎大同之道故曰志未得也

李晉卿曰于野則亨矣惟未至于野故其志未得而僅无悔也

以周策志未得釋无悔未得似有悔也五當同二野上能化三之伏戎同于三之郊而已无悔不以未同野而悔也

三三
離上 乾下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京君明曰六五舍柔為日照于四方象天行健少壯為多壯之所宗六五為尊也

王輔嗣曰柔居中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舍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

蘇子瞻曰消五也大壯皆見有于五故曰大有

鄭舜舉曰易為大舍為小大壯舍柔所能有也必冲虛不自滿故能有之六五明体而處中所以為大有所以為元亨若直以大有為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吳德遠曰比也。以五金而比一易也。大有也。以一柔而有五剛也。居比之時。懦无立。比爭為之歸。大有之時。強有力。比皆為之用。

朱晦庵曰。以卦体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易。

任翼聖曰。凡離皆以中而不與孔接。孔大中也。同人離亦以位而不在上卦。孔尊位也。蓋離本以坤中。應孔之索。今上居孔。柔居之位。則以孔九五之中為中。是位等而中亦大。

惠定宇曰。柔謂五。五為尊位。易稱大。五為上中。故曰大中。孔五變之坤成大。有。天道助順。人道助信。故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周案。爻位以九為大。爻位以五為大。五中謂之大中。而上下之有大。五之。是謂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鄭康成曰：六五體離，柔孔之上，猶大臣有聖明之位，代君為政，要其位有其事而理之也。元亨者，又能長存位以善使，嘉會禮通，若周公攝政，於諸侯于以是也。

虞仲翔曰：謂五以日應孔而行于天也。時謂四時也。以孔亨坤，是以元亨。王輔嗣曰：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則无違，是以元亨。

朱晦庵曰：以卦應卦，依卦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任翼聖曰：就卦應言，則剛健，六孔之元，而離之文明，即孔所亨，所謂大明終始也。就卦体言，則六五應天，乃坤之元，而六位以時成也，即坤應天所亨，所

謂承天時行也

王瑤曰：推虛中虛外，故言元。大有之世，夫何為哉？亦以六五之虛已，虛外而天下治矣，故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美夫天德休

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

據景宋本改

程正叔曰：火高在天上，照見美物之眾多。美物眾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服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王景孟曰：火在天上，光无不被之謂也。君子觀此象，惧其所有之不大，而不自私其明，故惡共遏者，禁天下于未然，使天下皆知小人之棄也。善共揚之。

導天下于將也。使天下皆知君子之歸也。則天之休命實以之矣。

楊廷秀曰：天討有辜，過之以天。天命有位，揚之以天。故曰：順天休命。

錢國端曰：天有休美之命，淫必禍之，善必福之。火為南方之行，无物不毀，无物不化。君子以過止人之惡，如火之有毀，顯揚人之善，如火之有化。一過一揚，皆以順天之休命。休命之順，与天合，過揚之權，与火合。

以周案，離有專取火象也。以離遇坎為既濟，未濟。遇巽為家人，鼎。遇兌為睽，革。是也。遇震，則豐之日，生于東方之下，曰：勿憂，宜日中。噬嗑之日，升于東方之上，曰：日中而市。遇坤，則晉，晝日。明夷，夜晦，皆取日象。遇艮，則賁，以火取象。而旅，象日，宿于山上。遇孔，則同人，以火取象。而大有之象，則次日中天也。日中則羣，邪退伏。正章自伸，君子法之。亨上之賢，五

尊上即天祐上也。過惡者天之威命，揚善者天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鄧氏至曰：大有之世，賢智自路而无交，害正道也。終允己為艱，則无咎。苟要自愛也。

以周案鄧氏失字，拱易系。

王會之曰：以大有之時，在下而无交，与时而无交，空見害于下也。所以匪咎也。以其剛正之才，不濶于下，艱難其志，不失其道，所以无咎。

蘇子瞻曰：二应于五，三通于五，四与上近，亦獨立无交者，惟初而已。惟立无交之為害也，非所謂咎也。苟立无怙，而知難，亦何咎之有。

楊中立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交，故也。是以有害，匪咎也。

故艰則无咎。

張位遠曰。初居下曰无交害。四居上曰匪其彭。何也。初未有位。當大有時。恥利降不及于人也。四近君位。苟能以中正絕類。則疑妬讒謗不可止矣。非此无交匪初。巽也。四方体公忠事上。有炎上之勢。初不日交。故曰匪咎。惟艰以守正。不妄求合。上必我知。咎不長矣。故曰艰則无咎。

蔡伯靜曰。至即五之汲。大有之初去五遠而无交。无交也。故有害之必害。允己致。故曰匪咎。

王弼卿曰。大有初九云者。言大有之世。而初九孤遠在下。无交于五。于上下无之之義。不能无害也。

以周紫正義云。不能履中。誣退。非无交切之害。久必有凶。歟。允徑即程。

傳云不交涉于害本義同申之者云不交故无害皆未安楊出程以蔡
出朱門皆不用師說可為說經不拘一家其說无交之害當以楊蔡為
是至付于比初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別于大過中孚之有它不吉也
此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見九大有之味初位卑賤交則有援上之嫌
而當大有之味柔位大中上下應之初以无交為害害挂于咎也此聖
付節時位之凡例見各卦各爻之各有一義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盧氏曰乾為大車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应于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也

劉氏之曰下乘易為初上承易為實口中位為安五以虛中納下往則不拒
故无咎

程正叔曰。壯大之車。重核載于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故能勝大有之任也。

朱子安曰。六五不有女大。居体下。交九二。而倚任之。猶大車也。九二剛中。而居柔。剛則才勝。中則不過。居柔則極順。具此三德。往之五。以任天下之重。猶車載也。

王伯申曰。易文稱大車。初象孔。孔之為車。以甚。虞氏謂比坤為大車。以其說。則大車之象。徑當于比比二言之。何繫于大有之孔子。卦為天火。而義則水地。无是理也。

以周案大車。虞作大輦。從卦侍曰。坤為大輿。故虞云然。王氏駁之。庶其以翁通卦取象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左氏邱明曰：晉侯將納王，卜偃筮之，通大有之睽。曰：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

以周案卜偃語見左氏僖公二十五年傳

陸位明曰：亨，許庚反，通也。下同。眾家竝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

程正叔曰：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此則蕃養其眾以為王之屏翰，豈殖其財以者待上之徵賦？若小人委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己之私，民眾財盡，則反擅其富強，豈為不順。

朱子爻曰：九三剛健而正，與五同功，故用此爻當天子之享，則无驕亢矣。若

小人柔之。柔弗勝其任。柔之不富。必有內盈之害。豈特害于兩家哉。三五既交。易剛為柔。聖人因柔以著戒焉。

以周案九三變六為小。其象為睽。故有害。以吉爻不於其變之例也。朱氏言三五交變。非。

朱晦庵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於獻也。古共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雉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上有六五之君。處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小人无剛正之位。非以此爻不能當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虞仲翔曰。匪。非也。其位匪足。匪体行不正。四失位。折震足。故匪。變而曰正。故无咎。匪或為彭。作翁。聲字之誤。

力
偏倚也
是
偏倚五易
之嫌以五
為主也

王補嗣曰：既失其位，上近至尊之威，下比分柄之臣，唯聖知也，乃能免咎也。
三維至盛，五不可舍，能循斯教，赤心承五，常匪其旁，則无咎矣。看百三也，以
猶才也。

陸位明曰：彭步郎反，子夏作荀，干云：彭亨，驕滿兒。王肅云：壯也。案作尫，哲章
舌反。王虞作晰，同音。徐李之世反，又作哲字。鄭本作遼，云：讀如以，是哲哲虞
作折。

孔仲達曰：九四所以能去君之九三者，由九四才性辯而折，知能斟酌事宜，
以周案注疏，讀彭為翁，以字略通，辯哲連讀，焦氏理亦補疏云：王氏訓

彭為盛，說甚牽強。

周公闕曰：彭盛也。四体離明，能知九三之專，之從其盛，赤心以奉六五也。

以周案周氏名希孟。閩侯官四先生之一也。撰易義。

程正叔曰。彭。盛多之貌。能不委其盛。而曰无咎。其有明辯之智也。哲。明智也。賢。知之人。以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致至于滿極也。以周案程。付明辯連讀。

鄭舜舉曰。明不足以燭理。智不足以慮遠。以其盛多。而震之。必允柔中之君。所能安也。有明辯之智。則匪其彭。並及能免于咎。

朱子跋曰。彭。子夏。付作翁。翁。滿盛兒。離大腹象。排為明。兌口為辯。

張德遠曰。若忠于君。无下比。三易之極。允見於孰能附之。四以剛位。為三易先。且其位近承柔中之君。僅挾羣易以事上。曰。甘矯拂。取憂疑之憂。乎。四位在剛。明先。下履孔剛。以足。以辯。曰。失禍。初之卦。而剛能行之。曰。明辯。哲。三

易為彭。

趙氏注。曰。九四近在君側。乃有威權之近臣。自疑其強盛以崇君父。故无咎。四之自抑。而守君共。以能明辨君臣之分。強弱之勢。故曰。暫也。

龍觀復曰。彭。干云。彭亨。退之。寸。承腹。腹。彭亨。是也。盈滿而不能。宗之。義。離大腹象。四當大有之時。居近君之位。滿盈可知。譬。世腹。子。滿盈而至。彭。則病矣。惟。有。識。之。賢。正。此。謙。益。廊。五。大。受。何。彭。之。有。

以用案龍氏名仁大。拱周易集傳。

來矣。鮮曰。彭。鼓聲。又盛也。言聲執之盛也。四變中文。為震。震為鼓。彭之象。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輔嗣曰。不私于物。物亦不私。不疑其物。物亦誠于。既。且。信。何。唯。力。備。不。

言而直行，何為而不威也。

孔仲達曰：誠信發起其志，故上下交之，与之交接也。己不私于物，惟行簡易，无所備防，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也。

侯氏果曰：其體文明，其位中順，信發于志，以覃于物，物懷其位，以信應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為卦之主，有威不用，惟行簡易，无所備防，物感其位，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蘇子瞻曰：要存剛之間，而得用柔，无備之甚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物之也。交如也。此柔能威也。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備生于所不足。程正叔曰：上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威如之所。以吉者，謂君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

鄭舜舉曰以柔順而有群易區于設關鍵以為備則亦不勝其備矣五居
茅虛中而以坦易相待之我以孚威彼以孚反无備而上下信不嚴而人知
畏此所以為大有也法制密而誠盡消是豈大有之君哉

項平甫曰六五履信思順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而忘備故
云威如吉於其自警畏也或謂當以威肅下死也現家人上九象辭可見威
以之義在己而不在于人也

趙氏汝林曰應六五者非存易之志而五又有以發之此後眾志調一寬易
坦夷人所親愛故語遠大度而務信服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存盜降
何元子曰凡卦中凡坎半体皆備字五字四四亦字五

以周案三五中實伏坎其為孚以厥字交如言九二之孚五交固而不

可辭也。舊解不言所字何文。何氏以為五四相親皆未是。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郭子和曰。繫辭侍履信思順。又以尚賢。六五之君實於此。而言于上九也。非上九之才能以此也。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

王景孟曰。六五以一舍柔有眾剛。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繫辭侍履。又以上九是也。當大有之極。莫大于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乎尚賢也。

趙氏汝楫曰。賢在君上。其象為師傅。

做居子曰。五尊上之賢。不以為臣。而以為師。此五順揚善之天命。即天之祐上也。

以周紫舊說以為上尊五之賢也。固失之。以為五尊上之賢。而天祐五者亦未安也。繫好侍履信思順。指上言。又以尚賢。謂又值五之等賢也。合大象侍履之。則知揚善之命本于起五等上而上。故自天祐之也。曰无不和。五上皆利也。立政曰。籲俊尊上帝。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人君敬天必敬賢聖。侍曰。在天曰順天。曰自起其義。同。

壬午六月初日讀畢



十翼後錄卷五

上經彖象傳一之三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三三艮下
三三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虞仲翔曰乾上九來之坤與履卦通彭城蔡景君說剝上來之三

侯氏果曰此本剝卦孔之上九來居坤三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之六三

上外孔位是地道卑而上行也

以周案重卦圖謙自復密虞侯說非

程正叔曰濟當為際此以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柔下際故能化育萬

物其道光。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柔昇。所以其事上行交于天。皆以昇降而亨也。

郭立之曰。天道下濟而光者。艮也。地道昇而上行。女坤也。

郭子和曰。艮之一陽。而有天道下濟之象。

沈守約曰。九三以艮之易。居下而為之主。上六以坤之金。居上而為之應。易天道也。以其下降。故益光明。艮体光明。故也。金地道也。以其昇順。故能上行。坤道昇順。故也。以明德之用也。

郭子和曰。艮之一易。即有天道下際之象。

趙子欽曰。一易下濟。三金上行。

項平甫曰。此以卦体釋卦辭也。下濟與昇皆釋德。光明與上行皆釋亨。

趙氏汝楙曰天道惟能下故天光臨照幸土女明地道唯卑以行于上皆皆一易語下之所致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崔氏傑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損者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謂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朱門之家鬼瞰其室黍稷非馨以臣惟祭是鬼神之教矣由招揆謙受益人之道也

程正叔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金易是也以地勢言盈者其傾覆而反陷卑下兩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其禍害者謙損其福佑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其皆是也人情疾惡于盈滿而好與于謙其也謙辭人之至位故聖人詳言之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趙氏汝楙曰天主氣金易代謝盛衰感天之虧益也地主形山有
時而隕水无有不下地之變流鬼瞰焉神占正直驕則人叛不伐世不爭
人鬼之禍害好惡亦莫不然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孔仲達曰等者有德而更光昭盛大卑者有德而不可踰越是君子之所
也言君子能終其德之善了又獲德之終福

蘇子瞻曰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日德而失者蓋有之夫惟相要于究極
立以知德之必勝也

程正叔曰德為界兵也而其道等大而光顯自來雖卑屈而其位實焉不可
加尚是不可踰也

呂伯恭曰人於求其尊必自高大於求其光必自銜靈於求其不可踰必自高充不知求其尊自下求高以當自隱求不可踰也當自躬

邱行可曰凡卦以一易為主者恭侍皆以剛去復曰剛反豫曰剛應師比曰剛中剝曰剝剛臣九三而象不言剛也諍无用于剛也三有剛而不用此其所以為諍也

吳幼清曰諍者等崇他人以居己上而已乞光助卑抑自己以居人下而人亦不可踰越之此君子之所以有終也

王伯中曰尊當諍持命退讓之樽尊之言損也小也光之言廣也大也等而光也小而大界而不可踰也界而高也繫相付曰諍等而光諍以制禮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其辭一而已矣解象傳也多誤以尊卑為對

丈夫豈卑若是对文则二句不可缺一。挈付却付之。誼等而光反似倚而不具矣。

以周案王氏駁舊說良熟。依吳草唐說。恭付却付四通。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陸位明曰。裒。諸侯反。鄭荀董蜀才作捋。云取也。字書作搯。廣州云搯減。

以周案。裒各本作裒。俗字。今从唐石經。毛居正說。文正誤云。裒作裒。誤。毛說非。今釋文作裒。从毛說而妄改之也。嚴氏橋云。說文有裒。无裒。五經文字亦但有裒字。釋文荀釋荀董蜀才作捋。裒从衣。保省。禡。采与采同。是裒与捋通。藝文類聚卷廿一引討原。隕裒矢。五篇說文。挈付引作捋矣。此裒与捋通之證。

孔仲達曰多女曰禮物更衰聚寡女曰禮而更進益。

顏籀曰衰取也言取多女以益少也故易物皆稱而施与平也。

以周案顏氏名師古唐書師古字籍或曰師古以字行語見博書食貨志贊注。

程正叔曰君子觀禮之象衰取多女增益寡女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与使日其平也。

俞玉吾曰知渾天之說則知山与水皆在地中犹人身之有骨与血故比与禮皆言地中若言地中下則是虛空亦有山。

錢國瑞曰莫高匪山而有于地中者不自多以界自委禮象。

惠天祐曰地中有山禮說也謂山至高而地至界乃屈而止于下于是學之。

易者謂易有虛象。妄疑六十四卦皆實象。如曰山在地中。不過一抔土一
拳石而已。方存乎見必。又奚以自多。此謙之情之辭之象也。

傲居子曰山非小也。而載之地中。則小。君子法之。取物之多。以益己之寡。慮
己之施。物也。未平。而權衡之。是謙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九家易曰承易界。謙以易自牧養也。

王輔嗣曰。委信之下。謙之謙也。能信謙謙。其惟君子。乎。用涉大難。物无害
也。牧養也。

王介甫曰。利涉大川。无涉大川。无涉大川。无涉大川。其才其時。利涉大川。取用涉大川
者。用此以涉大川。无涉大川。无涉大川。无涉大川。

郭子和曰卑以自牧言能自養其德以至於德也

楊廷秀曰德使夫養也盈日鋤日不除德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處之德也

趙氏汝棧曰德而又德故曰德德与孔孔史史坎坎同義牧養也德甘易維而難守世之无所守也每好矜伐苟能德矣而有时不德者不能養也養之不使有时而失也

以周柔互坎為大川互震為動伏兵為股變非中君為舟用涉大川往三亦涉也三為山之高岡初則卑在互坎隱伏之下卑以自牧等三以自養也九家說曰之程付以自牧為自馭張子牧訓逸皆未是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虞仲翔曰中謂二坎為心也。

王輔嗣曰鳴也聲名聞之謂也。

姚信祐曰三体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誼。

蘇子瞻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舍為倡和守之于鳴誼之所以為誼者三也。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誼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見其出于性也。

程正叔曰二之誼位由乎謙積于中所以出于聲音中心所自也。

來矣鮮曰本卦與小過同有飛鳥遺音之象故曰鳴豫卦亦有小過之象六曰鳴又中爻震為善鳴也易倡而舍和也荀九家以舍易相反故鳴以之矣中心以言二與三中心相以所以相倡和而鳴也若舊注以誼有凶則非

鳴謙乃謙鳴矣。若付以治，充積于中，見于聲，音則上六鳴謙，志未得，與鳴豫之凶，皆說不通矣。

傲居子曰：禽獸之鳴，金鼓之鳴，皆有呼召之義。呼召而後不侮人，而人從之，以中心相感召也。上之鳴謙，同于二謙之極，而志未得，乃有征伐之可。二不敢遷責人也。當志未得，惟貞守此鳴謙之道，心以自吉，故曰貞吉。上象付志未得，與此中心以相應，合讀自明。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荀慈明曰：體坎為勞，終下二舍，易當居五，自卑下眾，降居下體，君有下國之象也。眾舍皆於揚，易上居五位，羣舍順易，皆為民服也。

程正叔曰：三以易剛之陰，而居下體，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位下為眾，此謙。

有功劳而封位者也。

趙氏注：謙曰三為下卦之終，九為艮主，亦終之義。周云：繫爻于成卦之主，其辭或與象同。如屯震之初，謙之三，是也。若其數之盈，一易五金之卦，多言之，如懷萬邦，建萬國之類，若民服，言眾金皆服也。

王與卿曰：萬民服者，就服其有勞，服其有勞而能謙也。

錢國瑞曰：事功曰勞。三以一剛為止，主于上下五柔之中，其功如山之高，而卑柔地下，隱伏不見，施伐於忘，勞謙之象。下恪則下二爻止而服于下，依三以有終。上則上三爻順于上，依三以有終。君子有終之象。

以用柔萬民服，服其勞也。服其謙也。服其有終也。三義並備。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子夏傳曰撝，德化也。朱漢上引

荀慈明曰：四金，撝三使居五，故曰撝德。撝，猶舉也。

王輔嗣曰：乘三承五，若才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德，不遠則也。

陸位明曰：撝，毀反，指撝也。義与魔同。書云：右秉白旌以麾，是也。馬曰：云撝，猶離也。鄭讀為宣。

程正叔曰：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凡人之德，有所宜施，不可過，只宜也。以二五或用侵伐是也。惟四處近君之地，據管匡之上，凡所勅作，靡不利于施德，故曰不遠則也。謂得其宜也。

沈守約曰：承五而不失了上之恭，比三而不失與下之義，進退俯仰，指撝之間，无不者，撝德之利，是以不遠則也。

段若膺曰：搗誣者，溥散其德，无所往而不用德。

以周乘六，四承五，乘三，能宣達其謙，不違法則，四利而三五皆利也。王

注：搗，訓指搗。程侍云：施布之象。與鄭君訓宣義略異。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王輔嗣曰：居于尊位，用德與順，故能无冒而用其鄰也。以德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

李氏鼎祚曰：六五，雜文，雜為戈兵，侵伐之象也。

程正叔曰：征，其文位，誣其所不能服者也。文位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

沈守約曰：无冒以其鄰，用下三也。利用侵伐，柔使剛也。以用也，三與五同功。

鄰也。九三以易剛為眾金之主，六五能以諂柔下逮，用其才以資後，是不留以其鄰也。柔居守位，威武有所不足，則誘盜心，必須九三同功，以易剛之才行其威武，則民服矣。

項平甫曰：五以金柔居守位，已難降誘，人未免有不諂也，故必用侵伐以一之。帥眾誘以攻，少不諂，固不患于不利，又不諂也去，則天下皆諂，故又為无不利也。

以周柔不服，不服不其謙也。五羞心忘百威及其三之鄰矣，而程有不服者是金險宜誅也，利用侵伐，用三以侵伐也，僅位不足以威剛正之鄰，而用之，則是位未至，豈可責人之不服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國也。

九家易曰金易相應。故鳴謙。唯應不承。故志未得。

王輔嗣曰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以謙為主也。

陸位明曰征國。本或作征邑國也。非。

張位遠曰征者正也。以我之謙。正彼不謙。志未得者。天下未由于謙。聖人所憂也。

王景孟曰六。謙位也。上。謙之極位也。順五之命。用坤之眾。行師于外。以征邑國之不服者。則未得之志。可以少纾矣。

以周案利用。謂用三。三上相應也。象侍未得。見所以行師之故。鳴謙也。不於師征。此志未遂。不得已而師征也。坤三。屯初。咸四。鼎二。震初。旅四。巽上。小過四。象侍。皆與此侍文法一例。自王注孔疏。以鳴謙為徒有聲。

名。以儒因之。以志未行。為无誅實之語。心信。如是。何。以云利。征國。象。征。文。征。國。本。无。邑。字。人。沿。誤。本。作。征。邑。國。遂。謂。征。邑。是。自。治。其。私。遂。謂。上。六。无。位。勉。以。克。己。之。學。謬。矣。或。謂。三。利。伐。五。利。伐。上。者。尤。大。謬。矣。

三三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乃。順。以。動。豫。

侯氏果曰。四為卦主。五金應之。剛志大行。

司馬君實曰。逆理而動者。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朱晦庵曰。以卦體卦位。釋卦名義。

任翼聖曰。卦自坤四而變。括囊无咎。志未行也。剛自孔來。金皆應之。而志新。

矣。坤能順不能動也。雷以動之而順者動矣。故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鄭康成曰：坤順也。震動也。順其性者而動者，莫不以其所。故謂之豫。震又為雷，汝侯之象。坤又為眾，師役之象。

程正叔曰：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辭。

項平甫曰：屯之時，九五屯膏，而初九為階，屯之主，故為利建侯。豫之時，六五貞疾，而九四為由，豫之主，故亦為利建侯。行師由秋而豫，由建侯乎朋盍而侯，非行師乎。屯之初，豫之四，皆震之初爻，主器之長子也。故皆有建侯之象。屯初乎陰中，故建侯而不甯。坎為息，故曰不甯。豫順以動，故利建侯行師。坤

為眾故曰師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虞仲翔曰：過謂失度，忒差迭也。清猶明也。

陸澄明曰：忒，他日反。鄭云：差也。京作貸。

以周案京作貸，貸疑資之譌。古忒字多借作資。

李氏鼎祚曰：帝出震，聖人也。坎為法律，刑罰也。坤為眾，順，民服也。

項平甫曰：孫隨遜，姤旅皆君浚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坎睽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惠殷薦之上帝以配上帝祖考

鄭康成曰奮動也雷動于地上而萬物乃豫也以者取其喜佚動搖枕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也崇充也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日之者作籥舞以武日之者作萬舞各充其位而為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陸德明曰殷于勒反馬云盛也說文云作樂之盛稱殷京作隱薦將雷反本又作薦同本或作廌獸名耳非

以周案殷諒古通用詩柏舟如有隱憂淮南說山注引作殷文選注引物討亦作殷殷其雷律文殷音隱隸釋刻熊碑勒恤氏殷亦以殷為隱

是殷隱相通之證也。

顏籀曰殷感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位。大屬于天。而以祖考祀享之也。

崔氏標曰震在坤上。故曰雷出地。雷易氣亦謂就也。夏至後。易氣極而一全生。全易相得擊而成雷。雷聲之疾。有龍奮迅豫躍之象。故曰奮。

胡氏纂注引作全氣相薄。儲氏公全。右相薄也。

程正叔曰雷者。易氣奮發。全易相得而成聲也。易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

朱晦庵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氣。殷感也。

項平甫曰豫多不善。遊豫逸豫。在豫戲豫。皆孔子所為。惟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以此為豫。與天地祖考同其樂。則无惡于豫矣。遊樂亦有邪術。故必

曰崇位明非淫樂也。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非自娛也。聖人之為豫憲。可謂浚矣。

俞五吾曰：作樂象震之動，崇位象坤之順。

以周樂以配祖考，以豷之用也。既薦上帝，用配祖考，或謂經文以配豷作豷以非，舊說奮以雷言，固是以地言，亦有奮象。禮樂記曰：天地所合，五以草木茂，區萌達，羽癸奮，角觥生，則樂之道歸于耳。是地氣奮動樂象之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孔仲達曰：變豫之初，日反于四，逸豫之甚，是聲鳴于豫，志窮者，初時鳴豫，後則樂志窮矣，故凶也。

蘇子瞻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己才以自樂而恃其足以為樂不得不出

程正叔曰鳴發于聲也初六以含柔居柔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于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沈守約曰四為豫主初為之應小人恃寵移權亦豫以誇曰志也

朱晦庵曰窮謂滿極

趙氏汝楙曰鳴者遠而求反之聲遠应于四故鳴而求友引脰長鳴以希進取鳥能无凶武攸緒當武后時宗族輝赫獨盤旋龍門少室間及武后族誅攸緒獨不受禍不鳴豫也志窮凶者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自當循序待時而競躁如此是志已先窮也

以周崇鳴豫者。以逸樂相呼召也。初位卑而呼召以逸樂。可謂志之窮矣。故象傳曰。初六見貝位卑。曰志窮。見其勢本非窮也。羣居終日。無所儆惕。安有不終于凶者邪。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虞仲翔曰。介。纖也。與四為艮。艮為石。變成推。推為日。

王輔嗣曰。辨必至之理。故不改其操。介如石焉。

陸位明曰。介音界。纖介。古文作斫。鄭古八反。云磨斫也。馬作拮。云觸。小石聲。

石守道曰。下不從。初六鳴豫。上不從。六三盱豫。居中守正。不從樂豫。故吉。

程正叔曰。六二。中正。自守節介。如石之堅。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

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稱之早。去之速。

項平甫曰凡物之兩間為介介所以分也許氏說文曰介分畫也六二循去就之分如介于石間銜此易徹不待事成故吉

傲居子曰介分也石性堅分泐甚捷而其兆先形擊石者故豫備之是謂貞也貞則豫備免禍是吉也繫辭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分泐之象見茲而作作即豫備之象兆先見而豫備之也

以周策易例重二五之舍易相應否則兩易同位相孚亦為敵應兩舍无實不能應豫二既不能與五應而與三比上爻不瀆與初比下交不瀆以擊石者知石之分泐不俟終日見茲而豫備之此居中守正者之所為也雷出地奮地者動石者時而泐此介石之象也虞注介訓繳義未明馬鄭磨削之說未知何謂朱子語錄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

而虫火之意。蓋本鄭君說。中正當作正中。與凶韵。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向子期曰。睢盱。小人喜悅佞媚之兒也。

以周案。向氏名秀。撰易義。

陸氏明曰。盱者。看于反。睢盱也。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兒。王肅云。盱。大也。鄭云。誇也。說文云。張目也。字林。火孤反。于夏作紆。京作汙。姚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

以周案。詩。盱日。本作旭日。姚氏所列。按本作盱。引之以盱對遲言。

程正叔曰。盱。上視也。上瞻。望于四。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而不肯。則棄絕。二有悔也。

朱子發曰：睢盱，上視而不正也。四，豫之主。三以柔順承之，動成其與，為多白眼。睢盱，上視，佞媚以求豫，而四不動，則悔其動，故盱豫悔。三不能去，且靜以待之，四又不動，故遲者悔。

郭子和曰：睢盱，視上而說之，非介於石也。遲，遲疑而有待，此不俟於日者也。視而說之者，失于不立，遲疑有待者，失于无時。

項平甫曰：六三見四之忌，志仰而慕之，已為可悔。又不決，並從四，徘徊觀望，以自反于朋合之時，則又可悔之甚也。有，即古文又。

錢國瑞曰：張目上視為盱，三承四近，又惟四之動是視，是之謂盱。盱既有悔，四已動而作，三復不靜，是之謂遲。遲又有悔，盱與介于石反，遲與不終日反，位不當者以此。

以周案有又通。急于承四有悔。緩而又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虞仲翔曰：由，自從也。按有五金。坤以眾從，故大有以。以，羣金也。坎為疑，小畜兌為朋，盍合也。戢，聚會也。坎為聚，坤為眾，眾金注，故朋盍簪。戢，舊讀作攢，作宗也。

王輔嗣曰：獨體易久，眾金所從，莫不由之。以，其孫。故曰由孫，盍合也。簪，疾也。

侯氏果曰：為豫之主，眾金所宗，莫不由之。以，身其孫，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曰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參之固括也。

陸氏明曰：由，從也。鄭云用也。馬作狂，云狂，豫疑也。盍，胡臘反，合也。簪，律例反。

子夏侍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王肅。又祖感反。古文作貸。京作措。馬作賦。荀作宗。虞作哉。哉叢合也。蜀才本依京。教送鄭。

劉先之曰：簪者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君位危，賴臣以安之。其桓文之事乎。

程正叔曰：勿疑者，承柔弱之君，當天下之位，而下無同位之助，所以疑也。簪聚也由己而致天下于樂，豫故為大有也。

項平甫曰：豫之時，上下怠慢，治之之法，以齊速為上。故二以不終日，日吉。三以遲有悔。九四以大賢之資，居可為之位，為上下眾寡之所宗仰，所宜速合羣類，以扶王室，豈可更有疑緩之心，以保只怠哉。三四居上下之交，故兩爻皆有遲疑之戒。

趙氏汝楙曰說文先首筭也。倕作算。又算。算也。卷小記。惡算以終喪。注云。算所以卷髮。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弗顧。金眾而髮柔也。一易貫其中。簪也。洪文由四而孫。聖人誨存金曰。至此勿復有疑矣。汝眾金何弗不求貫于簪乎。徐子與曰。大剛也。一剛得五柔。故曰大有以居位。死正。故有疑。朋謂眾柔。吳幼清曰。謂大者之志以行也。即象付所謂剛居而志行。

惠天牧曰。古易簪作戠。與得韻。宜從之。禹貢赤埴。鄭本當書埴作戠。孔疏云。戠埴音義同。考工記搏埴之工。並別合土之工為搏埴。戠也。合也。惠定宇曰。易傳大坎為志。震為行。故志大行。

以周案孫自剝四上易。剝之所以為孫。由九四。故四曰由孫。頤自震四上易。震之所以為頤者。由上九。故上曰由頤。茲以卦變言之。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虞仲翔曰恆常也坎為疾在坤坤為反震為反生故不死

鄭舜舉曰四方曰位為眾所歸五之於有所制而不敵逞德德焉視四之制己若正固之疾人有以一固疾疾雖不快于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四以和豫為眾而元害五之心五以四而有所戒是以未亡而常存也

張德遠曰五居中位曰中未亡互坎坎心病為疾震于穆反生為不死夫五以四豫聖人有貞疾之訓聖人戒豫之君必勉進剛位以總攬權綱于上不肖若于豫急似持大阿以授其臣春秋言王之義也

王景孟曰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己故曰恆不死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見正于人也六五是也故

二五不言豫。

項平甫曰君昏于上。臣治于下。臣當戴君。天命未改。中位未亾。謂之疾可也。謂之歿不可也。此其平王之沒威文之時乎。

楊廷秀曰六五以九四不能去疾為全人。何也。弱也。元帝有望之望之不能使之為孝宣。亦帝有楊震。楊震不能使之為光武。正而不死。中而未亾。九四之力已不少矣。自正者挺而速。見正者操而復。

錢國端曰剛柔相為恆。五中恆則為順。動之道。故文言不死。付言未亾。夫恆乃不死。一不相必。死中故未亾。一失中必亾。五未死。中付有恆中也。李晉卿曰乘剛。是貞疾也。惟有中位。則能因疾謹戒。故不至于死。任爰聖曰推心任賢。疾可以已。而五心忌之。故貞疾所幸者。中未亾耳。

以周案二不於于豫故不言豫五以貞豫成疾疾則不豫故不言豫未
凶即不死也五以四為藥石有疾而以不死是所謂生于憂患者矣視
鳴豫實豫之歿于安樂者不亦彼善于此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正叔曰耽肆于豫昏迷而不知返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亦无咎聖人
出此義所以勸遷善也何可長者災咎行及其可長立乎當速渝也

沈守約曰冥豫成柔上極也有渝无咎戒歸正也柔居眾金之上无易剛之
應冥豫之象也爻變為雜卦變為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有渝之象也

項平甫曰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冥豫成豫之反為隱隱則无豫怠之咎
上之變為晉晉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也皆當以變卦觀之

趙氏汝標曰在上稜冥何可長稜渝豫樂之極何可長久于此而不知變則有咎矣。

惠天牧曰冥古瞑字。休作眠。翕目為冥。張目為盱。一翕一張皆不可長。

傲居子曰上瞑寐之豫。處逸樂而忘戒備者也。其失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歟。變為晉。則瞑也醒矣。故曰有渝无咎。

以周崇冥豫句。成句。有渝句。有又通既成矣。又渝也。豫有二義。曰豫樂。曰豫備。有備。以豫樂。豫樂必設備。二者相因也。建侯以備屏藩。師行師以備外侮。二喜泐石之有備。上戒瞑寐之无備。聖人示人。豫備不亦淡與。

三三
震下
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虞仲翔曰否孔上來之坤初故剛來而下柔動震說兌也。

程正叔曰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孔之上以易剛來下于柔

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物之所說隨也。

朱子發曰隨自否來上九之初剛人之所隨者也上九遁剛而不反君子小

人相隨非道也剛來下于柔柔往而隨之下動而上說所以隨也此以剛柔

相易合兩体以言隨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王景孟曰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已備予其中自八卦既重

之位。又烏有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程河南于賁之象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賁象所釋得之。隨蠱二象所釋。乃先儒之所不達者。不並焉。後背戾文字舛錯。未可知也。

以周紫卦變即由重卦而出。上下內來外往來之象具于中。童溪不信卦變。未盡重卦圖故也。程子駁辟卦主變之說。而于以隨蠱咸恆損益彖付言之。王弼輔嗣駁辟卦主變之說。而于賁象付言之。象付之所謂上下內外往來。非言卦變不明也。詳見各卦。程付原未成書。焉以或自矛盾。王氏以為文字舛錯非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焦延壽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

以周案焦氏名贛鄭注引此語是壽云當從孟喜問易京房以延壽易
即孟氏學翟牧自生以為非見釋文

荀慈明曰隨者震之歸魂震歸從巽故大通動爻得正故利貞

鄭康成曰震動也兌說也內動之以位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人咸慕其行
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徐之以
正則功成而有福若無此四德則有凶咎乎

以周案鄭注本左氏襄公九年傳

虞仲翔曰震春兌秋三四之正坎冬離夏四時位正時行則行故天下隨時
矣

以周案內震春外兌秋大卦去初為坎冬象去上為離夏象四時具備

故曰隨時

王輔嗣曰為隨而不大通。遂于時也。相隨而不為利。正。失之道也。故大通利貞。乃乃无咎也。為隨而令大通利貞。乃于時也。曰時則天下隨之矣。陸位明曰大亨貞。本又作大亨利貞。隨時。王肅作隨之。

以周案荀注王注。本文有利字。

郭氏京曰大亨利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今本大亨下脱利字。

胡周甫曰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出。時為昔。射隸者增日為時。

以周案胡氏名旦。拱周易演至通論。義海撮要。傳多引其說。

朱子發曰天下之隨君子者。隨其正也。君子之動也。隨其時也。时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曰其正。天下是之。是之所隨之矣。

王臨刑曰震乃孔初為元言隨人之道以震元之以剛下柔則亨而宜守之
以為貞。

以周彙大亨即元亨也。彖傳于有盞鼎以金為元者不言大亨于屯隨
臨无妄升革以易為元者則言大亨即孔彖付大哉孔元之素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王輔嗣曰隨之所施惟在于時也。時异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
哉。

陸位明曰王肅本作隨之時義。

程正叔曰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孔造道之淡。知於能
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於人知其義之大。既而識之也。

黃東發曰晦庵注王肅以隨時為誤。此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自有隨時之義。晦庵解此語亦曰隨時休息。

俞五吾曰隨之義一也。又言爻。又言係。何也。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爻。係者。隨而攀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舍柔而攀戀不捨。故皆言係。隨道貴乎正。此易居易位。舍居舍位。則必有戒之之義。隨之時。其義甚大。不可以為細。故末節而不思其義。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鄭康成曰晦冥也。猶人君既夕之後。入于宴寢而止息。

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于澤。則天下隨時之象也。

侯氏果曰坤為晦。孔之上九來入坤初。嚮晦也。坤初升兌。兌為休息。入宴

者也。欲君民者，晦位息物，動說黎庶，則美物歸隨也。

胡翼之曰：雷在澤中，待時而動，於人之隨，與隨人者，皆為韜光養正，向隱晦以自安息。

程正叔曰：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取之且近也。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鳴時行曰雷，發聲于震之春，收聲于兌之秋。由震而兌，雷在澤中，與時休息。為隨時之象。日出于東方之震，而入于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以嚮晦，出于明也。至晦而入，勞于作也。至宴而息，此以隨用也。天地之隨，為寒暑晝夜，為寒暑，為古今，君子之隨，為動息，為往來，為行旅，一晝一夜之頃，而動息隨之，况于消息盈虛之大也乎。

王景孟曰晦以之教。大者為古今。為治亂。小者為晝夜。為寒暑。君子或出或入。在此隨也。澤中有雷。說以春其動也。君子嚮晦入宴息。說以春其動。項平甫曰震。初事也。兌。暮事也。喜入于秋。安之暮也。非入于酉。日之暮也。木入至鄉。則絕。雷入澤中。則怒。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義也。

吳幼清曰大象。死震言也。澤中。龍之所在。即雷之所在也。故震為雷。六為龍。錢國瑞曰震日出之時為嚮明。兌日入之時為嚮晦。天心震動之生機。涵于息。人心震動之生機。二涵于息。入宴息。與晦俱。入日其所安。以雷收靜于澤中。凡人習心外馳。雖於夜安息。在床^牀仍是馳逐。不可謂之入宴息。隨宴息于晦。以春一日出震之生機。而使其无不悅。復閉闔于至日。以春一日出震之生機。而使其无不順。

以周柔卦有柔者主動此卦以不遠動為象不遠動候時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鄭康成曰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喜分陰陽之說交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
賢人交有成功之象也

九家易曰渝變也易來居初日正為震震為子日土之位故曰貞也金易出
門相与交通金柱之上亦不失正故曰貞吉而交有功

陸位明曰官蜀才作館

以周柔儀禮聘禮管人布幕于履門外注云管枕館也古文管作官是
官館古通之證也館變者出門交之象義不通

孔仲達曰所執官守能隨時渝交以見貞正則往隨從故云從正吉此隨之

柔不失正道。故出門即有功也。

劉先之曰：四能主功于時，交有功，同于四也。初与四俱以易居下体，故为交。出門言其始也。

房氏 審權曰：出門有功，克擇交。

項平甫曰：官主也。初九為一卦之主，以孔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曰正。遂有初說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即卦辭剛來而下柔，初而說，隨也。出門爻有功，於其捨內卦之二舍，從外卦之正應。隨之貴乎正者以此。即卦辭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也。

王伯厚曰：同人隨之初曰出門，謹于出門之初，則不苟同，不說隨。

惠天牧曰：初剛來下柔，內卦之主，故稱官。六二乃門內之人，九四敵應，其同。

位也。初能近據門內之爻，而遠交用位，二易相合，何可之不成，何功之不建，故初曰有功，四曰明功也。

傲居子曰：否之札上，來居坤初，易為舍主，故易侮官，渝其變也。否上下不交，變之正，故交且有功。此爻以卦變言，明矣。訟變渙而復，豫變晉而不冥，皆曰渝。彼以爻變言，渝以卦變言，渝其義一也。二三四互艮，艮為門闕，交四為出門交，隨以三易為主，初四皆九為敵，應艮取止，三上敵應不相與，隨則有震之動，兌口之說，初四敵應，用位相交。

以用柔出門交三字句，猶出門用人也。言能擇交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虞仲翔曰：小子謂五，丈夫謂四，已係于五，不兼與四也。

一第... 子... 虞... 虞... 虞...

孔仲達曰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未夫是不能兩妻皆有。

鄭舜舉曰二與三皆金柔之質金柔也。以類而隨人。比近則必合。二比初之易。初在下。小子也。三比四之易。四在上。丈夫也。

錢國瑞曰二三視初。方在門內。尚未出。稱小子。柔不利遠。才一以近為隨。稱係。二以門內小子之正。為可從。門外丈夫之。死所與。與子有餘。與夫不足。

以周栗實氏于二言五為小子。于三言初為小子。而丈夫謂四。王注孔疏。于二言五為丈夫。于三言四為丈夫。而小子謂初。周謂丈夫指四。小子指初。兩爻一例。其說為通。丈夫小子皆剛。易之傳。初在下為小子。四居臣位。之極為丈夫。无善惡之別。宜否與也。二隨初以係之。必有不能

與四之繫失四而失五五四相乘於其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虞仲翔曰：隨家金隨易三之上无應，上係于四，失初小子。

王輔嗣曰：金得立，必有係也。舍初係四，志在丈夫，下謂初也。

陳氏文佐曰：初与四皆死己意，當擇而從之，以等昇言之，則四居上，以遠近

言之，則四為近，隨其所求而行之，无此定主，故利居正。

以同乘陳氏撰易義，隨者求以，並初四言利居貞，手指居上而近之四

言陳說之一義。

程正叔曰：丈夫四也，小子初也。易之在上也，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金乘不
能自主，常親係于以近也。上係于四，下失于初。舍下從上，舍昇而從高也。于

隨者善矣。

朱晦庵曰：大矣謂四，小子謂初三，係四失初，與六二正相反，四最當位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正應故戒以居貞也。

錢國瑞曰：三以近係四，下舍初，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四是剛，夫說體，三如兵而有求，四必從而有得，隨有求日之象。

以周書文言：利居貞，猶言利靜正。四有獲凶，三有日而利靜正，一也。屯之利居貞，占建侯對，頤之居貞，占涉大川對，咸之居吉，占咸腓對，革之居貞，占征凶對，渙之王居，占渙大猷對，繫辭傳：此居而安，與變對，居則觀其象，占動對，居其室，占出言對，皆靜居之謂也。志舍下，謂舍初，震王程朱說注同。朱滂上以四艮為小子，初震為丈夫，項平甫以上六為

小子茲失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虞仲翔曰謂獲三也孚謂五、

孔仲達曰九四既有六三六二獲以九五之民為臣而擅君之民失于臣義是以凶也既能著信在于正道是以立其功故无咎也、

程正叔曰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用凶能有孚而在道则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郭子和曰六三隨有求以蓋隨人而有以者九四隨有獲蓋以日人之隨為獲也夫等近之臣勢於于尹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玉謀

之道大明于天下，斯无咎矣。其義凶也，况有九四，誰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有凶之理也。明也，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
呂伯恭曰：危殆之地，君子處之，自有轉移之理。此以謂吉人吉也。凶，凶人處其吉。

以周柔楊子法言問明篇。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與呂文异。其同。李注云：凶其吉，存不忘亡。吉其凶，以小惡為无傷而滅身。與呂氏意异。
徐子與曰：六三九四，相比相遠。三言有孚也，四言有獲也。獲乎三也，有孚在道，孚乎五也。

俞五吾曰：九四此以得免其凶也。其功在孚，幸天下以隨五，故其臣下之道，亦足以自明。故曰有孚在道，明功也。

以周象二三上之舍。从易傳條。初四之方。曰舍。則曰交。曰獲。隨以易。隨為主也。有字指五言。在道指四言。以明之以占已同。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虞仲翔曰。坎為孚。易傳嘉。位五正。故吉。

陸遜叟曰。不私其成。信乎美。是以吉。

劉先之曰。四有善而能信之。雖于己。而不忌其僭。俾成其功也。

沈守約曰。孚于嘉。不於四也。四有誠信。道援之功。嘉美之功也。五委信于四。

孚于嘉也。不以侵權為猛。而以道援天下為任。人君隨時之義也。

王景孟曰。亨。嘉之會。大亨貞。而天下隨時。九五實肖之。委正中之位。能致

是亨嘉也。

趙氏汝標曰字者五字四也。嘉休美也。五為隨之主。天下所共隨也。四為倡首。與其下皆乘說隨。五又能孚于九四。上下交孚。可謂休美。既正且中。此謂大亨貞而天下隨時。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虞仲翔曰四係僞維。兌為西。艮為山。乘剛无應。故上窮也。

程正叔曰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朱晦庵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窮極也。

項平甫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計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之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得益作享。讀者。依師不徹古字。獨于享帝不敢作享帝也。若天子與山。則或以為无享理。

不知賓禮自有享王吉禮自有山川之祭也。凡儀享也。正謂其有以通之。非作亨音亦正言享禮爾。

錢國瑞曰：二係隨子，三係隨夫，上係隨君。與二三皆民上為首，二三為後。上三應爻，上下聯合，惟五是係。既如艮手之為拘，拘之不足，又如其經之為維。拘係之乃從維之之象。兌下有艮為西山，五西山之王，上與二三皆西山之民。王之所隨惟善，民之所隨惟王。西山王業之震起，皆用此維係。從從之民，以為之聲遠，王用亨于西山之象。付言上窮也。民心至上，更无所往，孔團結之而自不解，以是為隨道之極。

以周來隨之。三金係于三易，二係初三，係四上，係五。拘係之乃從維之。言上之係五，如其團結也。五為西山之王，五用上以亨西山，能感格。

岐山之神也。說者謂天下不隨，則拘係以威。既從，則以位。維之，或謂拘係，其拘係民。王謂太王，或謂拘係是文王在羑里之象。或謂文王既伐崇，批訊連之象。或謂上之所係也。三不知三金，係皆金，係于易三上皆六，何以自係。上係于五，亦就王者係民及拘羑里伐叛國之象。

三三 艮上 巽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虞仲翔曰：泰初之上，故剛上；坤上之初，故柔下。

王輔嗣曰：上剛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既兵又止，不競爭也。

伏公儀曰：蠱，惑亂也。第事定或而起，故以費為事也。故左傳云：女惑男，風落

山之蠱是其新也。

以周柔伏氏名受容拱周易注。

褚氏仲都曰蠱也。物既或亂。終致損壞。須有子也。故序卦云。蠱也。子也。

謂物蠱必有事。尤謂訓蠱為事。

以周柔釋文蠱音古。事也。一音故。蠱故。蠱約字。蠱狀故也。故子多坏多。

於。一音引伸。坏則有子。訓子六一。一音引申。故曰蠱外傷也。

張子厚曰。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其而止。待能之時也。

蘇子瞻曰。器久而不用。則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

久矣。無所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事也。夫蠱也。事也。以天中為无子。而

不事事。則必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

十... 反... 月

程正叔曰以卦變及二体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九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六下而為初六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其

朱子發曰春秋傳秦醫曰于文皿蠱蟲為蠱榮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也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禮卦傳曰蠱則飭也則蠱也訓事事至蠱壞乃有事也

朱晦庵曰以卦体卦變卦位釋卦名義蓋九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以周柔朱子語錄云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剛居上其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其而不能救此所以蠱敗也朱子此語極明

吳知清曰剛上則首為女退柔下則无能女進其懦而止則无能而又不能

也。卦之成蓋以此。盛元亨而天下治也。

朱晦庵曰：盛于元亨，則亂而後治之象也。

俞玉吾曰：與國進退不決，為抗民之止，亦未至于盛。盛也者，前人之舊弊也。要之世非盛，則元亨猶存，當可以致亨。務之，不道除其弊耳。弊去則亨通，故曰盛元亨而天下治也。

吳幼清曰：有元位能致亨，而天下之盛治矣。

以周彖傳不云天下治也，云而天下治也，與與而止，蓋作一持法。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九家易曰：易往據金，金來承易，故有事也。此卦本泰，孔天有河，坤地有水，二

爻升降出入孔坤和陽大川也。易往求五，金來求二，未得正位，我可不怠，故有事。

王輔嗣曰：蠱，有事而待候之時也。可以有为，其在此時矣。物既說隨，則待夫作制以定其事也。進位修業，往則亨矣。

吳幼清曰：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涉險難。若巽懦而止，則終于蠱而已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

以周乘甲者，始事之名。自辛至丁七日，易取七日之後，將事也。必以七日而飭，故先後甲之日，皆其飭蠱之日也。

馬季長曰：甲者，造作在東方，艮在東北新命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故云先甲。其在東南故

云庚申以十日之中惟係甲者甲為十日之首蓋為造子之端故年初而
以事始也。

以周柔傲居子易林申馬見其卦。

鄭康成曰甲者造新令之日定之三日而用辛也於取政區自新之義庚之
三日而用丁也取丁甯之義。

以周柔朱子本義申鄭君說。

程正叔曰甲數之始子之端也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庚申謂以于
此靈只將此也者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

以周柔先甲究其可端之始庚申靈其可端之終程傳不言象其義枕
憐。

朱時庵曰：定甲三日辛也，以甲三日丁也。前事遁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
凶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凶事方始而為新，此當致其丁甯之意，以監前
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淡戒也。

以周柔朱于申，鄭君說駁之，世以為與卦無涉。然彖傳云：終則有始，
則取甲為始，自符聖傳。

項平甫曰：巽之九五變為蠱，蠱者事也。事變至蠱，則當復始，故於蠱謂之甲。甲
者，日之始首，事之始也。蠱之六五，復變為巽，蠱既始了，其又申之事之重申
者，尤更則續，故于其謂之庚。庚，更也。續也。戊己分旺王四時，自甲歷乙丙丁三
日而至庚，自庚歷辛壬癸三日而至甲，故取以為三日之象也。

以周柔項氏以十干去戊己言，甲之先王為庚，庚之先王三日為甲，庚

有更改義。又有履讀義。故以為重申義說。為可通。

繫初爻曰。蠱田泰而變。子之坏者也。事坏而玉蠱。則當履。故甲其事之始。故蠱象。付以先甲。後甲為終。則有始也。蠱六五變。而為其事。始于蠱中。之以其久。必有弊。不可以不更。庚其事之變。故其爻辭。以先庚。後庚為无初。有終也。夫。子之坏。而新之。是謂終。則有始。子之弊。而革之。是謂无初。有終。

錢國瑞曰。甲日。以中爻震木為象。先乎兵入。有震三爻在其中。能飭于先。而起下之兵。以子艮止。有震三爻在其中。能飭于後。而成上之止。是謂先庚三日之甲。蒼蠱者。天下已亂。自兵至艮。艮則止矣。豈非天行之終。震即寓于艮。其止之中。可見亂之終。即治之始。人事當此之理。實天行必止之效。

以周秉錢氏以互震三爻為先庚三日之甲。說亦明。據虞仲翔曰。初變

成孔為甲，至二成推為日，孔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變三至四，體推至五，成孔，孔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然與可憲字註申之，此以孫氏之說，三日，難而孔也。王輔嗣曰：甲，庚，初制之令，先後三日，使令洽而後誅，此令甲之名，起于律令，有甲乙之次，故首令曰令甲，補嗣是以甲為令名，失之。全洽後誅，尤孔卦義。蘇子瞻曰：先甲三日，子成申也，申在于巳而易盈矣，盈將生陰，故受之，以甲，後甲三日，午辰實也，實在于亥，此後金極而易生，先庚三日，午辰實也，後庚三日，子成申也，庚之此後，甲之此先也。蘇氏以六甲六庚為始，先以甲庚之日，是備一氣，其中在于巳，實在于亥之說，恐未免支離。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王輔嗣曰：蠱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故君子以濟民養正也。

李于思曰：山下有風，即風在山之福。山木摧落，蠱效之象。傷蠱者，必須有以振起之。振民以兵，風之鼓為師令也。育信女，猶艮山之養，同材力也。易中育位多取于山，故蒙亦曰果行育信。

俞玉吾曰：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註无計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于山下，為山計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山下有風，則不多滯淫而震生，亦蠱之象也。振起也。

何元子曰：山下有風，乃旋轉山下，為山計阻，鬱而不暢之風。巽也。風之族也。故風字从虫，風鬱則木多滯淫，而蟲生，蠱之象也。民不振，則風依巽，而蠱有。蠱，振民也。取誨，風信无育，則人心或亂而有蠱。育信女，取誨山。

以周柔左氏傳曰十五年傳曰實蔭材亡昭元年傳曰風蔭山言盛之
象如此。喜與漸上下易。風山為漸。木華上達。山下有風。風自山上而
山下。木實隨風而下之象也。振華救之也。見說文。今用賑。古用振也。君
子現風蔭之象。振救斯民。以育位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王輔嗣曰。幹事之首。時有損益。不可為承。故意承而已。

韋宏嗣曰。蠱。子也。子能正父之。是謂有子。故考不為咎累。

以周柔韋氏名曜。亦名昭。語見律書五行志注。徐訓正。是。

孔仲達曰。凡堪祭父。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易子制。宜以意承考而已。
對文。父殽。備考。若散而言之。生也。備考。若康誥曰。大傷厥考心。是父在備

考

朱子發曰孔為父泰初九之上父往矣考也

朱晦庵曰考指父在父在而曰云考古人多通言

李晉卿曰彖承考言不襲父之事而善繼父之志此考之所以无咎也

惠定宇曰承二也二孔爻孔為父故知承二也二坎爻坎為彖故彖承考初孫壺而承彖孫壺之善也此考之所以无咎也

以周樂壺以三易為父五位柔而金則傅母二所孫也五之母三有則孫上也則初孫二之壺明矣或謂初孫上壺或謂初卑才弱不足孫壺但有孫壺之意也

九二幹母之壺不可貞象曰幹母之壺得中道也

虞仲翔曰：應在五，泰坤為母，故徐母之疊，失位，故不可貞。

王輔嗣曰：婦人之性，難以全正，宜屈己剛，既徐且順，故曰不可貞也。

石守道曰：五以金柔居君位，委任九二，有母之象。

蘇子瞻曰：舍之為性，無可而惡有為，是以為疊之深，而徐之尤難也。正之則傷，惑不正則傷，教以是為至難也。二以易居舍，有剛之實，而元用剛之效，可以免矣。

程正叔曰：九二易剛，為六五此應，是以易剛之才在下，而徐友在上，舍柔之可也。故取子孫母疊為教，以中道而不過剛，徐母疊之善也。

楊中玄曰：卦以五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也。舍柔之備，如晉六二之備。王母，小過六二之備，其此皆謂六五也。

沈守約曰上五六之柔有不可共正之而已。中也卦變純艮。艮為門庭。徐內子之象。

以用柔不可貞也。不可固執也。五柔上疊。二柔五疊。而捕母以柔必不固執。乃所以得中也。王注孔疏云不可全正。沈氏讀不可貞句。注失之。

郭子和曰初六以舍承易。故言徐父九二以易應舍。故言徐母。

朱晦庵曰九二剛中。上五六柔。子徐母疊。而得中之象。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共以入之也。

趙氏汝楫曰聖人憫世物于不可貞之象。故以得中為釋。謂九二不剛不柔。以道之中。可委出以就徐母之事。

張彥陵曰不可負。是徐母蠱之良法。凡人事庸主。与事英主不同。事庸主必委曲周旋。方克有濟。

以周棄張氏名振綱。拱周易說統。

王德舟曰蠱成于上。誦爻辭上之蠱。而二獨居五。故變文曰母。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薛氏溫其曰。以母而言。金易志。殊子難合也。居而合中。然以可終。以父言之。君臣道合。過亦不誅。汲黯矯制。非悔何懼。

王介甫曰。九三之所指。父上九也。剛而不中。不能无不義。三亦不中。不能无爭。未失子道。

王會之曰。上无應。小有悔。以剛以正。志在父了。故无大咎。

程正叔曰剛尚能柔不失心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呂伯恭曰以剛居剛必至矯厲正當此下卦体兵于其体而用剛所以小有悔无大咎。

朱晦庵曰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其体曰正故无大咎。

張元此曰終无咎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曰精一自信不取人于蹇二曰終无尤亦同。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虞仲翔曰裕不能爭也往失位折鼎足故未得。

以用柔四變推則為艮故實以艮之折足言往則變也。

程正叔曰四以金居金柔順之才也。所處曰正故為寬祿以委其父事者也。

若往徐過常之小，則不勝而見吞。

朱子安曰：六四柔而止，不能去上九之壘，寬祿自守而已。此爻以剛為徐，壘之道。九二九三初六六五之動曰徐，六四曰祿也，不剛也不能動也。

來矣，鮮曰祿，寬祿也。正徐之反也。往也，以此而往，徐其壘也。徐壘，九拯溺救焚，就恐緩不及事，豈可祿，未曰也，未曰治其壘也。

以周柔裕也，寬祿不急之福也。蘇子瞻晁子止王景孟詁家，祿刊增益，增益父之允，豈特吞而已。卦郭子和謂增益父之基，基豈壘哉。培基何吞卦，周謂四父上而遠于上，以舍居舍，如女子出嫁之象，拂以去為家，則父之事，不曰不緩之才不足，勢上不遠也。往而徐之，反致吞耳。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虞仲翔曰舉指二也。二五失位變而曰正。故用舉變二使承五。故承以位。程正叔曰徐父之蠱。而用有合。蓋以其在下之賢。承捕之以剛中之位也。游定夫曰九二要多養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眾譽之所向。六五因眾譽而用之。其才足以任割。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業。有餘地矣。

朱子友曰二易五之柔成剛。其位中正。上承上九。徐父之蠱用舉也。承以位也。舉指位舉。允宜舉也。

朱晦庵曰柔中居柔。而九二承之以位。以此徐蠱。而致聞譽。

以用柔蠱之此由成也。五以上為父。父不用賢。五徐父之蠱。能用有譽之二。是賢允為不事也。賢為利用。是所承以位也。旅旅以舉命。

亦謂賢之有令譽也。與此同。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荀慈明曰：年老事終，不當其位，體艮為止，故不事王侯。

蘇子瞻曰：君子見壺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壺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

鄭舜舉曰：上九惟有坎才，委于事之外，不事事而高，當其可也。槩之聖人，惟非中道而高，潔不屑之志，亦可法則矣。武王既興，周光武既興，漢夷齊嚴光不事王侯，君子未有死之也，有可則之志也，不言吉凶，作易之書，不知矣。李子思曰：君子當壺之世，方事之興也，非力以除，操兵之叔，而行其時，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休，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

以周柔靈由泰之和上易上位不肖泰道柔而靈象以美靈共事也以上不事而致有事也其時之賢人高為其不抑民育位允所可也象付所謂兵而止也此彼賢人之志也外而故子之抑不由之此由承定世之弊而必徐之歟五用舉与上反

十翼後錄卷六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上經象象傳

三三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鄭康成曰臨大也易章自此浸而長大易浸長矣而有四陰者功于孔盛之極也

虞仲翔曰剛謂二也兌為水津自下浸上故浸而長也說兌順坤也剛中謂

二也。四舍皆應之。故曰應。大亨以正。謂三動成孔天。曰正為泰。天地交通。故亨以正。天之道也。

孔仲達曰。序卦云。臨大也。以易之浸長。女位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程正叔曰。浸。漸也。二易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悅而順也。剛日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曰正。合天之道。

郭子和曰。自一卦之象言之。二易之生為臨。其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自內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也。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位。是以有臨。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朱晦庵曰。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名。說而順剛中而應。又以卦位卦體言卦之善。大亨以正。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吳如清曰剛以說進而柔在上順之九二剛中而六五在上應之此易剛之大所以能致亨而正王事也合乎天之道也

傲居子曰臨自復而進教取坤大也初二之剛浸長皆可曰咸臨羣金之威從其大也咸羣金之未順命則无不利矣五曰知臨知升二之大也上從五而附益之曰敦臨亦志在二也四曰至臨至下也謂卑下于大也三當初二之大以未變泰而位不當不惠則无利惠之則免咎其剛之所以浸進也坎以同柔謀家爻位初二以為剛臨柔三四五上以為上臨下於大象付則皆以為坤臨兌語既分歧彖序例先釋卦名臨剛浸而長占序卦付臨其大也義正相符則又用臨大之訓隨文立解初无一例細釋剛浸而長之文皆長大義長人義二義一義引申初二有剛臨之大以長人

各爻以比者初二者大臨以長人象爻一例前儒之於論渙並冰釋而臨大之義明矣若春秋宣十二年左傳云不行之謂臨此以師坎之變兌言死凶卦之義也本義云臨進而陵逼于物也亦不可从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鄭康成曰人之情盛則奢淫奢淫則將亡故戒以凶也臨自周二月用事至八月而漸受之

虞仲翔曰與漸旁通臨消于漸六月卦也于周為八月荀公以兌為八月兌于周為十月言八月失之甚矣

以周彙朱滯上圖說云荀爽蜀才以八月為否據虞注荀以兌為八月王補嗣曰八月易衰而金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乘消故大亨利貞也。舉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

孔仲達曰何氏云。從建子易生。至建未為八月。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為八月。今案此注云。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宜據否卦之時。故以臨卦建丑。而至否卦。建申為八月也。

陸遊叟曰臨九二。爻體兌。兌在西方。月生於西。兌象曰八。故曰八月。後初爻體震。震在東方。日生於東。震象曰七。故曰七日。

程正叔曰臨二易生。易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易惟方長。並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易生之八月。易惟生于後。自後至臨。凡八月。自建子

至建未也。二舍長而易道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舍易之事言之。則消長為循環。不可易也。以人可言之。則易為君子。舍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實備之。常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程可久曰。易極于九。而少舍生于八。舍之義。記月。舍極于六。而少易生于七。易之義。記日。

以周紫程氏名迥。撰易象句。周易外傳註書。

趙氏汝樸曰。復曰剛長也。剝曰柔變剛也。又曰君子當消息盈虛。以復占剝。反論一易之消長。泰曰君子道長。否曰君子道消。以泰与否反論。三易之消長。臨曰剛浸而長。又曰消不久也。以臨与觀反。臨為三易之長。觀為二易之消。少進一位則成剝。而易之消不久矣。

錢國瑞曰復以初為震主屬少易為七位于東為日于剛爻為長剛長之体
來之于坤下是謂為七日臨以三爻為震主屬少金為七位于西為月于
柔卦為消柔消之体至之于坤下是為八月。

陸庸成曰日易象月金象八少金之數七少易之數故言柔金來之期曰八
月言易來之期曰七日。

傲居子曰此以臨遯通言也。知三正之時乃名後即知三正之八月皆遯
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蘇子瞻曰澤以宗水而地又宗澤則无不宗也。故君子為无窮之教保无疆
之民。

朱晦庵曰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象教之无穷也兌也窮之无疆也坤也

項平甫曰澤上于地人所防之澤坡堰是也澤有时而决其所穷有限地中有澤自决之澤鉅野洞危是也澤无时而窮其所穷无限

蔡伯靜曰茲思无穷潤澤地之象也宥係民无疆地宥澤之象也俞孟孫曰茲取兌口之象宥取坤腹之象

以周柔九州澤象地固包之以四海言澤似包地亦地实宥澤所谓地之大括四海而不洩也君子法之以宥民講習之澤无穷兌之大也宥包之位无疆坤之大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荀慈明曰易始咸升以剛臨柔以其正位而居是吉故曰志行正

虞仲翔曰咸感也以正應四故貞吉也

孔仲達曰四既履以正位己往与之相應是己之志盡行而物正也

程正叔曰初以正位与四感應獲乎上而日行其正道也以九居易又應四之心其志正也

李子思曰山澤通氣故山下有澤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之謂之咸也金易之章相感也

吳幼清曰初二之易長于下而四五之金臨其上易君也金民也民豈可以臨君也卦凡易于易上金下者以亨與空分取義天地之否夫婦之恆是也易下金上者以金往來交感取義天地之泰夫婦之咸是也咸交感之義治

世君民上下之志通亦若男女交感之咸咸之四五降而下接于民則為臨之初九九二咸之初二二會升而上達于天則為臨之六四六五此臨之初二二爻此以謂之咸臨初五四咸之九四下降而為初九也
李晉卿曰凡初爻多言志行正者在二之初觀其所志

以周柔二易浸長存金皆感其大故曰咸臨志行釋感正釋貞志行正易之志邦行日其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荀慈明曰易感五二當升居五存金相承故无不利也易當居五金當順從今尚在二故曰未順命也

孔仲達曰未為順五命須斟酌了宜有從有否故曰无不利也

蘇子瞻曰四金在上負其強而未順命徒而攻之金則危矣而易不能其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曰吉易曰其於而金免于害故无不利。

程正叔曰未者，允遽之辭。九二剛位之長而又居中，至誠相感，允由順上之命也。

王景孟曰九二以方長之剛而臨眾金，眾金未遽順命也。以咸臨之則咸感之道无所不通。

吳幼清曰二考維長，四蠶犹室，民未順君之命，必自降下以感其民，此般樂庚之數于民而命眾悉至于庭也。

熊任直曰金未順命，故易咸臨之吉无不利矣。

何元子曰金允吾類，彼未肯順命，允感无以服其心也。

傲居子曰咸臨无不利。與甘臨无攸利對文。三以臨為甘。不惠未泰。是未順命也。三惠臨之未泰。由二感之。是未順命者。亦感不利也。

以周彙未順命。指六三言。咸臨者。能感三之未順命。未順命。其能感。則无攸利。其无不利矣。胡安定馮厚齋以未字為羨。允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虞仲翔曰。兌為口。坤為土。土爻。標樞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易。故无攸利。言三失位无咎。故惠之。動而成泰。故咎不長也。

王介甫曰。比于浸長之剛。而能變。是以无咎。

程正叔曰。柔不中正。以甘說臨人。其也。居下之上。凌乘二易。是柔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只返咎不長也。

李晉卿曰臨卦盛大並消之不久可憂而不可甘也三不中正居下之上以勢臨物而以為甘失臨之道也何利之有也甘若之介一念之間苟能知惠惠則必不以臨為甘而咎亦免矣此卦以說順為善爻恒於純凶故又發此義。

惠天牧曰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二道也一巽謂一易也復二比初臨三比二皆有含一之象六二休復六三甘臨休与甘皆美也美而无攸利失位使之然本尤其咎也王弼謂甘者佞邪媚悅不正之名誤矣易重時與位非其时无其位則仲尼為旅人畏于匡絕掃于陳微服于宋固无攸利矣然而何損聖人之位。

惠定宇曰甘謂二也二升五臨三故曰甘臨三失位无應故有憂易息成泰。

天地交，故咎不長。咎不長則吉，猶消不久則凶也。

以周案復之二，臨之三，泰之四，大壯之五，皆舍易消長之機也。三當此臨之時，不憂臨未成泰，而祇以臨為甘，是未知己位不當，无以待易之進，就徒二不利，三亦不利也。故无攸利矣。然臨未成泰，則易由此進，位不患其不當，而咎不長。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荀慈明曰：四與二同功，於卦二至五，己以承順之，故曰至臨。

虞仲翔曰：至，下也。謂下至初也。當位有實，故无咎。

吳幼清曰：四五二爻皆以剛柔取義。五者，鳥飛自上而極于地也。初之剛本居四，自四而降以接于初，而初為九，所謂至臨也。四之柔本居初，自初而升

以上達于四而四為心此民情上達之象。

以周樂說文至鳥死從鳥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玉

下來也。不上去句是言不之字義以明許氏以不為上翔之義至為下至之字義段氏說文注未是

來之義此至臨當以下來取義謂下為初易之大也虞注及吳纂言皆

本說文虞注樞確纂言初剛本居四西柔本居初未安定儒以至為情

之切玉或以玉為玉誠或謂善之玉樞或謂即玉劫坤元之玉皆失之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也謂也。

荀慈明曰五者帝位大君謂二也宜升上居五位吉。

王輔嗣曰委尊日中納剛以礼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

不犯于剛聰明者謁視聽知力者非謀能大君之宜也。

程正叔曰君臣道合以彖類相合求五有中位故能倚任剛中之賢以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

沈守約曰知臨柔役剛也以舍居柔下應九二以待剛長而用之也臨大也彼長既大此役更大况天下之大知其孰能與于此。

呂伯恭曰五以中順居柔下應九二之賢謂之知臨及世之君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

項平甫曰行中之謂言知在知人使中正之賢以行其道不在秘知也。

傲居子曰師上大君有命言先世積德感天也履王武人為于大君言三與上應大君之義與師同臨以九二剛中為卦主五知二之宜外卦之為君其智甚大是謂知臨二既為君五當為大君則大君謂五亦大上皇之比也舊

說以大君即君之通稱。並五本君位。世卦已明。何獨于臨言之。則大君九五位之通稱。可知。惠氏及從孔擊度及荀注。以二為大君。不知二宜為君。不得言大君也。君與大君異稱。何日混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九家易曰。志在卦二也。舍以易為主。故志在內也。

孔仲達曰。在上卦之極。志喜恆在于內之二。易。委在助賢。故曰吉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六五既應九二。上六又從而附益之。猶後之六四既應初九。六五從而附益之也。

俞玉吾曰。上六二易甚遠。又就其應。上適于應。而敦臨之。篤厚君子也。內謂內卦。內推无應。而上六之志。惟在內。不以尊高自居。

三三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

蜀才曰：此本孔卦，柔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位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劉定之曰：中正謂五，以易居易，又委中正，易則明達，中則不道，正則不偏，以此居柔，所以能觀天下。

程正叔曰：五居柔位，以易剛中正之位，為下所觀，其位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德順而共也。

朱子發曰：現成卦之義，在於九五，九五剛大，履至尊之位，四舍現之大，其在上下，而下為小者，以現坤為眾，其為多白眼眾現上之象，故曰大觀在上，此以

九五釋觀也。兵而順，中正以觀天下，此合坤兵言九五，大觀在上之道也。吳位遠曰：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金與易相為消長，而不能偏廢也。聖人知之，每黜其往而殺其勢，使不至害治而已，亦不必求其快素也。故君子有道，小人有時，君子有智，小人有機，一易生而謂之復者，君子之道也；一金生而謂之振也，小人之時也。智足以避其機，道足以制其時，此二金方興而君子以勝，則避其機，其遠矣。二易就在而小人犹觀，則制其時也。大夫。趙子欽曰：大觀在上，徒謂二易，中正以觀天下，初舉九五。朱晦庵曰：以卦体卦位釋卦名義。

盟而不薦，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也。

馬季長曰：盟者，迎將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屬牲，其礼簡略。

不且觀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於觀之矣。孚信，顯教也。

鄭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鄉大夫貢士于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

朱晦庵曰：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顯若，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雜自用，則孚信可仰也。

以周崇朱子彖注，彖傳注皆未詳。其荅門人論語既灌而往之問云：伊川易注，不是觀卦本義。觀卦言聖人至位出治，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蓋謂積誠之至，但盥惟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足顯若，故曰下觀而化也。斯說為詳。

項平甫曰：先儒謂盥則誠素方未薦，則誠素已散，死也。仁人孝子之奉祀也。

筮皆至屬別誠散乎此但以盟而不薦象恭己而无為爾

何元子曰盟沃盟也互艮為手兵為陳屬準也謂薦俎也禮法侯貢士君以禮賓之四則賓也五則主人也卦惟取四互相剋却為成卦之義舊說盟而不薦作祭祀解細審卦中无此象宜从却說

以周柔盟馬氏融讀作灌言祭祀盛時灌而未薦其禮足觀項氏已駁之極明今依鄭君以賓禮解之盟而不薦謂賓主盟而獻却不敢屬俎陳去自足相威與四之賓王義相貫也却君注已殘失未知易注之盟為何義以禮注及此經注推之盟與裸灌通借謂沃盥獻賓也禮郊特牲曰世侯為賓灌用鬱鬯以明貴賤味貴臭之義禮記曰世侯相酌灌用鬱鬯无盥豆之屬以明貴少之義周古大行人言王禮賓之事以再

裸、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俟壹裸、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裸在于饗、食禮之
上、鄭君于禮苑注云、灌獻也、于大行人注云、裸讀為灌、是古也、禮賓、亦
在獻酒而不薦豆、見于禮經、昭、可據、不特儀禮鄉飲酒之正、義所
鄭君注、為是據也、讀也、可以无於矣、王肅言在獻、鄭申馬、又極馬、說
盟而未薦、尤盟而不薦、因于薦上增一觀字、變亂是死之可惡也、何
元子申、鄭日之、而以盟為悖、失之矣、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王輔嗣曰、統說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也、神妙无形也、
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
陸位明曰、神道設教、一本作以神道設教、

以周柔李氏集解本六无以字是也增以字者非

程正叔曰天運行四時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不名言惟聖人默契体其物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化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
此仰觀而戴服

項平甫曰凡有言有事者皆以跡論未可以為神也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
自化此所以為神也不察其以為別言神道是不達觀象也

朱晦庵曰松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
觀也

任娶聖曰聖人下或增以字非天之神道謂其也風自天降春谷風生夏凱
風長秋涼風收冬朔風閉風行而四時不忒凡坤地之物其生長斂藏无不

順也。夫聖人亦有神道。天上之風之下之。使之只向化在民。其感乎在君也。以周柔神道設教。教不見其跡也。中庸所謂不言而信。信之于觀感也。宋杜鎬舉神道設教。蒼真宗。遂歷天書之誕。經學不明。而異端起。天下之亂自此生。項氏任氏蒼。以警之。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鄭仲師曰。從俗所為。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變俗。

以周柔。鄭氏名眾。以博。大司農。范書云。河南鄴眾。侍費氏易。語見史氏。口訣。秋。

孔仲達曰。風主號令。行在地上。稔先王設教。在于民上也。省視。東方。觀民之風俗。以設教。允。從。侯。以下之所為。故云先王也。

劉先之曰風行地上，无以不至，散采菁園之聲，討省察其休有不同者，使之同。

歐陽永年曰聖人觀民，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朱晦庵曰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項平甫曰方與民居地，省之觀之，及之，為風。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陸遊史曰觀之為義，在上二易，初守卦下，无应于上，不見郊廟之美，所觀者淺，故心未化。

程正叔曰所觀不昭，必童稚，乃小人之分。

郭子和曰小人能用童觀則內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效之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為可反同小人之觀不亦鄙乎
王伯厚曰童蒙居于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于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以周柔古者十五成童入大學時觀弗諳此事觀之謂也君子則不立矣卦体大觀在上故四合以賓賢為象初則童而未闡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侯氏果曰口位居中上居于五闚觀如美不能大觀至大觀之時而為闚觀女正則利君子則醜也

李氏鼎祚曰六二雜爻雜為目又為中女外互艮艮為門闚女目近門闚觀

之象也。

朱子發曰：大觀在上，六二不往，闕戶而覲之，所見樸矣，故曰闕觀。礼女不踰闕，守正不動，女之貞也，故曰利女貞。雖為女為目，坤為闕戶，女委身內而窺外之象，九五以中心觀天下，六二守闕觀而為女貞，亦可魏也。舍為魏，此文女子居之，則利，君子為之，則魏。

趙氏汝棣曰：闕觀者，從門中觀，說文所謂闕頭門中是也。昏礼，壻見主婦，主婦固左扉，立于其內，以拜壻，壻掃人等外事，闕觀其正也。

以用柔說之，闕，閃也，閃，闕頭門中也，故趙氏云然。

張元祐曰：初六，草野之臣，耕食擊飲，不識不知，小人道也。二與五正，居當聖作物觀之時，際身躬善，无妄天下後世，此榮許之流，見其備不見其全，如女

子守身，但以不踰閭為正，君子恥而不為也。

以周柔二為五之正，應宜如四之賓王，闕觀其不能賓王者也，故曰醜。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荀慈明曰：我謂五也。生者，教化生也。三於進，觀于五，四既在前而三退，故未失道也。

虞仲翔曰：坤為我，臨震為生，生謂坤，生民也。其為進退，故觀我生進退。

以周柔卦主稱我，九五為一卦之主，我指九五。荀注是，虞注死也。生即民也。重言之曰生民，氏生，單言之曰生曰民。虞注是，荀注死也。

王輔嗣曰：三變進退之時，以觀進退之象，未失道也。

以周柔岳本，錢本，宗本，古本，足利本，註作王注。毛本，誤作正，義，脫以字。

王注不能我生，正義云：我生，我身所動也。失之，五爻付曰：觀我生，觀民也。恐聖人恐人誤解生字而釋之也。自正義訓生為動也。後程子以為己之動也。朱子發以為五之動，皆不信聖付而將自立說也。觀為舍長易消之卦，三省消五之志，而只進占退，視民志之從違，民叛五則將進消，因民服五則終退，退則未失下觀而化之道也。此英傑微時而近要四賓之下者也。

案蒙以三
為棟，頤以
上為棟，小
畜現井
小過中孚
頤以五為
棟。

項平甫曰：凡論全卦之義，皆以主爻為我。蒙蒙卦，傳我九二也。小畜象辭，傳我六四也。頤以九五為主，六三所傳之我，即九五。頤以上九為主，初九所傳之我，即上九。小過以六五為我，中孚以六二為我，皆通言一卦之義也。獨需三解三鼎二旅四，自以本卦之吉凶而傳我，此一卦之可也。臨以二易

匪四會九二為用咸以臨之而不敢遽進也。以會方強盛未順命也。觀以四會通二易六三尚用觀以伺之而不敢必進也。以易方中正未失道也。兩辭皆悔未者。臨終當為泰。觀終當為剝。方長之勢。決不但已。特未而已。死終于不進也。

齊覺翁曰未失道為九五幸之也。九五一失所守。則六三必不止于其下。

以周柔石氏名夢龍。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京君明曰：觀內象，會道已成。威權在臣，推大視在上，而會道浸長。諸侯臨世，反應元士而奉九五，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崔氏悻曰：位比柔，承于王者，職在搜揚國俊，賓薦王庭，故以進賢為賓。

也。

郭玄之曰：四觀國之光，見其有禮也；見其多賢也；並以利害于王，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如是。

項平甫曰：尚者，記上之名。賓者，對主之稱。履正故為賓，使其不正則為敵矣。國有光則賓，无光則敵。皆觀之時，聖人憇于。

齊覺翁曰：九五在上，六四不可以主自居，故初使用賓。孔子釋之曰：尚其用賓，不尚其為主也。

熊與可曰：三至五互艮，艮之象。侍曰：其道光也。易中言光者，有主雜而主言，有主艮而言，極艮觀大畜，皆艮之光也。孔為賓，孔西北之卦，鄉飲酒禮，任賓于西北，易家因謂孔為賓，觀六四變，則舍變易，助上文將剝之易而後為孔。

故曰利賓。始九二變，則易變會，助下方長之會而於消孔，故曰不利賓。

以周彙熊氏名朋來，拱經說。

吳幼清曰：坤為國，互艮有光象。九五以易剛臨坤土之上，國之光也。世侯於貢于王曰賓。六四變為剛，則成孔，孔為賓。九五能君，六四不敢不臣，以強臣逼上之勢，封而為世侯，於王之象。筮曰此爻也，利用之以賓于王也。會消易之時，而四當位，曰會之正，故有順從而无跋扈。

朱美之曰：觀進于否而近于剝，反極其盛者，又立極在九五，其持極在六四。四為眾會之領袖，眾會以視以進，正也。爻得其正，比于九五，相得甚厚，平眾會之順，以趨向一人，所以回否象于既往，消剝運于將來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虞仲翔曰我身也。生謂生民。坤為民。謂三也。坤體成。故現民也。

王輔嗣曰為觀之主。觀民之休。以蔡己道。君子風者。乃曰无咎。

項平甫曰四舍進退。九五當自觀我之所生。以為休咎之決。民向之則我為

君子。民背之則我為君子也。民仰在下之眾。舍也。

來矣。鮮曰觀我生者。觀示乎我所生之四舍也。仰中正以觀天下也。君子无

咎。對初小人无咎言。小人當仰觀乎上。故无咎。君子當觀示乎天下。故无咎。

民仰下四舍。舍為民。

張元祐曰匹夫不獲。是予之辜。舍民生。更有何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陸遜叟曰己爻互上。為王者之師。民之善惡。由我任化。其志未平。憂民之未

東原、后大且
之義多現矣
人如州行推

此頁之惠定
字曰本以現下
內事今道已
成厥德在法
均有是象

化也。

胡瑗之曰居一卦之上責也既重夕思晝行志之未平。

鄭舜舉曰與五同受其下之責五之曰失上之所同也。說者謂上為師傅之位。

項平甫曰上九死卦之主故但備其生此印剝之君子現象之時也。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於九五之居中履正能於上九之禔身在。外僅可免咎尔不並九五中正以視天下。雅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此二易向消故道大而福小也。

張元祐曰其生指九五視之者上也。以易剛極上之位居不臣之位有法家拂士之象。五惟有已平之化而上犹有未平之心。

任翼聖曰民生未厚，我恤之與，恤无權也。民性未後，我覺之與，覺无術也。此而万物一体之心，感感乎其未有甯也。君子之志，固以是也。

三三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仲翔曰：物謂四，則所噬孔脯也。頤中无物，則口不噬，故先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王輔嗣曰：頤中有物，齧而合之，噬嗑之義也。

鄭舜舉曰：成卦之名，取義不一，不必泥大象而鑿說。今观此卦，尤可見也。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大象則曰：雷電噬嗑，使聖人不言之于象，則釋經必

牽合雷電而為噬嗑之說矣。

朱晦庵曰以卦体釋卦名義。

王晦叔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簡且便。然木上有水為井以木與火為
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此四卦。惟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弼之言
曰。以魚忘筌。以兔忘蹄。舍象求義。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也。

以周藥王氏名炎。拱讀易筆記。已佚。此其序語。

熊與可曰。或問噬嗑為頤。中有物之象。則賁亦頤中有物也。曰。噬嗑下動象
頤。賁上止而下不動。
任翼聖曰。先王立卦。必先有頤。而後有噬嗑。而孔子仰頤以明之。此象中之
象也。

以周柔頤中有物謂四之孔肺也。卦象初上二剛為齧。二三四五為齒。四齒啞有骨之肺。五齒與之啞啞。二三之齒亦俱動而啞啞。二啞其肺之膚。三五啞其肺之肉。膚在肉外。肉在膚裏。骨又在膚肉之裏。豕付祇舉四之剛言之。爻各隨其位言之。豕爻本自一貫。楊中立王景孟諸儒。謂豕爻取象各異。非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虞仲翔曰：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剛柔交，故亨也。坎為獄，推為明。

虞氏曰：此本否卦。九五分降，坤初。坤之初六分升，九五是剛柔分也。分則雷動于下，電照于上，合成天威，故曰雷電合而成亨也。

侯氏果曰：坤之初六上升，九五是柔日中而上行，惟初失位，文明以中，對制。

枉直不失情理故利用獄

劉先之曰獄訟窮其情狀辨其辭旨煩瀆口吻同夫咀嚼

程正叔曰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五以柔爻剛而居中以用獄之宜也

趙子欽曰易動會得之其聲為雷是故震二會在上會發之其明為電是故

離一會在中離必遇震乃為電否則日也火也

朱晦庵曰又以卦名卦體卦位二象卦變釋卦辭

趙氏汝楨曰噬嗑自否變方其未變剛柔偈聚既變而分剛柔乃兼此卦之

畫也震為動離為明此卦之位也

以用柔剛柔分柔以中而上行皆以卦變言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

宋仲子曰雷動而威電動而明二者合而其道乖也用刑之道威明相若若威而不明恐致淫濫明而无威不能服物故須雷電注合而噬嗑備

侯氏果曰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雷電震盪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敕法以示羣方於羣方一心也

陸位明曰勅勑力反此伏字也字林作勑鄭云勑犹理也一云整也

以周柔敕命字本用敕伏作勑後又用勞勑之勑字

石守道曰雷電相隨有相合之義

程正叔曰象无倒置者於此文互也雷電相須注見之物亦有噬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明其刑罰敕其法令法共明可理而為之防也

項平甫曰石經作電雷噬嗑鬼公武氏曰六十四卦大象无倒置也當從石

經以罰敕法所以禁之而使合也。

以周藥唐石經仍作雷電項氏所校或是寫石經張希獻以為蔡邕石經訛也蔡石經玉字已訛矣東坡先生曰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
其雷之精光也他判然二物之比義亦曰雷電合而乘語意絕好經文
未必謬也周謂噬嗑不曰雷電而曰雷電與泰不言地天交而言天地
交同此大象之變例也。

呂圭叔曰明罰雜象敕法震象明而示之雜爻知避厥而敕之雜悍知畏
以周藥呂氏名大圭拱周易集解及管見二書。

吳幼清曰明者辨別精審之義敕者整飭嚴儆之義明象雷光敕象雷威
辭位溫曰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雜火之用以見用刑貴乎明。

以周彙辭氏名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于令升曰不敢遂行強也

陸位明曰不行也本或作止不行也

孔仲達曰履校滅趾犹著校滅没其趾也小懲大誡故罪過止息不行也

以周彙王注云過止于此孔疏云罪過止息疑經文疑有止字與釋文或本同

石守道曰為厲校以挫其足使止而思其過初九以易明震愍能思以止過故无咎上九不能思所以有滅目之凶張子厚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

朱晦庵曰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項平甫曰噬嗑惟初二兩爻正故皆以无咎之全。惟四爻皆不正故有各艱厲凶之疾。

以用柔履校小懲也。滅趾大戒也。趾能行不行是沒趾之象。而初當履校之時正以不行者无咎也。舊解或以滅趾為刑。或以為滅傷其趾。或以為校大而趾沒不見。亦見大滅之象哉。或以不行者使之不進。豈上之不明可謂使之不明哉。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馬季長曰柔脆肥美曰膚。

虞仲翔曰良為膚。為鼻。鼻沒坎水中。隱藏不見。故滅鼻。

以周柔虞注滅訓沒。大通泮滅水。通泮滅項。皆訓沒。

王輔嗣曰噬齧也。齧者刑克之謂也。柔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乘剛而行。未者順道。故滅鼻也。刑日所疾。故唯滅鼻而无咎也。

程正叔曰噬齧也。人之肌膚。易入也。滅沒也。沒入至沒其鼻也。沒云滅鼻者。乘剛故也。

朱晦庵曰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也。六二中正。故其所治以噬膚之易。並以柔乘剛。故唯甚易。亦不免于滅傷其鼻。

以周柔王注。滅鼻是傷所噬之鼻。按程傳。噬也。自沒其鼻。二說雖不同。而以乘剛為勇于噬。則一也。曷不思屯二。豫五。困三。震二。皆以乘剛為害。而此卦何獨謂資易剛為助邪。以滅鼻為噬也。自擁沒其鼻。取象極

其微巧以滅鼻者剝刑。曷不思剝刑重于則刑。上巽幸而則。二剝刑何
常邪。本義以用刑遭僞言。與滅趾滅耳。既自歧異矣。且何以解无咎之
教邪。

項平甫曰。先儒皆以初上為受刑之人。二三四五為用刑之人。析六爻為兩
說。故于所噬之象。穿鑿紛紜。終不能合。殊不知六爻即本文取象。趾即初之
本象也。耳即上之本象也。六二以柔居柔。在六爻之中。至柔也。故為竇。鼻
有鼻膚而无肉。取為易噬。

吳幼清曰。初上二爻。既因象辭用獄取象。其中四爻。註以卦名噬嗑取象。初
上二剛。象頤口上下斷齧。有齒牙所噬者也。其中四畫。乃頤中處而容物之
委。故各象所噬之物。膚者。承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礼別實于一鼎。曰膚。

鼎二取易噬鼻膚

傲居子曰初不行如无趾懲于厲之校也上不眈如无耳何校而犹不悛也。二乘剛如无鼻初二易合无乘剛之難如人有鼻而忘其鼻之剛也人有志節剛強而願招下風者不以乘剛強也。

以周易四噬乾肺是噬及其骨二首孔肺之膚与初噬之无噬骨之艱。而有易噬之勢也。二柔初剛不同類以柔乘剛似有臭味差他之極。而二之噬初如噬膚必並合之易契之淡不自知其臭味之別。舍者相。以又何極乎。故曰噬膚滅鼻无咎。中四爻言交噬之艱。噬客本象交易。以所也。項氏吳氏。校舊說之誤。以中爻為飲食象。而滅鼻之說。仍沿舊誤。用謂浸趾為不行之象。浸耳為不眈之象。浸鼻為不知臭之象。其

義註同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虞仲翔曰：三在膚裏，故侮肉。離日煇之為咎，坎為毒，毒謂矢毒也。失位承四，故小吝。與上易位，故无咎。

陸位明曰：腊音昔。馬云：晞于陽而煇于火曰腊。鄭注：周禮小物全孔曰腊。

以用柔腊，从殘肉。从日取義。籀作𠄎，篆作𠄎，今从𠄎。李氏集解本作𠄎。从篆也。小物全孔曰腊。鄭君注禮則云：此言腊肉，謂无骨之孔肉。四孔，肺乃有骨之。與禮注有同有異。

王氏昭素曰：馬融以腊肉為晞陽之肉。上九剛易，契其象矣。

程正叔曰：六三以舍居易，柔位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項平甫曰六三以柔居剛故為腊肉肉之不中者為毒

吳幼清曰肉者六之柔也腊之則柔亦堅矣位剛故也凡食物臭惡為毒以上九之易噬六三不中不正之舍故為過毒

錢國瑞曰腊肉之日孔者以明動相求為噬以与四近不相以為毒

以周柔三當孔肺之腊肉與上啗而噬之三上相易而位當則三上之啗固正也但上凶則三亦因之小吝矣而亦无多咎也毒肉之毒也項吳說是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陸二紀曰肉有骨謂之肺離又為兵矢金矢也取貞剛直也噬肺離復艱難終日伸其剛直

陸位明曰肺。緇美反。馬云有骨謂之肺。鄭云箒也。字林云。食所遺也。一曰肺也。子夏作脯。徐音甫。荀若。東光大也。本亦无大字。

以周柔腓。古本蓋作束。故鄭君讀束為第。訓箒。馬氏讀束為肺。說勝于鄭君。後儒乃從馬作腓。行剛。宥明。与光韵。陸氏所見本作未光大。非。

程正叔曰。腓。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莖骨。至堅難噬者也。金取剛。矢取直。四曰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

朱晦庵曰。腓。肉之帶骨者。与截通。周礼。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凶。聽之。九四以剛居柔。乃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金堅。而口能訟之。空也。

項平甫曰。九四以剛居柔。故為乾肺。骨在肉中者為肺。而剛在柔中也。錢國瑞曰。以離火為孔。以剛為肺。以噬為艱。以貞為貞。以艱且貞為利。四本

明体而以坎為暗象付故言未光

做居子曰初噬二以噬肥柔之膚易噬也上噬三以噬孔腊之肉易而難夫五噬四以噬有骨之孔腠則噬之尤難矣噬之難所以利艱貞也終于日五以日金矢所以吉也吉則光矣象付曰利艱貞吉未光也謂未日金矢之前艱貞自守有未光之時也未光釋艱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程正叔曰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處剛而四輔以剛日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日其助也日當謂居中用剛而能守正震危也

王景孟曰六五體柔而居中居中者日位體柔而四以剛捕之又為日人也此所謂日黃金也象付曰不當位謂其以六居五也此得當云者謂其日位

日人也。

吳幼清曰：孔肉之堅難噬也，故貞厲黃金曰：之為日其所當，故无咎。

錢國瑞曰：上交以離火為孔，以柔中為孔肉，噬而啗黃，在互。金合初，噬孔肉，以黃金之象，頤中虛，以不失其虛為養正，故戒舍雪龜，觀朵頤，頤中有物，以有物為當噬，當啗，故二噬膏，三噬腊肉，噬其以動而禴，艮為物，四噬孔肺，五噬孔肉，噬其以明而禴，坎為物，二三四動，日其為動，无不上合，互之明，四五明，日其為明，无不下合，初之動，象付謂噬啗而亨，動而明，合而亨，以此以用柔，四有孔肺，與互啗而噬之，五有孔肉，與四啗而噬之，四為金矢，互日之，互為黃金，四日之，孔肺孔肉，皆以本爻取象，日謂金易相日也。黃中色，指互言，日當，謂相日而當也。舊說以噬孔肉為去惡，即用獄象。

未是。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王輔嗣曰聽不明故不靈要積至于不可解也。

陸澄明曰何本亦作荷王肅云荷擔聽不明馬云耳无所聞鄭云目不明耳不聽王肅云言只聽之不明。

程正叔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于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荷之以校為其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誠聽之不明也。

趙子欽曰噬嗑之義所包者廣故中四爻取諸物象使人觸類而自初終季用刑為例者用刑噬嗑之一端爾。

錢國瑞曰校獄具坎為桎梏故通上下言校噬嗑中文皆噬以禘拱之体為

物以明動相合為啞，中爻以動相合，合剛與柔，君成其為君子，初上不合，唯皆剛，君墜為小人，初懲小人之始，為无咎，上怙小人之終，遂凶。

以周柔坎為耳，為聰，離為明，滅耳者，聽不詳也，謂不察忠言者，也不察忠言，有耳以无耳，是沒耳之象也，上已何校，而後不察忠言，則西積至大而不可解，故凶，聖付聰不明，聰聽也，見夫正氣奮解或以滅耳為刑，或謂校大而掩沒其耳，皆非。

三三
艮上
離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荀慈明曰：此本泰卦，謂從上來居孔之中，文飾剛道，交于中和，故亨也，分孔

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通，柔接二舍，故小利有攸往矣。

鄭康成曰：離為日，天文也；艮為山，地文也。天地二文相賁，成賁，猶人君以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裨仁義合，並設嘉會，禮通，故亨也。

王輔嗣曰：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柔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日中，是以亨。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日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孔仲達曰：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謂此本泰卦故也。

程正叔曰：下體本艮，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而文以而成賁也。卦之變皆自艮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艮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

以周柔得信以十辟卦分主卦變皆溯源于孔坤以孔坤為主而參求于同類之卦有重卦即有卦變可指因而知也王輔嗣不言卦變而此豢侍注實以賁自泰變立說孔疏中王甚明

朱子發曰賁本泰也以一柔文二剛則柔以中而亨文柔位也故曰賁亨以一剛文二柔小者之利也剛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

以周柔剛不分而上則柔无交錯之文分剛上而柔得見其文亦是小者利其攸往也小指四往指上荀注及滂上侍甚明

郭子和曰隨蠱噬嗑賁之象皆以卦變為主臨川則云艮孔位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是則亦可為旅亦可為坤卦蓋坤卦皆自孔坤索而成今獨言

于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孔下坤上之泰來，不乃与世卦同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釋卦辭

俞玉吾曰賁乃噬嗑之倒体，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之剛上為賁之上九。

以周柔柔付言柔來而文剛，因泰之剛本在下，而柔自上來二，以文初三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因泰之下有三爻剛，分二之剛以上，而文四五之柔也。若以噬嗑反對言之，則噬嗑之上卦離，三爻皆下，何得二之柔自五來乎？下之剛与柔俱來，允下之本有剛也，何曰言柔來文剛乎？噬嗑之下卦，祇有一爻剛，何待分？其上爻本剛，何言剛文柔？以此卦言之，已知其說之謬矣。俞氏以反對言卦變，本于宋薛氏溫其而明來矣。

鮮力主之。近胡肱明江慎修皆宗其說。故特稱之。

李晉卿曰：凡剛為質，柔為文。離柔也，宜在外而居內，是柔來文剛。又卦畫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也。艮剛也，宜在內而居外，是剛上文柔。又卦畫上九之剛，上文四五之柔也。

以周柔李氏以剛為質，柔為文。說本何元子。于分剛上而文柔句，殊不可解。離宜在內外，艮宜在內，亦不可通。

天文也。

虞仲翔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其體離。艮為星，離日坎月，共為高。離為文，明日月星辰，高麗于上，故稱天之文也。

王輔嗣曰：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郭氏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

以周彙集解本注疏本天文也三字自為一節虞王俱有注則上有脫文可知矣郭氏據王注剛柔交錯補之與虞注不合是可疑耳王昭素胡安定皆用郭義石祖徠不述之云剛柔二章交錯成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也天文也朱子出以石說為是見序上叢說述亦未安以上鄭君注雜為曰天文也與虞王氏注參讀之蓋言高明為象之交錯耳

文明以止人文也

郭立之曰人內之于一身外之于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上下相文自然而止

朱晦庵曰又以卦位言之止謂各守其分

俞玉吾曰文貴乎明不明則无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无道与不及之患然彼不害其為文礼以節文為教也此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于令升曰四時之變理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系觀日月以要其全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孔仲達曰聖人觀乎天文以察四時變化君四月純易用事金在其中靡草也十月純金用事易在其中齋麥生也聖人觀察天文討書礼樂之禮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程正叔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金易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

之遷改也。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文，禮儀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項平甫曰：古之聖人，謂人情不可以徑行也，因其羞惡好惡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故曰化成天下。今觀賁之二爻，无一爻凶咎，惟神者亦終于无尤，惟吝者亦終于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以庸人之不便而警經世之大防也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王世將曰：山下有火，文相照。夫山之為体，層峰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以雕飾，後加火照，弥見文承賁之象也。

以周禮王氏名虞拱周易注

程正叔曰：山者，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文，以為賁飾。

之象也。觀君子觀山，以修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果于折獄也。折獄，其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呂伯恭曰：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于過。君子无敢折獄，我謂延淹正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

蔡伯靜曰：有山之材，而眩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貴之象也。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誠實，文飾而沒其情矣。以周柔庶眾也。庶政，艮山材之多，象艮明之也。離象也。折獄貴乎明，无象離，无敢者，艮象也。

俞五吾曰：人居山下，煙火轉集，與荒山寂寞之境不同。庶眾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折獄則不可也。若恃其

明察而淡文巧詆在君子則无敢以是

錢塞庵曰賁者文也凡獄之多寃未有不起于文者故鍛鍊曰文致曰淡文

弄法曰弄文皆敢心誤之也

以周柔良道光而有離火以照之賁之象也明庶政觀人文以化之也教化為本折獄為末君子務本不敢恃其明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王子雖曰在下故傳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

崔氏傑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也今近四棄于二比故曰舍車也夫夫所乘謂二也四乘于剛艮止其應初舍其義故曰徒徒廢踐之也自飾其行故曰賁其趾趾謂初也

程正叔曰舍車而徒行者于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凌三，允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凌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責，守其義而已。

吳位遠曰責互坎，坎為車，而初在下，弗及乘之，有徒步之象，故曰舍車而徒。都聖與曰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乘之者在上一，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也。

項平甫曰初取在下為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行之，則天下之玉潔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

俞孟吾曰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己上，奚以乘也。義弗可乘，故當舍也而就勞也。

以周乘責其趾，允殊厲之謂也。義弗乘也，安步當車，以義自責也。義

不可為則止之，義可為則文之，所謂文以止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王輔嗣曰：位无應，與三比焉，近而相比也。須之為物，上附也。故曰賁其須。

侯氏果曰：自三句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上承于三，與之同位，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

程正叔曰：須，隨頤而動也。隨上而動，動止惟係所附，猶如飾于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朱子發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髻。三至上有頤体，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妄生，須生于頤，須所以賁其頤也。

呂伯恭曰晁氏云須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媼。媼妾也。

徐子與曰須附頤而生也。賁上四爻外室中處有頤之象。二才柔不能自興。隨三而興。猶須之附頤而動也。故曰與上興。

唐元卿曰上謂上九六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二與上興起文以之盛。故曰與上興。

以周素唐氏名鶴徵拱周易象義。

倣居子曰須毛之柔者。象所飾之柔而有儀也。耳目鼻口人所有用。須似无。用而天生儀表。不可以已。凡礼之樽節。還讓者。合柔道者。秩之自天。以興文明之化。不可以辭文飾節。嫌其无用而抑之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需如体剛履正故永貞吉与二同位故終莫之陵也

蘇子瞻曰賁者二也需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並以永貞于二為吉也朱子發曰六二以柔賁剛賁也九三^三坎体以剛賁柔濡也二允正處以近相比故相賁相濡以成文三將變初而失正則上且自外陵之永正誰能陵之

雷西仲曰賁以濡為者以礼文潤飾之指也貞而不永則允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

俞孟吾曰陵勝也終莫之陵也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雜文終不能勝之也

張元姑曰九三以一剛介二柔之間。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文勝則僭。下陵上。卑陵尊。皆從此起。三惟真正自守。不敢踰其短垣。何陵之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鄭康成曰。六四巽爻有应于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九三位在辰。日其車為白馬。猶執餘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於餘而有之。

王輔嗣曰。有应在初。三為寇類。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於靜以失初之應。於進則愆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於愆也。鮮絮其馬。猶以持。邪履正位。未果其志也。匪寇乃婚。終无尤也。

陸氏曰。皤。白波反。說文云。老人兒。董音槩。云馬作。是。核行曰皤。鄭陸作蹠。音煩。荀作波。猶戶旦反。董黃云。馬拳頭高印也。馬前云。高也。鄭云。餘也。亦作

寒柔反

以周柔鄭君本譜作蹠與董音槩義合四受上責槩旋不進於承上
五初之兩歧也其所責之色曰白其馬^坤承亨印而於上進則以承上為
急矣尤冠視初之婚構也剛上文柔新當以此

程正叔曰四與初相遠而介三介于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

吳德遠曰自三至五有震體而四在其中有乘馬之象

朱晦庵曰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甘他惠
也

項平甫曰三當責道之盛四當責道之變自三以下居推故下三爻皆以文
為責自四以下居艮艮為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責三方濡於四

一變而白。故有相冠之物。五賁之時。教正於以異為文。以異性相交。而君將
構。凡四之道。率也。

俞王吾曰。四止而初。文以體性各異。不能无物。並合之。則成率也。終无尤。此
与剝。蹇。鼎。旅。凡五言之。皆一素。

詩六。變。以。沈。

焦弱侯曰。賁其趾。以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不必以車為飾也。賁其須。天之
文。以待飾也。濡。以言其貌之悅。律。以詩。顏。以位。丹。之。位。也。皤。以言鬢之皤。此
以書。皤。良士。班固。詩。皤。國老。皆指鬢也。須在趾上。鬢在須上。皆以一人
身取象。不假外飾。純任自趾之象。素。

李晉卿曰。以六居四。柔賢而在上位。當賁之時。而於返質。其道能无於乎。惟
知初之為指。構。故終无過尤也。

焦理堂曰王注鮮潔二字解白字猶以下用以待二字則猶不刊者白色鄭云翰猶幹也鄭以白馬指九三謂九三猶六四而有之不使居初即王氏所謂有正在初而闕于三也王注王氏之意以白馬居六四謂六四鮮潔其馬將以居初而闕于九三內懷於思馬雜備而當待蓋亦讀猶為幹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慈明白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五為王位休中履和勸賢之王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

虞仲翔曰艮為山五守山故備邱木果曰園六五失位勸之成兵兵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對兵故戔戔五變之易故有喜凡言喜慶皆易文

王子雍曰失位无应。穩委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位改必。有束帛之聘。委委積之兒。

陸遊德明曰束帛于夏付云五匹為束三元二纁象金易。委委在干反馬云。委積兒。辭虞云。礼之多也。又音賤黃云。猥積兒。一云顯見兒。于夏付作殘殘。陸遊叟曰上九有止靜篤實之位。五能以委之。帛敦而聘之。

程正叔曰丘園指上九也。受賁于上九。隨一作其裁判。以束帛委之。能使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朱子發曰艮為山。為果蓏。山才為丘。而有果蓏。丘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資上九之賢。故曰賁于丘園。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三元二纁。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賁之象。委委。委積兒。五以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

道也。社柔中厚禮。上九自外賁之始吝而終吉。正剛吉也。舍易曰位曰喜。朱晦庵曰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自賁之道。故有邛園之象。束帛。詩物交之。淺小之吝。如此。祗可羞吝。然禮奢甯儉。故曰終吉。

以周柔程付以爻爻為翦裁。分裂之狀。朱子以為非。

俞玉吾曰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此與大畜卦凡三言之。皆一柔。

吳幼清曰六五有德之賢。止而不仕者也。上九一剛。為二柔之君。賁二柔也。以上九賁六五為上之人。禮聘賢者。恩光下逮。

以周柔吳說與王子雍同。別一義。

李晉卿曰位近上九。能尊尚之。以邛園自賁。誠信于文。故曰束帛。爻六五之

吝。猶四之疑也。當賁之時。阻于眾則有所羞吝也。若能決柔從道。是以終吉。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虞仲翔曰。上之五。以位。體既濟。故曰。以志。坎為志也。

王輔嗣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

劉先之曰。繪事以素。居上而能正五彩也。

程正叔曰。上九。賁之極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以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

朱晦庵曰。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

項平甫曰。五為柔孚。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焉。用其賁于邛園。治束帛以為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為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玉極之時。其義當止。

故用其淳白，而曰志于上，此人君之文也。君以淳白責外，治后以淳白責內。治，曰為大臣，又以淳白自責。君臣家國，其行篤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所謂
覲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

惠天牧曰：白者五色之一，非无色也。攷工記繪之事，以素功，謂畫繪之功。素
在皮，蓋皎者易汙，故畫繪先布采，以加素。此後五色宣明，故曰素功。言功
成于素也。子夏問討素，詢孔子以皮素解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礼，十邑中有
忠信，以其不学礼，故雖有美質而終不成。此則畫繪之功成于素。忠信之質
成于礼，上九賁之成，故曰白賁无咎。以儒言白賁，後于无色，似誤解。禮卦傳
付言賁无色，礼謂白无色也。无色則闇，子曰白乎。
傲居子曰：分剛上而文柔，剛謂上，上曰白賁，白金色剛象也。

以周柔句賁终于无反素。自王注孔疏以及宋元明诸儒大略相同。新海引到说以素能正五采言。近儒惠氏半农大暘厥旨于象无切。五为勸贤之主。上为贤人。自荀注以下。宋元明诸儒大略相同。是也。项氏吴氏以上九为君。六五为妻道。臣道。别一义。凡卦二五皆舍者为失实。不可以常例言。故兼录之。

壬午六月初九日读毕



十翼後錄卷七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上經象象傳一之四

三三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荀慈明曰謂舍外變五五者至尊為舍所變故曰剝。

鄭康成曰舍氣侵易上至于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

盧氏曰此本乾卦羣舍剝易故名為剝。

陸明德曰剝馬云落也說文云裂也。

程正叔曰夏至一舍生而漸長一舍長則一易消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

舍柔變剛易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干易變剛為柔也

陳隆山曰夬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者君子去小人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侵蝕之故曰變

以周案陳氏名友文撰集傳精義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京君明曰柔長剛減天地盈虛君子俟時不可苟變存身避害與時消息虞仲翔曰坤順艮止謂五消觀成剝故觀象也乾為君子乾息為盈坤消為一虛

王輔嗣曰順而止之不敢以剛止者以觀其形象也強亢激拂觸汙以隕身

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尚也。

程正叔曰：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王景孟曰：東漢之季，會小得志，君子不知觀象，方以口舌與之爭鋒，至使刊章逮捕，胼首受戮，而士類之為之一空。

趙氏汝楙曰：善御小人者，順其方張之勢，靜處事外，使小人遂循敬視而不敢迫，乃可徐止其進也。非姑待也，非養奸也。一易无恙，來復于是，而基焉不然而併與一易而剝之，君子之道不幾于息乎？

俞玉吾曰。順者順乎天理。止之者止而不動。非謂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夫小人之與君子。猶晝之與易。相為盛衰。殆无終窮之理。消則息。息則盈矣。亦无久盈之道。盈則虛。則消矣。易窮則變。變則通。剝之終。乃復之始。剝窮上反下。不久則又將為復。是以君子現剝之象。而尚消息盈虛。不敢妄動。但順時而止。以待天道之還耳。

以周案順而止之有二義。一以為退避小人。以一以為遏止小人。二說皆通。細繹六爻之旨。此指三之應上言之也。三處坤。退艮之交。身入小人之中。坤之順也。應乎艮之上。止之也。知消息盈虛之天運。當剝之時。而无咎也。曰觀象者。剝三如觀三之知進退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盧氏曰上君也。宅居也。山高絕于地。今附地者。明被剝矣。君當厚錫于下。賢當卑降于愚。然後得安其居。

孔仲達曰。剝之為義。從下而起。故在上之人。當豐厚于下。安物之居。以防剝也。

劉先之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柔。保其高。君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于上。

程正叔曰。山附于地。地剝之象也。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李于思曰。易中象辭曰。大人曰君子。曰先王。而此獨曰上者。剝之世。在下羣。舍極盛。而猶有一易在上。作易者喜見之。故指在上之一易而為之辭。頌平。

^{項平}甫曰。卦有吉凶。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凶德。則必于凶之中別取其吉。以爲象焉。剝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舍剝易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无用闇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涖眾。凡此皆于凶中取吉也。

呂圭叔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上九一文。爲廬亦宅之義。卦取柔變剛。象取下安上。義各有所主也。

倣居子曰。剝以上文爲主。故言上。民載上。上得輿。即山附地之象。山附地。即有崩剝。地常載之。所謂土委地是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虞仲翔曰。此卦坤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爲牀。蔑无貞正也。失位无應。故蔑貞凶。

盧氏曰：蔑滅也。坤所以載牀，所以安人。在下故僞足，先從下剝，漸及于上，則君政崩滅。故曰：以滅下也。

陸德明曰：蔑，黃結反。猶剝也。楚俗有制蔑之言。馬云：无也。鄭云：性慢者作滅。

孔仲達曰：牀在人下，足又在牀下，今剝牀之足，是盡滅于下也。

胡翼之曰：足，民之象。小人得位，先剝于民。本既弱，則君子正道微，蔑不行。

程正叔曰：取牀足為象者，以舍侵沒易于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朱子發曰：剝牧請剝牀以足。蔑，案六四曰：剝牀以膚，則剝牀以足，當為勺。蔑无之也。无君子之正，則凶矣。

張德遠曰：剝自乾變至四，皆有巽體。巽木，坤地承之為牀。初滅下，剝始于民也。民國之无氣，安可剝。

沈守約曰。人之所恃以安者。牀也。足在牀下。牀之所恃以安也。上不厚下。而小人侵辱。剝喪公正。則人不能安其宅矣。卦變為頤。頤養以正也。剝道始起。未至于成。君子于此能養正。則正類庶幾。其未茂也。此聖人寓卦變之深旨。旨也。

朱晦庵曰。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茂滅也。

項平甫曰。剝之初六。于時為姤。剝乾成巽。巽為木。故有剝牀象。所剝者下爻也。足者牀之下木。故曰剝牀以足。

俞孟吾曰。茂滅也。舍之消易。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為剝牀。而先以牀足滅于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惟宜順時而上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以周案與木為牀，巽上有二易，初剝止一易，故有剝牀之象。以及也，足人之足也。初足象以喻民，牀之剝害先及足，國之剝害先及民，故曰滅下。

六三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鄭康成曰：足上，傳辨近膝之下，趾則相近，信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

虞仲翔曰：指間傳辨，剝二成艮，艮為指，二在指間，故曰辨。

陸德明曰：辨，徐音辨，具之辨，足上也。馬鄭同。黃云：牀，箬也。辨，虞云：膝下也。

崔氏憬曰：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策足之間，是牀柱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

有應，故二未有與也。

劉光之曰：辨，茵席之類。初二俱言貞凶，舍才浸長，君子宜避小人，不可固其

案虞云指
間傳辨法辨
為采後女采
象數指小分
別也情多辨

所守

程正叔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剝之于辨，愈滅于下正，以易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也。張德遠曰：蔑貞云者，君子之道方消，而貞道不復明于天下，是可為痛心疾首也。

邛行可曰：與應也。困四應初言有與，井二不應五言无與，六爻皆應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以舍應會，无以止舍之進也。

吳幼清曰：六三之剝之，惟其有與也。上九之所以不剝也，未有與云者，言六二之所未有，至六三而後有也。蓋傷有與之不蚤，而僅能存一易也。

任翼聖曰辨黃云箒也國之有賢若牀之有箒而賦賢以自專者不知若寢而刺其牀之箒者然

王伯申曰以猶與也及也牀與辨不同物故曰刺牀以辨若此王說刺牀以辨猶云刺牀之辨則下云刺牀以膚亦可云刺牀之膚乎膚足與辨當為人

之形體辨讀為踠釋名釋形體曰膝頭曰膊膊圍也因形圓圍而名之也或

曰踠踠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踠蓋髀之轉聲說文髀都端也二居下卦之

中却頭居下體之中故取象于踠焉焉古音踠與辨通猶周徧之徧通作辨

也

以周案王氏讀辨為踠為體髀辨聲扁聲賓聲皆在眞部王說是人之能立以體周之與立以賢刺賢則國不立矣未有與言刺之二時

未有應與于易。至六三而有與。僅存上之一易而已。吳說甚明。
六三剝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荀慈明曰。眾皆剝易。三獨應上。无剝害意。是以无咎。

王輔嗣曰。三上下各有二會。而三獨應于易。則失上下也。

陸德明曰。六三剝无咎。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程正叔曰。其所處與上下諸會不同。是與其類相失。于處剝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張德遠曰。剛動上行。三與有力。非六三則一易不獲安于上。

沈守約曰。處剝之道。以順而止。為善。坤而為艮。順而止也。是以无咎。

胡仁仲曰。剝者。舍剝易也。三以舍從易也。昔東漢呂強處閹宦之中。獨有

忠君子惡社稷之中心，雖身被殺，猶有命名，故无咎。

項平甫曰：爻辭有之字者，因小象而誤增。

趙氏汝楫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也。

俞玉吾曰：失者，與四舍相失而不相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王子雍曰：在下而安人者，牀也；在上而處牀者，人也。坤以象牀，艮以象人，牀

剝盡以及人身，為敗滋深，害莫甚焉，故曰剝牀以膚。

崔氏憬曰：牀之膚，謂薦席。若獸之有皮毛也。牀剝盡，次及其膚，膚剝可以大

臣之象，言近身與君也。

陸遜叟曰：牀有茵席，猶國有近倖，用近倖，剝政令，最為切近之災。

程正叔曰。五為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于膚。身坐于凶矣。切近之災禍也。

朱子發曰。言災者。舍長剝易。天也。剝道至此。三不能止。君子其如天何。

以周案臚膚同字。臚前肥者曰臚。見初學記。職官部下之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藝文類聚四十九卷。職官部五。引釋名以釋鴻臚之義。一切經音義廿二。引釋名同。剝林及膚。是剝其腹心大臣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李明允曰。五金而一易。眾金皆下。駢首相次。似貫魚也。後漢皇后紀注

崔氏擇曰。魚與宮人皆金類。以比小人焉。魚大小一貫。若后夫人嬪婦御女。大小雖殊。寵御則一。

蘇子瞻曰六五剝之主凡剝者寄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元寵于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以宮人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

程正叔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金之主也羣金剝易以至于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金辭首順序反獲寵志于易則終无過尤也

朱晦庵曰魚金物宮人金之類而受制于易者也五為眾金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易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洪景盧曰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始內卦巽故二有魚四无魚井內卦巽故二射鮒中孚外卦巽故曰豚魚剝卦五金而一易方金自下生變乾為始為

遜為否觀，皆有巽體。至五會剝為則巽體凶。此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

以周案洪氏名邁語見容齋隨筆。

呂伯恭曰：一易在上，會必從易，故五率羣會，順序從易，如貫魚，獲寵忠于易，如宮人。

項平甫曰：剝之六五已入君位，若以宮人言之，則五為王后，與君同處，以治會事，以當夜時，猶剝之五會，祇用于午未申酉戌之月，在天道未為不利也。若用于易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為厲氣爾。易道大廣，六四已言君道，故此爻別明後宮之義。

來矣鮮曰：此正彖傳所謂順而止之也。以者，后妃以之也。以宮人寵者，統領

宮人以次上行進御而獲其寵。一易在上五率其眾會。本卦原有此象。且內順外止。本卦原有此德。金剛順則能從乎易。艮止則不利乎易矣。

李晉卿曰。此卦以一易為主。三應而五比之。皆善也。

做居子曰。剝由現消五而小人長也。自利足而政不能行。剝近膝而固。凡與立。剝至于腹前之膚。尤為切近。則由六五為剝之主也。五率類受寵。如宮人然。君不君矣。而以是為利者。其亦如秦嬰降于軹道。未為公嬴。則禪既在長安。無須思蜀。保守社稷之說。非所論于剝爛之候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王輔嗣曰。處剝之終。剝今本作卦。此依郭氏舉正。獨全不落。故果至于碩而不見食也。君

子居之則為民覆蔭。小人用之則剝下所庇也。

侯氏果曰：艮為果，為廬。坤為輿，處剝之上，有剛直之德，羣小人不能傷害也。故果之碩大，不被剝食矣。君子居之，萬姓賴安。若得乘其車輿也。小人處之，則度方无控，被剝其廬舍。故曰剝廬終不可用矣。

程正叔曰：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易剛君子為民所乘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弱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信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楊中立曰：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碩果不食者，順而有以上之故也。坤則順而已矣。履霜，堅冰至，順而无以上之故也。

沈守約曰：一易之實，獨全于上，碩果之象也。一易覆于眾舍之上，廬也。變而

從坤剝廬之象。

朱公立曰廬如周禮秦廬无之廬音廬戟柄也謂小人自剝消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

以周案朱氏名懷語見朱子語錄朱子傳為二十家叔取其說。

王景孟曰果既碩大墜地而復生則剝反為復矣此復初九之一易即剝之上九也。

項平甫曰小象皆協韻獨剝上九以載字協用字豐九二以事字協用字則古音用字皆通入志字韻矣以字訓用意者用亦可讀作以歟。

以周案以與用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為以項說是也或謂剝豐兩用字皆害字之譌失之以與尤災載字韻古者屬之咍部用古者屬

東中部東中部寄古音屬祭夬部。

楊廷秀曰。五舍載一易。輿之象。一易庇五舍。虛之象。坤為大輿。

王伯厚曰。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仁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發生也。在冬為斡歸根也。終而復始。

趙氏汝楙曰。小人始焉欲剝君子之牀。卒也。自剝其虛。乃知小人之姦。終不可用。魚出水則死。舍過五則剝虛。聖人立象以盡意。其隱而顯。類如此。喬還喬還曰。碩果不食。核也。仁也。生生之根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傳之果。此剝之所以復也。

以周案喬氏名中和。撰。

張考甫曰。君子乃小人所藉以安其身者。君子既去。則小人之身亦殆矣。為

小人者未有不殺身亡家而覆其族。故剝虛取象甚精。

以周案食蝕通日月食之食。史傳多作蝕。蝕敗剝也。見說文。羣金无實如木之華而不結果。上則大果之不遭蝕也。牀與虛皆易象。金之所待庇而安也。小人得志剝牀。至自剝其虛。則小人終不如君子之得與矣。戒小人即以勸君子歟。

三三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

虞仲翔曰。易息坤。與姤有通。剛反交初。故亨。

何棲鳳曰。復比歸本之名。羣金剝易。至于幾盡。一易來下。故偁反復。易氣復。

反而得交通故云復亨。

程正叔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易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虞仲翔曰兌為朋在內侮來五金從初初易正息而成兌故朋來无咎。

王輔嗣曰入則為反出則剛長故无疾疾猶病也朋謂易也。

石守道曰反藏于地下入也動而上長出也无疾者動以順時也朋來无咎明君子之進欲眾也。

胡翼之曰易氣有生物之心入于地中出于地上物无違之與疾害之也。房氏審權曰出入无疾害之者喜易氣之復勉之之辭朋來无咎无咎之者。

欲眾易漸進誘之之意

晁子止曰自剝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為內卦曰來

俞王吾曰剝之一易在上倒轉為復鄰也五會之朋往剝乎一易今則五會之朋來順乎一易故亨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虞仲翔曰易為道故復其道剛為晝日消乾六爻為六日剛來反初故七日來復天行也

王輔嗣曰易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以天之運反復不得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

孔仲達曰衺氏莊氏竝云五月一會生至十一月一易生凡七月而云七日

不云月也。欲見易長須速。故變月言日。今輔嗣云剝盡至來復。若從五月言之。何得云始盡也。注意是用易緯六日七分之意。同鄭康成之說。案易緯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雜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又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主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四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易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純卦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易氣來。從剝盡至易氣來復。隔坤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

以周案易緯卦氣圖。自坤而未濟。而蹇而頤。而中孚。而復。漢魏儒之說。七日來復。大抵本于卦氣圖。或云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而為復。

此以復一月中之公辟分言之也。或云剝卦易盡于九月末十月純坤。坤六日七分而為復。此以坤遞變復宮之未濟言也。宋王氏昭素宋氏咸駁卦氣圖之謬。未得其要。而漢上朱氏乃難王宋說而力伸漢魏儒之說矣。至朱子駁之云。八卦方位與十二辟卦互異。緯圖既據說卦傳震東離南兌西坎北之文。復以乾為巳辟。坤為亥辟。巽為酉辟。艮為亥辟。彼此二說自相矛盾。雖後之長于緯者不能駁朱子而申其說也。且繫辭傳以乾坤三百六十之策。當期之日。卦氣欲以六十卦三百六十文。當期之日。既背于經。其圖以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文。為一歲之主。豈不思四正卦二十四文。既為一歲之主。而乾坤乃分司而為之役。于義甚顛倒乎。十二辟卦主十二月三百五

十四日復以十二辟卦直六日七分何其上下不相應乎據圖中孚
之後所隔適六日七分然復與中孚卦象各異安見復之自中孚來
也如謂自坤至復則所隔五卦每卦六日七分則有三十日又八十
分日之三十四五不合七日之義也如謂自坤至未濟曷為不予未
濟言之也輟轉附會卒不能通漢上朱氏力伸六日七分之說而引
繫辭曰三百八十四爻當期之日直是自造繫辭傳矣其謬又何待
辨邪

虞氏果曰五月天行至午十一月天行至子天地運往會易升復凡歷七月
故曰七日來復幽詩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
日周之二月也則古人呼月為日明矣

以周案褚氏莊氏侯氏皆以午月至子月為七日。程傳本義從之。漢上圖說所錄王氏昭素說畧同。圖說又載劉氏遵說以日行七舍為七日。又錄王氏洙說日以日行七舍為七日。而參用祗莊之說。朱漢上曰日行一度為一日日行一舍與月合朔為一月則日行七舍自是七月安有變月言日之理。且如詩言一之日二之日止是省文。王伯申亦駁之曰欲見易長須速變月言日則是易生本未嘗速而作易其速之有是理乎。幽風一之日二之日承上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非謂月為日也。周謂一之日一易之日二之日二易之日。今復止一易復前之坤則六會也何得言七日乎。

陸遊叟曰臨內體兌兌在西方月生於西兌得象得八故曰八月有凶復內

體震。震在東方。日生于東。震象得七。故曰七日來復。

鄭亨仲曰。七者易數日者易物。故于易長言七日。八者會數。月者會物。臨長以會為戒。故曰八月。

程可久曰。易極于九而少會生于八。會之義配月。會極于六而少易復于七。易之義配日。

金俞玉吾曰。易以一爻為一日。剝六畫併復初畫是為七日。天行謂天道之運行也。剝窮于上而反于下。則止者復動。往者復來。猶天道之運行。周則復始也。

何元子曰。反復其長。反以復其道。與來復之復同義。

王伯申曰。震既濟皆曰七日得。喪喪而復得。以七日為期。蓋日之數十。五日

而得其半不及半則三日過半則備七日。然以失而復得多不至十日則云七日得此卦之七日未復之狀是也。復為剛反有去而復來之象。占者曰此則凡已去者所以未復。必多不過七日。故云七日未復何承須承坤計之。而六七日七分。承始計之。而云七月乎。必如連坤占指計之。則震既濟之七日得。如連何卦以成數乎。解律其不致全經之例。宜乎多方推測。而卒无一肯矣。

以周來五次以舊說牽強。而余象不現則猶空矣。今以陸遜更諸說推之。則表取少易七數。沈潛取坎之少易七數。正合全經之例。

倣后子曰。易中言時之久遠者。曰三年。曰十年。臨八月。復七日。金言月。易言日。取歲于進者則同。金數始生于八者少。金其推克日數之八者。數始生于

七為少者。震坎艮皆數之七。八月七日。既分舍為之象。且舍兌震少女之義。以兌兌月而凶。不待舍舍之盛而已消。震日而復。不待老者之盛而為已復也。孔子釋八月之凶曰。消不久也。周公因文王之言七日未復。于初爻言不遠復。三聖相傳之素如此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虞仲翔曰。易息臨成乾。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故利有攸往。

程正叔曰。易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

朱晦庵曰。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董季真曰。先天子云。自外而入。坤曰來。自內而出。坤曰往。疾之坤眾則未可往。无疾則利于往矣。

以周案董氏名真卿撰周易會通其父名鼎字季亨號溪山

何元子曰剝復二傳皆對言剝曰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蓋以反剝即為復也

以周案以窮上反下言之曰剛反以歷臨泰至乾言之曰剛長利有攸往謂自臨而泰至為乾也夫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謂至乾而終細繹聖傳前後皆應不止剝復二傳對言之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荀慈明曰復者冬至之卦易起初九為天地心萬物所始

王輔嗣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

見也。

胡翼之曰。一易之生。潛于地中。雖未發見。然生物之心。于此可見。

歐陽永叔曰。天地之心。見于動復也。一易初動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本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也。彖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

蘇子美曰。玉弼解。予竊惑焉。復也者。以一易始生而得名也。彖傳曰。剛反。曰剛長。安得謂寂然至无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共易物也。動物也。在地中。則是有易動之象也。

以周案蘇氏名舜欽。

程正叔曰。一易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天地之心。不知

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朱晦庵曰：積陰之下，一易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

俞玉吾曰：天地生物之心，无不在，不現果核中之仁乎？當其氣候之肅殺，无端倪可見。迨夫氣候之發生，則其仁萌芽自核中而出，即此現之。天地生物之心，亦可見矣。或謂靜見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為天地之心，亦非也。

以周案王注孔疏以老釋易返之虛无，歐陽氏蘇氏也已辨之。程子朱子復闢之，而說中猶紛紛歧論何哉？周謂冬之閉藏不固，即夏之生長不堅，亥月純會，此心閉藏未嘗非生物之心，而不可見也。至一易復而天地之心見矣。聖人之于物，生殺並用，當其用殺之時，未嘗

非好生之心，亦人所不見也。至于生物而聖人之見矣。夫見不見，皆時也。天地與聖人，豈有二心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宋仲子曰：商旅不行，自天子至公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易體，成致君道也。制之，其王其之事，奉之者為君之業也。故上言先王而下言后也。

蘇子瞻曰：復，變易之際也。聖人居變易之際，靜以待其定，不可以有為也。故以日至閉關，明之下至于商旅不行，上至于后不省方。

張子厚曰：后，謂繼體守成之主也。

程正叔曰：雷者，金易相薄而成聲。當易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易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易之始生，安

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覘復之象而順天道也
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易也

朱晦庵曰安靜以養微易也月令是月齋捨身以待會易之所定

項平甫曰商旅象坤坤為眾也后象震帝出震也當是時也行外之行人未
可行內之出震之君未可出皆象雷之在地也

以周案閉關不行不省方皆以易至一日言故曰至日尚書十一月
北巡狩非是月不省方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攸修身也

王輔嗣曰復之不遠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此以此修身患難圓遠
矣

陸德明曰祇音支。辭也。馬同音之是反。韓伯祈支反云大也。鄭云病也。王肅作禊時支反。陸云禊安也。几家本作絞字音支。

以周案祇本地祇之祇。申馬也。以之是反。攷之是借。嘗訓止也。項說本之。鄭訓病也。疢之借。王陸本作禊。禊安也。是禊之本義。史記韓長孺傳。禊取辱耳。禊又與祇通。王氏讀祇為幾。韓氏于繫辭傳注訓大。後漢書朗顛傳。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李注祇大也。几家作絞者音支。趙氏汝楨。王伯申申之。

程正叔曰祇宜音抵。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于悔也。坎卦祇既平。謂至既平也。

以周案神祇。支部字。祇敬。微部字。二音不同部。經史多互。瑞。此經本

亦有作祇者故程傳通抵

項平甫曰悔與復不同復則改之不但悔祇能悔而不能改則不足以言復矣

趙氏汝楫曰祇諸家音義頗多惟韓氏字音祈義訓大九家廣雅字作致義訓多既遠而復不惟悔吝且多其用力亦難

熊任重曰有含易之復有善惡之復卦辭所言含易之復也六爻所言善復惡之復也

任翼聖曰彖言亨據全勢言駁駁乎其為全乾也又于初言元指其所以亨于此猶可識元也以人事言之元仁也仁也者人也即此身而修者在

王伯申曰祇九家作致是也廣雅致多也無祇悔者無多悔也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有悔而不至于多也。蓋知有不善則必悔。知而復行則又多一悔。不遠復者。但有不善之悔。而无復行之悔也。致字以多為意。以支為聲。古音支歌二部相通。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王介甫曰以卦言之。易反為主。以支言之。易以進為復。初九是也。會以退為復。二三四是也。會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初之意。

程正叔曰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仕于土。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

趙氏汝梅曰初九仁人在下位而未達。六二居臣位之正。知初為仁人。以身下之。胥現為善。于復為美。是以致吉。

俞孟吾曰仁指初九下仁下附初九也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修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為仁矣二之吉以親比初九而吉也
郝仲輿曰初為震主知幾敏速六二柔中保養休息故為休復休比從容俟其自化也

以周案郝氏名故撰周易正解易領諸書

任翼聖曰人依木以息曰休震初木象二三本坤體初自乾來而二遂依之以為復動而以順行共二首受之矣自乾言之謂之元自人言之謂之仁仁生生之理初仁而二依之則以下之仁為仁
夏雪亭曰此卦以初九為主初之爻為位皆易故凡比應乎初及自居易位者皆有能復之義惟六上六既不應比乎初又不居易位故凶

做居子曰復之初即剝上碩果之仁仁者生之德也二三坤朋以順動而朋來无咎二將變臨下庇初之仁故吉休麻通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虞仲翔曰頻感也三失位故頻復厲動而之正故无咎

王輔嗣曰頻頻感之兒也感而求復未至于迷雖危无咎

侯氏果曰處震之極以含居易懼其林將危頻感而復履危反道義亦无咎也宜在陸後

陸德明曰頻如字本又作頻頻眉也鄭作頻音同馬云憂頻也

以周案音訓引晁說之云鄭作卑卑古文也今作文作頻是晁氏所據釋文本當云鄭作卑又云音同者鄭以今文參定卑讀為頻與頻

同也。周謂卑復者，卑下于初之復，猶二之下仁也。如字解之，亦備一義。

程正叔曰：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

郭立之曰：說者皆以頻為頻感之頻，失位過中，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以為頻數之頻，蓋君子能久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至于頻數失，亦有知其數復。

朱子發曰：頻，水厓也。三者震動之極，極則反之。正成坎，坎在坤際，水厓也。六三厥初妄動，自厓而反，則頻復也。頻，中危道，愈于迷而不復也。叔孫病不能相禮，還而學禮之文乎。

都聖與曰：頻謂頻感之頻也，不得已之兒，與子路之喜聞過異矣。

王景孟曰頻復。孟子所謂恆過能改也。頻復之厲。所謂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也。易之道在乎知變。聖人之于人。不咎其有過也。而咎其不能改過。

楊廷秀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義故元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元咎以勸之。

丁氏易東曰。頻即瀕。水厓也。爻變坎為水。又在下卦之上。瀕乎上卦。故曰瀕復。

以周案丁氏撰周易象義。

惠天牧曰。法言。頻頻之黨。甚于譽斯。廣雅云。頻頻比也。如其訓。則頻復比。比復也。比與獨對。初為卦主。四得正而應初。故曰獨復。復而云獨。比言四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也。三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爻曰休復。象

曰下仁三不能獨復比二而借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虞仲翔曰中謂初震為行初一易爻故借獨俗說以四位在五會之中而獨應初非也。四在外體又非內象不在二五何得借中行乎。

程正叔曰四行羣會之中而借其獨復者以其從易剛君子之善道也。

朱子發曰道言初九也震為大塗亦道也不言吉者正則吉可知。

郭子和曰居四會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亦舍其類而獨行其志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易。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做居子曰泰二夬五師五臨五皆指二五為中行行中而復益之言中行前

儒或不依例言之何耶。復曰中行獨復。中謂二。獨對三言也。初復仁。二庶庇初之復仁。三與初非應非比。待二而竝復仁。故无咎。而厲。四二同功。又同用坤之六二之既中。既行于四。而其志能獨應初之復仁。非如三之待二。竝復。是從道不從人矣。故傳曰從道。益三四之中行。皆謂五也。鄭君以六爻之中為中。虞氏以內卦為中。要之中必指二五言。鄭君失之。虞亦未得矣。

以周案左傳子胥賜屬屨。荀子成相篇作獨鹿。獨屬古通。周用此當讀獨為屬。聯也。中謂五。五郭此益四之復。是五于之中行于四也。四與五聯屬而復之仁。故曰中行獨復。

六五郭最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虞氏果曰。坤為厚載。故曰郭敦復。體柔居剛。无應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者。

動而不失中故曰无悔。

陸德明曰考成也。向云察也。

陸遜叟曰以柔體厚以中順用順亦足自成。

王介甫曰考自省考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乎中。

程正叔曰五以含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自成其中順之德。

朱子發曰六五遠于初九中而未正非敦復則有咎五坤體厚也五動而正成艮艮為篤實厚而篤實敦也成言乎艮故艮又有成之意考成也。

趙氏汝楫曰五去初益遠未必知復因應有悔能因四之應初又從而附益之厚于復也故可无悔考察也于初非比非應以居位之中字自察其處

身之理。故能內厚于初也。

俞玉吾曰。過于四而加厚焉。故曰教復。其義與敦臨同。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游氏吉曰。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

以周案鄭子太叔游氏名吉。語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

荀慈明曰。坤為眾。故用行師也。謂上行師而距于初。易息上升。必消羣會。故終有大敗。國君謂初也。受命復道。當從下升。今上六行師。王誅必加。故以其國君凶也。

陸德明曰。灾本又作災。鄭作裁。案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音生。

頤反于夏傳曰傷害曰災妖祥曰貴鄭云自内生曰貴自外曰祥害物曰曰災。

李氏鼎祚曰坤為先迷故曰迷復坤又為師象故曰行師坤數十十年之象也。

劉先之曰庶事之敗終猶可復師舉其大也以其同君凶任帥由君也易生在下上六反以金居上反君道也。

鄭舜舉曰往而不知反者必喪其所歸迷不知復安得不凶也去易最遠極卦之終所謂迷復也。

朱晦庵曰以猶及也。

俞玉吾曰六上六含暗之極不特身于凶又凶于國及其君雖至十年之

久終不克征也。君指五，反道君道者，五中而上不中，五自考而上不自考也。或曰君指初，初乃復之主也，初不遠而上遠，故曰反君道也。

夏雪亭曰：君為卦主，君也。君道敦復而上六反之，此所以凶也。

以周宗用行師，君用迷復之人行師也。左傳能左右之曰以上挾制其君，曰以其國君。

三三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虞仲翔曰：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

蜀才曰：此本遯卦，案剛自上升為主于內，故動而健，剛中而應也。于是乎邪。

安之道消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恆命也

何棲鳳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絜齊不敢虛妄也

陸德明曰无妄无虛妄也說文云妄亂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

程正叔曰震以初爻為主成卦由之故初為无妄之主下動而上健剛健无妄之體也以五以剛居中正二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

朱子發曰易言剛中而應者五卦師也臨也萃也升也无妄也大亨以正比三卦臨也无妄也萃也獨于无妄言天之命也剛自外來安能必其為主于內動而健安能使剛中而必應以正而必至于大亨乎非天命不能也

革也存德作
萃也杜臨也
比上通也
比上通也
比上通也
比上通也
比上通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

邛行可曰惟其无妄是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于妄則无善以致福而欲
徼福非所謂无妄之福。有過以召災而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容心
于禍福之間非所謂无望也。若真无實无妄之人則純乎任理禍福一付之
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

張元祐曰馬鄭王皆云妄猶史記无妄作望无望然則有所希望即是妄
矣。

以周案剛自外來言避三來初也。兌曰剛中而柔外是三亦侮外之
例。无妄二說其又相足邛張之說是。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鄭康成曰。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何可往也。
見後漢書十五。今輯於注者。失錄。

虞仲翔曰。非正。謂上也。右。助也。天命不右。行矣哉。言不可行也。馬君云。天命不右行。非矣。

王輔嗣曰。匪正有眚。不求改以從正。而欲有所往。居不可以妄之時。而欲以不正有所往。將欲何之。

陸德明曰。佑音又。鄭云助也。本又作祐。馬作右。謂天不右行。

程正叔曰。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于正。則為有過。乃妄也。所謂匪正。蓋由有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于妄也。往則悖乎理。天所不祐。可行乎哉。

朱子發曰三四上三爻匪正有眚匪正安行而干天命其眚自取也凡安之世九五在上受天所命六二應之三四上匪正而无應欲往何之

趙子欽曰天合理自行有感通无作為不可往若有所往是亦安而已矣

朱晦庵曰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項平甫曰此即上九之无妄行有眚无攸利窮之災也而六三九四之不正其從之

俞玉吾曰匪正有眚指上九乾道之爻非天道之正也君子處之則當安時以俟命不宜有所往解其謂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安為過眚呀既无妄矣安有此謂匪正其乎知彖辭所謂匪正其謂天之變非謂人之不正

也。

惠定字曰體屯難。故无所之。災成于三。窮于上。故天命不祐。

以周案三四上。易居舍位。舍居易位。其位不正。則有災眚。四特以堅守之久而免咎耳。上尤窮之災也。是匪正本以位言也。然則鄭君言所望匪正。程傳言匪正由往。何也。位正則可望天之祐。是行而得正也。位不正者。无望于天之祐。而猶往焉。是自失正也。兩義相足。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馬季長曰。茂勉也。對配也。

虞仲翔曰。與。謂舉。妄。凶也。萬物出震。无妄。凶也。故曰物與无妄。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而京氏及俗儒。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无所復望。

失之遠矣。有元安然後可畜。不從明矣。萬物皆從。將何畜聚。以此疑也。先王謂乾乾。盈為茂。艮為對時。體頤養象。萬物出震。故以茂對時育萬物。言物皆從。違此甚矣。

以周察虞氏。駁京氏諸說甚明。惠氏周易述。宗主虞學。而此獨引漢書谷永傳注。應氏說。以為元雲而雷。大旱之卦。以仲京說。好異矣甚矣。

王輔嗣曰。與辭也。猶昏也。天下雷行。物昏不可以安也。茂盛也。物昏不敢安。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于斯也。几家易曰。天下雷行。易氣普徧。无物不與。故曰物與也。物受之以生。无有災。安。故曰物與元安也。

胡周甫曰與絕句物物相與以應雷行。

程正叔曰雷行于天下，含易交和，于是驚蟄藏，雷振萌芽，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性命，无有差忒，物與无妄也。先王現此，茂對天時，養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

楊中立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應之，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亦因天而已矣，所以无妄也。

朱晦庵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俞孟吾曰六十四卦之象，例非一句，无分為二句者，胡且及溪居馮氏、雲間田氏以天下雷行物與作一句，今從之，與應也，无妄誠也，天以誠動，物以誠

應皆无妄也。

吳幼清曰。茂懋通勤勉之意。時屬乾。萬物屬震。上之時。而對之以在下之震。下之物。而育之以在上之乾。

何元子曰。物與屬上句。凡物无不從雷而驚起。雷无私震物。无私與乾。故為无妄。對時謂順合天時。對時正所以育物也。

夏雲亭曰。凡月令。皆配對天時。而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陸遜叟曰。初為動主。動而應天。不妄也。

劉先之曰。往則吉。其謂與四同志。

程正叔曰。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

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

鄭舜舉曰卦言不利有攸往若宜動而不動又非无妄矣下三爻動體初乃動主乎動則天理所當動也故曰往吉

沈守約曰天德在上求賢以治而剛自外來為主于內佐治之主也以剛輔乾不牽于應動而无妄志行其正往而必得是以吉也

趙氏汝楙曰卦之不利由于匪正若震為長男初為震主動合乎乾如是而往吉固宜爾

俞孟吾曰辭曰不利有攸往為匪正有言言也爻于初曰往吉易剛居正无言往則吉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凶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虞仲翔曰。有益耕象。无坤田。故不耨。震為禾稼。艮為禾手。禾在手中。故傳獲。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畲。初爻非坤。故不菑而芋。畲也得位。應五利。有攸往。往應五也。

王輔嗣曰。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代終己成。而不造也。不擅其美。乃盡臣道。故利有攸往。

陸德明曰。不耕獲。或依法作不耕而獲。非。下句亦然。側其反。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畲音餘。馬云。田三歲也。董云。耨耕耨曰畲。說文云。二歲治田也。程正叔曰。未也。允必之辭。臨卦未順命。是也。既耕則必有獲。既菑則必成。畲。非必以獲。畲之富而為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于求獲。畲。是以其富也。必有欲而為也。則妄也。

朱子發曰初耕者也。二當不耕而獲。耕則妄矣。初菑也。二當不菑而畲。菑則妄矣。順乎中正。可動而動。如是則利有攸往。二往五則獲。畲有成矣。王景孟曰六二靜而无事。然屬體震體。而與五應。以正相與。利有攸往。會以得易為富。是必有攸往而後利也。

吳幼清曰有攸往。往應五也。往應五者。求易剛之實。以益己也。

惠定宇曰凶。凶年也。舊脫凶字。禮記坊記有之。蓋七十子所傳。當得其實也。二正應五。故應五則利。

傲居子曰禮坊記。君子于有饋。其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鄭君康成解之曰。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菑而後畲也。安有无事而取利哉乎。孔正義曰。六二宜往。仕九五。道之不行。无功得祿。是其凶。據此經文。

則字當作凶字。不耕獲不菑畲凶。謂不往五而得祿也。利有攸往。既往而受祿不誣也。象傳曰未富。謂未實也。易例。易傳富。傳實。六二不往。九凡五則為无實。與五應則實矣。象傳所謂剛中而應。大亨不以正。天之命也。

以周案易中言利有攸往。言不利有攸往。无言則利有攸利。往也。則為凶之譌。當从坊記校正。說文畲字下。引易不菑畲田。田乃凶之誤。毛氏汲古本。不能校正。以為衍字。而存空白。惠氏周易述據坊記增凶字。不刪則字。亦非易例。且以凶為凶年。于全例尤不可通。初三五上言无妄。此不言无妄。妄與不安。又義兼言之也。一凶一利。夫復何疑。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虞仲翔曰。四動之正。坤為牛。艮為鼻。為上。巽為桑。為繩。繫牛鼻而止桑下。故

或繫之牛也。乾為行人，坤為邑人。乾四據三，故行人之得三係于四，故邑人之災。

郭子和曰：行人得牛，則所得其牛，而所失其无妄邑人之災，則所受其災。而所守者无妄，由其小而言之，得失一牛耳。由其大言之，堯湯之水旱，皆无妄之災也。于道何損焉。

朱晦庵曰：卦之六爻皆无妄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過其占，无故而自災。如行人牽牛以公，而居其反，遭詰捕之擾也。

項平甫曰：六三金不得位，所應又窮，災降自天，未如之何矣。或繫之牛，不知誰之物，行人得牛，不知誰得之，而六三端居其邑，橫被其災，所謂无妄之災也。新安朱先王曰：无妄六爻皆无妄也。所遇之災，非人為也。故六三為无妄。

之災。上九為窮之災，皆不害其為无妄也。

俞玉吾曰：或疑六三不中不正，何得謂之无妄？蓋无妄之動以天，六爻皆无妄也。圣人恐人疑其為有妄，故特曰无妄之災，行人得牛，其得也。蓋出于意外，邑人之災，其災也。亦出于意外，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以周案无妄自避變，或繫之牛，即繫避之九三繫之也。避初失位，三得位，艮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則為震，初為震動之主，為行人，變而得卦之正位，故曰得牛。初至四有離象，為牛，邑人謂三也。卦變无妄，三失其位，適受其災也。行人无妄而得，邑人无妄而災之，天之命也。先儒多棄象不現，而義亦不明。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虞仲翔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故无咎。

程正叔曰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朱晦庵曰有猶守也。

俞玉吾曰知時度勢以貞德自守又誰咎焉。如此而无咎固當有之非出于意外也。固有之也。語意與益六三傳同。

胡仲虎曰僅可貞固守之而其占不可以有為。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以周案貞其久守其无咎安之德也。固有之者无妄兼四德貞其其所固有也。四位不正易有眚德貞久而彰則災眚可免也可貞无咎。對三上之貞而有災言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王輔嗣曰。藥。攻有妄也。而反攻无妄。故不可試也。

陸德明曰。試。試驗。一云。用也。

孔仲達曰。堯湯之災厄。非己招。但順時修德。勿煩治理。必欲除去。則勞煩天

下。今本脫此五字。依義海撮要。引及文傳疏。校補。不勞煩天下。是有喜也。

程正叔曰。以安而為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

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則不足患。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于妄

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沈守約曰。无妄之疾。忌初也。初。一時持權權之主也。五。一卦定位之主也。初

以剛動。志在乎正。本非有妄。藥攻有疾。彼不為疾。此自生疑。是以不可試也。

此戒上疑下也。卦爻噬嗑頤中有物，諛陳致問，无妄之疾也。

郭子扣曰：人之有疾，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揖^揖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孔子言不可試也，蓋滋絕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凡足以害无妄也，皆謂之疾。

楊敬仲曰：意起于善，是為无妄之疾。若又治此，是意外生意，疾中加疾矣。故勿藥即是藥。

朱晦庵曰：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為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王弼卿曰：凡易為会所累，例曰疾。二雖為五之疾，然二柔順中正，以天德言之，則為疾。以中正言之，則不可藥也。藥則不中不正而妄矣。

夏雪亭曰：疾，害也。在无妄之時，而以藥去疾，則服藥即為避害之妄念。故其

藥不可試也。

以周案列子力命篇季梁得疾其子請醫盧氏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比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俄而疾自瘳推之天下事有庸人震駭而智比靜以坐鎮之卒帖然无事皆勿藥有喜之謂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王介甫曰初易在下宜動進故往吉上易在上宜止行則妄矣

朱晦庵曰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不可行耳

王景孟曰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俞玉吾曰初九曰得志天命之祐而其志得也上九曰窮之災天道之窮而有此災也

胡仲虎曰六爻皆无妄特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職時初吉二利時也三災五疾上眚非有妄以致之亦時也

何元子曰无妄之行猶象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乾之窮與乾亢龍義同故小象亦同以其意在行故曰眚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

李晉卿曰夫子釋卦義總之曰无妄災也也凡凶害悔吝皆人為之妄有以取之无妄之卦不當有凶害悔吝也但有災爾明此義也知无妄而不免災則受命之正也又知因災而省其妄則修身之密也

以周案避初傳曰避尾之屬不往何災也戒其往也此以行為戒其
義一也雖然有義所宜行而不顧其災者如孔聖之厄于宋于匡
于陳蔡是也位之不仁正有以致之豈有安哉

三三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虞仲翔曰剛健謂乾篤實為謂艮二之五互體離坎離為日故輝光日新也
王輔嗣曰凡物既厭而退其弱也既榮而頹其盛也夫能輝光日新其德也
惟剛健篤實也

陸德明曰剛健絕句為實輝光絕句日新其德却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

讀

以周案剛健謂乾篤實謂艮輝光兼乾艮言乾與艮皆光明故曰卦剛健篤實句輝光日新句其德屬下讀其德剛上而尚矣句法與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同鄭虞句讀法也孔疏所據王本輝光日新其德為句與釋文所言亦是異今讀多依程傳剛健篤實輝光為句輝釋文集解本竝作輝輝輝正俗字

程正叔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王景孟曰所畜之大於于己則畜德也于人則畜賢也然畜德皆畜賢之本也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此合乾艮之用以明人君之畜德也

朱晦庵曰以卦德釋卦名義。

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王輔嗣曰虞仲翔曰乾健止艮也。二五易位故大正。舊清言能止健誤也。
王輔嗣曰剛上謂上九也。處上而大通尚賢之謂也。健莫過乾而能止之非大正未之能也。

以周案本虞本止健作健止。李氏集解以虞宜在虞說也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四升為主于外剛易居上尊上賢也。

以周案无妄自遯变初剛自外之三來大畜自大壯反上剛自內之四升蜀才說是李氏集解引此作剛自初升初字譌。

程正叔曰剛上易居上也。易剛居尊位之上為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為能止。

健之義以剛易居上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卦體釋卦辭

俞玉吾曰剛居上而五下承之有尊尚賢比之象乾之三陽在下視艮之一
陽在上以爲其類見尊于當時遂皆俯首受畜由上之人有以制之也夫既
有以制之故不曰健而止特曰能止健能止健比非故抑其進也養之以待
用也艮何以能制之也曰大正也以大畜大則正也夫惟大正而能止健故
健者咸止于下由是踐履熟涵養浚所畜者久无復有輕躁之失也

吳幼清曰攷爻義則止乾之健比艮之二柔為之也彖傳乃謂二柔尊上一
剛于己之上其能止健者一剛之大畜正主其事也而非二柔之小比為也
以同案剛往居上為尊尚乾賢之主而能止健以畜之則乾大得其

正也。文彖義本一貫，先儒歧異解之，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京君明曰：二變五體坎，故利涉大川。五天位，故曰應乎天。

王輔嗣曰：有大畜之實，以之養賢，令賢者不家食，乃吉也。尚賢制健，大正應

天，不怠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李氏鼎作曰：乾為賢人，艮為門闕，令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之象。

程正叔曰：大畜之人，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不食于家則吉，謂居天位，食天祿也。應乎天，應乾而止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濟。

鄭舜舉曰：大畜養賢，若家食則非大畜矣。堯舜急親賢，乃所以為偏愛。

趙子欽曰：尚賢，尊上几也。不家食，吉養賢，三易類升也。

吳幼清曰三四五上有舟象乾健應五上進有舟行而舟之象

朱美之曰凡天下之豪傑必甯靜以致遠故上健即為大正而天下多可用之賢賢者上帝之所簡也故養賢即為應天而天下无不可濟之事

傲居子曰象之言涉大川者七卦舟楫取渙既有利涉之象矣而蠱中孚亦言利涉大川者諸卦皆有巽之木風震之動或又有坎水允澤中聯二舍或三舍是虛木象傳曰木道乃行曰乘木有功曰乘木舟虛合現之而得涉川之象矣此曰涉大川者乾艮之間有坎由乾而艮須涉坎水上健而應乎天俟天衝亨而行舟行之法似之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陸德明曰識如字又音試別作志

以周案李集解經文及虞注皆作志。王節信潛夫論亦引作志。古識志一字記之于心即是志也。

程正叔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之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現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馮可遷曰以氣言之。天之氣藏于山中。亦為大畜之象。天之氣固无不在。惟山則氣所附而能藏畜之也。識記也多之識。如天之容覆。畜德如山之圍繞。吳幼清曰天无處不有。高山之下。崑洞之中。隔絕人世。而其中空曠可見。日月有晝有夜。是為天在山中也。德大于前言往行。猶天之大于山也。以外之所聞所見。而涵養其中。至大之德。猶在山在外。而藏畜至大之天于中也。前

言往行象山寶藏之多德象天之天。

張希獻曰天在山中非畜其形畜其氣也。凡山中有雷雨雲風之象皆天也。山而畜天其所畜也大矣。君子體之以多識奇言往行所識者多則德之所畜也大。

熊任重曰山而畜天所謂以形而畜氣以小而畜大也。

任翼聖曰山藏天之氣而與雲施雨亦能為功于天。君子收古今之美而刪定賢修亦能為功于古。人臣受君之養而先以左右亦能為功于君。

惠天牧曰物生乎氣。本于天。故山能生草木而與寶藏共。天氣在焉。也。不然焉能起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哉。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王輔嗣曰初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陸德明曰已夷止反或音紀姚同

程正叔曰初以易剛而居下必上進也六四在上畜止之犯之而進則危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

游定夫曰妄者之于君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為謗已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朱子發曰三易務進初九剛健之初始六四柔得位止畜之不度而進危厲之道也不如已而受則利

張德遠曰非四為初災未信而進有犯災之道也

胡仲虎曰他卦取含易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上為義外卦能畜以

止之為義，獨三與上居內外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初九為四所止，其勢本危，而初性健，欲進，故曰利已戒之之辭也。

九二與脫輻象曰與脫輻中无尤也

輻虞作服
李氏集解
从虞

盧氏曰：乾為輿，案輻車之鈎心夾軸之物，處失其正，上應于五，五居畜盛，止

不我升，故脫輻停畱待時不進而退。依義海撮
要本校得正故无尤也。

蘇子瞻曰：小畜之說輻，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輻，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

程正叔曰：輿說輻而不行者，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于剛中，剛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差，不行則无尤矣。

朱子發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或屈于賓賢之義。才蓋一世。或聽于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張德遠曰君子有載物厚德。冑漠然安天下哉。畜之不深。其近行也。近是以有說輟之義。使三賢于己。己位在三下。不求之三。以同應于上。而欲果于有行。以自通于五。是不度才德大小也。尤其免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虞仲翔曰乾為良馬。震為驚走。故俯逐。離為日。震為驚衛。講武閑兵。故曰日閑輿衛。上合志。謂上應也。

王輔嗣曰物極則反。畜極則通。九三升于上九。而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大

通進无違距可以馳騁閑闕也衛護也。

陸德明曰逐如字鄭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姚云逐逐疾竝驅之兒一音胃曰音越劉云曰猶言也鄭人實反云日習車徒閑如字闕也鄭馬鄭云習

陸遊叟曰逐角逐也與二易角逐志在疾甘也得位失中故利艱貞。

劉先之曰三將通畜之極是往而涉乎危險者故利艱貞也。

石守道曰居乾健之極當天衢之亨可以馳逐而往山險未可輕進故曰利艱貞。

程正叔曰上几易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三合志上進也。

朱子發曰曰古文作粵發語詞。

王景孟曰在他卦則凡初九之於六四九二之於六五爲正應在大畜則以

正為應為相上畜。在他卦則几三之於上几為敵應。在大畜則以敵應為同志。而同于上進。不復有相止之義。三以剛健之才。往而上進。以與上合志。而有良馬逐之象焉。逐追也。三追上也。

朱晦庵曰。三以易居健極上。以易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易文。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有攸往也。曰當為日月之日。

項平甫曰。初几在初。故稱童牛。九二以剛居柔。无勢故為殯豕。九三純乾。故為良馬。

以周案曰。音聿。詞也。閑習也。衛列衛之徒也。閑與衛。習車徒也。與衛指下二易言。往謂往上几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鄭康成曰。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艮。手持木以就足。是施牯。

虞仲翔曰。艮爲童。告謂以木福其角。大畜畜物之家。惡其觸害。艮爲手。爲小木。巽爲繩。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得位承五。故元吉而喜。喜謂五也。

王輔嗣曰。處艮之始。履得其倍位。能止健初。距不以角。柔以止剛。剛不敢犯。抑銳之始。以息強爭。豈惟獨利。乃將有喜也。

陸德明曰。童牛。无角牛也。廣蒼作牯。劉云童妾也。牯。古毒。反。劉云牯之言角也。陸云。牯當作角。几家作告。說文同。云牛觸角著橫木。所以告也。

以周作^牯牯鄭作牯虞作告。

劉先之曰牛雖稚而在牢則物不能犯。食雖^弱而得位則剛不能凌。

程正叔曰四畜初也。初居取下。易之微也。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牯。大善而吉也。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于禁制而下復傷于刑誅。故畜止于微小之前可喜也。

俞玉吾曰童牛犢也。牯當依陸績作角。犢角齟栗非傷人也。初雖剛健四柔順以止之而无傷善之心則初亦已其行而不敢犯。四與初兩不相傷其占爲元吉。

任翼聖曰外三爻皆止乾之健者。初童牛而良牯之是能制于未發而不犯矣。養乾之元德豈不吉乎。

以周案三至上有離象。離為牛，牯。虞注作告，訓福。與說文合。今作牯。說文云：牛馬牢也。非福也。劉長民從之。鄭君注作牯，本手械。童牛无角而施于前足，如人之用手械也。童牛之牯與豮豕之互相對。陸氏讀牯作角，以童牛之角與豮豕之牙相對。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虞仲翔曰：刺豕，侮豮，令不害物。五變得正，故有慶。

王輔嗣曰：豕牙橫搯，剛界暴難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為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豮其牙。

陸德明曰：豮，符云反。劉云：豕去勢曰豮。牙，徐五加反。鄭讀為互。

以周案互，福衡之屬。見周官牛人注。互亦作𠄎，與牙聲形皆近。

孔仲達曰爾雅云墳大防則墳是隄防之義此豬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

崔氏悞曰說文豬劇豕合俗猶呼劇豬豕本劇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于人也以喻九二之剛健失位若豕之劇不足畏也而六五應止之易故吉有慶矣。劇或搖劇

李氏鼎祚曰九二坎爻坎為豕以易居會而失其位若豕被劇之象。

劉先之曰豕去其勢則牙不能長。
胡翼之曰牙杙也。

蘇子瞻曰童牛初几也犄角械也童牛无所用犄然不敢廢也自其童而犄之迨其壯雖不犄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豬豕穢豕也謂几二也有牙終進

而不勢其彘豕也不勢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其始牯之其漸可畜其終
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志以德也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凡物有
以相得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程正叔曰豕剛躁之物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若彘去其勢則牙
雖存而剛躁自止

何元子曰介雅豕于豬豬彘豕于也牙也所以畜彘豕之牯也彘爲彘
繩爲木繫牯象童牛彘豕牛牯豕牙是也對

惠定宇曰豕子曰彘二變坎爲豕牙牯也以牯繫豕故曰彘豕之牙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鄭康成曰艮爲手手工上肩也乾爲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爲天艮爲徑路天

衡象也。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

虞仲翔曰：何當也？衡，四交道上。據二會，乾為天道，震為行，故道大行。

陸遜叟曰：上為養賢之主，其德剛厚，能負荷天之大道，而致羣賢之通泰也。眾賢遂志，治化日隆，道大行也。

陳希古曰：乾易俱進，與己俱易，是同德也。同則忠之，故能養之，使其道大行。則是三易之衡，通于此時矣。易久被抑，今而通亨，故曰何訝之也。

以周家陳氏名畢，撰易論何訝詞，沿王輔嗣之說。

張德遠曰：羣賢竝進，无所滯礙，致之自人，與之自天。曰天衡，互震，大塗為衡。剛在上為荷，荷謂勝其任。三易，上所畜也。上五所畜也。

李子思曰：畜極而通，君子之道將盛行于世也。程子以道為道路之道，未安。

王景孟曰象曰剛上而尚賢上九是也。九以易德而居五之上，為五所尚，故能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而尸大畜之功。此所以有何天衢之象。如何如何，校之何釋，又云：梁武帝讀音賀，是也。言以身任天下羣才之責，主張賢路，是女之得志，莫盛于斯也。

項平甫曰：上九在上而尊乾以行，故為天之衢。

吳幼清曰：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何作荷，以人一身而言，上為首，何謂以首戴之也。何天之衢，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龍。

夏雪亭曰：畜德原以任道，能任則能行矣。然惟六五尊尚之，其道乃能大行于天下，故全卦之美，尤在五與上兩爻之相得。

以用柔上九為尚賢之主，與九三同位相應，不阻其進，三通而初二皆通矣。天道好賢，上能好尚賢，是負荷天之大道也。

十翼後錄卷八

上經象象傳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三三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來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自養也自來口實觀其自養也

鄭康成曰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上朱漢上因

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能行養則其餘事故吉矣二五離爻皆以

中離為目觀象也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

二坤坤載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存于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貪之情可別也

姚信祐曰以易養食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則吉也

李氏鼎祚曰口實謂頤口中也實事可言震聲也實物而食艮成也

以周系頤，篆文作臣，橫視之，則口中口上，口下之形俱見。李氏以口實兼言語，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曰：「若不怕其患，而以為口實。」楚語曰：「使无以寡君為口實。」僖尚書仲虺之誥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皆謂謙論不吝口也。

程正叔曰：「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馮時行曰：「凡人之頤，上曰輔，下曰車。輔不動，艮也。車獨運用，震也。」

項平甫曰：「頤其所養，指上九言之；頤其自養，指初九言之。初上二爻，即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夏雪亭曰：「頤頤，頤在上之君相，其所養者，果為才位之人否也。自求口實者，

現在下之賢，其自養者，果能樂道位而持祿利祿者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翟子元曰：天上地初也。養物，眾全也。天地以元氣養萬物，聖人以正道養賢及萬民，此其聖也。

程正叔曰：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通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與之共天位，食天祿，所以養民也。養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任愛聖曰：天施地生，皆以養萬物，而天不尸其功。聖人在上，其施如天，要必先養賢，而後有以及民。賢之養，即君之養，君原不必親其事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荀慈曰：雷為弗令，今在山下，閉竅，故慎言語。雷動于上，以易食全，艮以止。

之故節飲食也言出乎身加乎民故慎言語所以養人也飲食不節則民羸生故節飲食以養物。

劉景升曰山止于上雷動于下頤之象也。

以周榮劉氏名表拱周易字句。

孔仲達曰頤之為用下動上止故曰山下有雷頤人之剛發言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了先儒云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故于頤而慎節也。

以周榮太平御覽引傅子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程正叔曰以二体言雷震于山下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上下二易中含四舍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君子觀象慎言語以養其位節飲食以養其体。

郭子和曰頤以虛中為主，而為虛中之患者，言語飲食也。言語出于虛者也，飲食入于虛者也。出而為患，于是慎之；入而為患，于是節之。

項平甫曰節飲食，象山之止物，節言語，象雷之發聲。

趙用甫曰言語飲食取其動，慎與節取其止。

以周藥趙氏名以夫，拱易通。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王輔嗣曰朵頤，嚼也。以易爻下，而為動物，不能令物由己養，動而求養也。夫其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養賢之世，不能正其所履，以全其位，而舍其雲霓之明兆，羨我朵頤而躁求，翻其致養之至道，觀我朵頤而競進，凶莫甚焉。

陸位明曰朵多果反動也。鄭同京作揣。

李氏鼎祚曰朵頤坐下動之兒也。

蘇子瞻曰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易而伏于四，舍之下，其位足以自養，而无待于物者，必龜也。不能守之，故凶。

程正叔曰初上居于四，不能自守，說所於而朵頤也。九動体，為於所動，祚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女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于邪也。貴乎明也，為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既或所於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為可賤也。

王景孟曰雲龜以況初九有可貴之質也。初九以說爻皆由上九以養，故舍其可貴之質而求養于上九，亦謂初也。亦謂上也。

項平甫曰雲龜伏息而在下，初九之象。朵頤在上而下，上九之象。上九為卦之主，侮我初九有雲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象言不足貴也，示其本貴也。頤卦肖離，離為龜，龜易物而下伏。

易彖章曰上為一卦之主，天下由之而養，故以主爻侮我，而謂初為爾。王兵卿曰：爾謂初九，我謂上九。以易剛為成卦之主，故爾我之。或謂初視四朵頤，允也。初以易居易，才足以養人，智足以自養，並以動休急于上行，不能自守，見上九求頤于上，乃舍其剛正，可自養之資，仰而視之，以求養，失己自殘，亦甚矣。

惠天牧曰：頤有龜象也。外易內金，易象甲，金象體，而初在下，象伏龜。伏龜者，雲龜也。龜能食氣，神明而壽，故侮雲。養之道在寡類，故法雲龜。虞翻謂晉離

為龜，固矣哉。或云艮為山，龜亦在艮，在上不在初。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王子雖曰：素下曰頤顛，拂也。經常也。邱，小山，謂二五也。二空虛五，反下素初，豈九顛頤，通常乎五乎？故曰：拂經于邱。

以周索輔，向與子雖說同。句讀不明，卦義不明，貫自二王說行，俾儒之學廢，今於搜求二王以毒之說，不可得也。惜矣。

程正叔曰：二反下求于初，則拂也。經常不可行也。若求素于邱，則往必有凶。邱在外而寓之物，謂上九也。

以周索拂經，向于邱頤，向。程讀是顛頤說，仍沿王注之謬。

項平甫曰：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說者不同。當以四五參之，四與二俱顛頤。

五与二俱拂經，其說不宥有异也。二四不能自養，如人有食而自傾之，遂傾去己粟而受上之膏，亦有致吉之理。如鼎之顛趾是也。故在六四，不害其為吉也。二五不能自養，反由養于不中无位之爻，与常經相悖，故皆為拂經。拂經而合于道，亦君子之時中，以豫之由于九四也。故在六五，不害其為吉也。

以周柔拂經之義，項說極以讀此而奮解之失已見。

惠定宇曰：顛謂上，拂逆也。邛謂五，二宜居五，道五而養于上，故曰顛。頤，適常于五，故拂經于邛，往上則凶，故頤征凶。釋言：顛，頂也。郭注云：頭上。廣雅：顛，末也。上為顛，頂為末，故顛為上。

以周柔顛頤之說，惠氏得之，其句讀仍沿舊注之謬。

傲居子曰：顛頤，拂經吉辭也。于邛頤乃凶也。顛，本人頂之名。顛頤，受頤于

上、上為由頤之主也。二之顛頤與四類，拂經與五類，反經合道為權，二不受養于五，與五同受養于上，二與四五類矣。尤凶也。二或不拂經而泥于經，于五頤則征凶，失四五之類而凶也。通一卦之義與象，侍讀之自明。

以周柔顛頤拂經之尤凶，以四五爻合讀之而自見于邱頤征凶，謂之失類者，金類皆養于易也。易例二舍无實，失應為凶，况易能養舍，頤象如是，二舍相求，亦日不凶乎。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正叔曰：拂，違于養。正道是凶也，所以戒其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也。

梁孟敬曰：三與上為應，賴上之養者，而三爻初極又不中正，動以求養而不

由其道，拂于泰之正矣。若不知變而守固守之，此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深戒之也。

以周柔拂頤句，言不合乎頤道也。故付曰：道大悖，拂頤與拂經頤頤句，法同。皮儒申程侍者，以拂頤貞句，乖易例，十年勿用，戒占其之勿用也。无攸利，人已皆不利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眈眈
與眈別

王輔嗣曰：四居初以上養下，下交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若位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於逐逐，尚敦實也。

陸氏明曰：眈眈，威而不猛也。馬云：虎下視兒，逐逐，敦實也。辭云：遠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為逐。蘇林云：音迪，苟作悠，則作攸，云遠也。

以周彙隸釋張壽碑觀觀虎視不折其節說文云觀內視也與馬注下視正合欲即君子於之所樂不存之於彼彼同彼彼遂其於也於遂則功成而節不折承上之寵而光矣

楊元素曰六四正應在初捨而就于上九而曰其位不故曰顛頤吉也虎視眈眈貪食之索其於逐逐逐于嗜於之甚也志于壽而上九之施光故无咎以周彙楊氏名繪撰易索隱顛頤之說楊氏為是眈眈逐逐之訓王注為合

象 熊與可曰頤上艮伏帛艮在荀九家為虎本文變頤之噬嗑有帛口而噬之

以周彙九家易張氏註以艮為虎見會通是也馬氏以兔為虎虞氏以

坤為虎

來矣鮮曰顯也。頂也。與六二同。顯顯也。求養于上也。吉者。以養道之常徑也。艮為帛。帛之象也。天下之物。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帛。龜自養于內。舍之於凶。帛求養于外。外卦上施之。故吉。眈也。視近而志遠也。初為地位。虎行率首。下視于地。視近也。而志乃求養于天位之上。志遠也。逐逐。上施養于四也。

潘去華曰。上九為頤之主。故六四之吉曰。上施光。六五之吉曰。順以從上。惠天牧曰。虎視也。視上也。上有以養之。又有以馴之。故无咎。初九朵頤。動于欲也。逐逐。則以其於矣。上施光。下皆得其於也。惠定宇曰。四以位而養于上。故顯顯吉。虎視眈。眈上也。眈眈。視之也。滋滋。

求而逐也。上施而比其於故，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王輔嗣曰：以舍居易，拂頤之義也。无应于下，而比于上，故可守貞，從上，以頤之吉。

陸遜曰：為頤之主，下无其應，不能養下，民所不從，不可涉難。上承于易，順而從之，是遠養下之常，而比居貞之吉。

程正叔曰：居貞之吉，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楊中立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

邱行可曰：孫五不言孫，以豫悅之權由于四也。頤五不言頤，以頤養之權由

乎上也。並頤五承剛，惟拂徑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未亡之戒。俞玉吾曰：二五不相應，下无以應上，上无以養下，故皆曰拂徑。六五以金柔居柔，而養道不足，仍不言頤，僅能順以從上，不能動而有為，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梁孟敬曰：居貞則吉，涉大川則不可，言空靜不宜動也。洪範言用靜吉，用作凶，亦此柔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虞仲翔曰：失位故厲之，五以正成坎，坎為大川，故利涉大川。變易曰：位故大有慶也。

王輔嗣曰：以易處上，而履四舍，舍不能獨為主，必宗于易也。莫不由之以日。

其養故曰由頤為養之主物莫之函故利涉大川也。

朱子安曰居則不敢安其位上下既受其福故大有慶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為慶。

李子思曰豫九四曰由豫也即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就下于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由頤在上則區中而猛于不安故厲。

項平甫曰六五之居貞就自守也貞于上也六五遠上而自守則不能養物矣上九之居吉就自吉以六五之委任而吉也金易相曰為慶上九苟不自君而自用則厲且凶矣。

吳幼清曰易剛之大能養己以養天下己與人俱有福慶也。

何元子曰凡易言利涉大川者其象不一取此者以卦位此天下之至健也。

行恆易以知險也。需同人。大畜是也。取水木者。以卦体。剝木為舟。以防水也。渙。蠱未。俯。或取中爻。或取卦變是也。取中虛者。以卦象。中虛象舟也。益中孚頤是也。若頤之六五不利。而上九利。涉者。則就本爻言。有剛柔之異耳。

三三

其上下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鄭康成曰易爻過也。卦四易二舍。易居用事之地。故曰大過大者過也。

陸位明曰過。徐吉。卧反。罪過也。超過也。王肅音戈。

孔仲達曰。過。謂過越之過。允。徑過之過。此衰新之世。惟易爻乃能^大過越常理。以拯患難也。

程正叔曰大者過謂易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道之大。

朱子發曰大過易過舍大者過越也。

朱晦庵曰以卦體釋卦名義。

胡廷芳曰過有過多之義。大小以舍易言。大過易多于舍而傳大小過舍多于易而傳小。

以周彖序卦傳云有過物者必濟。則過乃過越之過。訓徑過。訓過誤者。此也。大過卦。易有悔也。或有悔而吉。或有悔而凶。各隨爻位言之。謂大過能過越常分以拯弱。謂大過為拯其偏盛也。聖傳无此旨。皆注家增說之也。聖傳祇論卦體如此耳。

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王輔嗣曰初為本而上為末也。剛過而中，謂二也。居金道也。爻二中也。極弱與衰，不失其中也。

孔仲達曰大道本末俱弱，故居棟棧弱也。似若衰難之世，始終弱也。

以周系九四爻正義云：柱為本，棧為末。以本末指棧柱言。周謂四易為棟，本謂初。凡棟之此藉皆是，不獨柱也。末謂上。凡居棟之頂者皆是，不獨棧也。凡本末皆不可弱，必強弱相輔而後安。今二者俱弱，幸初四相應，初往四日捕而亨。彖文棟棧利有攸往，亨三句連讀。彖付先統言本末之皆弱，次言本之非弱而亨，以明棟棧之弱由于末。至於三之往，應乎上也。聖人之所以勸世者深矣。

蘇子瞻曰：易居用了之地，而猶舍于外，大者道也。卦中四易棟也。初上棟之

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棟之所以桡也。

朱子發曰：興衰救弊，尤剛過不可也。中則无剛過之患，所謂時中也。犹之治疾，疾勢^沈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攻，微疾之通，觀之，則謂之已。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

沈守約曰：二以易居中，是剛過而中也。不可守常，行之以權，下兵行權也。不失人心之福，後舍上兌，合後也。行權合說，可以道而濟也。

郭子和曰：剛過而中，尤剛位過中也。乃剛過之位，又不失中者也。

項平甫曰：先言亨，以言利有攸往者，亨自亨利自利也。今先言利有攸往，以言亨者，以亨因于往也。豈付利有攸往，乃亨言往，乃亨不往，則不亨也。棟既桡矣，不往則壓焉，何亨之有。

吳幼清曰大過易之過盛也。中有四易之強，而上下犹有二舍之弱也。聖人崇易之喜多，以其未能以純孔之六易，故大者能過而棟犹桡，蓋犹有所不足于此也。

何元子曰：大小相為主輔，剛柔不可偏勝。所貴乎易之能御舍，不貴乎易之凌舍而蔑之也。今大者接要而較踣為厲，小者奔命而疲脆難堪。審勢者必徹其量，重而亟反之。往有所乘，損有餘，補不足，默運轉移之術，迺收^生拔抑之功。此則有可亨之道矣。苟忽天下之大勢，而眩于所往，恐外无支棟者，而棟亦不自支，弊且折而入于頽，尚何亨之有哉。

李晉卿曰：四易象棟，則二舍者，楹柱之象也。棟強楹弱，必有桡患。在人則為用剛之過，而物情不堪，亦有桡敗之道焉。

任翼聖曰凡棟之制居屋之中。取為隆起首尾稍屈曲而下。以就于椽。凶卦四易在中。若棟之足以任重。上下二舍。以柔傍剛。若棟之稍曲而下者。以其而說行者。兵于寡。使處而可受。說于反。使入而不知。蓋棟必與椽相入。其相入。正往之所為利。其利往者。乃大之所以亨。

傲居子曰大過之說。有以剛過為吉。其謂三五剛當位而不吉。二四柔過也。位而吉。是剛空過之時也。有以剛中為吉者。謂二四剛而兼柔則吉。三五柔剛則凶。是剛過而中者。剛之過而不過也。細繹彖傳之文。曰大過大者過也。謂易之有恆也。允論其吉也。剛過而中。謂二五剛過而中。允中則不過也。其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指初四言。以戒三上。初往四。四處初。由其行說。初弱而四隆。而乃亨也。三剛不中。而不往上。上凶。而三亦凶。與二五初四相

反則棟桷出三上兵而後行則亦不凶也。彖爻之一貫也。以此以周柔剛過而中以二五言過自過中自中也。兵而後行以二体言內兵外免由兵行說也。利有攸往乃亨以初四言亦見三不往上而不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程正叔曰大過之時其可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死常之大可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位皆大過之可也。

朱晦庵曰大過之時死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以周柔剛過之時吉凶不同君子當畏其時故曰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孔仲達曰：澤滅木者，澤之甚也。而五滅木，是極大過越之義。大過有二義：一者，物之自至，大相過越常分，即此澤滅木是也。二者，大人過越常分，以拯患難，則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是也。

李氏鼎祚曰：兌澤也，其木也。滅漫也。凡木生近水者，楊也。遇澤大過，木則漫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

劉定之曰：用之則利，立不懼，捨之則遯世无悶。

歐陽永叔曰：卦辭曰：利有攸往，亨。象曰：遯世无悶者，大過也。棧收之世，可以大有為，是以往而必亨也。亦有不以為利而不為者矣。故居是時也，往也利而亨，遯世无悶而无悶。

鄭揚庭曰：利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也。遯世无悶，有大位，无大位也。

以周柔鄭氏名史撰周易傳

程正叔曰降潤養于木者也。乃至滅没于木。則過甚矣。君子現此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怨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遊世无悶也。張德遠曰木掩于降。為木者常自若。獨立也。木困于水。不日敷生。且一舍掩之。遊世也。

朱晦庵曰降滅木。大道之象也。不怨无悶。大道之行也。

蔡伯靜曰獨立不怨。其木象。遊世无悶。免說象。

李蒙齋曰降滅木。乃舟沈降中。不能濟物之象也。君子當此之時。或進大有為。反本末之衰。獨立不怨可也。或退而窮處。則堅貞不移。著書立言。承法將來。遊世无悶可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王氏駁曰藉用白茅言臣于之道改道自新潔己以承上此以免于咎也。

以周柔王氏語見漢書宣元六王傳。

石守道曰以柔柔下于理得矣上承四易所以无咎。

蘇子瞻曰白茅初六也所藉也九二也吾有甚愛之器必以藉之柔茅而不

收則器措地柔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

程正叔曰以柔在下為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

馮時行曰藉以初言茅以六言取以柔承剛之象。

趙子欽曰剛道之時舍順伏者无咎乘陵也凶舍伏而易柔易等則舍依以

重。極之祭器茅藉之器益貴茅亦因以取重乎。

柔以承剛
取柔茅以
藉物也
林重物藉
且用茅茅
皆物因標

而用柔何
咎之有

易彖章曰履物為履履于物為藉初以柔體柔在下上承四易故曰藉用
白茅其為白為草白茅象

錢國瑞曰枯者近之而回生稜者處之而隆起是謂為藉茅之无咎也

以周柔卦之四易為棟以初藉四易正謂藉棟以茅也初言構材之始
棟措于地以潔白之茅藉之而不損折與上之滅頂異也初地爻其為
白茅其象以此上則兌澤已成為滅頂象付以柔釋茅在下釋藉亦明
其象以此繫辭付則詳言无咎之義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虞仲翔曰稊穉也楊葉未舒稱稊其為楊孔為老老楊故枯

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以易要會能過其分而救其弱也故能令枯楊更

生稊老夫更日女妻極弱與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大道至衰而已至壯以至壯輔至衰反斯義也。

以周梁王注女妻訓少妻女少也。詩曰猗彼女桑是也。少妻與老夫對。陸宣明曰枯鄭音姑謂甘姑山榆稊楊之秀也。鄭作莢謂山榆之實。

孔仲達曰老夫老妻依分相對。今老夫而日士妻是適分相與也。

程正叔曰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于枯莢謂枯根也。鄭康成易六作莢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適于常分。謂九二初六。舍易相與之和適于常也。

楊廷秀曰九二以易剛之才下比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日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厦將傾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

妻壯衰可扶也。苟何必厲物信。鄧禹必厲冠帽。所謂大厦庇一木之枝。太平允一士之略也。

趙氏汝曰夫婦之合。夫長則能制。妻女弱則能順。是此家之肥也。固无不利。

俞玉吾曰楊枯而根生。槩則有復榮之理。人老而得女。妻則有生子之理。故无不利。稀與女。妻皆指初六。

何元子曰九易夫象。六金妻象。九二在初六之上。老子初六。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

以周柔枯楊生實。有日子之象。老夫日其少。妻有生育之理。少妻弱而能順。老夫制。義以剛。位率之。故曰過以相與。過謂剛也。即象付以謂剛。

易例與皆

謂委詳判

卦空坤凡

說此曰相

與就隨曰

五與不可

拘例言心

吳肇言泥

于例說甚

支離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陸遊叟曰大道者所以救物三守常不變坐觀棟橈而不往救用此為臣不可有輔凶之道也

程正叔曰剛強之過則不能取于人人亦不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沈守約曰下體之棟橈在初六上體之棟橈在上六三居于上而勢屈于下自守其位不能行權相與過物救時雖有重剛之才不能補其衰弱是以棧

也。一室之任，莫重于棟。失其所輔，以敗其室，是以凶也。

梁孟敬曰：凡物從上而崩墜，必自重者始。九三以剛居剛，如棟之重而先折也。

錢國瑞曰：三遠初，無本不可以自立。初不為藉，上何能輔。可為剛愎自用者戒。

以周榮棟，校由上，凶由三也。九三負剛過之，木不能往上，極弱則上之澤滅，頂頂受溼傷。三棟必折，不可以有輔者，以猶焉也。三不往上，不可為有輔也。以二五初四參觀之，二五中而三不中，初四利往，乃亨。三上不往而不亨也。四侍曰：不校乎下，即可知三之校乎上。三之校乎上，而由三之失輔，故凶。則四之不校乎下，其可為有輔也，亦明矣。讀侍出當

考互攷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王輔嗣曰：以易爻會能拯其弱，不為下所撓者也。故棟隆吉也。而應在初，用心不宏，故有它吝也。

孔仲達曰：初日其拯，拯所居在棟隆起，下必不撓。彖辭棟桡，其本末弱也。以屋棟桡弱而偏，則屋下榱柱亦先弱。柱為本，榱為末。觀此彖辭，是見其義。

以周梁榱為本，毛本作棟為末。今从宋本錢本作榱。

王景孟曰：九四以易居會，而初六又以會居易。其本未拯，而所支載者亦不至剛過。此棟之所以隆，而不見撓于初六也。非立誓之一室。九三之棟既桡，而九四之棟亦安能獨隆也。故又曰：有它吝，有所不足也。孟子曰：一辭居州。

豹必宋王何。

趙氏汝楙曰他允正應之辭。九四以剛居柔，宜其吉也。並比于九三，三棧則或累乎四，自它有吞允利致也。

俞玉吾曰它指三四與三比，同是棟也。三既棧，四能獨降，亦有它與比初六同，比之有它者，因它人而吉。大過之有它者，因它人而吞，下謂初六之應也。初六之才雖柔，其位則剛，亦足以支撐乎下，所以九四之棟不棧，不棧則降而吉。棧則能降亦凶矣。

王弼卿曰他謂三也。初之正應在乎下，質雖柔而位則剛，是本雖弱而基猶固也。故曰不棧乎下。

胡仲虎曰初六以柔居剛，二比之，如稊之復生于下，四應之，以棟之不棧乎

下有它吝。王弼以來多以它爲初。愚按易中未有以正應爲它者。子夏傳曰：非應故僻。它本義以中孚之初有它爲不應。四則大過之四有它，謂不應初可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孔仲達曰：何可長也。久，尋常衰落也。誠可醜。奪言不如九二也。

蘇子瞻曰：稀者，顛而復禁，反其始也。華，壯而畢，速其終也。老婦，上六也。士夫，九五也。夫壯而妻老，君壓其臣之象。故之以无咎无譽，以求免于斯世。咎所以取罪，譽所以致於也。

程正叔曰：九五以中正居華，並下无應助，不能成大道之功。而上比過極之

金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楊中玄曰。獨金不生。獨易不成。楊易生之物也。易過而枯矣。易雖過而生理存。下應九二之易。无金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金枯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

沈守約曰。已枯之楊。華而不實。允若二之生穉也。是以不可久也。大女過而小者承之。金承其易。順也。小者過而大者承之。夫承其婦。醜也。卦之本末皆金也。九二比于初。近本也。生穉之象也。九五承于上。附末也。生華之象也。郭子和曰。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曰女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女也。故无咎。

項平甫曰二五皆元正處而過以與舍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故為稱稱者木根新生之芽也初又與之主爻為木為長為高木已過而後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故為華上又兌之主爻為剛鹵為毀折為附決皆死木之沙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決故无久生之理也

趙氏汝楙曰凡木皆華而實惟楊華者不實實者不華首妻生九桑椹者作五瓣小華心鬚皆具只花墜地即槁不能復生季妻生者亦如桑椹而槁甲之首頗銳暴于日則繁吐孕之下有實看土後生一楊

錢塞庵曰兵曰女妻兌曰老婦者初少而上老也二曰老夫五曰士夫者二老于初五少于上也

傲居于曰五元養由上掩之也五以有為之材而值此涉滅頂之世其功能

一第... 丹黃... 易...

暫而不能久。如枯楊之生華，徒庇身而不能裨以，如老婦之不能生育也。

以周柔生華者，五之功也。故无咎。華而不成實，由于比上之弱，不能立久大之功，故无譽。五易，少于上，為士夫。上舍，老于五，為老婦。老婦，曰士夫如枯楊之華，其可以久乎？華，落，魂見，亦不足道矣。上與三正，三不補上，坐視其弱，五力能扶之，而扶之如華之暫出，力不能久，所謂大履，死一木之枝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王輔嗣曰：志在救時，惟凶无咎，不害義也。

石守道曰：上六不在其位，而志在救時，故也。涉難而无咎。

以周柔如石氏說，是上為高當之士，无權力者也。當棟折榱崩之時，皇

桓不建，天下遭六桓之禍，凶短折者甚多，却高者之士，亦何必免禍哉。此備一義存參。

郭子和曰：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為義。此龍逢比干剛正之賢，允金柔之人，于象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為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以內學郭說所駁，近是。近從程侍无咎為无咎歸咎，殊允理旨。

馮時行曰：易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象。允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降下校也。二與五對，皆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禿也。初與上對，初為藉茅用白茅之慎，上為過涉滅頂之凶也。胡棻注能集成註引馮氏是時行名當可也何訂誌引作馮奇之說失致項平甫曰：上六一爻，象所謂末弱也。力不足以濟難，而志存大義，如陳蕃李

曆之事此亦大過人之行。惟至于滅頂而不可咎也。

以周柔大過本末弱。剛宜扶柔之時也。上六有過人之行。而材力柔弱。必待九三剛過而濟。而三不能捕。於往涉則必沒頂矣。上棟之頂也。三不与上應。頂為降滅。而棟由是桡。凶孰甚于。然而不可咎上六。則三才其咎也。桡之凶由于上之弱。而實由于三之不能捕。

三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

虞仲翔曰：習，常也。天險地險，故曰重險。

陸公紀曰：水性趨下，不盈溢崖岸也。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盈，不盈溢之義。

也。

王輔嗣曰坎險陷之名也。習謂便習之。坎以險為用。故打名曰重險。言習坎者。習重乎險也。

陸臣曰習便習也。重也。劉云水流行不休。故曰習坎。本亦作培。京判作欲。險也。陷也。

孔仲達曰習有二義。一者重習也。謂上下俱坎。是重疊有險。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也。一者人之行險。先須便習其事。乃可以通。故云習也。水流而不盈。謂險陷既極。坑窞特深。水雖流注。不能盈滿。言險之甚也。釋重險之義。

以周彖以重險釋習坎。習猶重也。險体相重。即有備嘗便習之象。二義本通。孔疏以水流不盈為釋重險之義。允合彖傳之旨。孔曰水孔水不

流。重水則流。流則不盈。律坎所以言習之義。

蘇子瞻曰險故流。流故不盈。

郭子和曰此付習坎。孔氏正義以坎為陰邪。故特加習名。徐氏新義謂習坎上股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下。亦無重言卦者。孔氏既未以徐氏又失之。或曰本无習字。緣坎卦六畫濫賊。正以習字。故付守者誤以濫賊之卦畫為習字。又于其上添畫一卦。以此則其誤在卦古既出之後。而象象皆已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學者思靈不能以不可更附會也。

項平甫曰重卦之序。以在六子之先。故于坎卦加重習字。以起戊例。示離震艮兌坤皆當以重習起義。不與初經三畫之卦同義也。孔為首。不于孔加習字。三畫六畫同象也。至六子而後重與單異。

俞玉吾曰坎水洑水也。與兌澤不同。澤乃水之所潴。潴而日盈。盈而後流。坎水乃江河大海之水。晝夜常流。流則不盈。

傲居子曰重險卦象也。流不盈卦位也。惟水故流不盈。象與位一也。人在天地中。何委非重險。貧賤富貴。世途皆重險也。知諸物化身心皆重險也。賴有晝夜不舍之位。不盈而使之平。九五當之。

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荀慈明曰易來為險。而不失中。中儻信也。

虞仲翔曰孚信謂二五。水行往來物宗于海。不失其時。如月行天。故習坎為孚也。坎為心。孔二五旁行流坤。故亨也。震為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故不失其信矣。

張子厚曰可盈則就重險也。中柔則心無常，何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為也。今水臨於仞之山，下而無後，將滯人在前，惟知有理義而已。復何回也，所以心通。

程正叔曰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

朱子發曰五必應二，不失其信也。水必就下流澁，若折必東，信之謂乎。心者中也。二五也。水行無處至險，无所不通者，亨也。乃以剛中而不變也。君子之在險，亦如身蹈難，只心則亨，亦以剛中也。

以周彙行險不失信有二義。一言水即有信，一言行險者宜有信。二義

本一貫

趙子欽曰。復之初。坎之二五。畫奇而實。後動于虛。坎存乎中。命之曰心。取義精矣。易法舍所以為變。舍能捨之。不能阻其亨。剛中取也。行有為。往有功者。水以流為為。險以去為通。心以運用為神。

俞玉吾曰。水之源出于西北。其流則趨于東南。迂回曲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于海。茲允行險而不失其信乎。最有信也。莫如湖。一日而玉。隨月之盈虧。以為消長。凡月到坎。則水亦到。隨月早暮。以為期信。未嘗差失也。剛中指二五兩爻。剛中。則遇險而不繫也。同舟共濟。胡越無患。字異心。今二五同在陰中。則彼此同心而相維。所以亨也。往有功。謂不可憚勞也。坎勞卦也。任契至日出險。難行。乃歷百折而不回。終不失其信。此坎之所以為亨也。凡

惟語長
俞以訓為
惟擊之
解

外卦曰往。以內交外亦曰往。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虞仲翔曰：艮為山，坎為川，半山称邱，邱下稱陵。王公大人，謂孔也。坤為邦。孔

二之坤，成坎險，震為守，故王公設險以守其邦。

以周彙經又國，虞作邦，李氏鼎祚本从虞。

程正叔曰：山河城地，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節，貴賤之分，以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也。皆体險之用也。

王景暉曰：積于上者天也，積形于下者地也。王公觀天地之險，而設城郭溝池之固者，所以守衛其國，而效法天地也。而孟子乃曰：國不以山谿之險，吳起對魏武，亦有在險不在險之論者，此又為恃險而設，而允險之罪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陸公紀曰洊再習重也水再至而溢通流而不舍晝夜重習相隨以為常故君子象之以常習教事如水不息也

陸位明曰洊在萬反徐在閏反舊又才本反尔雅云再也劉云仍也京作臻干作荐

石守道曰水性就坎无休息君子法之位行務乎長久教事務乎習熟蘇子瞻曰平居常位行故通變而不變習為教事故通險而能處陸農師曰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雜言以兩作坎言水洊至于又鳥飛而下為至洊至言重坎相繼也

以用藥陸氏名佃語見陶山集

程正叔曰兩坎相習水流仍游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凶行人之凶行不常不偽也取其漸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可必使民狃于聞眩並以此能送取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遠責不其送不能也

以周彙習教事謂事以教令之可三令五申之程付是

沈守約曰左氏曰坎為法習于險則必陷于刑故坎為刑法之象君子以常凶行士險之道也若施于未達刑禁于已陷習教之可是不陷于刑好也

蔡伯靜曰常凶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

以周彙常其凶之行歷久不渝故凶險而不變重其教之事三令五申使民狃于聞眩故遇險而能應凶行教之可坎剛中象曰常曰習重坎象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虞仲翔曰習積也。位下故習。坎為入。坎中小穴。稱窞。上无其應。初二失正。故曰失道凶。

于今升曰窞。坎之溪也。江河淮濟百川之流。行乎地中。水之正也。及其為災。則汎濫平地。而入于坎窞。是水失其道也。

陸位明曰窞。徒坎反。說文云。坎中更有坎。王肅又作徒威反。云窞。坎底也。字林云。坎中小坎。一曰旁入。

沈守約曰。初居重險。習坎也。坎以行為為。而初以舍居下。入坎也。不知出險。而入險。不習為事。而習險事。是以失道也。戒之在初也。

芮仲蒙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陰五方習。亦後何及。故初爻曰習。好則存。祗並習。當出險。乃後入于坎窞者。為小人言也。

以周柔芮氏名燧。拱易傳。

趙氏汝樸曰事无險易。要之皆有道焉。苟得其道。雖險而易。雖凶而吉。若安
出而入。則失行險之道。聖人謂之失道凶。猶謂之道則免。不亦於後于時位
也。

以周柔初居柔險之地。當思所以出險之道。柔闇不明。而入于坎之深
窟。自貽伊戚也。傳曰失道。憫入坎之瞶瞶也。戒之在初。其早自避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虞仲翔曰易陷會中。故有險。按會有實。故求小得。

胡庭芳曰小指舍言。一剛居中。兩舍附比。故有求小得之象。

胡仲虎曰二曰求小得。剛中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得也。豫之剛動乎

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其大。坎之剛，陷于坎險之中，故非求之而所得者小。

夏雪亭曰：以其未溢出于中道，故有小人。

王璠甫曰：小得金日也。九二易陷金中而居下體內之坎，天性陷形事之中，坎有險也。未能遠度性而貌言視聽，必致其功，以求得其職。外之坎人身陷物外之中，坎有險也。未能遠謀身而侍御僕從，期內于正，以求得其人。于習坎之道，基于此矣。

傲居子曰：二求四舍，而曰濟險之道。因未出險而求之，始日之也。

以用柔未出，謂未出險也。初与三入坎之深窞，二之剛中，欲行邪不入，亦未出也。惟其未出，故有求。惟其剛中，故有日。曰濟險之道，上文

云三歲不月。初上傳言失道。與二反對。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虞仲翔曰。坎在內。侮來。在在坎終坎。故柔之坎坎。枕止也。艮為止。

王輔嗣曰。出則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枕者。枕枝而不敢之謂也。出則无之。柔則无也。故曰險且枕。

于令升曰。枕。安也。

陸德明曰。險。凶字。古文及鄭向本作檢。鄭云。木在手曰檢。枕。徐針鶴反。王肅針甚反。鄭云。木在首曰枕。陸云。閑礙險害之兒。九家作玷。古文作沈。沈直林反。

以用柔焦氏補疏云。九家作玷。玷當作陆。陆危也。陆玷形近。与枕音近。

王氏以枕為陷之段借故云枕枝而不安之謂也枝与支通支柱亦陷
險之憂也

王介甫曰來則乘剛之則无成苟安以止則入于密

項平甫曰之往也坎坎勞兌詩云坎坎伐鼓是也先儒以其有四坎字遂傳

來往皆險也此止言其上下來往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尔象曰終无功

者言邪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身出險之效也

王弼脚曰進退皆險則甯于可止之地而休息焉且者聊爾之辭枕者息而

未安之義能以止則不深入于坎窞也其進而入則陷益深

張元祐曰險當讀且枕者勸其且從宥休息靜观时變也鄭康成曰木在首

曰枕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剛柔際也

鄭康成曰六四上承九五又互体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剛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王國尊於簋剛設元極而用缶也

虞仲翔曰震主祭苑故有尊簋坎為酒簋泰稷苑三至五有頤口象貳剛也坤為缶礼有列茅故貳用缶耳坎為內四舍小故約艮為牖約自牖以位承五故无咎

王輔嗣曰妻重陰而履正以柔居柔履其位以承于五五以位剛柔各得其所不相犯以信顯著不飾外飾初後一槁之極二簋之食瓦缶之苑納此至約自進于牖乃可以羞之于王公薦之于郊宗廟

陸位明曰：杼，任，絕，句，筮，貳，絕，句，用，缶，絕，句，畜，讀，杼，任，筮，絕，句，貳，用，缶，絕，句，牖，陸作請，象曰：杼，任，筮，一本更有貳字。

陸遜叟曰：坎者，美物之吻，主于幽，故有祭祀之象，戶也，所以向明，牖也，所以通幽，通于幽，故曰剛柔際。

蘇子瞻曰：杼，任，筮，用，缶，守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夫同利者不交而悵，同惠者不約而信，四九五元，与為主，五九四无，以為蔽，愧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答者，四与五之際也。

程正叔曰：納約，謂進誘于君之道，牖有開明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由受，人臣以忠信結君心，必自其明處，乃能入也。

沈守約曰：持正筮，相際以養也。正，養易也。食，養金也。四以持正，養五之易。五以筮，養四之金。相際以相養也。岳贊素之是，喻四之謀。歸通以之，變，喻五之以。

朱晦庵曰：晁氏云：先儒讀持正筮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取左執，處豆右，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等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苜禮，益以謀心，進往自隴之象。晁氏曰：象付一本无貳字，今從之。

熊任重曰：六四近承九五，能以謀心，結約資易，助剛之助，加异于謀交而曰无咎。坎体中說正食，凡三見，需九五困九二及此爻。

李晉卿曰：一持貳筮，而用瓦甒，玉儵約之物也。納以玉約之物，奠之隴下，交

于神明之祀以喻人臣積其孚誠以自薦于君

任爰聖曰棟雲仰盃象筮竹筮雲蒼筤象竹象缶聲似石艮象納約謂四以二柔上交于五

倣居子曰筮貳即損之二筮牖即討之牖下牖下即與喻五也際爻也人薦信于神臣好獻于君有以質為費也以其內也背陰危之時君臣交際豈尚多儀趙表以壺飡送徑晉文以為恩馮異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光武以為忠此之謂歛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虞仲翔曰盈溢也艮為止謂水流而不盈坎為平禋也艮止坤安故禋既平以位正中故无咎体屯五中故未光大也

以周柔虞氏以象侍釋文是平而不盈也以五為未大與易大之象不符毛氏从虞

陸應明曰祇却云當為坻小邱也京作禔說文同

孔仲達曰祇喜也居中无應未曰光大所以坎不盈也

以周柔李集解本作未光大也正義同今本无光字

蘇子瞻曰祇犹適也九五可謂大矣有敵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故所以佃四也盈其人去之不盈其人輸之故不盈適足以使之平也

以周柔蘇氏以未大為不敢自大未安李氏从蘇

程正叔曰祇宜音抵抵也必抵于已平則无咎不盈則是未平當在險中未
以无咎也

以周榮程付不盈者未能盈科出險之象平則盈與彖付之不盈異也
皮人多从之

毛伯玉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為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汎隘之虞
惟其不盈所以適于既平也

趙氏汝楙曰未大云者有時而大也未大故不盈有時而大則盈而平矣

以用柔趙說與程付同其云有時而大深得經旨二曰未出終必出五
曰未大終必大

漢无祗伯
侯果及郭
原伯注註
云祗大也世
氏說卷三
訓祗為大

李晉卿曰未大釋不盈之義言由有中位故不盈滿而自大也人之无實曰
而心易大者可不玩其占乎

以用柔舊說不盈者未能盈科平則盈而大故无咎與彖付水流不盈

之新來免岐之新免岐異其依養付以解文新也或謂既平未足為大或謂既平未至于道大與九五易大之新象上凌不符周謂不盈也是中矣而未必有平之大也平則出險是大矣仍不盈也此付與泰上語上无安二萃五同例

上六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鄭康成曰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於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於者所以詢事之要也左嘉石平糶民于右肺石達窮民于羸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易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置于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謝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于子以明刑恥之往後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自思以行正道終不自改而出此圜土者殺故凶

劉景升曰三股曰徽四股曰經皆索名以繫縛其罪人示于叢棘言罪人于九棘之下也。

九家易曰坎為叢棘又為法律。

陸位明曰寘置也劉作示于夏傳作濕姚作寘寘置也張作置。

李氏鼎祚曰坎于木堅多心叢棘之象也坎下其爻其為繩直係用徽係也。馬融云徽係索也。

程正叔曰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爻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可也。

耿希道曰上六居上九居險也乃用險也故拘之囚之无所不用其威。趙子欽曰後之從道應初九坎上失道陷二五也初上包括二易也害為甚。

傲居子曰。爻言三爻不凶。待恐人之誤解。以為三爻而改。未為凶也。特釋之曰。上六失道。凶。三爻也。失道釋不凶。失道就法。三爻徵。就凶。莫甚于君。子懷刑。不待桎梏加身。而早避之矣。

三三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

荀慈明曰。金就于易。相附麗也。離者火。託于木。是其附麗也。

蘇子瞻曰。火不能自見。必就于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為火。

黃東發曰。就附也。亦五文以之。象以日月就天。百榮草木就土。重以就正。皆有華就之象。

日月麗乎天百榮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程正叔曰天地之中无无乱之物在人當審其所亂亂得其正則能亨也上下皆離中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位而爻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休也

朱子安曰兩離重明也君臣上下皆有明位之象初二三正亂乎正也

趙子欽曰八卦同位相應正也乃亂之義加于離爻之

俞五吾曰重明指上離而言明在上卦是為重明也正指下離而言下三爻皆正也以上卦之重明附麗乎下卦之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九象辭以重兌為麗澤亦謂上下卦相附麗九獨指一爻也

以周柔重明合內外卦言上下重明而下之體明其後亂乎正是可以化民成俗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荀慈曰曰牛者土也。生土于火離卦會卦。牝者金性故曰畜牝牛。

虞仲翔曰畜養也。坤為牝牛。九二五之坤初成坎。體頤養象。故畜牝牛者。任說皆以離為牝牛失之矣。

以周孝左氏昭五年傳。卜楚邱曰。純離為牛。雲氏序為任說。何邪。坤離皆有牛象。就孔震以有龍馬象。雲氏蓋泥于一矣。

楊中立曰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金以順成為位。柔麗中正順之玉也。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玉也。

以周柔程傳。二五以柔順麗乎中正。所以能亨。楊氏確守師說。此款不能無異。

郭五之曰柔之亂乎中者六五也。柔之亂乎正也。六二也。易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爻之辭曰黃離元吉。又可知也。

項平甫曰坤之二柔。柔亂乎孔之中。五亂乎中。二亂乎中正。以人能附順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其行无所不通。故曰柔亂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加是以二字。以柔附本允令位。以能附亂乎中正。是以吉也。若附亂乎邪。則曰吉哉。

李晉卿曰明之道宜以正。不正則明不可用矣。故曰利貞亨。畜牝牛吉者言養順應則吉也。或疑牝牛坤象。而離取之坤。反為牝馬。何也。曰惟坤之允馬。故曰牝馬。取其順而能健也。惟離之允牛。故曰牝牛。取其明而能順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鄭康成曰明兩者取君臣上下以明臣相承其于天下之事无不見也作起也明明相繼而起大人重光之象尧舜之盛也。

劉先之曰君為上体臣為下体尧明于上四岳明于下所以明目達聰王會之曰尧舜禹歷相繼。

程正叔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曰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為離繼明之義也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位照臨于四方。

以周秦劉氏从却君說極明程付与王氏同解以人多从之說兩通也。以作離為句曰儒皆死之。

郭子和曰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健明必以大人為言大人孔必君父也。總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五言之如孔之二五皆為大人是也。

李子思曰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在人為精地二上升離中在物為火在人為神坎之中實是謂誠離之中虛是謂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

項平甫曰健有前後之義孔註作也日健日猶又健其有天子諸侯嗣位之象乎。

李微之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為句程子誤也。

馮可遷曰作起也發也解言雷雨作亦此義也明作猶言明發兩就再也日一而已而旦旦復明以見重離之象。

李晉卿曰繼明者其明不息。詩所謂緝熙於光者。也。

任賢聖曰孔大曰終始。二五皆曰大人。孔子以此而孔二五之變也。以明繼明。在一則緝熙不已。在兩人則舜紹舜堯。禹紹禹。周之成文武皆是。所以化成天下。皆繫乎此。耿氏謂主明者君臣。繼明者父子。于新懽矣。

以周柔李氏以繼明主一人言。任氏參用其說。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王輔嗣曰錯並者。警慎之見也。爻離之始。將進而盛。故宜慎其所履。程正叔曰離性炎上。志在上離。亂發于躁動。其履錯也。得交錯也。履錯並於動。而知敬慎。不敗之進。所以求迴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避。不剛則安動矣。

郭立之曰初九文明之初錯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庙每事问是也。沈守約曰履錯也。四未照也。始求此風而四未照。不自安。是以履錯也。

馮時行曰日方出。人風興之象也。履錯也。初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禍福并。每於于初動之時。故戒也。初。

楊廷秀曰初九以文明之位。剛易之資。居離之初。如火之始。照也。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其文明之位。已不可掩矣。眾之所忌。咎之所集。敬畏以避之也。

趙氏汝棣曰初在下曰履。錯也。犹愕也。聖人以避咎。釋无咎。則知補過之。多術矣。吉凶无常。惟人比召。咎可以辟。乃知命不在天。

以周彙錯也。未錯以錯。自驚駭也。黎明也。行其象如此。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鄭康成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上託位。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以位。能附
麗于其父之道。文王之子。發且是也。順成其業。則吉矣。

侯氏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來以中道。所以元吉也。

程正叔曰。二居中。以正。麗于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以中正。美之盛
也。故云黃離。以文以中正之位。上同于文以中順之君。其所以是。所以麗。以是。
大善之吉也。

郭主之曰。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以中而用中
正。故元吉也。於一卦之美。只惟六二乎。

沈守約曰黃離元吉。乘風乎中正也。以中正之德而為文明之化。黃離也。臣
臣之至善也。是以元吉。

趙氏汝楙曰六二猶日之中。故曰日中道。而其吉視他為大。

傲居于曰離四為不順子。突也。謂不順忽也。後文是也。二則五之順子。火生
土。黃正色。是為元子之占。蒙二為克家之子。師二為帥師之長子。其例正同。
以周季鄭君以黃離為子。繼父之象。是以二為繼明之主。不以五為繼
明之主矣。程付以臣。繼君言。與鄭君同。後儒因卦畫自下而上。遂以
卦為繼明。不知以六畫之卦言之。則下卦為繼明。二五爭身。不家倒置
也。易例外卦為往。內卦為來。則以日言之。上卦是往日。下卦是來日。往
來亦不可倒置矣。

九三日廼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鄭康成曰艮文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曰坎其擊缶則樂苑六有缶

九家易曰鼓缶者以目下視離為大腹瓦缶之象謂不取二也歌缶口仰向上謂兌為口而向上取五也不取二而上取五則上九耋之易侮大也

以周柔離二中爻為大腹缶之象不鼓缶謂不取二也亦一義

陸澄明曰九鼓鄭作擊耋田節反馬云七十曰耋王肅又他結反云八十曰耄京作經蜀才作哇嗟必字王肅又遭哥反荀作差

孔仲達曰將改老耄當須委事任人自取逸樂

程正叔曰三唐下体之終前明將盡以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

日既傾厠其能久乎以者知其並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爻以休其身為常
爻順何足以為凶也。

尚仲蒼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子易箒子路結纓怡然生死之際嗟
則或或則凶矣。

趙子欽曰離中君為岳日昃老象逆女於死生之變時也嗟時之不及。

項平甫曰九三動為震震為鼓為聲互坎為岳又為擊岳之移。

蔡伯靜曰鼓岳而歌當衰而樂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

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矣不樂則哀皆動心而失其常故凶。

張元祐曰日昃自並不久人自有久而不朽者不在光陰遲速間也人莫不
哀于心死而形歿次之老大悲傷純是歎事故凶。

黃晦木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自以為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若其不然
息生嗟老感之寡歡不被則此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歿而後已正使一
息尚存此志不寐少懈徭武公九十猶戒豈敢蹈此等之轍

以周柔黃氏名宗炎語見周易尊門餘論

李晉卿曰日過中則昃喻人之位衰而向昏也心昏則不能持久故哀樂之
變速

微居子曰此在年老而不致仕者戒也嗟當作差釋文引荀承今李氏集解
本皆作差失也禮曰大夫七十曰老而休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事人值年老
而不退樂則必有剛過不中之失聖人以日昃示戒見天地盈虛与时消息
人當知進知退也

以周榮胡葵之以此為堯舜搦之象中之者遂謂二日中三日昃四昏五嚮以上重明是五為繼明之主矣失之說說皆可通李氏以繼明主一人言因以日昃喻心昏別備一卦併照光明不知老之將至反觀之而有此象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許叔重曰去不順忽出也从倒子突出其來出不孝子突出不家于內也亦从倒古文學即易突字

都聖与曰突如其言若火之出突焚火言若火之焚物皆取離上之象

呂伯恭曰突晁氏云說文作去或作𤇗京鄴皆作𤇗云不孝子也

趙氏汝楫曰突水武暴也其來如直前而往造也焚水周友掌戮凡殺其親

焚之。死如棄如棄而不見收葬也。

吳幼清曰突窳突也。說文引突作去。以為不順之子。義固不通。正焚以取火象。則突以亦當取火象。以火事之出突。如火之焚。繼承之際。不善如此。為至滅死也。火滅成灰。而歸于艮山之土。棄也。其如慶世朱友珪之事乎。

李晉卿曰突以其來。不能安定之狀。天理熄。則人欲熾。以日入則火用事。昏而自燼者多。或趨一時之利。而陷于害。或徇一物之忿。而忘其身。皆昏之極。躁妄之至也。

惠定宇曰。杰。不順。忽。土也。四害。失。正。故。有。此。與。初。教。有。來。此。離。鼓。宣。揚。故。焚。此。大。過。此。象。此。火。火。息。灰。捐。故。棄。此。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焚。燒。棄。之。不。入。于。兆。也。

以周李說，說以人子不能繼明言，李說以慾火怒火之起于昏暗言也。
別備一義。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陸臣明曰：離鄭作胤，王肅云胤王者之臣為云。

孔仲達曰：五離附于王公之位，被眾所助，故曰吉也。五為王位而言云者，便
文以會韻也。

石守道曰：居位曰中，又附上九，上九居于卦上，有王用出征之象，與此相應。
蘇子瞻曰：王公上九也。六五上附上九，而九四邦曰之，故出涕嗟以明不
貳也。六五不貳于四，則上九勸之，故吉。

程正叔曰：六五之吉，所胤曰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於事理，畏恐

惠虞以村之，所以能吉也。

蔡介夫曰：味離王公之詞，則知此卦之五，不必皆謂天王。凡此侯之者，君只國者，亦足當五也。

來矣，鮮曰：王指五，公指上九。離王公者，言附麗于王之位，公也。王与公相麗，舍易相資，故吉。

任翼聖曰：五見四焚棄，則止歸以哀之。見三嗟嗟，亦為悲感以闕之。聖心之仁，隨物而初也。上王初公，麗上九，以其嘉。麗初九，以其教。

以用柔，二五俱虛中而无實，敵應不相与，涕沱或嗟，悲其應之難得也。以堯不日舜，吁咈時同也。付曰：六五之吉，麗王公，謂其終有繼以之人也。如舉舜而天下治也。王謂五，公謂二，二為王之公，繼五之明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石守道曰：逆首匪類，九四也。上九輔五而獲之，五之君曰其吉也。上九道中，口无咎者，非道君位，以征討叛逆，有嘉善之功。

沈守約曰：出征，討四也。四剛迫五位，五柔難制，鼠在王公，是以出征也。四正五正，是以正邦也。

朱晦庵曰：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也。无咎之道也。

趙氏曰：程曰：王即六五。出征者，上為卦外，乃王者出師征伐于外之象。嘉美也。折，摧折也。首，首惡，獲執也。醜，眾也。謂眾不及其眾也。

吳幼清曰：王者筮曰此文，而用之以出征，則有嘉美之功。王謂六五，出謂自五往上，征謂興師正其眾。上九居重難之終，乘君位之上，怙終不臣者也。獲

謂兵之所俘獲，醜眾也。首指上九，醜指眾交。玉終而不附，亂也。上九，而其他皆已附，亂也。所征也。獨上九，而眾不與，故所折也。首爾，所獲也。匪其醜也。

以周蔡吳氏說，迥異。說儒俞集說，梁參新，与此略同。周謂四不于，上不臣，五之出征，征女不臣，不于，以正其邦者也。四不順伏，焚之，棄之上，能回首以向，幸說不順而來，從庶可免咎矣。吳氏謂上不臣，是也。謂終不附，亂也。上九，豈九四亦附，亂也乎，非也。四不如上之折首也。

傲居子曰：仲陳湯付劉向疏，引此而申之曰：言誅首惡之人，而說不順也。皆來從也。劉彥以匪其醜為說不順，獲謂來從也。顏注云：斬首多獲匪類，故以為嘉。顏注允。劉彥從王輔嗣也。程付以說，多以獲匪其醜為脅從，固法之義。

壬午六月十七日清畢



十翼後錄卷九

下經彖象傳三之一

三三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也。與猶親也。其于人也。嘉會和通。和順于義。徐事能正。男有此三德。以下女。止而相親說。取之吉也。
虞仲翔曰咸感也。坤三之上成女。艮上之三成男。艮坤氣交以相與。
蜀才曰此本否卦。柔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

也。

程正叔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全易相交為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在下亦柔上剛下也。

楊中立曰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

馮時行曰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所以為亨止而說所以利貞男下女所以取女吉也。

趙子欽曰咸女在外未恂親迎之時故男下女恆女已恂居室之時故夫尊婦卑男止女說。是女說于止也。夫婦之情貞矣。

王申子曰艮止不動而柔氣自相和說乃所謂咸。

惠定宇曰易氣從下生故以下為先上為後。今男在下兌女在上男先于

女故曰男下女也。

以周柔聖傳云感感也。後儒則曰感皆也。又曰感以无心為感。不信聖傳而好自立說也。聖人誠心感人。以公不以私。則謂无私心以感人可矣。豈謂无心以感人哉。或曰聖人感以有心。天地感。亦見其有心。曰後言天地之心。感恆大壯。萃言天地之情。心与情。天地亦有之。豈特聖人。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郭立之曰。觀其所感。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鍾鳴。无足於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

郭子和曰威之為威。豈止男女交歸。故由所威以觀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皆可曰見。文王之辭。華其^而者。若也。孔子極其大。與幽遠言之。此威之道。備傲居子曰。威豈祇言取女。吾耳。而男內三爻。言人心之威于聖人。外三爻。言聖人之威人心。傳因補言威人心。而天下和平。睽拒^而悔亦。豈豈一事。而傳合六爻言之也。讀易者勿拘一象。于此可以隅反。

以周彙經言。茲墻玼而七。政有徵。帝舜攝政之順。雷電風而不雨。於周公受誘之枉。史言孝子之反風滅火。循吏之惶不入境。皆天地萬物之情。與人心相感通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王輔嗣曰。以虛受人。物乃咸應。

程正叔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人中壘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而通。
呂與叔曰：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內虛而澤氣通也。君子居物之上，物情交感者，亦以虛受。

王景孟曰：山上有降，高而有容之象也。君子觀此象，必也方寸之地，擴而有容，不使有一毫亢高絕物之失，此足以容受友人。
趙氏汝楙曰：山峻極于天也，而上有降，亦必也。有虛坎以受之，君子若之何而体之邪？器必虛乃可受物，心必虛乃可以受人。心君本虛，天理之所舍也。萬善全乎，百行出焉。不幸而聲色貨利實之，則清心寧氣之說不能入，猶息苛切實之，則諱信侵祓之論不能究，以虛受人，其實若虛之盛位坎象辭。

爻辭与象辭。義各有攸主。釋象言咸感。釋象言虛受。惟因楫之士。可以學易。蘇君禹曰。克之无名。虛也。辨之无為。虛也。孔子之无素。必固執。虛也。故自九官四岳。至于深山野人。何所不受。自門牆之博學。至孺子之詠歌。何所不受。此其感通之至妙也。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力廢。而至于朋道。則允。虛志何可无。而外而隨人。則允。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感物。聖人以虛而應人心。三才之道。在于是矣。

以周栗大山之上。有積水之降。其多矣。此實象也。而世家以為降氣上。蓋其取山降通氣相感之象。新二通也。虛允。則寂之謂。荀子曰。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虞仲翔曰失位遠應之四以正故志在外謂四也。

陸德明曰拇馬鄭辭云足大指也子夏作拇荀作母云會位之尊。

王景孟曰足行與止而拇未嘗不向手外取拇為象以為位邪在下而未動也而其志之所向未嘗不在外也君子未嘗求處乎物亦未嘗却處夫物而不處是理也所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陸德明曰腓房非反鄭云腓腸也王虞云腓腓腸也荀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

以周柔腓腸指胫骨肉之內取肥中有腸也此腓之為言肥也荀作肥以義易字也。

孔仲達曰腓，足之腓腸也。六二應在九五，咸道持進，雖拇升腓，腓体初躁，故凶。靜居則吉，金性本靜，不躁而居，順其本性，不有災害也。

崔氏慄曰：腓，脚腓，次于拇上二之象也。以位居中，于五有應，若咸應相與，失艮止之礼，故凶。居而承比于三，順止而隨于礼，故吉也。

陸遜與曰：爻得其位，情未遠中，居則為正，初則為躁，居初承易，初承易為順，以正則吉，是順而不害。

程正叔曰：二居中，以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中，正以其在咸之時，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後時之云，允戒其不得相感，惟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鄭舜舉曰：腓在股之下，拇之上，上下於動而已隨之，夫順物而動，凶道也。惟

能居則吉。二之居，居中也。居中則不一于隨人，故雖順而不害也。

張氏遠曰：二以艮體，位互其下，其為股，曰咸其腓，其究為躁卦。腓性躁動，以是而形有威于上，必顛必覆，故凶。惟居則靜而順，凶可弭也。

朱晦庵曰：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自守也。二當其爻，又以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亦有中正之位，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俞玉吾曰：凶吉動言，在人所委，何如耳。以坤六四準之，順當作慎，古字順慎通用。

吳幼清曰：腓隨股而動，三為股，二感近而私，其所比則凶。居所止而不動，以俟正應之來感，不自動以感三也。

以周栗吳說，與崔說相反。崔說居必比三，將未是以艮止象言，則是也。

吳詒以咸腓為比三，於亦未是，其云侯正應之來感則是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虞仲翔曰：其為股為隨，艮為手，故傳執其為妾女。男已下女，以艮易入兌金，故不交也。凡士與女未用，皆傳妾矣。志在于二，故所執下也。

崔氏慄曰：股，腓而次于腓上，三之象也。剛而居位，祗於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前。二隨于己，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而遜感上，則失其止。艮止，象引作正，非今故往吝窮也。集解

蘇子瞻曰：執，牽也。二下也。附于足而足不能禁其動也。拇也。附于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股於止而牽于腓，三於止而牽于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程正叔曰上居威說之德故三威而從之服在身之下是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也故以為象言亦也承上象付也前二金爻皆有威而動三推易爻亦然故云亦不妄也不妄謂動也胃剛易之賢而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是所操執也卑下之甚也

鄭舜華曰初与二金也金感易而動故為拇為腓三以易而為艮之主宜其止而不動而亦說乎上之金而應之故為威只服謂其隨腓趾而動也以其不异乎二金故曰亦不妄也執牽也為二金之所牽執而動故曰所執下也朱晦庵曰服隨是而動不能自主者也下二爻皆於動也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

俞玉吾曰下謂二也其所以不妄也以其志在隨人而所執也下之金也九

三艮体而與之俱動此乃感象也當感之時非止亦動也

李晋卿曰程付以為隨上本我以為隨二愚謂凡言隨也皆以彼隨前以下隨上而相比逢之謂以隨卦之艮及艮二之辭推之可知此謂隨四也下体隨上体不能自主

夏雷亭曰股隨腓而行腓不妄則股亦不妄也股之傷在腓上而股所執之志反隨乎在下之腓是賤下人之役使奉命唯謹也

傲居子曰咸自存之三上易三变而曰正當艮其股而繫于二以以咸股而往則各言居上為存則各也

以周柔咸其股是為咸于上而不妄之象執其隨是不往上而下比之象崔說近是執繫通繫也隨謂受繫于下二舍也二舍隨三也志在

隨人志在隨我之人也。前儒或云三隨上，或云三隨の存考。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虞仲翔曰：失位悔也。應初，初曰正，故貞吉而悔亡矣。憧，懷思慮也。之內為來，之外為往，兌為朋。

陸澄明曰：悌，馬云行兒。王肅云：往來不絕息。劉云：柔未定也。京作悌，字林云：悌，遲也。

胡翼之曰：不能感天下，惟己之朋黨，從而徇之。

程正叔曰：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首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亦貞而已矣。若往來情之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也，有能感而動，所不及也，不能感也。

易彖章曰：感，感也。感以心為主，而偽體皆所感之一。初二三五上，皆感也。偽體也。惟所感出於心，故皆以感明之。九四在上下之間，其位在心，故不言感。而言所感之道，所感以其道則言，死其道則有朋從，尔思之戒，所感以心為主也。聖人於感感之道，其首不由於心乎。

來矣。鮮曰：初感乎四，二感乎五，三感乎六，其往也。六感乎三，五感乎二，四感乎初，其來也。朋，中爻三易牽連也。朋從，尔思也。言四與三五，其從乎心之所思也。

以周乘情，二往來朋從，尔思言過分往來之界，未免朋從之累，見私心。

之不可用也。繫辭傳曰：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惟有往來之界，不必分也。而說者不細，律繫辭傳之義，遂謂九四死无之心之感，故未光大。易氏駁之，是也。傳曰：未感害也。未感句，害也。句，与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句，法同。又与二爻付順不害也。反对九四以心感人，故貞吉悔凶。所慮者，有朋從之累，則所感者，吉。所未感者，害也。未感而害，即起未光大之義。与坤三屯初，語上鼎三震初，旅四艮上，小過四，皆付合讀之例。自以或謂未感于害，或謂未為私感以害，或謂九四失位過中，本无貞吉悔凶之義，而在感則未為害。此說于經未順，或謂未感之初，未為私害所累，或謂感以未感亦未有害，尤不可通矣。

九五感其脢，无悔。象曰：感其脢，志末也。

陸氏曰曰膻心之上口之下也。鄒云背脊肉也。說文同。虞雅云脾謂之膻。
李氏鼎祚曰末犹上也。四感于初三隨其二。五比于上。故感其膻志末也。謂
五志感于上也。

程正叔曰膻背肉也。其心相背而不可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於此見而後
其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

陸表師曰膻謂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初而近飲食以啞。有他思則啞。
其輔類舌相比。五上之相比以此。

何元子曰膻喉中之梅核。膻與頰舌。取為比。近膻不能言。必賴口以宣之。末
謂上也。志末謂五志在上感也。據經傳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大道
象傳本末弱也。本指上六可知。

傲居子曰四必分往來之界。私吾朋從。未廣大也。五感甘肅。悔背也。所背也。无不感。天下和平之象。付曰志末。末謂上也。上舍九五。易之朋從。上能感之。而无不感也。可知。故葉辭付曰同物殊塗。

以周秉王輔嗣云。悔北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无志。其志淺末。故无悔而已。以儒因之。以无心之感為物。參用異端。恐无之旨。且象付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正惟九五當之。以為淺末。豈理也哉。據程付。五居二比上。存心淺末。戒使感悔。于往順。未順。而以五為人君。感天下之心。則未誤矣。項氏平甫末訓无志末。即无思。仍沿王氏之誤。本義以不能感物為感悔之象。故曰志末。朱序上吳革。應用李解。以末指上。而以五比上為私狹。亦淺末也。俞右潤改志末也。作志未也。

尤杜拱不足信矣。周福上六五之背爻之末，五能感上，志及于末，句与志在外也。同初之外指四，五之末指上，五比上，允私狹也。由本及末，与未光大也。反对，先儒谓咸以爻无一全美之象，豈其然哉。

上六成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虞仲翔曰：耳目之間，俯頤頰，滕送也，不得之三，山津通氣，故滕口說也。

王輔嗣曰：輔頰舌，所以為信之具也。情之往來，犹未光大，况在滕口，苟可知也。

陸仁明曰：輔，次字，馬上領也。實作頤，云耳目之間，頰，臣仆使滕送也。九家作系，實作滕，鄭云送也。

孔仲達曰：滕，口說，舊說字作滕，徒登反。滕，競与也。所競，口无後心實，故曰

滕口說也。鄭元又作滕。滕送也。咸道極首。往送口舌。言相感而已。不復有志于其間。王注義曰兩通。

朱子安曰滕。王昭素作騰。騰付也。上三相應。騰口之象。兌為說。

項平甫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當咸之時。柔在內。必應乎外。柔在外。必說于內。皆其常理。又所居皆正。孔妄咸也。故无凶悔。此係謂滕口說為鄙之。犯也。若鄙之。則為吝。夫事自有常用。口說之時。凡訓誥誓命。皆口說也。滕本作騰。蓋任布之義。書所謂播告之修也。但于付口說亦不為美。故不曰言吉。

熊任重曰咸以心為主。咸其拇。股下之應也。咸其脢。形之應也。咸其輔頰。之應也。一身皆應乎心也。

總定字曰虞云耳目之間傳頤頰說文輔頰也揚輔近口在頰前故淮南子曰厲輔在頰前則好是也耳目之間為權權在輔上故曹植洛神賦云厲輔承權夫九三壯于頄頄即權也頰所以含物輔所以扞口輔頰舌三也註言明各為一物震以權為輔說文以輔為頰皆然也
儆居子曰頰輔頰舌上之象五咸上上膝也說承平雅頌聲也咸上不變遷上之蜚歷故膝口說

以周案尔雅擇話膝也膝口說也身无事權徒讓是允也上其焉当不事而善打清謝也歛

三三
震上
巽下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蜀才曰以本泰卦柔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孔占坤雷也

分坤占孔風也是雷風相與其而動也

褚氏仲都曰雷風相與雷資風而益遠風伍雷而增威

孔仲達曰咸於咸感故柔上而剛下取二氣相交也非二氣毛本作二義恆明

長久故剛上而柔下取尊卑日序也

程正叔曰剛上而柔下謂孔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四下居于初剛爻上而柔

爻下也震下其上也剛上而柔下也

郭子和曰以上下二卦為剛柔則卦之以此者多矣不啻符于咸恆言之也

剛中柔下言初四成震其之始也雷風相與言震其可久之象也其而動言

震其有久之才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謂之恆。

以周柔恆初四二五皆不當位，而取剛柔皆應之義，故五必亨二初必往四皆取不應，應則不獨其不當位矣。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鄭康成曰：其為風，震為雷，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夫婦以嘉會，禮通故无咎，能和順餘事，所行而善矣。

王輔嗣曰：恆之為道，亨乃无咎也。恆通无咎，乃利正也。

項平甫曰：象以貞為利，而爻辭皆不利于貞也。卦以其通，故當以貞守之。爻多不正，正者又不以中，失其道不可貞也。

以周柔恆久必於其道，五以亨二乃无咎，為有利貞之德，因其所久者。

之為道也。天地之氣常行不塞，就是道也。不亨則久不于道，始乃无咎。利貞，故五爻以貞凶戒之。項後未憐。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荀慈明曰：孔氣下，終始，後升上居四也。坤氣上，終始，後降下居初也。

虞仲翔曰：初利往之四。

朱晦庵曰：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

任晏聖曰：卦用在初之入四之動，而九外治之剛，无以統內治之柔，故以利往言之。以震為主也。易始金終，今其之成終在內，震之成物在外，是終則有始，乃震之利往也。

以周柔象_言利有攸往，九卦皆言金易之相愛相成也。賁，小利有攸

往。謂五往上。故五爻言賁于邱園也。復天之利有攸往。謂金將變易。故
侍曰剛長剛終也。大過之利有攸往。謂初往四也。損本泰之三上。易象
与上皆言利有攸往。謂三往上也。益本否之初四變。象言利有攸往。謂
初往四也。萃象言利有攸往。初三皆言往无咎。謂初三往四也。其之利
有攸往。侍言柔皆順乎剛。謂初往二四往五也。先儒於恆之利有攸往。
或不指初往四也。以初四皆凶也。不知初言无攸利。正与象之利有攸
往。及復言之。初往四則利。不往四而潛伏。則无攸利也。初往四。則四之
田有獲。初不往。則无獲也。象侍釋利有攸往。而云終則有攸往。恆自泰
變。泰其始也。初四相應。恆而為泰。是終則有攸往也。与泰之終則有攸往。同
例。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郭子私曰：咸恆六爻之才皆不及。孔子于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及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

李蒙齋曰：咸恆男女之類，彖侍極言天地萬物之情也。世學者以卦辭之略，泥于男女上下之義，而不知咸恆之道于天地萬物之間无所不在也。卦繁而不殺，可見聖人誨人不倦之素。

以周柔曰：易月念日，天氣之亨而能久照，四時寒暑往來以變化之利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故亨无咎利貞，皆承上言之。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邱行可曰其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恆。故君子
體之而主，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
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恆益之所以不同也。

王真卿曰：相須相占以鼓動柔物者，雷風之恆也。爻聲收聲不爽其時，或涼
或溫，不舛其候，亦雷風之恆也。君子以之，主不易方，不易其不遷也。方其所
也。

吳知清曰：雷之起每爻各有方，風之起八節各有方。周則後於常，並不易，故
君子之自主而不易，其方也象之。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澗也。
虞仲翔曰：浚，澗也。初下僻浚，故曰浚恆。

陸位明日浚也鄭作濬

趙子欽曰初六舍柔居下以浚為常不知當浚則浚當顯則顯初无定也居
始而求深焉假利

吳知清曰初自四降初卑兵而入居至下之要掃之初物以此為恆才弱志
卑退至深入不出以相支而克家也

以周榮聖付以求深釋浚春秋莊公九年浚味公羊付曰浚之也何浚
之也初由四降居始而求深伏不浚應四貞守此妻初与四皆无假利
以能應四則象以謂利有假往也吳說近是

何元子曰浚也初居地下其性善入故有浚象始謂卦之初也猶物掃田
夫家之始也始而求夫之深不以兵為道凶其宜矣人臣中如京房劉

菁輩亦可謂浚恆也。相知未深而相求太激。祇自塞其向用之根耳。何利之有。在學亦然。

李晉卿曰事无速效。學无小成。治无近功。故事以於速則不達。學以進銳則速退。治以猛急則終息。皆浚恆之謂也。乘居初為其主。是始事而於深入。非其序矣。求深非不善也。要夫始而求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荀慈明曰孔為久。能久行中和。以易接會。故曰能久中也。

程正叔曰所以悔亡者以其能恆久于中也。人能恆久于中。豈止亡其悔。位之善也。

吳幼清曰中為婦位。而剛孔婦恆。有恆也。並為互之柔。蒼賢婦配懷克夫。

之才弱，其剛也，不曰已，以濟夫之不及，故悔凶。

以同乘爻之言，占不言象者，以卦位為象。九二能恆而悔凶，猶大壯二能壯而吉，解初能解而无咎也。聖付爻中，卦位爻位，互言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荀慈明曰：於投初，隔二，与五為兌，於後之，隔四，与上相應，於往承之，為舍所乘，故或承之羞也。貞吝，謂正居其所，不与舍通也。无居自灾，故貞吝矣。

以同乘荀說，承即承象比應之承，或承之句，与或擊之同例，无所容，所訓方所。

鄭康成曰：爻曰正，互体為孔，孔有剛健之德，体兵，兵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体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

陸澄曰或有也。一云常也。鄭本作咸。

孔仲達曰位改其恆。自相違錯。則羞辱承之所羞也。一故曰或承之羞也。无所害者。所往之象。皆不納之。

蘇子瞻曰善惡各有徒。惟无常也。无徒故无所害。

朱晦庵曰位雖以正。並通剛不中。志遂于上。不能久于甘所。故為不恆也。恆或承之羞之象。或女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以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熊任重曰恆其下震上。益震下其上。恆九三而益之上九也。益之上九。立心勿恆。故有或擊之凶。恆之九三。其位勿不恆。故或承之羞也。

周光佐曰无位而不恆。不足責也。惟不恆其位。則人將以其所至。取其所不

至。以其晚節誅其生平。君子恥之。小人非之。故有位不可无守。

以周柔周氏後本鄭君。

程敦承曰三不言凶而言羞者。以凶愆之不若以羞激之也。羞則內愧己。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間。故曰无所容。

以周柔程氏名汝繼拱周易宗義。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孔仲達曰有恆而失位。田獵而无所獲。

易彖章曰四委非其位。為初之主。初而无獲。故曰田无禽。其六四之田獲三品。以其得位。此則失位不中。宜其无所獲也。

何元子曰禽指初。初二者。九四所獲。得也。四初而上。初入而下。上充下沈。

四於獲初。雜夫田也。震動馳騁之事故。此與解二言田。卦有震也。震為大魚。變坤為田。皆田獵之象。應爻深入。與井下体同。故皆曰无禽。

以周柔何說本蘇氏語尤憚。

微居于曰初自四降。其象為浚。未變壯趾。將入其舍。有深自幽伏之象。固守此素則凶。四自初升。象允其位。初久何益。言初四必相應。不失泰道也。象所謂利者。彼往。不往則不利也。

以周柔初二四互皆不當位。獨四言允其位。以四本泰之初。升四而失位也。且付言允其位。正見初四宜相應。以成泰道也。允概序九四之不正也。中不正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鄭康成曰以今文而至尊位。是天于之女。居在九二。又男子之象。

虞仲翔曰婦曰歸。歸一而終。故貞婦人吉也。

以用柔。虞注以歸。易釋。歸一。是也。經天貞字。屬下婦人取義。故傳曰婦人貞吉。

石守道曰一。易也。今之為物。常從易而終。

蘇子瞻曰恆以柔從易。為正。六五下。即二。則婦人之正也。九二上。從五。則夫子之病也。

趙氏汝楙曰貞。固也。婦人六之象。夫子五之象。五為易剛之位。君道也。夫道也。乃居以柔。如婦人久于其^{夫子}適之位。而不知順避也。蓋以男下女。不過暫行于初。猶夫豈可久之道。故孔聖因婦人夫子吉凶之爻。而發制義之訓。始

而男下于女，所以致其威。否則情睽，終而友剛，婦柔，所以制其義。否則道悖，必合二卦，而反夫婦之道全。

吳幼清曰：柔中，掃道之善。五以震男居外卦之中，而為夫。柔九所宜也。

焦弱庵曰：二五皆久于中也。二悔凶而五凶，何也？居下宜固守，而居上當制義，始當堅守，而極當變通。位与时不同也。易于恆而发此義，以見久于其道，乃為恆。死執一不通之謂。

李之翰曰：恆以常為体，變為用。倘于變通，是不恆。其位倘于執守，則為婦人之恆。

微居子曰：六五有柔中之德，而聖人處以制義，禮之也。以澤文帝，能以柔復服射位，而於興禮樂，必用賈誼。六五之必升用九二也，以此。彖曰：亨无咎，不

亨者惟貞而有咎也。

以周柔恆其位。有柔中之美。位而能久也。貞者。徐子固執之謂。固執則有吉有凶也。六五居天子之位。其位似婦人柔中之位。以柔恆行。金事。死不吉也。若權時制。兼當計用九二易剛之夫。勿拘執。齒敝舌存之說也。二五相應之象如此。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王輔嗣曰。靜為躁君。柔為動主。故柔上之所柔也。靜女可久之道也。爻居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恆。无施而得也。

以周柔老子重乃柱根。靜為躁君。王所本也。

陸氏明曰。振。馬云動也。鄭云。搖也。張作震。

集韻辨攢
註帝后切舉
兒揚子方言
東音曰鋪頰
枕奉音言科
藪也王作詩
科攢辭貧里

程正叔曰振也。初之速也。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義。居上之道。必有恆位。乃能有功。若躁初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恆。其凶甚矣。

以周柔五宜振恆也。是以振為恆。就振而不恆也。程付未安。

項平甫曰。初六居終之下。以淡入為恆也。上六居震之極。以震初為恆也。在初而求保。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象辭加振字上字。其新明矣。

惠天牧曰。振恆。說文作楮恆。楮。柱砥也。以世用石。古用木。震兵皆木。故取象于楮。楮當在下。今反在上。移本作末。倒而置之。本小末大。允物之恆。必不能固。故凶。上變為恆之鼎。其占大吉。蓋鉉宜在上。故吉。楮宜在下。故凶。兩卦象辭。皆曰在上。合而玩之。一吉一凶。其象昭矣。

以周柔五宜振恆也。上居震之極。以振為恆。体實金柔。所居也。三有

易大之位而不恆，其能成功乎？言此見五，據恆而二之大，足以補之美。故特言在上以明之，惠說別一義。

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鄭康成曰：遯，逃去之名。正道見聘，始仕他國，亦遯而後亨也。

虞仲翔曰：剛，初五，而應二。艮為時，故与时行。

王輔嗣曰：遯之為義，遯乃遁也。剛當位而應，死否亢也。遯不否亢。

能与时行也。

陸德明曰：遯，字又作遂，又作遁，同。隱退也。匿跡遯時，奉身退隱之謂也。鄭云。

逃去之名。序卦云。避世退也。

蘇子瞻曰。舍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之間也。避二舍在內。避之主也。易未勝而避。則舍无与處。而思求易。舍思求易。而後易可以要。故曰避而亨。

程正叔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避世。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避藏。所以伸道也。五以易剛之位。處中正之位。又下与六二以中正相應。惟舍長之時。當隨時消息。苟不以致其力。无不至。謀自老。以技打其道。故曰与时行。

呂伯恭曰。屈于道。而自附于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舍道以自避。身雖避。而道未嘗不亨也。

以用柔避退也。君子退小人。而小人犹知艮止之義。以承順于君子。故

曰遯而亨言遯時猶可以亨也。變否則上下凶絕不能亨矣。遯者舍長之卦。以五剛中正。而二陰之不敢消。故曰占時行言遯。占時行遯之道。不為否之凶絕也。舊說或謂君子遯而亨于他國。君子既遯而後亨。或謂君子以遯而亨。道亨於身。世說各異。其以遯為易之逃匿則一也。周謂序卦傳曰遯世退也。有君子退小人。小人不敵進之義。彖曰小利貞。爻曰勿用有攸往。大象傳曰君子遠小人。此皆舍遯之義。遯以亨也。所以居而時行也。惟上九飛遯。乃君子退遯小人之象。此否極而泰。泰極而否之例。爻象也。死卦象也。故儒以君子遯世為卦象。則此卦之

大義晦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荀慈明曰：含，備小，浸而長，則將消易，故利正居二，与五相應也。

王輔嗣曰：含，道祗浸而長，正道亦未全滅，故小利貞也。欲從郭舉正按

郭立之曰：易以易備大，含備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靜不失其時，是以言利貞，又言浸長也。

朱晦庵曰：二含浸長，易當退避，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乎易也。小謂含柔小人也。

來美鮮曰：小人指下二含，利貞也，小利于正而不害君子也。若害君子，小人亦不利也。

夏雪亭曰：小謂柔夫也，六二柔進，艮有止位，止而得其中正，故有利貞之位。凡占人事，亦宜柔順而得其中正也。舊謂小人利于守正，今按易中多直言

小人若去人而才言小，但為柔順之義，不宜添說人字。

遯之時義大矣哉。

程正叔曰：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王景孟曰：遯之大義有二：速而去之，所以遠害一也；遲而不去，所以救害二也。

以周柔遯義之大，見于世爻。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正叔曰：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惟正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王景孟曰：天允有心，與山較其下也，而自有不可侵不可及之勢。君子之

于小人。憐其愚。憂其害。憫其平日用心之尤。有一善。則為之咨嗟歎賞曰。此所以可為聖賢也。用心如此。未嘗惡小人也。然其剛正嚴毅之氣。有所犯。豈日親狎之乎。猶自下視天。以為山之巔。仰天也。乃按山之巔。以視天。而天愈焉。愈遠。愈不可及矣。此君子小人遠絕之勢也。

朱晦庵曰。天体无穷。山焉有限。遊之象也。嚴。君于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項平甫曰。山為高矣。而天形自遠。終不可得親。天既有心于遠之也。故曰君子之于小人。不惡而嚴。孔為君父。故嚴。艮為少男。故小。

以周柔。此言君子遠。遠小人之象也。退。遠小人。不惡而嚴。即五爻所謂嘉遯也。以象言之。天下有山。是艮山。止于下。不曰言。孔天。止居于上。

初謂避也。今避也。誤矣。遠小人艮象。不要而嚴孔象。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陸公紀曰舍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避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

王景孟曰大通以初為本。上為末。比以上為首。則在避之初。尾之象也。夫舍道漫長。易思罹害。而初六以舍小在下。能以危厲自警。无傷易之心。而自安於損尾之分。則是不往也。

朱晦庵曰避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此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要靜俟。而免笑耳。

胡仲虎曰初六在一卦之位。故為尾。舍離漫長。四易為眾。勢未可犯。犯則必

厲而又告之以勿用有攸往者以自初之一會而往則二會之遯而三會之否皆自此始故戒之

熊任重曰勿用有攸往戒之仁知止不可往進而適易也世无君子不能養小人小人逐於君子之党則隨亦取禍故曰厲而又戒以勿用有攸往

以周柔初之遯謂舍小當退避也象曰小利貞捐初二言二能貞固其志共也和初在遯之尾則知危矣知危自守不往何災也亦貞也不往即遯卦象之為舍遯也明矣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虞仲翔曰莫无也勝能說解也

侯氏果曰六二離爻離為黄牛体艮履正上居貴主志在輔時不随物遯堅

以革來，批此之志，莫之勝，說殷之文師當此爻。

孔仲達曰：固志者，堅固避世之志，使不去己也。

蘇子瞻曰：六二，避之主，而與五為應，則有以固執之矣。方易之避，批而留之，批出于款，律五，易不傾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堅也。而又用其黃，示則忠確之至也。

王景孟曰：避之所以為避也，在此爻也。聖人于彖既戒之以小利貞，爻辭又戒之以批之用黃牛之革，所以責望六二者深矣。以為不如是，則柔正害易而為否矣。故此爻獨不言避，而以固執其志取義。示以六居二，以中順之志自堅，而五于莫能脫去，則舍遁未至于遂，長而君子未至于不利矣。朱晦庵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不避之志也。占者固守，六當如是。

胡仲偉曰初二爻辭皆象好不利貞句用有攸往戒初從二以往也莫之勝
脫喜二之從五也固也初有攸往則有侵迫于易之勢故戒之二莫之勝脫
則有固結乎易之心故喜也

梁孟敬曰六二以小人言之則其道方長乃定需乎君子者也以君子言之
則居大臣之位處九五之具所以禁絕邪覺而保全善類皆二之責也故又
遇小人之進當如執之以牛之革而不能脫也

何元子曰執拘留之也之指六二執六二也九五三也舍勢浸長三與二最近
於其留二勿進故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使不能脫而去聖人畫象之長而於
遇其上進也以此艮為手互其為繩皆執象

夏雪亭曰執與繫同條維也爻位柔中而止于易下故係屬于易小之貞也

以同繫遯之所以不為否者賴有剛當位之五也亦賴有剛當位之三也三以臣妾畜二拘繫之使不上進固其利貞之志也不言吉凶其繫之堅則貞繫之不堅則浸長之勢不可遏吉凶未可定也

九三條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條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許升書曰世侯无去國之義也

見禮曲禮正義

陸氏明曰條本或作繫憊鄭云困也廣雅云極也王肅作斃荀作備

陸遊叟曰以位于內而不能去條于遯者也雖不能退而以正于小人使臣妾不能擅政則吉

石守道曰下附二舍而不任以權以剝以宮人寵之類

白氏勳曰六二條九三而三有憂疾以臣妾畜之不使之進

以周鼎白氏名動一作動於易義

鄭舜舉曰三雜易而与二金同體。遯而有所係也。易係于金是為有疾。德惟以臣妾畜二金而不与之為大小。則妾之道以矣。大抵小人之類。只務志于寵利而已。禁之太甚。所以濟小人之禍。制五曰以宮人寵。此曰畜臣妾。吉其義一也。

易彖傳曰二金浸長。九三比之為所係。則有疾。屬若欲以臣妾畜之。使之服。屬于我。則吉。傳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蓋役屬于我也。

徐子與曰係也。我為彼所係。金為主也。畜也。彼為利此畜。易為主也。故以金係易。則有疾。以易畜金。則吉也。

李晉卿曰迫近二金。牽繫于遯也。不惡而嚴。畜之道也。既不失其貞而

又不干彼怒委遊之吉也不可大而不小利貞之柔。

任翼聖曰九三成卦之主。當舍後長之時。前一卦之用。全在于此。占二舍同。体与三易同位。互孔之健。於与易同行。互共之壯。又与舍為係。有此疾也。能无属于止主。则有定力。蓄初為臣。蓄二為妾。使分日其願。而不為眾易所害。未嘗死幸也。

傲居子曰三及遊將為否。用力係之。是不畏舍之消也。畜臣妾吉。能以大度包容舍。則吉也。不可剛亢于不。故曰不可大。

以周粟二曰繫之。三繫之也。係而繫之。謂三息遊將變否。雜繫之。使不進。故曰係遊。有疾厲也。值舍方長之時。繫之不堅。為疾。要之道嚴。亦為疾。是危厲之道也。若以臣妾之道。畜舍。大度包容。何吉。以之。不可大。

事言不可剛亢于事而有過嚴之疾也。避之時，舍就利貞，不敢妄進，可
以拘維。故曰繫曰係，變否則舍，浸進失其民止之道，則吾絕之而已。豈
猶可以繫之維之哉。以一時彼一時，故曰与时行也。易之不可為典要，
惟變所適如此。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陸位明曰：否音鄙，惡也。徐才有反，鄭王肅備鄙反，云塞也。

張子厚曰：有应于舍，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于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
弱為累矣。

李晉卿曰：好遯者，善其遯而不惡之象。此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將悖，或
見于其面，而不合此義矣。否也，不也也。小人如孟子所謂小丈夫，尤与君子

敵之小人也。壯之用壯者亦其

王瑤舟曰：好以字，即付不惡之義。初，金再長則成否，四入上体，而以剛居柔，故能居初而以好絕之。此君子之吉，而小人則自此否矣。

傲居子曰：四和好，世金之遊者，金遊則君子吉，金不遊則進而為否之小人，四必否絕之。

以周柔好遊，与討居子好仇同。好仇古，和好最善之怨。好遊者和好，金之遊也。否，徒以泰否之否，律文引却，其注訓塞，則否乃否閉之謂。金進則為小人，其象為否，則否閉之也。否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与此反對。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孔仲達曰：以正志也。小人存命，不敢為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遯之美也。

李子思曰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嘉也。會易之合而亨。

王弼卿曰嘉。褒嘉也。五以易剛中正居尊位。下有柔順中正之臣。為之應。是
豈坐視羣賢之遊。而付世道于不可為也。故守賢而褒嘉之。使後其所。且正
固以守其志。不為羣小所轉移。故曰不吉。故二曰固志。五曰正志。此象所謂
剛當位而應。与时行也。

來美鮮曰嘉。遊也。嘉美乎六二也。二之艮體。執之以羖牛之革。不凌犯乎易。
其志可謂堅固矣。五乃褒美之。正其志以成其美。吉之道也。

徐任山曰九五以易剛中正之君。嘉美六二之賢。象曰正志。正其固遊之志
也。向使五不主君位。所謂以正而吉也。誰哉。剛當位而与时行也。誰哉。
惠定宇曰會易相應為嘉。剛當位應二。故嘉遊貞吉。

王瑛舟曰九五中正居柔而以中順之故其所為避必慎簡乃倭无昵于險人而已避以遠小人為艱不必泥于隱避之解也否三舍長而休存大人吉。觀四舍長而中正以觀天下。豈有剛當位之五。二舍方長而全身遠去者乎。先儒之說。失其旨矣。

傲居子曰二舍長自姤。易將謝消。而二居中守正。象所謂小利貞也。守貞之志以繫柔革。由五之中正在上也。五曰嘉遯。柔遯之時而有嘉遯位也。嘉會故亨。嘉遯猶遯而亨也。故亨賢也。以是則五正志。二亦固志。舍不剝易矣。故喜貞貞也。

以用柔象付剛當位而應。程付既言五以剛易之位。柔中正之位。則五為賢君也。于五爻則以為就人君之正。是自背其說矣。而郭氏付柔易

說以堯舜禪讓言抑後推不于倫或以宣宗辛承天元宗辛蜀言二君
豈嘉遯貞吉以乎或以殷高宗祖甲周太伯言于卦義終未合此說
不錄

上九遯^肥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可疑也

王輔嗣曰取妻外極无应于內超然絕志心无挂礙惠惠不能累智繳不能
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陸遊虫曰肥本作飛

劉忠之曰易為豐百以有間而居望有故遯而能肥

蘇子瞻曰三牽于二舍而為之止我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不遯而止之尤利
也上之肥遯尤獨以利利亦以利三也

項平甫曰有所係則疾无所疑則肥上与三正相反。

齊伯恆曰係者恃牽于私而功業有所勉。肥者宏博自大而職有所屑。

以周系齊氏名履。按周易本說張平子思元炷云文君為我端者。利飛避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子嬰迅風以揚聲。二女感于棠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蒼高而為降兮。誰云路之不平。舊注淮南九師通訓曰。避而能飛者執大子。在卦上居无位之地。不為物所累。增徽以不及。避之最美。艮為山。故曰歷眾山。變為咸。咸感也。孔變為兌。故曰天為降。此注按摯虞文章流別。題云衡注。相承已久。見傳者張氏本傳。見文選。李注。又文選曹子建七歷云。飛避離似李注。亦引九師通訓。蓋自西漢作南王。與聘九師善易。故作易注。東漢張平子魏曹子建所據。皆作飛避。

飛肥者同通用。其義作飛為正。王注云：矧徽不及，是六用飛遊。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侯氏果曰：此卦本坤，金柔消弱，剛大長壯，故曰大壯。

程正叔曰：金為小，易為大，易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孔之至剛而動，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朱子發曰：易動于後，長于臨，爻于泰，至四爻而後壯。泰不曰壯，金易敵也。過于金則易壯矣。

朱晦庵曰：釋卦名義，以卦体言，則易長適中，大者壯也。以卦位言，則孔剛震

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直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虞仲翔曰：謂四進之五，乃以正，故大者正也。

王輔嗣曰：大者，謂易爻小通將滅，大者獲正，故利貞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矣。

程正叔曰：大者既壯，則利于貞正。正而大者，通也。

趙氏汝楙曰：易于咸于恆于萃，言天地蕃情物之情，而此不及蕃物者，蕃物之情，正者未必大，大者未必正，不得與天地並也。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溫于中，情則外見，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露，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于外，聖人有以見其情。

邱行可曰。遜言不利貞。小者正則不玉。害易。大壯言大女正。大女正則有以勝矣。

夏雪亭曰。大壯利貞。言剛大者貴。以其中正也。夫剛不中正。于人為血氣之勇。而允義理之勇。在天地為元陽之氣。而允太和之氣也。天地之情。猶必正其大而不偏于剛。人可一于用壯。而不知所以合于正乎。

以周榮大女正。虞王以位言。程付以位。皆以事理言。其實不必分也。大壯。易長之卦。五變為夬。而位始當。允事理之曰正女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崔氏懔曰。雷欲助天威。大壯之象。

程正叔曰。雷震于天上。大而壯也。君子之大壯。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

之謂強。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致也。克己復禮，此君子之大壯，不可致也。

呂與叔曰：雷在天上，則天下震驚，休大而勢盛也。禮所以正心修身，此禮弗履，則威嚴行而天下服。

以周柔禮秩于天，此象履卦是之動。震象任天而動，易金氣壯而金自消，易不壯則金不消矣。故君子有取于雷在天上之象，而知此禮弗履之由也。或按左傳史墨雷宗天之文，謂天等雷昇，昇乘雲，終必消除，故象以為戒。不知九章皆天也。凡人跡不接，此虛之象，皆天也。雷在天上，常象耳，豈強臣陵逼弱主之謂乎。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趙子欽曰卦至四乃壯初九易激後壯其趾剛位未盛故征凶只字字者信于羣易而不量己也

俞五吾曰退爻于下則有九二同位之相孚故于征凶之後繼之曰有孚

吳幼清曰初九易之壯盛而猛于前進就善委壯也故征凶窮謂征凶也恃壯猛進惟有九四之孚牽行于前亦必困窮

熊任重曰壯于趾与夫初九同皆以易剛盛壯而在下不可以有進

夏雪亭曰在卦之下趾象也方在趾位而遽以壯見征必有凶故訓以度窮如鳥伏卵待時至也

以周梁有孚二字之也壯趾安進只字亦窮故凶如不壯趾有孚行時凶可免示人進退之道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輔嗣曰居口中位以易居舍履節不亢是以貞吉

沈守約曰以易委舍不亢也居中為中不道也不亢不道能用中道以全其壯是以貞吉

以周榮九二貞吉貞其壯而吉也二居中不遠用其壯能俟四而進五所以與四同貞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荀慈明曰三與五同功為兌故曰羊終始易位故曰羝藩謂四也

虞仲翔曰三易君子小人謂上

陸位明曰罔罔羅也馬王肅云无羝羊張云殺羊也廣雅云吳羊曰羝藩馬

云離落也。羸馬云大索也。王肅作縲。鄭雲作累。蜀才作累。張仲藎。

程正叔曰：君子小人，以地言。在小人則為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固志氣剛強，蔑視于事，廢所顧慮也。

呂與叔曰：九三居健之極，以易居易，小人恃勢以陵物，故曰用壯。君子居勢以自檢，故曰用固。固，初羅制也。奔，軼也。君子居安而思危，故曰貞厲。小人陵物，物莫之與，則反為所困，故曰羝羊觸藩，羸女角，藩，謂四也。

沈守約曰：小人用壯，剛健極也。君子用固，反制剛也。羝羊觸藩，不能退也。羸女角，羸于柔也。固，固苦也。小人恣情，必窮。壯之勢，君子用壯之道，以羈制小人，則小人之勢必羸闕矣。

以周秉呂沈說。羝羊喻用壯之小人，羸女角，即君子羸之，羸之即

網之所謂君子用網也亦備一義。

項平甫曰君子用罔。後者不同。觀爻辭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人否。婦人吉夫凶。皆是相反之辭。允与小人同貶也。象辭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全与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句法相類。罔与勿。毋通用。禁止之義。

以罔柔上六居五之上。小人也。四易皆壯。罔同罔。罔羅也。小人居上位。於用四易之壯。君子為彼罔羅。以王莽之用楊雄。董卓之用蔡邕。老厲孰甚乎。罔羊殺羊也。指三言。大卦兌為羊。藩謂上。震為竹葦。藩象。羸即實作羸。羸女角。即罔君子也。三受制于上。雖在躬之。其角易羸。見三不可。以羸羊之剛躁。宜行四而上往。藩決不羸也。

九四貞吉悔凶。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虞仲翔曰失位悔也。之正月中。故貞吉而悔亡矣。夫象故藩使。坤為大舉。為腹尚往者。稍上之五。

以周柔實本仰大舉之腹。陸氏明云。輶本又作輶。

孔仲達曰。舍支不罔己路。乘車而進。其輶壯大。无有能脫之也。尚庶幾也。言己不失其壯。庶幾可以往也。

劉先之曰。羣易共進而務載于己。是大輿之輶壯。舍支不好己路。故為往。却舜華曰。羣易共進。允二舍之所終止。藩使不羸。其道通也。壯于大輿之輶。其行健也。凡物之理。有所激則必爭。无所激則樂易。而爭息。水之奔以激于石也。行乎平地。則安于而已。四維壯壯。前遇二舍。能順以聽之。四无所用其壯矣。

項平甫曰自四以往為夫。故為藩。決不羸。四本坤之下爻。初而成壯。故為壯。于大輿之輹。輹在輿下者也。四為成卦之爻。故稱壯。稱大。大壯。五。四。猶曰尚往。夫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為長。柔不為消。則其事不竟。自治占治。國皆當以此。

趙氏汝楙曰六五。金畫中斷。有藩決象。震為動。輿以行也。五之藩。易使。无事于解。其角不羸。于是駕我大輿。其輹堅壯。震動之亨。孰有能禦之者。此積四易之壯。至是而後遂。剛也。少安動乎。

俞玉吾曰尚。與上同。尚往。謂前无阻礙。可以進而上也。

六五。羸羊于易。无悔。象曰羸羊于易。位不當也。

王輔嗣曰羊壯也。必羸其羊。失其所居也。能羸壯于易。不于陰難。故曰无悔。

二履貞吉。能捨其任而己委乎。則以无悔。委之則難不玉。居之則敵寇未。故曰卷羊于易。

陸臣明曰易以豉反。却音亦。謂佞易也。陸仲場。詔疆場也。

王介甫曰剛柔也。所以立本。變通也。所以趨時。方其趨時。則位不當而无悔。女有矣。大壯之五。以尊位。大中而柔之。以柔。能卷其根也。

蘇子瞻曰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舍居易。有志于助易。是以釋九二之羊而縱之。故曰卷羊于易。人皆為藩以禦羊。而己獨无。豈犹是之至也歟。

程正叔曰。此易註進。以力制則難勝。和易以待之。則羣易无以用壯。是卷其壯于和易也。

呂與叔曰四易至壯而上進六五之柔。惟不肯位而居手中。能度可否也。知不可制而不制。藩決不羸。易以進往。故曰羸羊于易。能知可否。不与物競。故无悔也。

王景孟曰平易之時。務羸其剛壯之勢。惟以謹。盡自柔。使下之居易。由己以上進。而略无阻礙之勢。此九四所以有藩決之象。蓋指六五之謹。盡而言也。朱晦庵曰卦体似兌。有羊象。外柔而內剛也。指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解。非失其壯。其亦无所悔矣。易家易之柔。言忽。立不覺其凶也。或作羸場之場。亦通。俾食貨志場作易。

胡仲弔曰旅上九羸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羸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

潘去華曰四之所使即九三所解之藩五之所卷即上六不退之羊。

何元子曰易即疆易六五柔中遜然以退如羊不抵觸而自去于場者

傲居子曰大壯四易致進而禊卦傳曰大壯則止上往由于能止也初不宜

壯往而窮二剛中而吉處五而不遠往也三之君子憲罔羅于上之小人为

其所阻四當既泰之以輔二而格尹心藩決而不待解則五急於四之往矣

卷羊于易卷失也謂從佚之也從佚之其羊于疆場不與三四相抵觸也傳

曰位不當明其變史之為當也大壯易消舍之卦五君位豈可消哉亦消其

君金柔之邪心耳左傳史墨言君臣无常位雷乘孔為大壯論者謂史墨失

辭

以周柔卦內羊注指易不指金言蘇說口之卷失也卷羊于易佚之使

往不累其角也。羊之決藩，喻祿易於攻其錮蔽之心，四之藩決不累以五之虛中，能審可否，故決之易也。五知易之宜長，不阻抑而從供之使之上往，何悔焉。失位為悔，爻曰无悔，付曰位不當，以其變爻之為當位，當則无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陸氏以曰詳詳審也，鄭王肅作詳善也。

孔仲達曰：退謂退避，遂謂進往，詳者善也。進退不定，非為善也。

蘇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解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于前者，方其前不曰遂而退，不曰釋也。豈獨

三之患上則何痛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避之為吉

程正叔曰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

俞玉吾曰九三言羝羊觸藩九三自謂也此言羝羊觸藩指九三也何以見之上六含柔其象不可為羝也退謂應三三觸藩羸角上於下為之援不能也遂專也四為壯主上雖於自專亦不能也

張元祐曰諸易盛長上以為多事不能抑之使退亦不能延攬而遂其進絳灌之于賈生是也

以周柔羝羊觸藩三觸上也蘇氏俞氏之說得之易於決上上設藩以退之剛浸而長天之命也退之其於予不若遂也進也而又不能羸角繫藩壞三與五俱无所利矣既歷艱難而詳審之庶可避咎也

十翼後錄卷十

下經象象傳

清定海黃以周元同撰

三三坤下
三三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荀慈明曰金進居五處用事之位易中之金侯之象也金性安靜故曰康侯蜀才曰此本視卦案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

陸位以曰康美之名也馬云也鄭云尊也廣也陸云也樂也蕃多也鄭發袁反庶眾也鄭止奢反謂蕃庶會也接如字鄭音捷勝也

朱晦庵曰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位又其變自觀而

未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亦常有是寵也。

王弼卿曰明出地上。有升進之象。故曰晉進也。蓋明出地上。猶可以進。若明在天上。則不可以進言矣。六十四卦。離上者八。專取六五一爻為成卦之主者二。晉大有也。大有曰柔以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晉則曰康侯。柔進而上行。是專以康侯之進者。當此一卦之義。以夫錫馬。坤下取艮。畫日。離上取艮。做居子曰大明。即畫日也。其離中五象畫日。歟。上易爻。非畫日。歟。離中五為大明。歟。上易爻。允大明。歟。晉由觀四升五。觀四之賓。晉位離五。是謂康侯。康侯之進。玉于畫日。三接捷上之所祈。伐邑。亦離上王用出征之象也。

以周柔康侯。得六五。喬說多同。是也。或謂初變者。震侯象。固失之。或謂五天子。四康侯。尤失之。鼯鼠。豈康侯象乎。錫馬。或謂天子賜康侯。或謂

康侯貢天子，貢賜皆言錫。其義四通，五改為康侯將以何文為天子，而貢獻之，賜與之乎。錫，五錫上也。錫馬眾多，以伐邑中之四。晝日三捷，其功大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鄭康成曰：地雖生美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照。其位以周柔，鄭君昭作照。

程正叔曰：昭，明之也。傳曰：昭位塞遠，昭其度也。君子以自昭明，位去蔽致知。昭明，位于己也。明，位于天下。昭明，位于外也。明，位在于己。故云自昭。

朱子發曰：孔曰自強，晉曰自昭。天行日進，誰使之哉。

項平甫曰：明之出乎地，孔人進之，自進而已。明位之安于身，孔人昭之，自昭。

而已。明位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

俞玉吾曰：日者，眾易之宗，若月若星若河若電若霞若霓，皆何日以為明日之明，乃自己之明也。未出地則其明為地形所蔽，及其出也，漸漸升騰而起，則其明昭著于上，晉之象也。明位，君子固有之位也。自昭，自有此明位而自昭之也。孔自強，晉自昭，在其互秋而已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困乎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陸位明曰：摧退也。鄭讀如南山崔崔之崔。

王介甫曰：初六度義以進退也。常人不可見乎，則或急于進以求為，或急于退以懟上之不知。孔子曰：我待賈者也。此困乎而祿于進也。孟子久于齊，此困乎而裕于退也。

程正叔曰聖人恐後人不達寬祿之義特云裕无咎者始進未受命者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

沈守約曰四以鼫鼠竊位蔽賢不能下照是以罔孚也

蔡伯靜曰晉如摧如者進而後退也罔孚四也要晉之初四未信也裕則終信故无咎

毛伯玉曰推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上而吾不可以不祿

趙子欽曰晉主在五不取四應時之空也晉以志在五也推如阻于四也貞以自守雖无信者寬以自委待時而進爾

焦弱侯曰初自抑而如推二自斂而如愁是擬其難進之象允真有推之愁之也

張彥陵曰獨行正。是原其所以見推之故。大凡君子處世。枉己易合。直道難容。惟正所以見推。此亦可因推而自失其正。與文互相發明。
王璠曰。命謂爵命。初在下。故未受。孟子云。無官守言責。則進退有餘。裕即裕。無祿。答未受命之旨也。

傲居子曰。易例。孚皆指中爻之九。伏坎坎為信。孚其象也。晉二五皆舍。外卦雖互坎。而四為鼫鼠。則初固孚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虞仲翔曰。五已正中。孔為王母。坤為母。

九家易曰。五動以正中。故二受大福矣。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

程正叔曰。王母。祖母也。謂舍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祖上。

无彥援不能自進。且中正之位。久而必移。上之人自當求之。王景孟曰。懼无以俾是位。愁如也。

朱晦庵曰。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

熊任重曰。二。臣位也。當晉之世。出任王事。而五不急于上。亦以不憂。故曰愁如。惟能居中守正。則吉。不求而福自來矣。

傲居子曰。二五兩舍无實。不取相為。說者以王母之稱。為六二六五之應。不可知其謬。爭後之說者。或以王母為鬼神之幽。或以母為衍字。或泛言王母。不指二之所受何爻。此知二五皆六无相為之例。而為此遁詞也。晉之象。五為主爻。上為成卦之主。五為母。上舍位。在五之上。為祖母。晉如愁如。以二五之无應也。五進上曰九。則二受大福。不可驟得。故曰貞。

以周事一舍一易之應也者。正應也。兩易之有應者。敵應也。兩舍之有
應者。亦敵應也。述兩易相應多吉。兩舍相應多凶。貴女實也。九其實共
子有不貴子。故屯三往上。蒙初往四之類。雖應不吉。惟離五取德。照晉
二取進升。曰王公曰王母。史儒註以兩舍之應解之。而離之亂。王公曰
嗟若。晉之受王母曰愁如。亦可見其相應之難矣。

六三眾允悔凶。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孔仲達曰。居晉之時。晉眾皆於進。己應于上。志在上行。故能与众同信也。
程正叔曰。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舍皆順上。是三之順上。与众同志。
上行者。上順風于大明也。

項平甫曰。三已晉而在上。晉道已成。眾志皆信。則异于周乎矣。凡悔居凶。則

居于推力愁力矣。尚是之時。進而上行。視乎大以。後何疑哉。

梁孟敬曰。人三為眾。下之三。舍皆於進者。而六三居其前。故皆信之以同進。而其悔凶也。三之有悔。以允中正也。能凶其悔。以柔順之極也。

做居于曰。豢付柔進而上行。上行得五。晉由觀四升五也。爻付言眾允之志。上行也。指三與眾同信五之上行也。豢支付一貫。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翟子元曰。碩鼠晝伏夜行。貪根无已。巧能進承五。並潛按下舍。久居不正之地。故有危厲也。

九家易曰。碩鼠喻貪。四也。體離於外。體坎於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樹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坤首也。走不先足。外震互。

下也。五伎皆家四文當之。

程正叔曰：賢者以正位處高，位不正而高，則為孔拔貪而懼失，則畏人，要危可知也。

趙氏汝楙曰：六五居柔，九四上進，有迫君之象，聖人惡其迫也，故以貞厲戒之。得晉畫卦也。鼠夜物也，當晉進之時，以九四則位不當，若他卦固有九四而吉者矣。

俞玉吾曰：鼯鼠，蝙蝠也。六五大明之月在上，而九四突出而乘，猶鼯鼠見火而飛撲，必遭熱也。

吳幼清曰：鼯與碩同。子夏付鄭氏皆作碩，說其因鼯字指為五伎而窮之，鼠失于倂矣。碩大也，二三四互艮，象鼠九易畫為大，鼠值大則當六之畫，畏而不敢進，故為碩鼠。

朱康流曰此與豫之九四皆下按三金上承柔主。豫三曰位不當。四曰志大行。此三曰志上行。四曰位不當。象同而義相反。何也。豫以四為主。此以五為主也。故豫之三金。四日而有之。故以日眾為功。此之三金。四不日有之。又豈日阻之。不日有之。故以上行為三美。不日阻之。故以阻眾為之。美。做居子曰晉自觀變。觀五失位而降。四如畫伏之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荀慈明曰：五從坤動而來為離。離也射也。故曰失得。舍居等位。故有悔。以中盛明。光照四海。故悔亡。

虞仲翔曰：初之孔。孔者慶。失古誓字。誓信也。勿无。恤。息也。

陸德明曰：失如字。孟馬鄭虞王肅本作矢。馬王云離為矢。虞云失古誓字。程正叔曰：五勿自任其明。恤其失得。

以周栗程侍本玉注孔疏朱子駁之曰以堯舜之聖皋夔稷契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失口任其所為

朱晦庵曰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

王弼卿曰此爻晉之主也聖人以康侯當之若曰日出地上未至于天明不及遠而居坤土之上君一國之尹也以中順君臣之道故悔亡且尺地一民皆天子所有要晉之時當進勿進不可以患失患以為心而懷疑望之也故曰失口勿恤

胡仲弔曰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息爻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息也勿恤寬之之詞也有不當息也勿恤戒之之詞也晉以五失口勿恤戒詞明矣以當晉之時易有患口患失之心以五要大明之中而

才柔又易首以失之累或曰失曰云者他卦以舍易相應晉独取順而亂時
三舍皆進而順從于五為曰九の以易抑舍之進于五為失
傲居于曰有慶謂五往上曰九也曰九則為萃之九五王何有廟

以周榮失曰當作失曰句絕勿恤的与升泰家人萃同此戒詞寬之也
往謂往上之外侮往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孔仲達曰上九委晉之極過以之中其犹日過于中已在于角而犹進之故
曰進其角也至角犹進過亢不已不能端拱无為使物自伏故云維用伐邑
也

趙子欽曰道未光故伐之道光之時舍少而伏何晒伐也

朱晦庵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出日之而以伐其私邑

則雜危而吉且无咎。此以極剛治小邑。雜以其正。亦可吞矣。

以周柔程侍以伐邑為自治。曰儒从之也。以為克己之學。朱子駁之曰。程侍多不肖。說實不。皆以為取喻也。本義以伐邑為伐私邑。東坡先生曰。世无稱兵自伐其邑之理。周謂朱子。指隋賈陸邱之類。

何元子曰。坤為邑。四據坤上。視下三爻。君皆其屬邑也。故上伐之。蓋不窮四以三會為屬邑。就下伐三會也。

以周柔維用伐邑。五用上以伐四也。此義所記。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捷也。

傲居子曰。邑京師也。湯武征誅之。聖人所不誅。于晉以夷狄之。以夷曰南狩。曰大首。晉曰伐邑。其義一也。又戒以厲。侍釋之曰。道未光。猶言未及善則厲也。又戒以貞吝。見王者宜儆武修文也。此則聖人于湯武。必慎重言之。

以防亂賊亦可見矣。

以周粟訟其邑人三百戶指小邑秦自邑告命指哉邑此維用伐邑據
朱子及何元子是小邑若以為湯武征誅象是五既為康侯又晉而為
天子也五上二爻筆進之始進言之。

三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虞仲翔曰夷傷也臨二之三而反晉也明入地中故傷矣。

蜀才曰此本臨卦也柔夷滅也九二外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
則明滅矣。

朱晦庵曰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荀慈曰曰明在地中為坤以蔽大難之象大難文王君臣相似似今本作事非也陸位曰曰鄭云蒙枕遺也一云蒙冒也文王以之王肅云惟文王能用之鄭荀向作似之下亦正

以周柔文王以之與豫柔付天地以之同以少也鄭荀向作似以初詰字代之也

程正叔曰內卦離文明之象外卦坤柔順之象昔文王當討之昏暗內有文以之位外柔順以曰付蒙犯大難內不失其以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義蒙大難初遭討之亂而見囚也

呂伯恭曰正道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初明初未嘗絕現渾天之位可知也

日在地中。世上原不覺日。文王在殷紂。原不覺有文王。以此以能蒙大難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鄭康成曰。日之明傷。猶聖人君子有明位而遭亂世。抑在下位。則宜自艱。以避小人之害也。

程正叔曰。不晦其明。則被其禍患。不守其正。則允賢以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此箕子能蔽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六五一文之義。棒朴辭。內難。謂方紂近親。在其國內。以六五之近于上六也。

俞玉吾曰。大難。謂美里之囚也。其難。謂係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也。內難。謂

家難也。其難因係一家之內。宗社之所寄也。

夏雷亭曰。箕子既不從。君于昏。又不能怒而死。實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虞仲翔曰。而如也。君子得三坤為眾。為暗。離為明。故用暗為明也。

程正叔曰。不極其明。察而用晦。並以能容物。和眾。眾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

蔡伯靜曰。莅眾。臨眾也。坤象。

以周象明入地中。實象也。中渾天說者云。日繞地而轉。未嘗入地。周謂日繞地而轉。光者地掩。謂之入地中。何不可之有。君謂之入地下。則不可耳。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

義不食也

魯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
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謫明而未融其當旦日之謫當鳥
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只爻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
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謫故曰主人
有言言必謫也

荀慈明曰火性炎上離為朱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故曰垂只爻易為君子
三也易位成也日以喻君不食其不以食君祿也易未居五今時在上初有
明位恥食其祿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也時昧在上有明位其義不食祿
也

王輔嗣曰初爻卦始取遠于難絕路匿形不由執路故曰于飛懷恩而行行

不敢飲故曰垂其翼志急于行憊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殊類也甚以此道
人人必控之故曰主人有言

孔仲達曰君子逃難惟速故新不求食也

王介甫曰飛也以下為快垂其翼飛而下也明夷難在上是以空下不空
上二老遊紂不食之象伊尹就紂有攸往之象

蘇子瞻曰將飛而垂其翼必見縻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未去
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三日不遑食急之至是也懼不免也去主而道
敵主人必以我為謀己主人上六也

以周柔于飛也將飛之時也故蘇氏以未去言之舊說以下飛言義可
兩存

程正叔曰傷未斃而遠去則世俗孰不疑怪故主人有言也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於其行也若俟眾人於後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辭所以為明而楊雄所以不獲見去也

呂與叔曰初九明當升而反在下飛而垂髮之象也君子明者也明夷不明也明與不明義與不義之分也不義之食不食也明者以為不明者不信也故于行則三日不食有攸往則主人有言

項平甫曰取其髮不言夷未傷也夷于左股加一夷字言已傷也說卦以取髮為傷髮死也斂髮而下飛也避禍之象也

呂伯恭曰主人在於之人凡去也為客則居者為主君子于行在於必答君子之往初象曰艸不食艸當去則去故不食

趙氏汝楙曰四占初為正應四六有去去初在下而先之彼將謂初以為空
應不應而先其著鞭也其伯夷在海濱之子乎

俞玉吾曰初占四應四將棄其家而出門應初之行蓋占四俱也者彼往應
四也

何元子曰上六紂也五為箕子之奴四為微子之去三為武王之牧野二為
文王之美里初為伯夷太公之居海濱初二去上遠故為異姓之臣四五去
上近故為貴戚之臣若三上則兩相夷合武王占紂之可君子謂初易為君
子離中虛又為大腹大腹不食之象也

頁雪亭曰主人謂二也有彼往謂初往比二也上為時至二為時侯時之不
可往故擇時侯而往依也夫以夷者均周就恭是也有言被獲言也主人委夷

于左股之時，被諺而明我受傷也。史記伯夷伯周明年崇侯虎潛又王紂囚之羑里，九年而後釋。

以周柔鳥之飛，必先振其翼，然後飛也。飛不果飛也。人之行必先飽其食，不食也，行不果行也。此初有欲往，因有言而後止之象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鄭康成曰：翳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日其氣為股。此得六二有明，故承九三，故曰睇于左股，拯承也。

以周柔鄭君注見神內，則正義及釋文易例考傳左見師の爻例三傳股見咸三，左股指九三，拯訓承，承于九三也。鄭君說是。

陸德明曰夷于如字于頁作睪鄭陸同云旁視曰睪京作睪左股音古馬王
肅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旋也姚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極說文云舉也
鄭云承也于頁作拊字林云拊上舉音承

以周栗說文引極作拊云拊上舉也正義于艮二解極為舉于與初解
極為拔義與說文相合用極句得用之以上升也用之以上升必曰壯
馬得用三也亦一義

程正叔曰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惟此亦必有自免有道極用
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

王景孟曰此家以二為太顛凶三為文王二在下体而捕九三九也夫九
三武王之爻允文王可也於此文王小心事討之義九六二不足以君之股

在下而有行之具也。左股見傷，美里之厄也。豈強壯也，猶无恙乎。上於極，至
君而為无過之君，下於極，斯民而為无難之民，不殺不用其力，故曰馬壯吉。
楊廷秀曰：居大臣之位，不可去，故有左股之傷。以極之文，故有馬壯之極。
此正文王事也。見囚，傷股也。囚，天之往，脫之也。馬壯之極也。
任葵聖曰：此正所謂內文而外柔順也。天左旋，日順之以行，而每日不及
天一度，漸轉而右，故謂日為右股。文王仰睽于此，以內文而法日之明，外柔
順法日之不及，天待互震而以為日出之明也。

以周柔任氏本作睽于右股。

傲居子曰：二變為泰，時值未泰，睽視日之左旋，將夷，歎息于時之无如，何。
文王之順以則也。

以周乘二順以剛與上之失則反對失則者凶順則與

九三明夷于南狩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李氏鼎祚曰冬獵曰狩三互離坎離南坎北北至于冬故曰南狩五居暗主
三爻以終履正順時拯難興衰也。以臣伐君故何言狩既獲之上之大首
而三志乃大得也。

程正叔曰以下之順除上之時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素于
利天下乎。且其大首是於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遂乃悖亂之事也。

王景孟曰上六居一卦之上大首也。不可疾貞也。耿希道曰以明保以晝夜
之進退何の疾哉。

朱晦庵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居于五闕之下。正与上六闕主相應。

故有向以除害以其首惡之象不可不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于夏臺文王興于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武者

項平甫曰貞字自為句善以夷而南狩不得已而為之匪棘其類也有棘其類之心則是寓天下也故曰不可疾也而人之常情不急則懈故又以貞勉之今朕必往致天之罰貞也

楊廷秀曰九三其或王之可乎恭行天罰是天南狩也勝殷殺紂曰大首也須何五年不可疾也

吳幼清曰三為南之位卦變自升三故曰南狩如升之卦變自初升三而曰南征也狩者四時田獵之通名大得三之易上畫為首三與上居上者三之首也故曰大首以夷之人狩于南而曰大首得能曰大不說也說者以武王

伐紂之事繫之

以周柔程付以不可疾貞為民伏不可駢正本義不遠是矣但本義以
不疾為文王事亦死也或以征誅事不可者訓周謂南狩也文王出獵
曰太公象此為拘未易象无凶不包亂臣賦于已著于象以為戒湯武順
天為人之業何嘗沛却且易象凡言師兵皆取諸坤坤為眾也凡言伐
者皆取諸離離為甲冑戈兵為火之烈也卦至坤離則以征誅言之于

象正合

觀傳大入
于左腹
獲明夷
之心為

六四入于左腹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速讀于
出門庭
于枕屣也
出神象

荀慈明曰易傳左治九三也四曰位比三於上三居五以易為腹心也故曰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言三當出門庭升五君位

楊中立曰：獲明夷之心，所得求仁而日仁也。于出門庭，而自詠人自然于先王，我不欲行，避凶也。于出門庭，而自詠人自然于先王，我不欲行，避凶也。

朱晦庵曰：左腋，凶險之象。獲以茅之心，于出門庭者，以言于遠去之艱，蓋下

五爻皆為君子，得上一爻為閔王也。

劉壽翁曰：此子知其尺之不可以固存也，商之不可復興也，事之不可諫之，不從其留也，无補于宗祀之戚，其去也，往足以存什一于千百，故曰獲明夷之心，付曰獲心，責者，此子獲存宗祀之心意也。

吳幼清曰：自外來內曰入，五來比四為入于左腹，自內往外曰出，四往比五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譬如此子，箕子各敷心腹以相告語，自詠人自然于先王也者，五箕子，四此子也。

來矢鮮曰左腹者。惟子乃紂同姓。左右心腹之臣也。以夷之心。紂之意也。
傲居于曰入于左腹。左得三之易。大帥疵少帥彊。抱器物用之象。二帥孔桂
于物用也。早知紂心之不以。而情消息盈虛之運。隨帝眷以轉移。而豫出
門庭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陸位明曰。蜀才箕子其利向云。今易箕子作箕。滋鄒湛云。訓箕為箕。詰子為
滋。漫衍无經。不致詰以謙荀爽。

錢國瑞曰。夷其己所以存其上。于己有一日之貞。印于上有一日之利。坤本
无明。有箕子之貞。以坤拱震。離表。照於遠。不息于上。故曰明不可息。
傲居曰。子曰。上言紂既亡之象也。紂在位五十餘年。其初以鬼侯鄂侯文王

為三公，則箕子未嘗不用也。六五云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見箕子一日在位，天命一日未去，此言紂未亡之象也。

以周榮說文，箕篆文，其籀文，其箕一字，劉向所見本作菱，此蓋箕子皆之昭部之聲，古聲近而借也。以新言之，伏羲傳作箕子為是，段儒必讀為其子菱，亦者，一則謂爻辭為文王作，文王演易於羑里之時，箕子未奴，不應以箕子言也。一則以五為君位，箕子人臣，不可當君位也。周謂爻中王亨岐山，王亨西山，王必指周王，則漢唐諸儒云爻辭周公所作，原就无據。上六言殷之亡，六五言殷之所以不遂亡，爻辭就以箕子當君位，不必致疑。或謂六五本文王象，周子為爻，不指文王，傳箕子，或謂箕子之明不可息，心如火日行无晝夜，地中之明亦為明，故不息。

或謂箕子作其子，謂明夷主之子，如紂子武庚引其妻其婦其君其妣，及鼎中孚之其子，以澄之。或謂箕子作亥子，而癸亥甲子，周興殷亡之兆。書舊云，利子亦作亥子，易書相通，以不以其說而為之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應仲遠曰：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用于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惑在朝，必以惡終，入于地也。

以周案應氏名劬，以序書有佞，語見前序杜郭付注。

陸氏果曰：取遠于易，故曰不明晦，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坤為眾國，故曰照四國，喻易之初與也。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為夜，晴晦之甚，故曰失則，以紂之亂世也。此二象，書晉與明夷，往復不已。

蘇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也。若上六。不明而晦也。故曰不明晦。明而晦也。終晦而終明。不明晦也。強明而實晦。程正叔曰。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墜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三三

離上下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王輔嗣曰。正位。得二五也。家人之義。以內為本。故先說女也。

程正叔曰。彖以卦才而言。易居五在外也。舍居二。妻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合天地舍易之大義也。

朱晦庵曰以卦体九五六二。稊利女貞之義。

吳幼清曰彖辭止言女貞也。以二體之主爻言也。彖付言男正者。函卦中之四畫也。女為正而位乎內。謂二與四也。男為正而位乎外。謂三與五也。二內三外。在下也。之家也。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以三為外。初為內也。四內五外。在上也。之家也。比六四外比之。以五為外。四為內也。男正于五。三。五為六畫卦之天。三為三畫卦之天。女正于四。二。四為三畫卦之地。二為六畫卦之地。故曰天地之大義。

以周柔五天位。為男之外正位。二地位。為女之內正位。天地之大義。以此。舊說自憐。吳說六一。新。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荀慈明曰離兵之中有孔坤故曰父母之謂也。

李氏鼎祚曰二五相應為卦之主。五易在外。二舍在內。父母之謂也。

趙氏汝楙曰父教母慈。母何以亦儼嚴。曰母不嚴。家之囊也。濟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惟尊之儼。父惟嚴。有不族於祭者。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荀慈明曰。父謂五。子謂四。兄謂三。弟謂初。女謂掃掃。謂二也。各得其正而天下定矣。

朱晦庵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二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馬季長曰。木生火。火以木為家。故曰家人。火生于木。以風而盛。猶女婦之道。

相須而成

孔仲達曰火出之初因風方熖火既炎熈然後生風內外相生有似家人之義

程正叔曰君子現風自火出之象知可之由內而出物語事實恒以常度法則也陰業之著于外由言之譚于內也

呂与叔曰風能入火風自火出則火勢熖矣言行之化所以正家化自家出則家道盛矣

朱晦庵曰風自火出是火中只風如一堆火在下氣自薰蒸上出是也

李季耕曰風自火出橐籥之火也凡鼓鑄風從火中出其橐籥自弓一戶庭間與家之象也其中必有模範風也火也至也施也皆有模範君子体之正

家以身言行身之模範也。物恆其則也。

馮力遷曰：休其以言有物，入人之語言也。休離以行有恆，乃見之語言也。錢圖端曰：風自火出，中烹任之火，凡烹任必以火，火以風熾，以橐籥鼓風，風從火中出。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荀慈明曰：初五潛住，未干國政，用習家子而已，未得治友，故悔。居家理法，可移于君，守之以正，故悔亡。

王輔嗣曰：凡姦在初，而法在後，家湊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要家人之初，必有以用有家，並悔亡也。

程正叔曰：閑之于始，家人志未變之前也。志未變而閑之，不傷恩，不失親。

委家之善也

趙子欽曰二舍內亂三易閑之不出閑也閑之在後故言于初

夏雷亭曰書曰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顏之推曰及掃初來教兒嬰孩正此爻之義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鄭康成曰二為舍爻曰正于內五易爻也曰正于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夫守正于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爻体離又互体坎火位在下水在上任之象也饋匡食故云在中饋也

王景孟曰遂字也春秋傳曰大夫无遂不示不敢也二五互何敢未以字者互中饋之職也

易彖章曰六二柔順以位，與九五相應，女正處乎內也。此正處以利女貞之義。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王輔嗣曰：以易柔易剛，嚴女也。妻下体之極，為一家之長女也。行與其慢，甯過乎恭。家與其瀆，甯正乎嚴。是以家人嗃嗃，悔厲，猶以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陸位明曰：嗃，馬云悅樂自見。鄭云苦熱之義。荀作確確，劉作媯，嘻嘻，馬云笑聲。鄭云驕佚喜笑之義。張作媯，陸作喜。孔仲達曰：嗃，嚴厲之義。嘻嘻，喜笑之兒也。

王介甫曰剛嚴之過。惟未失節。婦子怨望。至于嬉嗜。終亦吞而已。未若九五之懿也。

俞玉吾曰。嗚。當依到作煇。大雅板詩云。多將煇。說文火熱也。九三以剛居剛。又難之極。太嚴太柔。剛以皆不。其中一室之人。以被火事。蒸灼而焦熬之甚。无乃過乎。三能悔。惟厲六吉。否則婦子嗜。終有羞吞也。婦指二。于指初三。煇。于上。則二与初不能不嗜。于下也。悲怨不能堪。則失節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虞仲翔曰。以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按皆易。故曰富家大吉。順在位。得順于五。以用柔易。實為富者大。六四以位。承順于五。以柔受實。故富其家。是以

易^大之吉也。故曰有家大吉。順在位也。順得順。子在位。得曰正位。實說是。孔仲達曰。家。得祿位昌盛也。六四体柔。柔其以位承五。能留其家。不見黜奪也。

程正叔曰。以兵順而居正。位正而兵順。能留其家也。

郭子和曰。六四之官。豈至玉布帛而已哉。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家。犹禮之所謂肥也。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

吳幼清曰。易實為有。謂九五也。九五王也。六四后也。后以妾乃王之家也。大女易也。亦謂九五。六之柔順。得位。王后之賢也。不敢有異。吉。而以其吉。物之九五。妣皇猶雲。望山氏相夏。太姒色美。與周。此舜禹文武之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陸公紀曰假大也。五以尊位接四。二以天下為家。故曰王大者家天下。正之。故无所憂。則吉。

程正叔曰。何五也。松子有家之道也。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互相愛也。統以是也。文王之妃也。

楊彬夫曰。閑有家。則閑之于其始。何者。家則何之于其終也。

以用柔楊氏名文煥。撰五十家易解。

趙氏汝楙曰。何大也。豐曰。王何之為大也。九五剛而居中。能大其有家。凡初之悔。三之悔。吝。皆不必有所憂。恒也。

邛行可曰。何有感於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

龔幼文曰。何占松同。就爻何无言。昭何烈祖之何。詔感於也。九五以易剛中。

正居尊位。為乃家之主。盛位至善。所以何乎家人也。至矣。王何有家。與萃。與王何有廟之義同。

夏雷亭曰。何。占格。通。感。格也。王。其。族。以。中。正。何。家。家。无。息。于。不。者。矣。一。家。之。人。无。不。交。相。愛。非。僅。刑。于。家。裏。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王輔嗣曰。凡物以猛為本。其患在寡。息以志為本者。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為。威。嚴。也。

蘇子瞻曰。凡言終。其終未必然也。掃子嗜。其終乃樂。威如之吉。其終若之。

程正叔曰。爻辭言。何。家。皆。有。威。嚴。而。夫。子。又。傳。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

先行于己，別人怨而不服。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

朱晦庵曰：沿此作威也。反身自治，別人畏服之矣。

俞五吾曰：上九占九五，同位相孚，故曰有孚。

三三
兌下
澤上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一鄭康成曰：睽，乖也。火於上，澤於下，猶人同居而志异也。故得之睽。

陸氏曰：曰睽序卦云乖也。禘卦序云外也。說文云：目不相睽也。

孔仲達曰：此就二体釋卦名。為睽之義，同而异也。水火二物，共成烹饪，理

應相濟。今火在上而炎上，澤居下而潤下，无相成之道，故以為乖。中少二女，

共居一家，理應同志，各自出適，志不同行，以爲異也。

程正叔曰：火上澤下，二物之性迥異，女之少也，同爻長則各適，其志異也。言睽之本同也，本不同則死睽也。

朱晦庵曰：以卦象釋卦名義。

以周柔二女不同行，舊指此嫁言，序卦傳云：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則睽之二女不同行，謂此睽之異心也。家道之窮多由此。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鄭康成曰：二五相應，君舍臣易，君而應臣，故小事吉。

虞仲翔曰：小得五，舍傅小，以中應剛，故吉。

孔仲達曰：此就二体及六五有應，釋以以小，了以吉，說而麗乎明，不爲邪僻。

柔進而上行所之在貴，口中而應乎剛，尤為全弱，邪在乖違之時，卦爻有此三陰，所以行小可而獲吉也。

以周柔侮金為小，鄭君雲氏之說同。注疏以小事為細小之可。唐宗儒多從之，而卦辭晦。

朱晦庵曰：以卦位卦變卦體釋卦辭。

翼幼文曰：爻付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以卦變言，自中孚來，四柔進而上居五也。

馮元敏曰：自古柔傑，自卑小而以安，固定限，世何限，必平之至，勃寔之弔，謙仁傑之爻二張是也。得之袁何，唐之李鄭，於討君側之惡，而張皇其可，遂至于睽，讓散而不可收，則无日于易之義者也。

張元帖曰當睽之時不可以剛強委之惟寬裕和平睽其自合故曰小吉
剛為大柔為小即小心要之謂

夏雪亭曰睽字从目兩目相視而生疑也於而後睽去其疑則後合矣然
以睽睽其順行之則志无由通而於无由通也故以小事為吉小事也
柔順為小然細小之謂也卦象說而說以睽承茅之義以六五言之乃中
而不過亢下應乎二之剛是皆極睽其順而以小為小者小則睽其合故
吉也

傲居子曰噬嗑柔口中而為上行晉睽鼎柔進而上行皆以卦變言也否一變
為益再變為噬嗑噬嗑柔口中而上行自否言之為初柔進也自益進變言
之為四柔進也現一變為晉則晉柔進而上行現之四柔進也與一

變為鼎則鼎柔進上行。得兵之四柔進也。兌一變為中孚。再變為睽。自中孚遇重言之。則睽柔進上行。得中孚之四柔進也。睽四爻言交孚。言志行。是其證矣。震氏卦變圖。睽自大壯變。大壯三上相易。則柔為下行。而注因有二五之變。朱子本義。有睽自離來。自中孚來。自家人來。三變之說。朱子滯上取信卦變。于睽則以家人反對言。以儒駁卦變也。說自此紛紛。

以周易例。舍備小。小畜小過。泰否大小往來。皆指舍言。舍言柔順義。避小利貞。言柔順之利貞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可柔順于事。不可剛亢于事也。既濟亨小。言舍柔也。皆亨。九特易剛也。此言小事吉。占貴小利。有攸往。旅小亨。正同。言五柔順于事。則吉也。以如婦柔。如能順婦之賢。以君臣言。其能順臣之賢。義亦細也。自王注孔疏。以小事為細。

小之事，誠儒因之，不知睽之時用甚大，固不止細可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孔仲達曰：天為地界，其類亦隔，而生以品物則同也。男外女內，分位有別，而成家理子則通也。萬物殊形，各自為家，而均于生長則類也。以睽理合同之，異大能用睽之人，其位亦小，就大位之人，亦小也。

程正叔曰：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智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之睽，散萬殊而聖人存能同之要，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亦至大，故云大矣哉。

趙氏汝楫曰天地不睽則情乃清濟男女不睽則外內尤別若物不睽則生
化稊稊睽其其體合者其用

以周柔卦象二女不同志廣言之則天地男女萬物之睽皆可類推
也夫子索以儒以睽為瑣細之可吉而廣言之以明其用之大則世交
之義在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荀慈明曰火性炎上水性潤下故曰睽也百古珠聯の民異業文武不同不
一作註用非茲咸恒相反共物于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孔仲達曰佐主治民其意則同各有司存職掌則異

程正叔曰至賢之要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能所同共則有時而獨異

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独异也。随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异耳。

吕与叔曰异而同者。欲异而心同。孟子谓禹稷。颜子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也。同而异也。欲同而心异。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甘伊尹之志则可。慕也。项平甫曰同人于异之中。见其同。睽于同之中。见其异。同象兑之说。异象離之说。

梁孟敬曰君子观火律之象。有以同于人。而或异于人。以本心同。而制可则异。委常同。而应变则异。修身同。而出委则异。大節同。而細故则异也。彖传言异而同。以形言之也。此言同而异。自人言之也。

初九悔亡。卷焉勿逐。自復。见惡人。无咎。象曰见惡人以避咎也。

陸遊史曰喪馬者失其致象遠之象

鮮于子駿曰三被刑剝後隔己身尤惡人乎

沈守約曰喪馬始睽也勿逐自浚卒遇也見要避答防三問也初与四合將三問之三天且剝睽之惡人也絕之則仇見而不拒以以避答初剛在下馬也四其應也而居離体上四而應則所答必浚勿逐自浚之象也

郭子和曰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為睽不和合矣要人与己异也見之遇之而勿絕之辭就必於見之也見之能同而异何答之有

趙子欽曰同体共合异体者睽初四合臨時也故悔凶四在金中馬將喪矣既与金睽故自浚也路不由三見之則通四是以无咎

項平甫曰喪馬勿逐自浚往而不追也見惡人无咎来而不拒也此君子在

下无危之時。至睽之道也。

趙氏汝楫曰見惡人以消其暴戾之氣。止以避咎。死以求福也。

王與卿曰以避咎。得睽之初。若遠絕之。則蓋生怨懟。見之則可免睽乖之咎也。

夏雪亭曰初占四兩剛不相下。以致相失。如人行而喪其馬之象。失馬之傷。睽愈遠。不必愈遠。惟勿逐。則久而自復。初四之同。陰而終合。極是也。惡人不妨見者。以小為事。諷界兵順。而不為已甚之行也。

王璠甫曰馬。惡人。此坎象。後為剛反。故凡易在下者。復。喪。馬。亦喪。牛。喪。羊。之例。伍以為失其健之義。勿逐。自復。言失其健。而不勿恤。仍不失其健也。見惡人。害物也。初五睽。睽。剛正无係。故悔亡。亦有剛正之跡。則德乎小子之義。而

致答矣。故必濟之以寬柔，乃无咎也。

以用柔，惡人指六三為是。舊說四遇初曰元夫，初見四曰惡人，非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主于巷，未失道也。

陸位明曰：巷，說文云里中道也。廣雅云居也。字書作街。

孔仲達曰：言通之不遠，主謂由也。故曰通主于巷，主謂五也。

郭子和曰：說文巷，里中道也。里中之道，出門則通之，言通主之易也。

趙子欽曰：二五易下金上，故体睽而情合。易之情，善上，舍之情，善下。故二者

適相遇，九四間之，故于巷，通以情睽，故无咎也。

趙氏汝霖曰：詩云隘巷，巷之湫隘者。礼云委巷，巷之委曲者。今但云巷，則是

說文所謂里中道。五下應于二，二不出里巷而遇，不在可為下賢。在二不為

說遇唯九朝覲之心。要未失治睽之道。

錢國瑞曰五合三四襍拱為坎。象隱伏下行。不勝例席。有可旁求。為在卷。二
雖說應之爻。五以亢而未下。何可以遇。五下行。二上應。如是而遇。正明在五。
正說在下。遇主于卷。无咎之象。故曰未失道。

以周系卷者。人所共由之道。九徑曲之地也。遇主于卷。遇之于四也。四
伏震為大塗。卷象二字四。四交孚二。同功同位。志在捕。古以四為宗。
二即通于五矣。虞注主初。崔說主謂三。固九。震云大道而首徑路。故
傳卷。必儒遂以為妄。出求合。尤失之。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
遇剛也。

虞仲翔曰離為見坎為車為曳故牛角一低一仰故傳繫離上而坎下故其牛習也。黥額為天割鼻為剕。

王輔嗣曰與曳者履允其位失所教也其牛擊也滯隔所在不獲進也其人天且剕也。四從上取二從下取而應在上九執志不回初非受困終獲助剛。

以周栗依王注擊即擊肘之擊擊則不能往上也。

陸德明曰擊鄰作擊云牛角皆踊曰擊徐市制反說文作習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契付云一角仰也荀作箭剕本從說文解依類天剕也馬云剕鑿也額曰天剕截鼻也王肅作髡。

孔仲達曰四從上刑之故剕也額二從下刑也。又教其鼻遇剛也。由遇上九之剛所以有終也。
胡翼之曰天當作而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漢法有髡髡其髮曰而。

胡翼之曰輿曳牽于後也牛掣阻于前也天斃首也剽斃鼻也以六居三非正也九正則不安又在二易之間以有如是艱危

趙氏汝傑曰輿所以載而行也曳女輪斂徒曳之而已掣女牛從逐而不調不可服以引車天且剽以厄者天若將去女鼻之竅下俯故力引氣剽則引氣無力此皆不可行之象

俞玉吾曰輿所以載而行牛所以行是輿也三卦居上而承乘皆剛故其輿左後為二所曳其牛在前者之所掣其人上傷于四內傷于二天字當作而占耐同兩者斃其首存其鬚也篆文而占天相類故為天

吳幼清曰而去須之刑

宋吳鮮曰六三舍也居人位故曰人上九易也居天位故曰天且世未定之時

言允真割鼻^也。至車中。以二皮^也與前四擊^也。其牛所以上九見之。而發怒也。此正所謂无初也。遇剛也。遇上九也。

以周柔天舊訓刺額。胡氏改作而程仔本教从之。皆以為髡首之刑。其實当改天作而。讀而為彫也。说文而須也。彫。斲也。或作耐。髡。鬻髮也。則髡髮。謂之髡。不髡髮。僅去其須。謂之彫也。纂言曰。去須之刑。是也。來說以天指上。亦通。且將也。故云未定之書。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孔仲達曰。元夫。謂初九也。交于卦將。故云元。

朱晦庵曰。睽孤。謂无妄。遇元夫。謂以初九。交孚。謂同位相信。必有睽時。故必危厲。乃以无咎。占亦以此也。

九四遇元
夫舊說
謂初言亦
通交字
字之也四
互坎為
字

傲居子曰爻辭言孚者十八卦皆指中爻之九以八卦之象言之坎為水為信凡爻二五之九也伏坎孚其象也睽由中孚四五易二坎孚四四互坎孚二故曰交孚四二相孚以往也孚既指二元夫六指二言

以周柔志行四之志行于五也四於志行于五必占二交孚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不交孚二則志不行未能免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王輔嗣曰非位悔也有居故悔亡厥宗謂二也噬膚齧柔也三雜比二二之凶噬九妨己居者也以斯而往何咎之有往必合也

陸遊叟曰厥宗謂四與己同体五居互二於往從之以其乘剛互惧于四四自噬三不害于己

郭子和曰二之應五。若噬膏。此言其易也。

朱子發曰自二至上。体噬嗑。故曰厥宗噬膏。二噬五。柔而溪之。剛柔相入之
象。

朱晦庵曰厥宗指九二。噬膏言易合。

俞玉吾曰易以同体而居先者為宗。同人之二。与初同体。故以初為宗。睽之
五。与四同体。故以四為宗。膏指六三之柔。噬之。四也。五与二。居其本。自相
合。所以不合也。六三。間之也。四既噬而去。其間。則五之往也。何咎。

以周彙宗指四。陸氏俞氏為是。指宗為二之。之。居也。由誤解同人。而沿
誤此也。噬膏。言物之美。而易合。郭說本義為是。以噬膏為。蓋去三也。由
誤解噬嗑。而沿誤此也。厥宗噬膏。指四合二。四。与。二。占之。往。五。睽。

四遇初元
夫二遇五
之主所
如上月元
以遇五合
之易九陰
五往有以
易之度
故无咎

疑既釋者慶何咎也之外傳往舍与易和為慶紫象吉曰睽自兌爻之
上易宗指上爻本位往遇往上海紫友名文祐亦備一說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
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虞仲翔曰坎為弧離為矢張弓之象也故先張之弧說犹置也兌為口離為
大腹坤為苑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三舍易相成故婚媾三互坎
下故遇雨

以周系虞氏本以說之弧作設壺与誥本合往云上往三死也易例之
外傳往往遇雨遇三往上海舍与易和也方三之史與擊牛似者不往
之坎上見而疑之及其既往而遇舍易既和親如婚媾存於坎亡此三

之所以无初有终也

陸位明曰弧弓也說吐活反一音姑銳反弧本亦作壺京馬鄭王肅雅子元作壺

王輔嗣曰見承負望甚乃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以說之弧睽怪通也四刺其左故為寇也睽志將通匪寇播媿睽於公也貴于遇而和金易也金易既和存於和也

程正叔曰兩水金易和也其性睽也无所不疑故曰存於睽也而合則疑於公矣

鄭齊華曰疑心生于多妄妄見生于久睽久睽之人无適而允疑也睽合則心平心平則疑釋

項平甫曰三為上所疑也。故自見其與之曳其牛之掣其人之天且剝上疑三也。見牽與之牛而以為負塗之豕。見執人之輿而以為執鬼之車。疑之甚。其錯亂至于如此也。上離休也。互三互離也。故皆以見言。

趙氏汝楙曰三之駕車其牛而上於為負塗之豕。乘車者人而上疑為盈車之鬼。睽于心疑于目也。怪力亂神。聖人所不怪。而此卦言之甚詳。故聖人斷之曰。於蓋心疑則境見。心明則怪止。知此者。志怪之書。力焚。无鬼之論。乃熄。

任爰至曰坎為豕。為隱伏。為弓。為寇。離大腹。壺象。上占三處。因坎互坎。疑其汗疑其幻。且疑其寇。而於射之。以知其匪寇。而猶疑。且懼。忻宴樂之一往。而兩而舍。易和。火初而上者。因互坎之兩。而下注于澤。豈不吉哉。

王孫舟曰豕豕鬼孤冠雨皆坎象東變震象說取兌陰壺女離也上九比套
故六曰孤負豎疑付己執鬼疑崇強孤疑射己設壺疑射己也豕皆疑三之
為寇故五凶實則為己反尤冠而據但與之合以舍易和而雨澤降則睽不
終睽故吉

以周葉豕怪鬼怪象也夫子于說卦傳釋象矣而于此釋象之義則曰
再疑只果以意忘象歟抑亦示人以双象玩辭之法也

三三
坎上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孔仲達曰就二体以釋蹇名坎在其外是險在前也君冒險而行或實其害

艮居坎內止而不往相峙而動死知不能。

程正叔曰塞難也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為難而又別異屯艮猶難而未得通困艮力之窮塞乃險阻艱難之象坎險在前下止而不得進故為塞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要塞之道也。

朱晦庵曰以卦位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李子思曰止乎險中為塞初而出乎塞中為解卦以出險不出險為難也。

趙氏汝楫曰能止云者允適正而止謂易本務進能與時而止斯其此以為知知坎知其險而能止之名也。

以周榮菴說以止險不能進為塞之由死也止險不能進蒙之象以付正贊艮三爻能止坎險斯為吉耳止險以居險塞難之象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荀慈明曰：西南謂坤，北動往居坤五，故曰中也。東北艮也，艮在坎下，見險而止，故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西南地也，東北山也。之平則難解，之山則道窮。

程正叔曰：蹇之時，利于至矣。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易東方艮方為險阻。

王景孟曰：五實坎體，而得之利西南者，坎體奉坤，九五居中而成坎，九以剛明之才而往居坤之中位，九利西南，往曰中之義也。東北之艮山也，其勢險阻而危極，以險阻危極之道而得難，何難之能濟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趙氏汝樸曰：利西南，指九五易爻之未變，上卦為坤，今九二變而往五，則曰

上卦之中。所得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所以居塞也。不利東北。指九三。得自初至三。為下卦之終。入于阨塞。故其道窮也。

微居子曰。塞曰孔之二易。皆當位。孔子往坤而曰中。初為坎。坎水西南流。固利也。孔三來坤。變成東北之山。坎水未遂。順流。五以易大遭塞。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得五之水道未通也。

以周柔靈。往以塞為現。上反三。與利西南之象合。于往曰中之義。不可通。是塞。兌現變。靈說不可。从本義云。塞自小過來。易往居五。而曰中。與卦變例合。與往曰中之文亦合。而于利西南之象。不可通。故朱子荅門人。亦自得不知。從物曰坤。來也。若序上。付云。塞自臨來。小過變。小過之五。即臨之坤。纂言云。爻位。初為東。三為南。四為西。上為北。皆牽臨附合。

之甚者也。反爻思之，东南西北之象，从荀注者，其说为允。卦变俱本乾坤，而考求于同类之卦，此从孔坤言也。卦变之祖也。

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虞仲翔曰：大人，谓五。往，应五。五多功，故往有功也。

孔仲达曰：往见大人，必能除难，故曰往有功也。二三四五爻皆当位，以正而吉，故曰当位贞吉也。

苏子瞻曰：当位而正，五也。五之谓大人。大人者，不择其地而安，是以立于险中而能正邦也。

程正叔曰：蹇难之时，处重贤不能济，故利于见大人也。大人当位，则成济蹇之功。

呂与叔曰利見大人。得九五以剛中委乎位也。危難之世。允大人不足以濟之。允當位履正。不足以正之。

做居子曰二与五。允往止。东北之蹇。必往濟五之蹇。故曰蹇。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得二之往五也。二既往五。而初二有往五之心。三後亦往五之志。五曰朋來。以其下厥為之役也。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程正叔曰山之峻阻。上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為蹇也。君子之遇限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直者。皆反求諸己。有此未善。則改之。无致于心。則加勉。修德以待時而已。

項平甫曰反身象艮之背。修德象坎之勞。山上有水。止而不流。水之蹇也。行

有不自反而自修，君子之塞也。

趙用甫曰：反身取良之背，併任取坎之心。

趙氏汝楙曰：水止于山上，滯而成澤，咸也。水出于山下，流而成泉，蒙也。今水在山上，惟与咸同，然坎候水也。坎山之坎，能止，惟与出折回旋而後通，故為塞之象。或曰：粹象言陰在前，主艮而言，今云水行山上，主坎而言，何哉？曰：山上有水，主卦以起艮，陰在前，偃卦以起艮，能止之知，通塞之方也。往日中往有功，悟塞之道也。往与止，註言而理不悖。

林寒泉曰：天下之水皆出源于山，未有不導山而可以導水也。天下之塞皆由咎于身，未有不自反身而可以修德者。

以用案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輔嗣曰要難之世物居止之初獨見前猷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故故往則遇蹇來則曰譽

陸澄明曰宜待也張本作宜時也鄭本作宜待時也

蘇子瞻曰九五以大蹇為朋來之主以中正為往來之節未及于五難未艾也六四以下皆見難而往難不可犯而後反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遂反不行其窮故曰譽

程正叔曰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難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講文皆蹇往而來善也則无出蹇之義乎曰至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六有碩義

趙氏汝楫曰：往，前進也。初二三在艮體，上居險極，故未嘗往。聖人特言往，以戒于未往之先耳。來，對往之辭。

夏雷亭曰：往，謂往就大塞也。來，謂來居于內卦也。卦辭以「乃為大塞」，乃進止中節，能涉險阻者。卦中誠文，皆宜往而見之。故曰：往塞內卦，必有見險能止之凶，必來就于內，而曰「來」，故曰「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委蹇之世，時履當其位，居不失中，以应于五，不以王在難中，私身達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也。

韓退之曰：蹇，上九不事王侯，高為其事。蹇，六二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夫亦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位不同也。若處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塞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有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利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

以周系韓子名愈。

蘇子瞻曰。世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应于五。君臣之親。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塞而已。君子不以為不智也。以其非身之故也。

程正叔曰。志在濟君難。雖未成功。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藉而消其无尤。所以勸忠也。蓋也。

以周系爻辭。襄之曰。王臣為曠官者戒。韓子之言是也。象傳許之曰。无尤為忠君也。勸程子之言是也。

趙氏汝楙曰王臣云者正名以示警語當於掃趙利避害之心絕去往來遷就之計周旋塞之中乃可有濟耳

以周乘匪船之故非徒東北之止塞也二為王臣欲往濟西南之塞內塞外塞一身交責是塞之又塞也或改塞為塞以塞比諤以飛矢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仲翔曰內謂二舍也

孔仲達曰內卦惟九三一易居二舍之上是內之所恃故云內喜之也

程正叔曰內在下的舍也方蹇之時舍柔不能自立故皆附于九三之易而喜慶之九之柔三在蹇方以其附也委蹇而以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

反徃春秋之言歸也。

項平甫曰九三艮之主。爻曰來反。犹言季子來恆。喜之也。九三為內。以依。故曰內喜之也。上六依內以濟。故曰志在內也。

胡仲虎曰反身為背。艮象。故爻曰來反。象六曰反身。

任昉聖曰三來反。非以避難為知也。君子於有為于天下。必自反身。修德。以用柔九三當位。有往濟五蹇之心。故曰往蹇。內為止險之主。故曰來反。曰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虞仲翔曰連輦。蹇難也。在四坎間。進則无應。故往蹇。退則介三。故來連也。王輔嗣曰進則无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

陸位明曰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以字歷久之意。

以周秦釋文力善反是讀連作輦虞說本馬王注同。

胡要之曰連也牽連之說坎險在前冒而進必入于深險知時不取退而牽連下三舍爻止而自守則蘇陽為實連下之易是當位而附曰其實也。

程正叔曰四与下同志限此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与下之眾相連合也以舍居舍為曰其實。

以周秦舍居易實程傳以舍居舍為曰實先儒皆不題之。

張位遠曰上下俱易易為實連三。

朱子發曰承五下連九三故來連連牽連也九三剛實四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曰居蹇之實也易為實。

以周乘當位詔四實詔三朱氏說是

朱晦庵曰連于九三合力以濟

項平甫曰四當位實上以從貴實與貴皆指易言之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居三九當位實乎六四則連之而已猶九五之貴上六則從之而已若當位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

俞玉吾曰委蹇難之中而倚人之力九三則不足恃今六四以乘連九三者以九三當位而實也恕齋趙氏曰易以易為實先儒詔六四以舍居舍為其其實也九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孔仲達曰以位履中不易其節故致朋來

程正叔曰朋者以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惟大寒之時。不失其
宗。塞于塞。以相應助。是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協也。臣之才不足
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惟李固王允。晉周顛王導之徒。
是也。

以周柔程侏于交下。詳言有君无臣之弊。朱子答門人云。自古患无剛
明之君耳。未有有其君而无其臣也。如李固王允。其以无剛明之
君故耳。設有之。數子未必不能為也。朱子極言程侏于此。其要二。一
以駁正公論也。國无賢臣。而北剛明之君。以世昏迷之主。輒以人材衰
乏為辭。以拂文。所以欺天下无馬。豈真无馬邪。

朱子發曰。易与易為朋。朋得九三也。五下應二。三來比之。朋來也。五為坎。三

來成兌水澤節之象節也。需塞之節也。

郭子和曰大塞朋來此節西南曰朋之利也。故彖傳曰塞利西南往得中也。王景孟曰九五委大塞之任。而又有賴于朋來之助。彖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蓋正收正邦之功也。九五也。而此以正邦也。則上下當其位而正也。塞之六位皆正人也。故曰朋來既得朋來之助。而以中正之節道節正天下。此九五所以收正邦之功歟。

趙氏汝樸曰大九之易也。在塞之時。故云大塞。朋。誥交也。來。皆於宗于五也。臣來於君。非上進。以備來。與需三人來同義。若上則自以由外而內為來。誥交之往也。求出陰也。九五以位。躬履玉節。以濟塞。誥交皆往而塞也。今以朋斯來。皆依附大君以亨時。艱。朋來也。即彖此節利見大人也。

何元子曰易陷坎中大者蹇也故曰大蹇朋指三以同位故傳朋上未碩庶
乎三也四未連比乎三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

任爻聖曰朋指三九乃剛健中正正三所利見之大人節詔委之務當五惟
有中位故于初用其知于二用其忠且用四以連三之爻用上以通三之志
而三之反者究為我用三未而邦則已正矣自於大人其孰能之

傲居子曰其下皆厥往五而為之役曰朋在內曰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虞仲翔曰碩謂三艮為碩退來之三故來碩曰位有應故吉也辭者見大人
謂五

侯氏果曰下應于三三陰碩大故曰來碩三為內主

程正叔曰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

項平甫曰上六本无此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此來，特以不往為來耳。艮之上爻為碩，剝之碩果是也。曰志在內，曰以從貴，皆學也。以碩大為一，故分而釋之也。

任彛聖曰能左右之曰以上之志，在三則三之利見大人，正上以之，使從五之貴，若司馬臨操之為孔昭于昭烈也。

傲居子曰初往蹇，來者三往蹇，來反，謂初三將往，倚蹇而有艮象，則初以來為賢，三來反而內喜之，四往蹇，來連，上往蹇，來碩，謂四上已往蹇，而四連三則有實，上來三則碩，易例，五內曰來，以外爻內六曰來，在外曰往，以內爻外亦曰往。

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虞仲翔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物咸孚甲者物生震震出險上故免乎險

王輔嗣曰動乎險外故得之免免險則解故得之解

程正叔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就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乎險

外是免乎險難故為解

呂与叔曰屯動乎險中求出險而未日也解動而遠之以免斯難也

以周栗塞以能止而後濟險解以能動而後免險屯動乎險中解動乎

險外卦之才之異也解以能免也險者義序卦付曰解也緩也塞則急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一義引申。先儒文注。多以解為解去其私。不謂解免其難。何其
遠聖侍而好自立說也。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

荀慈明曰。孔初之坤。而以眾西南眾之象也。

以周柔荀說。是也。王注云。西南眾也。與塞卦注西南地也。同一混蒙。

郭子和曰。西南曰朋之地也。曰朋而動。乃能濟險。故塞之大塞。朋來占解之
朋至斯字。皆一道也。

以周柔塞之利西南往。以五言。此利西南往。以眾。以四言。郭說甚
明。

王景孟曰。此以震九四一爻言解也。震体本坤。九以一易往居坤下。是以成

震北利西南往曰眾之謂乎。坤為眾故曰曰眾。九四所召朋五斯字是也。

朱晦庵曰以卦變釋卦辭。坤為眾。九四入坤體。

項平甫曰塞二往五為坤之中爻故曰塞利西南往曰中也。解初往四為坤之初爻。坤為眾故曰解利西南往曰眾也。

以周栗項氏以二爻升降言于解或可通于塞。似乖矣。塞三五皆當位。何升降為。

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荀慈明曰金變乎位易無以往也。來復居二。爻中成陰故曰來復吉也。五位无君。二易又卑。往居之則吉。按五解難故有功也。

以周栗荀注以二五言往來。按原二五不交。二无以往。則來復于下。以

解緩為吉。二五交通則二有以往，以速往為吉也。王注云：「无難則能後，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危。」曰：「儒因之以无所往為難解，以有彼往為難不能，不知二无所往則難不可解，二有以往則難將可解。」舊說顛言之尤也。王本象侍脫无所往三字，茲依李氏集解本增。

程正叔曰：「有所為風吉，蚤則往而有所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朱晦庵曰：「日中有所功，皆指九二。」

以周榮之內曰來之外，備往以通例也。自王輔嗣好自主說，不從荀注，而內外往來之義不明，訛謬踵地不絕。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有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郎雅光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害氣，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

荀慈明曰乾坤交通動而成解卦坎下震上故雷雨作也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故甲宅也。

鄭康成曰木實曰果皆後水人倦之解解謂墟曠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

王輔嗣曰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陰厄者亨否結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

陸德明曰坼勅宅反說文云裂也廣雅云分也馬陸作宅云根也。

程正叔曰既以委解之道後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交感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故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仲達曰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寬宥罪謂放犯正輕則赦罪重則宥皆

解緩之義也。

程正叔曰：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觀此象，體其发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寬釋也。

楊中玄曰：屯難方解，民未知赦，不赦過，不宥罪，則民將无所措手足矣。此行民之道也。

王景孟曰：赦，舍也。宥，寬也。此特因亂難既解之心而有是也。若屢行于適，以長寇而滋奸，此駁赦之論。所以作于五代之張元。

項平甫曰：天地閉則成冬，天地解則成春。電雲結則成屯，雷雨散則成解。甲坼宥赦有閑散之象。

以用藥赦，得皆焚肆赦，宥得流宥五刑，過生于初，震罪之陷，坎象，九獨

亂難初解之時宜止而此時尤省刑耳。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陸遊叟曰當塞難解散之際以柔承剛以金居易志在于順未^失常理惟有過失^失教当无咎

薛氏溫其曰屯則剛柔始交未能和會動于陰中故有難生之理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初而出險故義必无咎

程正叔曰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際為日其宜其義无咎也

呂占叔曰初六居解之初以柔在險陰下宜有咎也^也正在于九四比于九二剛柔相際是以^解解難義无咎也

趙子欽曰金為易難以其陵也或其阻也初六居易承二居四不為易難取

先解者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京君明曰成卦之義在于九二而六五降應委權命于庶品

蘇子瞻曰九二之所當得也六五也近而可取者初六六三也此之謂三狐三狐皆不取而以得五者貞吉也黃矢得五

張子厚曰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念皆自初附而收贖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于五則曰黃矢之象也

程正叔曰田者去害之也狐也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金時之小人也獲

得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黃中色。矢直相。黃矢得中直也。

吳任遠曰：言狐必有悅，言黃必中。

趙子欽曰：難既解，少為眾主。剛女一，柔女五，何疑？剛女二，柔女四，未審以道。故疑生。二以中道，喪于四也。五以應五，許舍不歸。狐女初三上也。黃矢女五也。以易辭獲難辭。

呂伯恭曰：田獲三狐，是去小人。小人在去，中直之道，以正而吉矣。

俞五吾曰：九二以位言，以剛居柔，在他爻為不正，在二則以以中為吉。象傳云：其柔後吉，乃以中也。而爻傳云：九二貞吉，以中道也。蓋以九二居中，而能以中道自守也。

任愛聖曰：卦難解矣，而隱害獨有六三。伏互坎，正坎之間為狐窟。連初五兩

舍為狐羣。有時用其狐媚。則附四為拙。有時肆其狐侮。則傷四為據。惟二為坎之秉中直之位。不為所困。一爻而并三狐獲之。正而且吉之道也。

以周柔解有解散。艸有解緩。艸二日中。不過緩。不過捷。恭以得无往來。復吉。攸往。夙吉。二以中道。道之也。當三舍環。將狐不可獲。矢以无處。安。所謂來復吉。存舍既伏。則往五。獲狐。曰矢。所謂夙吉也。定復吉。而後夙吉。此九二之貞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董溫成曰：乘車也。君子之位也。負擔也。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以傲休之相。曾无可為也矣。

以周系董氏名仲舒。該見傳本係董氏之字。班氏叔皮惜史記失載。而傳書遂不載字。蓋當時已不識致矣。董氏撰春秋繁露共三十八篇。五行對有河間獻王問溫成董君云云。溫成蓋其字歟。

王輔嗣曰委其位。履其正。以附于四。用柔邪以自媚也。乘二負四。以害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陸氏曰曰致戎本又作致寇。

劉氏之曰初二三俱為陰。初二遇解時而應上。是不固也。陰也。三接陰極。以柔乘剛。以舍居易。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而又不應于上。是固也。陰也。也。陰固不通。難信由解。故公用射之。

王介甫曰以解為通。解緩也。不應上。故上慢。以柔乘剛。故下暴。寇之來也。

程正叔曰負荷之人而且乘載。高可醜惡也。委允其接。信不稱其施。則冠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

呂与辨曰六三以舍居易。乘邪之質。乃在下卦之上。小人居君子之位也。不居于上。求媚于四。而負之。不居于下。凌侮于二。而乘之。其行可醜。自取于難矣。故曰負且乘。致寇至。守是不變。卒物鄙狹。故曰貞吝。

鄭舜華曰三舍乘而不中正。委二易之中。上負九四。下乘九二。負也。負且乘。不可也。

張正遠曰小人任事。治功必墮。難由生也。聖人于解爻之示。小人必不可用。而解緩之世。尤此當謹。小人曰位。內而中夏。外而四夷。莫不有凌侮之心。以律作南視。公孫輩。猶出蒙耳。三以舍乘承易。為負且乘。坎二。二有剛健。

為君子乘為君子之花坎為寇。

夏雪亭曰坎之六三在蒙為不順之女在師為輿尸之弟子在困為身危名辱之小人在此亦為負乘致寇之象坎其險也在道路則為風波阮阱在境遇則為患難息危在人則為陰邪寇盜在物則為狐之妖獠隼之鷲攫故上六以此爻為隼而射之。

以用柔六三不中不正其媚上也而負之如狐之妖於巽四為婦亦其侵下也而乘之如隼之悍於接二以為車亦肆其狐侮恣其隼擊此寇之以以五也寇至而國難起二獲之上射之三亦自貽伊戚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王輔嗣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以附之為其拇也三為之拇則失初之

應故解其拇。並及朋玉而信矣。

陸位明曰：拇，陸云足大指。王肅云手大指。荀作母。

劉先之曰：拇，謂初也。居下体之下，而應于己，故曰解而拇。曰為解之玉，而終能解拇，未及通其陰也。朋，謂二也。二與四同功，又俱易爻，故謂之朋。二居陰中，不固其陰，亦應于上，是信而不違解也。

以周柔二中實為孚，則朋指二為是，以咸拇壯趾艮趾例之，則拇指初為是。

程正叔曰：四能解去初六之金柔，則易剛君子之朋來玉而謀合美。四雜易剛，並居金于正，於不足故解，以必解其拇，並及絳來君子，以其柔未當位也。解之本合而都之也。

張位遠曰震為足，四為易，居震初先曰拇，以九居四，剛易失位，亦有互坎，易陷于金，未能有行曰解而拇，朋道二，易与易為朋。

趙子欽曰九二口中，故曰獲三狐，曰黃矢，九四未當位，初六以應而解，三舍未孚，是難未全解，必曰同類也。至，羣金也。孚，尔以舍皆信九二故也。

以周索二四易剛不啻位，四又不若二之口中，祇能解正，應初拇之類，而此舍之象，必待二朋之來也。初為四之拇，而汝也，指四而言，解而拇，得解初之類，允得去初之君也。趙悅占劉義同，甚明。

六五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孔仲達曰六五居茅履中，而志未剛，可以解于陰邪，維辭也。小人得作難也，信君子之位，故退而畏服之。

勾氏微曰六五柔尊守正委下維繫于二二有君子之位乃能以解險之吉

以用柔勾氏拱周易廣疏維訓繫沈從之

朱子發曰難生之初剛柔交錯小人道勝君子合內外之力以濟其難以理亂繩有解其結而已九自二之之五成其為繩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解之者使剛者在上柔者在下不惟君子安之而以信于小人小人退而不於是以險去難解物莫之傷六五之吉孰大于是

沈守約曰君子惟有解吉繫二也者孚于小人三自退也解行險而免乎險也故下多安于柔由上法之貨從以濟險而失于緩也而能以柔任剛繫應于二以中善解解之吉也則小人信而退陸矣
趙子欽曰五為金主與易剛應難由己解此金聽也

傲居子曰五言君子。召二往五也。小人退召田獲狐也。居類六相孚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九家易曰隼。鷙鳥也。今捕食雀者。其性疾害。喻暴君也。

陸位明曰隼。毛訂草木鳥獸疏云鷄墉。馬云城也。

以周柔陸氏草木鳥獸疏隼。鷄屬。雀人召之鷙。征或謂之鷄。肩或謂之雀。鷹。

孔仲達曰悖逆也。是悖逆之人也。上六居勅之極上。能除三之荒悖。故云以解悖也。

程正封曰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雀仲冕曰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乘言偕竊。拇言依附。隼言悍鷙。



以周案

任爻聖曰三馮四之誠以為固玉是震体成而三遂失其時用二之爻矣以射而獲之于亨壻之上而无不利矣言用不自用也二射而上自獲之也胡說四為公上為隼似未甚

徹居子曰三負四乘二媚則狐鷲則隼也此悖之宜去者也

以周案下三爻不言解四五爻註言徹上交則侍補言解所謂初而免乎險也

壬午六月二十七立秋日讀畢伯園

